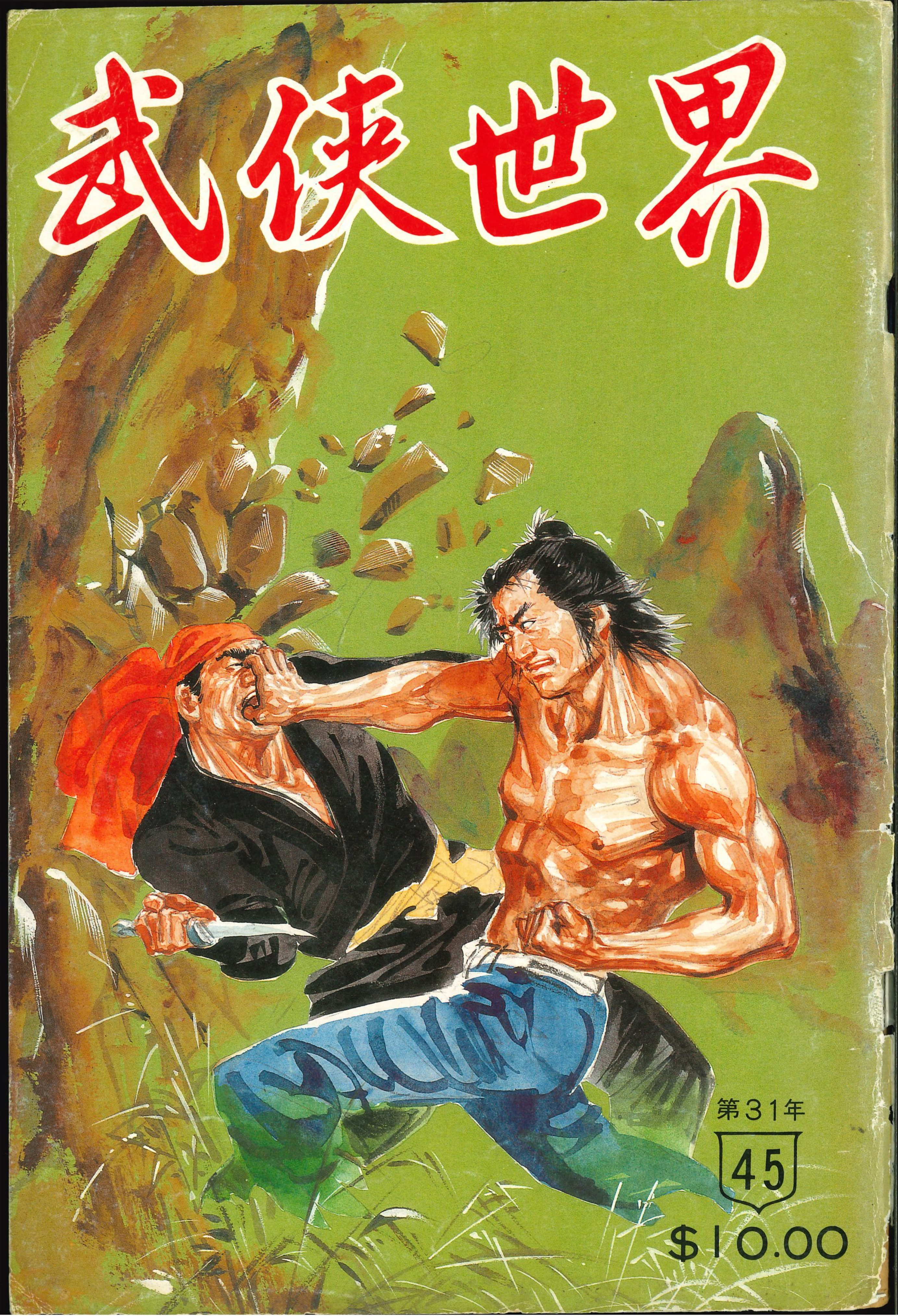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45
$1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新著「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之「廣寒雙邪」，故事主角雷狗兒帶着被他從火場中救出的白痴兒尋訪父母，途中，雷狗兒遇上正與人拚鬥的程純，於是上前協助，對方不敵，召來大批人馬把程純及白痴兒擄走，經過打聽，雷狗兒知道對方是三絕人馬，於是獨闖三絕關，幾經艱辛，才把兩人救出……雷狗兒與程純帶同白痴兒按址尋其父母，可惜人去樓空，屋內佈滿毒氣，懷疑其父母被廣寒雙邪擄去，雷狗兒又再闖三絕關……本故情內容新穎，情節緊湊，筆法更是流暢自然，簡潔凝鍊，名家著作，萬勿錯過！

*　　*　　*

辛棄疾先生繼「邪道小子」之後，又推出新篇「惡江湖」，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生動活潑見稱，喜讀辛棄疾先生著作的朋友，今次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願先生所著「龍虎風雲會」，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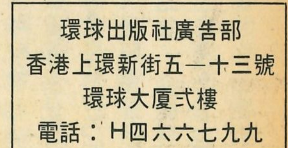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45期
（總號15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廣寒雙邪

渾小子雷狗兒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從布達拉宮走出來，雷狗兒身心都有說不出的舒服。身體方面，擺脫了那些喇嘛僧的繁文縟節，對他的奉承尊敬；心情方面，又可以投入無拘無束的大自然。

怪鳥「迦樓邏」似乎也受到主人的感染，在空中發出刺耳的叫聲，引導雷狗兒走出青藏高原。

雷狗兒當然最希望找回程純，可惜日復一日，仍然沒有程純的影子。

程純的頑皮個性，其實與他不遑多讓，可能是路途上又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暫時吸引着她，使她一時之間，不肯露臉。

雷狗兒有些担心，但他生性豁達，而且還有一些小孩子心性，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那日黃昏，他來到一個小鎮。

鎮上人口不多，那時是薄暮時份，人們都急着回家，雷狗兒正想找家

勇闖火場　救出痴兒

客店打尖投宿。

忽然，東南方處的山後，只見一柱黑煙直冒。

看來是山後的房屋着火了。

雷狗兒指着那越來越濃的黑煙，叫道：「火！發生火災了！」

他身旁的人並沒有回應。

怕事的仍是低頭而過。

有些人回首一望，隨即便回過頭來，又繼續他們匆忙的步伐。

「你們爲甚麼不去幫忙救火？」雷狗兒叫道。

仍然沒有人理會他，各走各的。

雷狗兒以爲那些人聽不懂他說的話，又用藏語說道：「火！火！」

那些人望望他，仍然直往前走。

以雷狗兒跑江湖的經驗，這些小鎮人口雖少，雖不見如何繁榮，但一般來說，大都是人情味濃，守望相助，可是，這個鎮的人，身上似乎是流着冰涼的血。

雷狗兒又叫了兩聲，仍然沒有人理會他。

他是個心熱如火的人，他不再叫，便單獨一人，直走往那濃煙冒起的山後。

忽然，一個路人在他身後嘰嘰咕咕地說着話。

雷狗兒回過頭來。

那人用藏語道：「甚麼事都可以管，那邊山後的事，無論如何都不要管！」

雷狗兒道：「爲甚麼？」

那人並沒有再回答，急步離去。

雷狗兒怔着。

這路人當然是一片好心，否則他也不會無故開口相告，可是這却引起雷狗兒更大的好奇心！

那邊山後究竟是甚麼地方？

甚麼房屋着了火？

爲甚麼人們看見黑煙直冒而彷似視而不見？

更有人勸他不要多管閒事？

無數的問題在雷狗兒的腦海中出現，反使他加緊脚步，直奔那冒煙的山後。

轉過了一個山坡，已完全沒有路人。

而那邊的煙火更是濃密，並透着燒焦的氣味。

雷狗兒施展輕功，躍上山坡，再踏着那些沿着坡上而生的荊棘叢，直向那火光而去。

火光更熾。

雷狗兒已可以看得清楚。

這山後的地方，非常平坦，三面環山，是一個谷口，着火冒煙的是三間建築物。

三間品字形的建築物，兩前一後。

那前面兩間，已燒至通頂。

雷狗兒一提氣，人如大鵬展翅，直撲火場。

忽然，「轟隆」一聲，兩個屋頂同時爆烈而飛起，火舌直噴天際。

雷狗兒覺得非常奇怪，爲甚麼這熾熱的火焰中，並沒有人奔出來，也沒有人叫救命？

難道這地方是空置的？

還是建築物內的人早已走光？

火光照得整個地方如同白晝，雷狗兒站着，無能爲力，因爲他以一人之力，也撲滅不了滔天大火。

後面那座建築物的火勢也開始熾烈。

也許有些人還在屋內。

看來，這個可能性並不大，不過，人命關天，救回一個或兩個，也是好的！

於是，雷狗兒繞過屋旁，直趨後面那間屋子。

這後面的一間屋子，明顯的沒有前面那兩間那麼美侖美奐，不過，這間屋却是十分堅實。

屋子兩旁雖已着火，但中門的地方，却仍然只有濃煙，並沒有燃着。

雷狗兒走近，煙火向他迫來，使他嗆咳起來。

忽然，一陣怪叫聲從裡面傳來！

是人聲？

是獸聲？

雷狗兒因爲自己也在嗆咳，一時之間無法分辨，但可以肯定，那是一些聲音。

一陣淒厲的聲音又响起。

雷狗兒猛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竄身便向那聲音的來處奔去。

他沿着那長廊而去。

當他一竄入，兩旁的房板便塌下，而且帶有火焰，雷狗兒回頭看，便見火已蔓延。

再一猶豫，已有更多的樓板倒了下來，火勢更猛。

又一陣淒厲聲音傳來。

雷狗兒不理會本身的危險，直奔聲音來處。

走了一會，前面是一個院子，院

子後面，是一間相當大的平房。

那平房本來沒有燒着的，但因爲一陣風吹過，把一些燃着的東西吹了過來，於是起火。

雷狗兒踢開一些雜物。

聲音便是從這兒傳出來，可是，來到這裏，却又毫無聲響。

雷狗兒叫道：「有人嗎？」

沒有反應。

他又再用藏語叫道：「有人嗎？」

也是沒有反應。

不過，火又開始猛烈起來。

假若火勢仍未燒至屋內，如今仍有時間往內裏走一遭，也許，裏面的人被火煙嚇呆了。

雷狗兒走進屋內。

這屋子就像一個大大的儲物室。

室內有很多缸瓦的東西，有些是酒埕，有些是甕缸，一堆一堆的放着。

因爲缸瓦這類東西並不能燃着，因此，這地方才會暫時沒有被波及。

忽然，那淒厲聲又響起。

聲音來自那堆大甕缸。

雷狗兒叫道：「快出來，快出來！」

他等了一會，却又寂然。

雷狗兒用脚一蹴，眼前的七八個瓦缸已應聲裂開，裏面却沒有人的踪影。

「快出來，快出來，否則火燒到進來這裡，你便會變成……」他話未說完，那邊一列的大水缸却向他塌下來。

雷狗兒左右手一格，那些非常厚而重的水缸立時紛紛裂開，散在地上。

「好嘢！」是個小兒的聲音。

雷狗兒循聲望去，那邊的一排大水缸又再飛向他來，一時之間，水缸彷似千軍萬馬的滾下。

雷狗兒當然不怕，他一掌向前，單腿踢出，一個大風車轉身，已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缸瓦踢開。

「好嘢！」

另外一些瓦缸又再飛下。

雷狗兒有些惱怒，並不是因爲怕被那些水缸傷害他，而是那個人竟在這時間玩耍。

外面的火仍然是熾烈的燃燒。

雖然一時之間，這地方仍然不會起火，但屋外有些東西已燃起，隨時會塌下來。

雷狗兒喝道：「你還不出來？」

「你還不來找我？」

雷狗兒聽得清楚，聲音來自後面的大水缸。

他一躍而上。

那一大堆的水缸後，赫然有一個特大的缸。

這個缸有兩個人那麼高，單獨的放在這一大堆瓦缸的後面。

雷狗兒躍到了那大缸的缸邊。

他仍未站穩，忽地一陣泥塵湧上。

雷狗兒立時閉上了眼，身體搖搖欲墜，不過，在這一刹間，雷狗兒已可以清楚的看見，缸裏有一個人，一個年紀比自己稍小的小子。

又一陣泥塵湧起。

雷狗兒索性跳了下來，道：「小子，你還不出來，火要燒到這裏了！」

缸裏傳來聲音：「小子，你還不出來，火要燒到這裏了！」

對方完全重覆着雷狗兒說的話。

雷狗兒實在佩服這頑皮的小子，在這個時候，他還有心情玩耍。

這小子比起自己，更是頑皮。

雷狗兒雖然經歷過兩次的江湖重大風險，但是，他的年齡不大，只有十九歲，因此，他的童心仍在。

外面是烈熖衝天，他却童心大動。

他又再跳上缸邊，這次是有備而來，他雙掌齊下，壓下那些湧上來的泥塵。

泥塵湧不了上來，反而被雷狗兒的掌風壓下，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那小子哇哇大叫。

雷狗兒道：「小子，不要玩了！」

「小子，不要玩了！」那小子一面指着臉兒一面叫道，然後又哇哇大叫。

那聲音十分怪異，只覺得異常難聽，剛才雖沒有見到那小子，却覺得聲音異常淒厲。

這小子實在是一個怪人。

只見他唇紅齒白，略爲瘦削之外，與其他孩子並沒有甚麼不同，只是表情有些怪異。

可是，雷狗兒却感覺到，這小子實在是與人不同。

雷狗兒道：「上來！」他伸出手。

那小子也道：「上來！」也是伸出手來。

雷狗兒一手搭着他的手，一扯便把他扯了上來。

那小子匐伏在缸邊，臉上有些驚惶。

雷狗兒道：「走吧！」

雷狗兒一手拉着他，向外躍去。

一陣濃煙湧入，雷狗兒掩着口鼻，可是那小子却不懂得，只見他涕淚直流，不斷嗆咳。

那小子雖然在嗆咳，却十分怕死，一隻手在揩拭臉上的涕淚，另一隻手却死纏着雷狗兒。

雷狗兒也不介意，半拉半扯的與他逃出了這個極大的缸瓦儲物室。

出了屋外，是一道矮牆，他仍然一手提着那小子，翻牆而過。

他一口氣向前奔去，上了另外一面的山坡。

當他坐下時，下面那品字形的三間屋子已完全的燒毀了，本來那最後的一間的火勢並不太大，但不一會，響起了一次巨大的爆炸聲，整間屋子化作片片碎屑落下。

假若他們走慢一步，可能便要埋

在碎屑之下。

雷狗兒伸了一下舌頭。

那小子也學着雷狗兒，也伸了一下舌頭。

雷狗兒笑了，他也笑了。

雷狗兒不以爲然。

他躺下來，那小子也躺下來，並且學着他，把雙手放在腦後。

雷狗兒道：「小子，你是誰？」

「小子，你是誰？」

「我叫雷狗兒！」

「我叫雷狗兒！」

雷狗兒坐起來，有點生氣。

那小子也坐起來，臉上却是似笑非笑。

到此，雷狗兒才明白，這小子竟是個痴兒！原來自己千辛萬苦去救的，只是一個眞正的渾人！

不過，這小子並不像一般渾人那麼可憎，而是一個相當惹人好感的小孩子，假若他不作聲，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是個渾人。

雷狗兒想起自己過往的日子，當他孤苦無依時，人們也是把他當作渾人，也許，這孩子是受驚過度，一時之間，心智略爲遲鈍而已。

他實在不能相信，一個面似冠玉的人，竟是一個只懂學人說話的痴兒。

雷狗兒看了他一會，笑了，那小子看着他的臉孔，也緩緩地笑了。

下面那些建築物仍然熾烈地燃燒着。

熊熊的火光，帶來了無數的問題。

爲甚麼三間建築物內只有一個痴兒？其他的人去了那裏？全都走了，只剩下這個痴兒？這些人好忍心！

看來這場火並不是一次偶然的失火，以火勢蔓延的快速與有秩序，一定是有人放火，而且是極有計劃的安排，甚麼人會用這趕盡殺絕的手法？

最奇怪的是，這場火燃燒了這麼久，黑煙直冒雲霄，鎮中却沒有一個人前來搶救，難道他們怕了這地方，還是極其憎恨這地方，因此讓它燒個通頂？

這些建築物的主人是誰？

建築物的主人，與這痴兒又有甚麼關係？

放火的人與屋主又有甚麼深仇大恨？

一連串的問題，在雷狗兒的腦際縈繞，他是個好奇的人，希望可以得到答案，可惜眼前的是個痴兒。

他站起來。

那小子也站了起來。

「走吧！」雷狗兒道。

這次，那小子却沒有重覆他的話。

他望着那仍然燃燒着的屋子，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種不忍離去的神情。

忽然，雷狗兒感覺有水點滴下。

不一會，雷聲隆隆，竟然下起滂沱大雨。

雷狗兒轉身走向一個山洞，他故意讓那小子在雨中獨站，沒有叫他同去。

不過，那小子却也懂得下雨了，緊隨雷狗兒往山洞。

這場雨一下便是兩個時辰，而且傾盆而下，幸好這山洞並不當風，仍能保持乾爽。

雷狗兒試圖再與這小子說話，但說了半個時辰，仍然不得要領，兩人倦極，便在洞中睡了。

醒來的時候，再沒有了雨聲。

雷狗兒感到腹如雷鳴，便走出洞外，想找些東西來吃，只見山上到處流水淙淙，那裏有甚麼可吃的？

忽然，雷狗兒想起那被燬的屋子，雖然經過一場大火，也許還有一些燒剩的東西，可以裹腹？

於是，他緩緩地下山。

大火已完全熄滅，連一絲煙也沒有。

火場之內，所有東西都是焦黑色的，經過雨水的沖洗，更是糊黑一片。

雷狗兒在火場內走了一遭，發現沒有一件東西是完整的，假若不是下了一場大雨，看來這三間建築物會完全化爲灰燼。

人算不如天算，一場大雨，把火撲滅了，不過，雨下得太遲了，沒有留下甚麼線索。

雷狗兒到達後院，那裏有一些雞鴨與豬隻的屍體，大部份都被燒成了焦炭，但雷狗兒小心找尋了一會，終於讓他找到一隻仍可以勉强吃的小豬。

他提着半焦的小豬，回到山洞。

山洞之內，却不見了那小子。

雷狗兒叫道：「小子，小子！」

沒有回應。

難道他走了？沒有可能，他怎懂得離去？

雷狗兒提高警惕，又再叫了兩遍，忽然，他聽見「嗤」的一聲。

是笑聲，是那小子的笑聲。

雷狗兒道：「你躲在那裏？快出來！」

半晌，那小子才從一個暗角中爬出來，滿臉嬉笑，原來這小子也不是甚麼都不懂，他懂得如何躲起來，甚至懂得開這麼一個簡單的玩笑。

雷狗兒指指手中的黑豬。

那小子看見，表示有些害怕。

雷狗兒不理會他，在洞口處找到一些勉强可以燃燒的乾草樹枝，起了一個火。

那小子並不知道雷狗兒要做甚麼，但見雷狗兒在拾枯草，他也拾枯草。

當雷狗兒起了個火，那小子却有點害怕。

雷狗兒把燒焦的黑豬，放在火上烤了一會，然後把那些吃不得的部份

撕了下來，剩下的竟是香氣四溢。

那小子聞到那氣味，竟也垂涎欲滴。

雷狗兒撕了一些豬腿肉給他，他接過來，便往口裏送，大嚼起來。

雷狗兒道：「你也不是完全渾！」

吃是人之大慾，天生的本能，就算是痴兒也懂。

雷狗兒與那小子，你一塊我一塊的吃起來，吃得津津有味，想起半個月前，在那布達拉宮內，做那個甚麼活佛喇嘛，天天吃那些西藏素菜，眞是淡出個鳥來！

轉眼間，整隻小豬已被二人吃光。

小子吮着手指，似乎仍未飽。

雷狗兒收拾起地上的骨頭，那小子也學着，於是兩人清潔了地方，又在洞外的水氹洗手揩臉。

那小子一一學足了，並且表現得十分合作。

雷狗兒又再與他說話，可是，說了半天，他仍然是重覆着雷狗兒的話，看來這小子又是渾極。

不一會，那小子睡着了。

雷狗兒看着他，反而覺得這小子甚麼事也不知，甚麼事也不在乎，只是吃飽了便睡覺，一睡便是百無牽掛，臉露笑容，實在比自己還快樂。

一個正常的人，要思喝思食，又會思前想後，百般憂慮，既害怕遭人暗算，又害怕前路茫茫，一天到晚永不安寧，可是，這渾小子却了無牽掛，一切煩惱皆與他無緣，這何曾不是他的造化？

雷狗兒却是再睡不着。

忽然，他聽到下面有人聲。

那時已是日上三竿，雷狗兒走出洞口，只見下面那個火場，竟有幾十人在左挖右掘。

那些人似乎是附近的鄉民，他們看來是希望在這廢墟中發掘一些東西。

雷狗兒看了一會，看見他們並沒有掘到甚麼，心想：跑去問問這些人也好，最低限度，也可以知道這屋子的主人是誰。

於是，他跑下山崗。

可是，未到火場，那些鄉民已發現雷狗兒的身影，他們等也不等，便一哄而散。

雷狗兒叫道：「老兄，老兄……」

他越是叫，那些人越是跑得快。

雷狗兒無奈，只好回到山洞，他們又再在山洞渡過了一晚，雷狗兒仍然不想離開，因爲他希望在這火場上會有甚麼人出現，可以找到一些關於這宗大火的線索。

可是，一天一夜之後，再沒有人出現。

雷狗兒又再在火場走了一遍，也沒有甚麼發現，覺得再躭在這山洞，看來也是沒用的了。

於是，他携同那小子，便往城裏去。

雷狗兒在城中明查暗訪，可是，那些人一聽到他提起那場火災，便顧左右而言他，有些更是拂袖而去，因此，查了幾天，一點線索也沒有。

最麻煩的是帶着這個小子，他有時十分好玩，會自言自語的咿咿哦哦，本來快可問出一些頭緒，又給他弄得亂七八糟，那些人突然醒覺，又離去了。

有時，雷狗兒發現了一些可疑的事物，正要上前追踪，看個究竟，却又被這小子纏着，要他看這看那，弄得他啼笑皆非。

雷狗兒罵他，他却有點反應，看着他那無知的臉孔，雷狗兒又覺得自己太過份了。

可是，他不能永遠與這小子纏下去。

找個人要了他，誰人肯要這渾小子、白痴兒？

雷狗兒還要去找程純，那能再帶着他？

於是，他決定找個地方，讓他留下，自生自滅。

不過，那小子雖然是個渾人，每次當雷狗兒想留下他，他却是機靈起來，總是不肯讓他離開一步。

雷狗兒走到那裏，他也走到那裏。

甚至去茅厠，他也一齊進去。

雷狗兒把心一橫，決定把他帶入樹林，讓他自己在林中迷路。

那小子並不害怕在山林行走，他只要跟着雷狗兒，便一切安心。

來到樹林，雷狗兒閃身躍上一棵大樹上，那小子當然看不見，仍然咿咿哦哦的哼起歌來。

不久，他便發現不見了雷狗兒，他開始叫嚷。

那時，雷狗兒還沒有離去。

聽見他那徬徨無主的呼喊，實在使他不忍心。

忽然，那小子向着小徑跑去，那小徑是引向更深的山林裏，進去之後，相信凶多吉少。

雷狗兒施展輕功，縱樹過樹，一直追踪他的路向，那小子越是迷路，越是狂奔。

不久，他走到了一處較爲平坦的草地，竟坐在地上嗚嗚的哭起來。

那哭聲是凄涼而孤苦的。

雷狗兒聽了，心下實在不忍，自己做孤兒的時候，跟着那個盜墓師傅，雖然生活得人不像人，但仍然有些生趣，因爲自己可以用一點智慧聰明，去騙取城中那些小無賴，又可騙一下師傅。

可是，這小子却是空白一片，不要說是找生趣，叫他單獨活下去也難。

雷狗兒正想從樹上下來。

忽然，林中深處傳來一陣吼聲。

小子站起來，揩着眼淚，竟向吼聲而去，也許他以爲是雷狗兒故意嚇他。

雷狗兒好奇的追上去，看看這小子，假如遇到了危險，他會如何應付。

他一直的走着，樹林濃密不一，因此上面透下來的陽光，乍明乍暗，使人眼睛十分難受。

忽然，小子停下來。

接着，他「呀」的一聲叫了起來，然後，整個人被一條繩索扯了上樹上。

這棵樹十分巨大，上面是濃密的樹葉。

雷狗兒知道，他可能中了獵人的陷阱。

可是，在這渺無人跡的森林內，那會有甚麼人在佈陷阱？

雷狗兒等了一會，再也聽不見小子的叫聲，他心下一急，飛撲過那邊的一棵樹，沿着粗大的樹幹爬上去。

爬過濃密的樹葉，上面却是另一個世界。

那裏竟然有一間屋子。

是的，是一間屋子，一間簡陋的屋子。

下面濃密的葉子，原來是人工的掩飾，這時，屋內傳出一陣尖叫聲。

是小子的尖叫聲。

雷狗兒衝向那屋子的門口。

只見屋內，一張用樹枝砌成的床上，坐着一個老人，那老人的手中，提着一柄尖刀。

而小子正在反吊着，在那老人跟前。

那尖刀一晃，雷狗兒已不再顧慮甚麼，猛然撲向那老人，想奪過那老人手中的刀。

那老人反應奇快。

他本來是右手持刀，一刀便要刺向小子的心窩，不過，如今雷狗兒突然撲出，老人的鋼刀暫時停止，左手一挺，一股極大的力量自掌中而出。

雷狗兒撲向那老人的力量本是十分巨大的，但那股阻止他的力量更大。

一時之間，雷狗兒的步伐膠着，既不進也不退。

他實在不相信，那老人的劈空之掌，竟然可以阻止他的步伐，他不期然的增加自己衝刺的力量。

雷狗兒的力量加大，但仍是寸步難移。

他十分不服氣，又再發力前衝。

只見那老人只是平和的遞着左掌，便有一股不斷加强的力量透出。

雷狗兒再度加勁。

忽然，他感到前面的阻止力量突然消失，這時，他的重心驟失，人像斷了線的風箏，直撲向那老人。

那老人的刀尖，本來是指向小子的，如今却換了方向，迎着雷狗兒。

雷狗兒看着自己撲向刀尖，眼看刀子便要插進自己的心窩，可是却無法把自己的身體停頓下來。

雷狗兒自忖無法逃過這一刀。

可是，當他的心胸正接近那尖刀時，那個被吊着的小子突然掙扎狂動，雙腿橫掃，竟然重重的一脚，踢在雷狗兒的身上。

這突如其來的一脚，使他身體改變了方向，而那老人爲了防範小子再踢，刀子挪開了少許。

而雷狗兒的身體，方向雖改，但衝刺的力量仍勁，結果，他整個人撲向屋子另一邊的板牆下。

「隆」的一聲，整間小屋搖動起來。

因爲屋子是建在樹上的，因此整棵大樹也跟着動起來，雷狗兒坐在上面，只覺得有點暈眩。

他喘息剛定，又見那老人鋼刀再舉。

雷狗兒道：「老前輩……」

老人望着他，刀子暫時僵住，道：「你……你叫我作甚麼？」

「老前輩！」

老人道：「我很老嗎？」

那老人白髮披肩，外貌雖是精神矍鑠，但稱呼他是老前輩，並非過份。

雷狗兒連忙道：「不，前輩。」

忽然，那老人放下尖刀，道：「你這人倒機靈，小子，我實在不老。」

雷狗兒道：「是的，實在不老。」

那老人笑道：「如今我有一個難題，若你能爲我解決，那麼我……」

「你便放過這小子。」

老人望望那小子，咽了一口口沫，道：「叫我放過這嫩白的小子？」

「難道你要吃他？」

老人又再咽了一口，道：「我很久沒有吃肉了。」

雷狗兒忙道：「你要吃肉，那很容易，我會弄給你，你千萬別吃這小子。」

「爲甚麼？」

「因爲他又懶又臭，多天也沒有洗澡了。」

老人望着被吊着的小子，眉頭略皺。

雷狗兒道：「你還是快出難題，讓我解答。」

老人道：「也好！」頓了一頓，續道：「我其實並不很老，但你却叫我老前輩。」

「我已改叫你前輩了。」

「不，我要你仍用個『老』字來稱呼我，但要完全沒有老的意思。」

要用個「老」字來稱呼，却又要沒有老的意思，一時之間，倒是十分困難。

雷狗兒雖然讀書不多，其實是個機靈的人。

他眼珠一轉，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我說了出來，你放了這小子？」

「大丈夫一言既出……」

雷狗兒連忙接口道：「駟馬難追。」

那老人聽了雷狗兒的話，立時覺得豪氣頓生似的。

雷狗兒道：「老友！」

「甚麼？老友？」

雷狗兒知他不甚滿意，連忙道：「老兄！」

「老兄？你多少歲？」

「我十九歲。」

「你十九歲，我是你的老兄，不會老到那裏去了……」他似乎對這個答案較為滿意。

雷狗兒心意又一轉，又道：「老弟！」

「老弟？對了，這個才是最稱心滿意的答案，你十九歲，我是你的老弟，那麼，沒有人會說我老，而你也用了個老字。」

雷狗兒知他極為滿意，連忙道：「好了，我既已解答了你出的難題，你便要……」

他的話未說完，只見那老人尖刀一揮。

刀並不是向着那小子，而是那繩索。

「砰」的一聲，小子跌在地上。

小子摸着屁股，慢慢的坐起來，突然開口道：「老弟！老弟！」

老人聽了，十分開心地道：「你也叫我老弟，那我實在太年輕了！你多少歲？」

「你多少歲？」

「我先問你，你應先回答我。」

「我先問你，你應先回答我。」

老人有點慍怒。

雷狗兒連忙接口道：「老弟，這小孩子是個痴兒，他並不懂得你說甚麼，只是胡亂的跟着你說。」

「這小子是個痴兒？」

「這小子是個痴兒！」小子仍然像鸚鵡學舌。

老人笑了起來。

雷狗兒道：「老弟，不用理會他……你說你想吃肉，想吃甚麼肉？」

一提起「肉」字，老人似乎兩眼發光，又再望一望坐在地上的小子。

「我連人肉也想吃，還要選擇甚麼肉？」

「老弟，你少安毋躁！我立刻為你準備。」

「不，慢着。」

那人似乎在側耳傾聽，半晌才道：「你聽到嗎？」

「聽到甚麼？」

雷狗兒也試圖用心聆聽，但卻聽不到甚麼。

「那是一隻大山猪……頓了一頓，又道：「帶着兩隻小山猪，我要的是兩隻小山猪。」

雷狗兒連忙道：「好，好，我去捉那小山猪！」說完，便要出門口。

老人道：「你知牠們在那裏？」

「當然在附近。」

「那你去捉吧！」他的話有點負氣。

雷狗兒連忙出了去，抓着樹幹，向下滑去。

到了樹下，那裏有山猪的影子？

雷狗兒在附近走了一圈，仍然沒有山猪的影子，又不敢走遠，因為附近的山林很密，進了去，恐怕找不到出路。

他只好再回到那樹屋。

他還未進入樹屋，便聽到老人的聲音，道：「我早知你找不着。」

雷狗兒只好入屋，道：「你沒有聽錯？」

「我當然沒有，我有『天耳通』！」

「天耳通是甚麼東西？」

那老人突然住口，又道：「你下樹之後，向南邊那排橡樹走去，大約在三里處，便見那山猪。」

「好，老弟，我立即去。」

「不，你聽着。」

這次，雷狗兒不敢再逞英雄，停下了步。

老人道：「你捉到兩隻小山猪之後，用刀宰了，挖去內臟，然後用火烤熟，送上來。」

「好！」

「慢着，你為何這麼心急……假若你這麼心急，我的山猪一定會給你烤壞，到時好吃你那胖胖白白的小子了。」

那仍然坐在地上的小子並沒有表示甚麼，當老人望他一眼，他反而報以一個微笑。

雷狗兒道：「好，好，老弟，還有甚麼吩咐？」

「你在下面烤猪，要小心用火，假如燃着了附近的樹木，便不是烤山猪，而是烤咱們兩隻傻猪了。」

雷狗兒道：「好，好……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了！」

雷狗兒知道，這老人既自負，也自卑，假若不好好奉承他，他甚麼事也可以做得出，但假若能順其意思，倒是不難應付。

雷狗兒又再度爬下樹來。

一眼看去，雷狗兒便找到那排橡樹，他向着橡樹走去，走了一會，便見小徑略為寬敞，再走一會，已可以看到一些空地了。

果然，走了一里左右，雷狗兒也已聽到遠處傳來山猪嚎叫的聲音。

他加快腳步，不一會，前面已出現了一片草地。

草地之上，果然有三隻山猪。

一大兩小，正在草地上嬉戲。

雷狗兒見了，實在佩服那老人！

此地果然離那樹屋三里之遙，而那個老人竟然可以聽見三里之外的動靜，還可以有如目睹的指出有三隻山猪，一大兩小，這老人實在是一個異人。

面前那頭不是普通的山猪，而是那種長有獠牙的山猪，這龐然大物，正與兩隻小猪玩耍。

要捉住那小猪，定要過得大山猪這一關。

如果雷狗兒用他的「天雷四式」武功，對付這山猪倒不是難事，可是卻給自己一種「宰鷄要用牛刀」之譏！

他決定用普通武功使之就範。

雷狗兒慢慢的在草地現身。

那隻大山猪也是十分機靈，一見人影，便停了下來，而兩隻小山猪也走近牠的身旁。

嬉戲停止，那隻大山猪低哮兩聲。

雷狗兒想走前一步，他動，山猪亦動。

兩隻獠牙便向他衝來。

雷狗兒急退，一退却退至樹旁，他無法再退，而那山猪翹起的獠牙已向他身上撞來。

那雷狗兒只好騰身而上。

他剛好抓着樹幹，整棵樹便搖動起來。

當然不是雷狗兒搖動樹身，而是那山猪搖動樹身。

山猪撞不倒雷狗兒，只撞着樹幹，似乎心有不甘的向上望，並發出哮叫。

原來山猪的哮叫也是那麼震人心弦。

兩隻小山猪伏着老爹的威勢，也發出一陣聲響。

雷狗兒心中好氣又好笑，這兩隻小傢伙竟然也向自己示威。

雷狗兒忽然心生一計。

他飛身向另一棵樹，並滑向地上。

那山猪立時也轉身，後腿一蹴，又標竄向前，把獠牙撞向雷狗兒。

雷狗兒又再騰身，轉向另一棵樹。

這樣一連轉了六七棵樹，團團轉的，把那山猪弄得頭暈眼花，但他仍是不死心，反而更大聲咆哮。

雷狗兒心想：「再轉兩個圈，看你還不倒下？」

他又飛身上樹，一時從這棵樹滑下，一時又從那樹棵滑下，這樣，更弄得那山猪筋疲力倦。

雷狗兒以為，讓山猪多撞兩次樹幹，牠便自然的倒下，可是，那大山猪的鬥志實在頑强。

樹幹雖然結實，但總有彈性，被山猪撞倒，却沒有把山猪撞暈。

這樣又再試了幾次，仍是無功，而那山豬却似是越戰越勇！

這時，雷狗兒反覺自己有些疲累，再撞下去，反而會被這山豬撞倒。

雷狗兒也是個頑强的傢伙，他決定不用上乘武功對付那山豬，便不肯使用，但如今弄得進退兩難，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耳邊似有一陣蚊蚋般的嘯嘯叫聲，但細聽之下，却又清晰起來。

「引山豬撞向石頭。」

甚麼人在自己的耳邊說話？附近沒有人，但聲音却又頗為熟悉。

是誰？是那老人？

老人用「千里傳音」的上乘武功向自己說話？

雷狗兒有點驚異，但眼前這隻山豬仍是如狠似虎的，於是他一躍向上，兩個翻身便落在不遠之處一堆隆起的石頭上面。

那山豬仍是鍥而不捨。

雷狗兒落在石堆之上。

山豬又再撞來，而且撞來之勢更勁。

雷狗兒眼看山豬雖然不能直撞其身，但也忍不住一躍而起。

「隆」的一聲，碎石紛飛。

那山豬竟然撞碎了一部份石頭，不過，牠也並不好過，已昏了過去，倒在地上。

那兩隻小山豬看見老爹倒下，却也並不退縮，猛向雷狗兒發出哮聲。

雷狗兒不再遲疑，雙掌齊下，兩隻小山豬同時倒地，他連忙用山藤把小山豬紮起來，返回樹屋。

回程之時，他又想起老人的聲音。

他說過他有「天耳通」，那是可以聽到很遠地方聲音的本領，然而，他又能以「千里傳音」，難道這又是甚麼「天語通」？

他更能知道樹林那裡有石堆，難道他又有「天眼通」？

雷狗兒實在不能相信，這個老頭兒的外貌並不驚人，却有如此本領！

雷狗兒回到樹屋之下，用刀子把小豬宰了，然後小心地生了個火，慢慢的烤着小山豬。

不一會，肉香已是四溢！

這時，樹上便傳來那老者的聲音：「快拿上來，快拿上來。」

雷狗兒不敢怠慢，割了一條豬腿，爬上樹上。

那老人仍是坐在床上，他一看見那豬腿，口涎已禁不住流了下來。

雷狗兒把豬腿剛遞近，他便一把的搶了過來，張口咬下，肉汁滴下，他貪婪地吮着、吃着。

那老人的貪吃相，實在使雷狗兒忍俊不禁，看來他很久已沒有吃過肉了。

老人忽然發覺雷狗兒只是望着他，便問道：「你呢？你不吃？」

雷狗兒道：「老弟先吃。」

老人又不再理會他，大口的啃着。

雷狗兒也覺得非常飢餓，便下去拿了兩條豬腿上來，打算把其中一條給那小子吃，自己吃另一條。

那知道，他再上來的時候，那老人已把他的豬腿吃光了，並且仍然以貪婪的目光望着雷狗兒的豬腿。

雷狗兒問道：「還想吃？」

老者咽了一口涎沫，點點頭。

雷狗兒把豬腿遞了給他。

老者接過，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但仍然一口咬下，肉香使他忘記一切。

雷狗兒把另一條豬腿給了那小子，那小子除了睡覺，似乎便是最喜歡吃的了，當然是吃得津津有味。

雷狗兒再下樹去，把最後一條豬腿吃了，嫩嫩的山豬肉，味道還不錯。

當他再上樹屋的時候，老者已入睡，看他一臉肉汁，鬍鬚也揩滿了油膩，實在有趣。

那小子也已入睡了。

雷狗兒百無聊賴，不久也入睡了。

＊　＊　＊

雷狗兒實在不知睡了多久。

當他醒來的時候，那小子已在他的跟前，小子的表情十分古怪。

雷狗兒只覺得臉上有些痕癢，他想動。

那小子竟然按着他。

雷狗兒不知就裡，心想他並無惡意，也暫時不動。

那知道，小子竟一巴掌的打下。

雷狗兒本來可以閃開的，不過，他實在奇怪，這小子不懂說話，不懂表示甚麼，可是，這三兩天來的相處，也沒有惡意的表示，爲甚麼竟會……

他只感到臉上火辣辣的，也感到臉上有些濡濕。

老人在床上那邊嚷道：「勿動！那些汁液足可以使你腫上半年。」

小子不明白老人說的話，仍然一手抓下去，把雷狗兒臉上一隻半死的黑蜘蛛拿了下來。

這時，雷狗兒才知道，小子並不是打他，而是把他臉上的一隻蜘蛛打死。

老人道：「不要再碰那隻毒寡婦。」

「毒寡婦？」雷狗兒好奇的道。

那小子也跟着道：「毒寡婦。」

老人道：「這毒寡婦幾乎把你推進鬼門關，假若不是這小子手快……你看，小子的手開始腫了。」

小子看着自己的手。

五根手指已腫脹起來，那小子十分驚惶，哭了起來。

老人道：「你快到那邊，看看我那葫蘆內還有沒有剩餘的酒？」

雷狗兒立即去取那牆角的葫蘆。

葫蘆甚輕，幸好仍有一些酒。

老人道：「倒在他的手上。」

雷狗兒依言，替小子把那些酒液塗在手上，那腫脹的情形才舒緩下來。

忽然，那老人瞪視着雷狗兒的臉。

「爲甚麼你……」

雷狗兒也望着他，道：「甚麼事？」

「爲甚麼你的臉不會腫脹？」

「我？」雷狗兒撫着自己的臉，他當然知道自己的臉爲甚麼不會腫脹，因爲他曾吃下碧綠墨綠蜈蚣，也無意間吞下大朱蛤，因而使他百毒不侵。

雷狗兒的小孩心性極重。

他突然撿起那死去的蜘蛛，檢視了一會，又故作玄虛一番，一口便把那蜘蛛吞下去。

那老人看着，想阻止已來不及了。

「你找死？」老人驚叫。

雷狗兒並沒有甚麼表示，只是坐下來。

老人急道：「我看你不出半盞茶便要……」他沒有說下去，臉上一片茫然。

雷狗兒並沒有理會他，只是好整以暇地坐着。

過了一盞茶時份，雷狗兒並沒有甚麼。

老人當然感到十分奇怪，但就他所知，那毒蜘蛛「毒寡婦」是林中最厲害的毒物，其他動物，只要稍接近那毒蜘蛛，都會因毒而身亡，至於人，就以白痴小子來說，手掌沾有毒液，便會立時腫大，如果碰上有傷口，可能會……

然而，雷狗兒竟把整隻黑蜘蛛吞下肚子。

他實在不相信他會安然無事。

再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雷狗兒仍然端坐在那裏。

老人實在忍不住，問道：「小子，你怎麼了？」

雷狗兒站起來，打了一個空翻，道：「沒有甚麼，我根本沒有甚麼！」

「你不怕毒物？」

「我不怕，我當然不怕。」

「爲甚麼？」

雷狗兒頓了一頓，才神秘地道：「你想知道嗎？」

老人點點頭。

「可是，我不想說。」

這話氣得那老頭子的鬚髮彷佛要豎起來似的。

雷狗兒其實是另有所圖，又道：「你要知我的秘密，我也要知道你的秘密。」

「甚麼秘密？」

「我想知道，你爲甚麼能看見遠處的事物？爲甚麼又能在我耳邊說話？還有，你怎可以聽到三里外的聲音？」

老人聽了，略爲皺眉，道：「小子，你倒聰明，趁我好奇，要揭開我的秘密。」

「我並不一定要知道，不過……」

「好，你先說出你的秘密。」

雷狗兒道：「你不會賴賬？」

「老夫是甚麼人，會賴賬？」

「好，我先說——有一天，我在山頭野嶺行走，肚子餓極，看見有兩條綠色的多足蟲走過，我忍不住，便吃

下牠們……」

「甚麼，是綠色的蜈蚣？」

「我不知那是雄還是雌，我是一口吞下。」

「啊，你吃了碧綠蜈蚣、墨綠蜈蚣……怪不得你不怕那毒寡婦。」

「還有，另一次，我在沼澤走過，見有一隻紅色的蛤蚰，我見那東西既醜陋又刺眼，便一口吞了牠。」

「甚麼？你連朱蛤也吞了下去，怪不得……怪不得……如今你又吃黑蜘蛛，你以後不只不怕毒，還可以以毒攻人。」那老人一邊說，臉上露出極爲羨慕的神色。

「甚麼以毒攻人？」

「假若你運用得宜，把體內毒氣迫出，那麼，只要有人一沾及你，便會中毒。」

「那麼，我便會很厲害了？」

「是的，我想當今世上，除了……我想只有你一個人有如此本領的了。」

「除了誰？」雷狗兒追問。

「除了……我看他年紀那麼大，相信已不在人間，你是唯一有此本領的人了。」

「我仍然想知道那是誰。」

「那是我一個死對頭『萬毒邪神』獨孤不毒。」

「獨孤不毒是你的死對頭？假如有一天碰見了他，我會爲你出一口氣。」

老人聽了，十分高興，道：「假若你以毒攻毒，那獨孤不毒一定中毒，毒發身亡，不過……他可能死了，我希望他未死。」

老人似乎陷入了回憶。

雷狗兒沒有打斷他的思路。

半晌，那老人才回到現實。

雷狗兒道：「我的秘密已告訴了你，你的呢？」

老人並不回答。

雷狗兒問道：「究竟你是誰？」

「我？你看我住在樹上，便應知我是誰了。」

「我沒有一個朋友是住在樹上的。」

「當然，我是獨一無二。」

「對，有了，以前有一個，那是有巢氏。」

雷狗兒以前聽人說過一些神怪故事，其中有古代神話中的半人半獸故事，自然有提及有巢氏。

「有巢氏是千年前的神話，我不是神話，我是活生生的巢居士。」

「巢居士？」

「你沒有聽過？」

「沒有，」雷狗兒一邊說，一邊搖頭。

巢居士似乎十分失望，他是當今之世，人稱爲「千山鳥飛絕」的巢居士，可是，雷狗兒初出江湖，從未聽過他的名字。

巢居士道：「我有四個本領。」

「和我一樣？」雷狗兒道。

巢居士道：「你也有四大本領？」

「吃、喝、玩、樂。」

巢居士聽了，不禁笑起來。

「我的四大本領是——我可以住在樹上，連飛鳥也不敢住的地方，我可以看見遠處的事物，可以聽見遠處的聲音，更可以把說話傳到遠處的地方。」

他輕描淡寫的說出，其實，那却是驚世駭俗的本領，但雷狗兒出道不久，實在不知那些神功。

能看見遠處的事物，那便是「天眼通」；能聽到遠處的聲音，便是「天耳通」；可以把聲音傳到遠處，便是「千里傳音」的上乘內功。

雷狗兒看着巢居士，道：「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

「你有這麼大的本領又如何？你不能動，你不能離開這床。」

「我可以……我當然可以……」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已呈沙啞，不能再說下去。

雷狗兒知道觸及他的痛苦，便安慰他道：「你可以，當然可以，很快便可以的了。」

巢居士看着雷狗兒，道：「你想學我的『天眼通』、『天耳通』以及『千里傳音』的本領嗎？」

「當然想學。」雷狗兒道。

「當然想學！」是那白痴小子的聲音。

兩人聽了他的話，也都望了過來，原來這小子一直在聽着兩人談話。

巢居士道：「我曾經發過誓，假若有人能夠醫好我這雙腿，我甚麼也傳授給他。」

雷狗兒道：「你的腿怎麼了？」

「我的腿被人打跛了。」

「那人本領很大？」

「當然大，他是……」

「他是誰？」

「告訴你也沒有甚麼用。」

「我可以替你報仇。」

巢居士高興地道：「看你也沒有這樣的本領，連我也打不過的人，你能打敗他？不過，至低限度，你也有這麼一點心。」

雷狗兒道：「最重要的還不是報甚麼仇，其實仇有甚麼好報，你打我，我打你，那有完的一天？如今最重要的還是醫好你的腳。」

「對！」巢居士沉思一會，道：「你的話也不錯。」

「怎樣才能醫好你的腳？」雷狗兒問。

巢居士正想說話，忽然，那一直坐着、不言不動的白痴小子却顫抖起來。

雷狗兒以爲他突然發病，便道：「小子，你怕冷可以坐到這邊來。」

白痴小子並沒有回答，只是慢慢的往後退。

雷狗兒覺得也不對勁。

巢居士更覺得不對勁，以他的本

領，有誰可以突然在他的居所附近出現，而不爲他所發覺？

他是有「天眼通」與「天耳通」兩種絕世神功的人。

雷狗兒想上前。

巢居士道：「雷狗兒，你扶小子退後。」

雷狗兒想問，但在他直覺中，這不是發問的時間，他走過去，扶着小子。

那小子一見雷狗兒靠近，便像一個小孩子看見自己的母親一樣，伏在他的懷中，十分驚懼似的。

巢居士似乎在盡量集中精神。

一會，下面傳來「沙沙」的聲音。

接着，一陣狂風吹起，這陣風的確厲害，連這隱蔽在樹上的屋子也搖晃起來。

施展絕技　抵擋怪招

「你終於來了。」

巢居士的聲音未了，下面的樹叢中，突然有一個黑影從下面標竄上來。

那並不是人，而是一個黑色的瓦缸。

一個相當大，外表十分光潤的瓦缸。

雷狗兒看着，實在不明白，爲甚麼這一個瓦缸會突然無故的標竄上來。

其中有人？

那是個甚麼人？爲甚麼他要躲在缸中？

那個瓦缸似滾非滾，似轉非轉的，在巢居士的巢居前停了下來。

「來吧！」巢居士緊張地道。

巢居士雖然雙腿破了，但上半身仍然能動，他在床上作了一個架式。

那瓦缸果然動了。

它一轉，反側，整個瓦缸便成了一個車輪似的，要滾向巢居士。

雷狗兒見勢色不對，不理會那瓦缸是甚麼東西，他爲了保護巢居士，居然走在巢居士的前面。

那瓦缸竟然似有眼的，停了下來。

雷狗兒見瓦缸停下來，頓時膽壯，道：「前輩高人，請現身出來談談。」

瓦缸內並無聲音傳出。

雷狗兒前一步，他並不是想作任何攻擊，而是滿足好奇心，想看一看究竟缸內是否眞的有人。

可是，他一動，瓦缸也動。

瓦缸轉動，並以高速向他滾來。

巢居士喝道：「滾開。」

雷狗兒本不想滾，只覺一陣勁風自背後來，一推便把他推向白痴小子那兒。

而那陣勁風持續着，一時之間，那瓦缸似是受了勁風的制肘，不能滾動。

勁風發自巢居士，他一掌凝注，另一掌正做着不同的姿式，而且姿式變化極多。

那瓦缸暫時不能滾動，但並不是停了下來。

忽然，瓦缸向後一退，避滾向左，它似乎已掙脫了巢居士的控制。

瓦缸便立時衝前。

它衝向巢居士，眼看便要壓在巢居士的身上。

巢居士雙腿跛了，沒有辦法閃躲。

雷狗兒心中一急，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危，雙掌遞出，立時，把那瓦缸的方向轉了，撞向另一邊。

巢居士本已預算瓦缸會輾在自己身上。

可是，當瓦缸一接近，突然轉了方向，看見雷狗兒在那邊遞出雙掌。

他實在想不到，以雷狗兒這麼年紀的一個小孩，居然有此力量。

瓦缸見去勢被阻，索性轉向雷狗兒。

雷狗兒遞出雙掌，可是，這次再沒有剛才的力量，瓦缸似全不受控制，向他滾來。

他只能避開。

瓦缸却追着他，他走向左，瓦缸向左，他走向右，瓦缸向右。

幸好雷狗兒是個靈活的人，而且懂得打不過人便走的本領。

他在屋子內四處走避。

瓦缸却像長了眼睛般追着他，這樹居並不太大，一時之間，雷狗兒竄來竄去，眼看便要被瓦缸追及。

巢居士突又發掌。

瓦缸受到另一股力量所襲，又再轉向。

一時之間，瓦缸左右前後的滾動。

白痴小子似乎已忘記了剛才的驚懼，竟然拍起手掌來，覺得非常好玩似的。

瓦缸越滾越快，而且力度加劇。

突然，瓦缸一轉，竟然轉向那白痴小子。

這一改變，令雷狗兒有點不知所措。

那小子並不懂得武功，也不知如何閃避，眼看瓦缸已滾到。

雷狗兒一個翻身，便阻在小子身前，在百忙之中，他遞出了一掌。

那並不是普通的一掌。

而是他的看家本領「天雷四式」中的第一式——「春雷初綻」！

只聽到「轟」的一聲。

瓦缸退後，並且裂開。

巢居士也十分愕然，爲甚麼這雷狗兒竟有如此的功力，不過，他不再考慮，也加上一掌。

登時，那瓦缸迅速的裂開。

瓦片四散，激射紛飛。

白痴小子首先驚叫，接着是雷狗兒的驚叫。

他們都見到一個人。

那人身材極爲瘦削，全身瘦得只剩下一個骨架。

他的頭是光禿的，全身也沒有甚麼裹着，只是下身圍有一條白布。

巢居士反而沒有甚麼驚異的神色。

雷狗兒終於鎮靜下來，道：「對……對不起，我打破了你的瓦缸。」

「你……」那人看着雷狗兒，「是你……你能夠一掌打破我這用天山沼泥造的黑瓦缸？」

他似乎並不相信。

雷狗兒並不是要他相信，只不過，他一向爲人忠厚，打破了別人的東西，一定要表示一點歉意。

「咦？你也在？」那人望着白痴小子說。

白痴小子正縮作一團。

「你沒有被火燒死？」

白痴小子蜷伏着，不斷的顫抖。

雷狗兒道：「他是我救出來的，前輩，你那天也在火場？」

「啊，原來又是你搗的鬼。」

「不，不是我放火，那是我看見着火了，進去看看有沒有人。」

那瘦子道：「爲甚麼你不救我？」

「我根本找不着你。」

那瘦子轉向巢居士，道：「那是你作的好事？」

「我？我被你打跛了雙腿之後，已不能走動，我怎有本領去放火？」

「不是你，還有誰？」

「我怎知你還有甚麼仇家？」

那瘦子突然伸手在草屋的牆壁上抓了一把乾枯的茅草，便以這些乾枯的茅草作爲武器，攻向巢居士。

乾枯的茅草本是軟弱無力，但在那瘦子的手中，却成了厲害的利器，一招一式的使出，却是虎虎生風，並發出破空的聲音。

巢居士雖然半身癱瘓，却一連接了他十多招。

那瘦子越攻越勁，一時之間，只見他身形晃動，雷狗兒也看不出他使的是甚麼招式。

突然，巢居士一掌使出。

那瘦人身退，把手中茅草指向天。

巢居士又再出一掌，這一掌至少已運了九成眞力。

那瘦子便以茅草直攖其鋒。

霎時之間，那茅草竟然着了火。

那瘦子看着那茅草上的火焰，道：「你這還不是自己招了。」

「招了甚麼？」

「招了是你放火燒我瓦莊。」

巢居士笑了起來，道：「我的火焰掌雖已是成功，假若我有能力在三里之外，以掌力傳火，那我早已把你燒成燒豬了。」

「那麼，不是你，還會有誰？」

雷狗兒插口道：「誰也好，瓦莊雖然是燒了，你損失的只是身外物，那便算了。」

「算了？小子，你倒想做個和事老？」

「和事老？」

雷狗兒並不明白。

那瘦子道：「你想做架樑？」

「架樑」兩字，雷狗兒倒明白，因爲他早年在市集與那些小流氓廝混，明白架樑是插手理事的意思。

「我只想萬事以和爲貴。」

「你賠得起我的損失？」

「你有甚麼損失？」

「我練的九缸神功已到了第七層。」

「九缸神功？」

「我可以坐在七個缸之下，運起神功，把七個缸全部迫爆。」

「那也只是……」

「只是甚麼？」那瘦子似乎十分激動，他不能忍受別人對他武功輕蔑。

其實，雷狗兒並不知道那「九缸神功」是天下最剛勁的武功，他只是表示並不明白。

「剛才你一招打破我的瓦缸，你是用甚麼武功，是他教你的？」

「是我教又如何？」巢居士接腔。

「那先殺了他，再殺你。」

「不……不是他教……」

那瘦子已不耐煩，不再聽他解釋，他一揚手中燒枯了的茅草。

雷狗兒只覺勁風撲面。

本是軟弱無力的茅草，却突然變成千萬支鋼針似的，撒向雷狗兒。

雷狗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躲避。

他只能一縱身，向後一翻。

「噹」的一聲，他身上跌了一個銅板下來。

但那白痴小子聽到那聲音，追踪而去。

那並不是銅板，而是一直放在雷狗兒身上的「回天令」——天人宮的回天令。

白痴小子拾起那「回天令」。

那瘦子看見，臉上突然變色。

巢居士也看到那「回天令」，他的臉色也在變。

雷狗兒趕忙走近白痴小子，道：「給我。」

「不……不……」

雷狗兒知道這回天令是天人宮的重要東西，對自己雖然沒有大用，但至低限度不能失掉。

他一手搶了過來。

那白痴小子哭着，鬧着。

那瘦子道：「老巢，你終於想無可想，惹上天人宮的人來殺我？」

「我怎會？」

「但事實擺在眼前。」

「雷狗兒，你是天人宮的人？」

雷狗兒訥訥的道：「我……

我……」

那瘦子道：「不要裝蒜了……我先殺了這天人宮小子，再與你算那陳年老賬。」

雷狗兒道：「我只是天人宮……」

「既是天人宮的人，那不用再多言了！」他遞出雙掌，那剛勁的力量，實有搖山撼岳的本領。

雷狗兒只是左閃右避。

不過，那瘦子雙掌齊出，因爲屋子沒有多餘的空隙，八招之後，雷狗兒已避無可避。

他退至牆角。

那瘦人這次單掌使出。力量凝聚的一掌，雷狗兒只好以單掌擋之。

只聽到「轟隆」一聲，兩人都被巨大的力量彈起，並且穿越出了屋頂。

穿出屋頂，跌在大樹之上。

雷狗兒在一株樹頂上穩住了身子，而那瘦子也在另一株樹上盤膝而坐。

那瘦子道：「據說天雷四式是天人宮鎮宮之寶，你只有這一式？」

雷狗兒道：「前輩，天人宮究竟與你有甚麼過節？」

「過節？」那瘦子怒道：「來，使出你的天雷四式。」

雷狗兒當然不會那麼隨便使出「天雷四式」，剛才他無意間使出第一式，也是因爲避無可避，被那瘦子迫出來的。

那瘦子的身體又動。

這一動，便來到雷狗兒的身前，雷狗兒只覺一陣勁風撲面，有一種風雨欲來的感覺。

他想抽身而退，可是，他却不能，他只有擊出雙掌，這一擊出，却沒有阻擋那瘦子洶湧而來的力量。

雷狗兒無可選擇，他一定要使出「天雷四式」的第一式「春雷初綻」，這次，他也是被迫而使出的。

那瘦子是故意迫他使出的，因此，他早已有準備，他的「九缸神功」已到達了第七層。

他使出兩招——「缸中天地」、「缸底之見」。

以兩招連環招法，力敵雷狗兒的一招「春雷初綻」，一聲「轟隆」又再傳出。

在樹頂上搖搖欲墜的，居然是那瘦子。

雷狗兒並沒有乘人之危，他看着那瘦子。

雷狗兒道：「前輩，你究竟是甚麼人？對我們天人宮有這麼大的仇恨？」

那瘦子的臉上微露猙獰之色，但仍不發一言。

忽然，他穩住了身子，又再躍起。

雷狗兒早已看清楚他的來勢。

這次的來勢，又比剛才兩招齊發更爲厲害，雷狗兒知道他目的是迫他使出「天雷四式」的其餘三招。

雷狗兒一躍而起，避過來勢，然後出招。

第二式是「旱天拔雷」。

這招是無中生有，在極短的時間內發招，所發出的力量有若爆炸，可是，他並沒有用盡全力。

他只用了五成功力。

但五成功力足以使那瘦子一連翻了五個觔斗，幾乎不能再在這些樹梢上站立。

看來，這瘦子應該會知難而退。

可是，那瘦子仍要賈其餘勇，他就像整個人豁了出去似的，要迫使雷狗兒使出更厲害的招數。

看來，他是爲了看「天雷四式」的第三式而不顧自己的生命。

雷狗兒實在不明白，這瘦子的用意如何。

天人宮的「天人五老」曾經諄諄教誨過雷狗兒，這「天雷四式」並不是用來殺人，而是用來救人的。

雷狗兒一想到這點，便要把招式收住。

可是，那瘦子又再攻來。

這次的攻法却是十分奇特，他整個人旋轉着，而且越轉越快，整個人像一個陀螺似的轉近雷狗兒。

他旋轉着，樹頂上的樹葉一時之間都被吹了起來，紛紛飛向雷狗兒。

那些樹葉本是柔軟無力，但在那瘦子掀起的旋風之中，却忽然變得堅硬起來。

雷狗兒雙掌護着全身。

那些樹葉像永無休止的向他射來，雷狗兒知道，用普通功夫，是不能抖開這種以樹葉作爲武器的攻勢。

他雙手抖開。

「好，就讓你看看我第三式。」

雷狗兒突然一個騰身，從那瘦子的激盪氣旋中抽身而出，兩個冲天觔斗之後，雙掌向下。

好一招「焦雷霹靂」。

一時之間，林中老遠的雀鳥也空羣而出，發出吱吱的叫聲。

那瘦子叫道：「好功夫。」

他旋轉的速度已是慢了下來，那並不是他想慢，而是雷狗兒這一招迫使他慢下來。

突然，屋頂之中，又有一人從破洞中飛躍而起。

不，不是一人，而是兩人。

只見巢居士雙腿仍然盤着，但懷中却多了一人，那人當然是白痴小子。

白痴小子在空中叫道：「呀……呀……」

他的聲音並無驚懼，却是充滿得意的驚歎。

巢居士落在一個樹梢之上，仍端坐在樹葉之顛，叫道：「九缸，你再擋不了他的第四式。」

「你能？」九缸道。

巢居士道：「咱們當年與天人宮中人對抗，因聯手而使咱們感情破裂，

如今聯手對付這個小子，總算是勝回天人宮一仗。」

九缸道：「我發誓永不再與你聯手。」

巢居士怒道：「在這時刻，你已是命不久矣，仍然如此頑固？」

九缸道：「你只是害怕那天雷四式中的最後一式。」

巢居士道：「假若我害怕，我可以躲在屋中，爲何要飛身出來？」

這兩個老頭兒加起來，幾乎有一百八十歲了，但仍喋喋不休的吵着。

雷狗兒在他們的對話中，彷彿又可以勾劃出一個模糊的輪廓，約略知道他們與天人宮的關係。

他們曾聯手對付過天人宮的人，而且可能曾經敗在「天雷四式」之下。

可是，「天雷四式」只是雷狗兒無端學來的絕世武功，以前根本沒有人懂得。

就算是天人宮的人，他們只是知道有「天雷四式」，却並不知道如何使出這四式。

忽然，九缸道：「我也知道命不久矣，好，我就破例一次吧。」

巢居士聽了，似乎十分高興，道：「雷狗兒，你便使出你的『雷震九天』，讓咱們眞眞正正的見識一下所謂天人宮鎮宮之寶。」

這話說出來，既有鄙屑之意，也充滿了欽慕之情。

雷狗兒道：「這些招式，並不是用來表演的。」

九缸道：「難道是用來殺人？」

「也不是用來殺人。」

「那有甚麼用？」巢居士問道。

雷狗兒道：「是用來救人的。」

兩老聽了，竟然大笑起來，笑聲充滿整個森林，在旁的枯葉也被震得旋轉飛舞。

雷狗兒道：「我並沒有騙兩位前輩，當年我學得這『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也只是用來醫治天人宮五老的疾病。」

「醫好了『天人五衰』？」

雷狗兒點點頭。

巢居士道：「既然是救人的招式，爲何不救我們？」

「救你們？」

巢居士道：「我雙腿癱瘓，只要你能打通我的經脈，讓血液再流通，那我雙腿便不再乾枯下去。」

九缸也道：「如果天雷四式的第四式可以治好『天人五衰』的疾病，你也可把我錯亂的經脈納回正軌。」

雷狗兒道：「原來兩位前輩身有重疾，既是如此，我倒不嫌使出這『雷震九天』！」

「雷震九天！」白痴小子重覆着。

雷狗兒道：「我們先回屋內。」

兩人沒有異議。

巢居士首先移身，抱着白痴小子從那破屋屋頂落下去，接着，九缸也飛身入內。

雷狗兒也隨着落下。

他們各坐在屋的一邊。

巢居士道：「你先治我的腿疾。」

「不！」九缸道：「先把我的經脈納回正軌。」

「不，先要治我。」

「我，先打通我的經脈。」

兩個老人又再爭吵起來。

雷狗兒叫道：「讓我來決定。」

兩人靜了下來。

雷狗兒道：「其實只是先後問題，九缸前輩，我看你身體暫時仍沒有大礙，而巢前輩雙腿明顯的不能動，那麼先讓我試試，看有沒有效用，才爲前輩你打通經脈。」

九缸一想，並不作聲，似乎同意了，不過，他這人臉無表情，其實並不知道他內心如何。

雷狗兒道：「巢前輩，我也只是試試，能否有效……」

「當然，死馬當是活馬醫，假若我雙腿好了，我……」一時之間，他想說些甚麼，却又似乎忌着九缸而住口。

雷狗兒道：「小子，你坐在那邊，不要說話，除非你看見有人來。」

白痴小子走近窗前，看看外面，其實，這地方又那會有人來？

雷狗兒道：「讓我看看你雙腿！」

巢居士拉起袍子，露出一雙像枯樹般的雙腿。

雷狗兒按了幾下，道：「我記得天人五老中也有枯身，你忍耐着！」

雷狗兒雙手按在巢居士的雙腿上。

巢居士閉上了眼睛，他只覺有一股熱流來自雷狗兒的掌心，並且慢慢傳入他的雙腿。

本來是一場打鬥，如今却演變成一場治病，實在是難以預料。

世事便是如此無常難料。

半個時辰之後，雷狗兒吁了一口氣。

巢居士也伸了一個懶腰。

他一伸手時，雙腿竟然也配合着的伸展開來。

這一動，使巢居士整個人也歡欣起來，叫道：「雷狗兒，你的功力非凡！」

雷狗兒見巢居士雙腿能動了，也歡喜莫名。

九缸却發出一陣低沉的聲音，聲音來自他的喉嚨，他忽然撲了起來，一拳打向巢居士。

這突然的一撲，沒有人會預料到，而巢居士因爲太高興了，完全沒有防範。

只有那白痴小子看得清楚，他想攔在前面。

但九缸的一拳，足有九成功力。

拳未到，勁風先到，本是撲向巢居士，要護着巢居士的白痴小子，被那拳風震了開去。

而巢居士仍結結實實的吃了一拳。

巢居士氣喘道：「你……你爲什麼……」這時，他的血脈翻騰，臉上變得通紅！

他也突然一個翻身。

也是一拳。

這一拳向正了九缸的心窩。

白痴小子本已被震開，看着巢居士一拳而出，他不知從那裏來了力量，又撲向九缸，要護着他。

白痴小子根本不懂武功，只不過是天生的仁慈本質，使他要護着被打的人。

他護不了九缸，又再被拳風所震。

這一震更是厲害，整個人被拋向牆邊，牆邊震破，滾了下去。

雷狗兒在這突變之中，竟然比這白痴小子反應更慢。

不過，他看着白痴小子跌了下去，他不再猶疑，一個飛身，把白痴小子抓了回來。

抓了回來的白痴小子却是昏迷了。

雷狗兒把他放在地上，爲他推血過宮，不一會，小子已甦醒過來。

這時，兩個老人也癱瘓在地上。

雷狗兒實在不知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

巢居士道：「九缸，你仍是那麼死心眼！」

「死心眼？我是不能不防，當你雙腿痊癒，我想我的雙腿便要跛了！」

「你這話怎麼說？」

「我武功不及你，我明白我自己不爭氣，無法進入第九層！」

「原來你害怕我會向你報復！」

「我無法不防範你！」

巢居士嘆了口氣，道：「九缸，其實咱們以前原是好兄弟，我們可以拚命的與天人宮的人鬥，爲什麼却不可以放開那一宗心事？」

九缸道：「我實在不能！」

「我也是不能！」

雷狗兒聽了，好奇地問：「究竟是什麼心事？」

兩人同時望着雷狗兒。

九缸道：「老巢，看你在毫無防範之下，血脈初起，滾向雙腿時，吃了我一拳，我看你再活不了多久！」

巢居士道：「九缸，你比我好不了多少！」

九缸啞然失笑。

雷狗兒上前，爲兩人按了一下經脈。

他一按下，立時縮手，因爲兩人的經脈都是十分可怕，灼熱、亂動，根本不似是人的經脈！

九缸道：「看來今夜黃泉道上，我不會寂寞！」

巢居士道：「咱們兄弟，註定是要一起上路的！」

兩人都嘆了一口氣。

幾十年來的變故，却在他們的心內湧起。

九缸道：「咱們都要死了，何不做一件好事，贖回我們內心的一些罪咎？」

巢居士道：「我也有這個想法！」

「這是咱們第一次的同心同意！」

「第二次！」

「爲什麼？」

「第一次，是你我都爲杏花仙子而心碎！」

九缸默然。

雷狗兒聽到這裏，眞是心癢難熬的，因爲這兩個老人似乎要抖出一個故事。

巢居士轉向雷狗兒，道：「雷狗兒，你可算是我們兩人的恩人，可惜你救不了我們，不過，你是悲天憫人的人，可以爲我們做點事，贖些罪嗎？」

「做什麼事？可以做得到的，當不會推辭！」

「白痴小子死了？」

「不，他只是經脈受震，休息一下便沒事的了！」

「那好極了，你答應我們，把這小子送給一個人！」

「誰？」

兩人異口同聲道：「杏花仙子！」

九缸道：「是的，她並不是一個神仙，而是咱們一個嫁了給外人的師妹！」

「你們是同門學藝的師兄弟？」

兩人同時點頭。

「爲什麼又會弄到成了死對頭似的？」

兩人都嘆了口氣。

「也是爲了杏花師妹！」九缸道。

「是爲了這小子！」巢居士道。

雷狗兒道：「爲了杏花前輩，這點我很容易理解……不過，爲了這小子？我不明白！」

巢居士道：「假如你知道這小子與杏花師妹的關係，你便會知道。」

「他們是……」

他們似都不忍說出。

巢居士道：「我們的杏花師妹，無論在人品、學問、武功……都是一流的！」

九缸道：「還有外貌！」

「美若天仙！」

「這個當然，否則外人便不會叫她爲杏花仙子！」

雷狗兒忽然想起了程純，在他的心目中，程純也是比仙子還清純，比仙子還美麗！

「我們都十分……非常……極之……」

兩人斷續地你一句「十分」，我一句「非常」，却說不出所以然。

雷狗兒快人快語道：「你們都喜歡她！」

兩人被這直接的話刺激了一下似地，望着雷狗兒，眼光極其不和善。

但巢居士終於道：「是的，我尊重她，敬愛她！」

九缸道：「我也是！」

雷狗兒看見他們的模樣，幾乎想笑出來，但他沒有，因爲他知道，他倆在這個時候，什麼也可以忍耐，獨是不能忍受別人對杏花仙子的不敬，無論是言語或是態度。

他倆已把杏花仙子當作眞的仙子一般了！

他倆甚至認爲表示喜歡杏花仙子也是一種褻瀆。

雷狗兒道：「因爲如此，你們爲她日夕拚鬥？」

「沒有，在她還沒有出嫁之前，我們完全沒有！」

「換句話說，杏花仙子出嫁之後，你們便拚個你死我活？」

兩人又再默然。

九缸道：「我躲在這地方，練我的九缸神功，他却來騷擾我！」

巢居士道：「我在這裡結巢而居，跛了雙腿，全是他對我的陷害！」

九缸道：「看來我那裡被火燒個七零八落，也是我這位師兄的傑作！」

巢居士道：「上天看不過你的所作所爲，用天火焚之！」他對九缸的火災，倒是有幸災樂禍之意。

九缸看着周圍，這間樹上巢居，也已弄至破爛不堪。

雷狗兒道：「其實你們爲什麼要拚鬥？杏花仙子早已嫁人，再鬥下去也無結果！」

「我與他相鬥，並不單爲此！」

雷狗兒奇怪地道：「那是爲了其他？」

兩人又不再言，不約而同的望向白痴小子。

白痴小子似昏昏的睡了。

雷狗兒道：「他？爲了他？」

「是的，爲了他。」

「他與你們兩人有何關係？」

兩人都搖頭。

雷狗兒道：「你們不知道，還是不肯說？」

兩人又再搖首。

雷狗兒嘆了口氣。

「什麼？你爲什麼嘆氣？」九缸問。

「我想，這小子定是你們的兒子！爲爭兒子，拚個你死我活！」

兩人同聲道：「不，他不是我們的兒子！」

九缸道：「他比我的親生兒子還要親！」

巢居士道：「我一生也寄望在他身上！」

「那麼他是……」

巢居士似乎鼓起了最大的勇氣道：「他是杏花仙子的兒子！」

「什麼？他是杏花仙子的兒子？」

兩人似乎黯然神傷。

「杏花仙子是個比仙女還美，比仙子還要聰明的仙子，竟會有一個白痴兒子？」

「天作弄人！」

兩人都嘆了口氣，並且忍不住的下淚。

雷狗兒也吁了一口氣。

九缸道：「其實，當年杏花仙子出嫁時，也是轟動武林的一件事！」

雷狗兒道：「她下嫁了誰？」

巢居士道：「慕容世家的長子慕容丹！」

雷狗兒沒有聽過這名字。

九缸道：「這人是慕容世家中首屈一指的人！」

九缸居然讚美情敵，相信這人果眞不凡。

巢居士道：「論人品、學問、武功，我們二人都是望塵莫及！」

巢居士也讚此人，那麼，慕容丹的確是世間一個難得的人材！

雷狗兒道：「既是如此，你們也敗得心服口服！」

「是的，我們敗得心服口服！」

「我也是服輸的！」九缸道。

巢居士道：「當時天下武林，那一個不讚他倆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設的一雙？」

九缸道：「慕容世家爲了這件婚事，極其鋪張，宴請了天下英雄！」

「你們也去？」

「我們沒有去，因爲我們實在不忍看着我們的師妹出嫁！」

九缸道：「不過，從江湖傳來的消息，我們知道此次婚禮，實在是百年來江湖僅見！」

雷狗兒道：「你們看着師妹出嫁，心情如何？」

九缸道：「心情惡劣是可想而知！」

巢居士道：「可是，我們仍然祝福她！」

「慕容丹在婚後，待杏花仙子可好？」

「好極了！」

九缸道：「他們的生活也極爲快樂！」

巢居士道：「但不知是否樂極生悲。」

雷狗兒道：「樂極生悲？」

「十個月之後，悲慘的事情發生了！」

九缸接口道：「天下間最悲慘的事情發生了！」

雷狗兒實在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兩人似乎又陷入回憶。

雷狗兒焦急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誕下麟兒……」

「那是值得高興的事！」

「是的，以慕容丹的才智、學問、武功，加上杏花仙子的樣貌、武功與嫻良淑德，這個孩子應該是天下間最完美的孩子！」

「他們夫婦也想過，這孩子會有最美好的外貌、受最良好的教導……他將會成爲武林中一位最有希望的人……」

「當孩子誕下後，他們的美夢仍然沒有破！」

「這孩子生了下來，樣貌十分美好，既有慕容丹的强健身體，也有杏花仙子的美貌輪廓！」

「可是，他一直沒有哭！」

「是一個非常乖的孩子？」

「不，」九缸失聲哭道：「他是啞的！」

雷狗兒聽了，也震動起來！

「他長到了幾個月，一直還不懂微笑！」

「他長大得比較慢？」

「不，」巢居士也悲苦地道：「他是一個呆孩子！」

呆孩子？

九缸道：「慕容世家聘了天下名醫來看這個孩子，可是，沒有一個大夫不是搖頭嘆息的離去！」

「什麼？這孩子便是他？」

他們都望着熟睡如豬的白痴小子。

是的，這白痴小子的面貌非常俊秀，可是，這美麗的外殼之內，竟是塞滿了草包。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這是上天一個慘絕人寰的玩笑！

一雙金童玉女、天造地設的夫婦，竟然誕下一個白痴的小子！

雷狗兒道：「他叫什麼名字？」

「慕容曙！」

「慕容曙？慕容世家的曙光？」

「他却成了慕容世家的負累！」

「為什麼？他們這一個世家，養得起一個只會吃和睡的孩子吧？」

「當然養得起，但他們受不了！」

「杏花仙子呢？」

「她當然傷心欲絕……不過，她是一個堅强的母親，她一心要把孩子撫養成人！」

「慕容丹呢？」

「他沒有這麼堅强，他受不了家族中的無聲譴責，他崩潰下來了！」

雷狗兒道：「其實，生個白痴的孩子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可惜他是降生於慕容世家！」

「假若他投生於一般平民百姓的家中，他的命運也許會好一些！」

「他帶來什麼噩運？」

「慕容世家上下不和！」

「然後是杏花仙子出走！」

「出走？帶了孩子？」

「是的，她要帶着慕容曙出來，免遭他家族內的人的白眼！」

「慕容丹呢？」

「最初他也因傷心絕望而變得痴呆，後來，他清醒過來，知道這樣讓杏花仙子一個人獨力面對這難題，實在是對不起她，所以，他也離家出走，兩人拋棄一切，在僻靜的山間隱居下來！」

雷狗兒聽了，倒也鬆了一口氣。

巢居士道：「事情却並沒有完結……」

「又有什麼事情發生？」

九缸道：「是慕容世家的老祖宗！」

「老祖宗？」

「他是慕容丹的曾祖父，也是慕容曙的玄祖父！」

「他們是五代同堂？」

「正是，本來一切都是如此美好，但一個痴呆兒，却把整件事弄得一場糊塗，慕容老祖宗下了一個命令，要殺了這小子！」

「這是一個秘密命令？」

「是的！」

「那太殘忍了！」

「慕容世家中有很多食古不化的，認為一切都是杏花仙子帶來的，打算連同杏花仙子也殺了！」

「他們眞不講理！那麼慕容丹呢？」

「他還算有點良心，與妻子兒子三人遠走天涯，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安居的地方！」

雷狗兒問：「找到嗎？」

巢居士道：「都是我們作的孽！」

「什麼？這事又關乎你們？」

九缸道：「當時，我們為了探望杏花仙子，也天涯海角的追踪而去，有一日，我們終於找到了他們在深山中的居所！」

「你們往探望師妹？」

「是的，當我們見到師妹的時候，我們實在難以忍受，她瘦得不似人形，頭髮在幾年間全變灰白，當年的丰采，已經蕩然存無！」

九缸道：「不過，我們仍然崇敬她、敬愛她！她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巢居士道：「當時，看着那孩子，我們也十分傷心，那年他已九歲，身體雖長得結實，不過頭腦仍然是全無進展，只懂得呀、呀的亂叫！」

九缸道：「其實，他已有了很好的進步，因為最初的時候，他連『呀呀』的叫也不懂！」

巢居士道：「當我們正在愁懷相對之際，突然有幾個怪客出現。」

「是慕容世家的人？」

「是的，後來經杏花師妹證實！」

「他們都不是你們的對手？」

「當然不是！」

「可是，當我們打傷了他們，慕容丹從外面打獵回來，看見我們二人既打傷了他家族中的人，又與杏花師妹相對，他突然大怒……」

「怒甚麼？」

「他當時的情緒也許不大平衡，他一向知道我們是杏花師妹的師兄，並且一向對師妹愛護有加……」

「他吃醋？」

九缸道：「不知他是故意的，還是造作的！」

雷狗兒問：「他怎麼了？」

「他狂亂的與我們打了一場！」

「你們勝了？」

「沒有勝也沒有負！」

突然凌空撒下一張大網，向三人迎頭罩下。

雷狗兒不明白，道：「為甚麼？」

「因為我們沒有下重手，第一，是因為他是杏花師妹的夫婿，而且他的武功很也厲害！」

「杏花仙子怎樣？」

「她拚命的去解釋！」

「結果呢？」

巢居士道：「慕容丹一怒離去！」

「那麼，是你們連累了師妹，無端拆散了他們的家庭，對嗎？」

巢居士怒道：「為甚麼你也這麼說？」他開始嗆咳着，看來動了眞氣。

九缸也道：「你也是個不分是非黑白的小子！」他的頭筋也現了出來，一臉血色。

雷狗兒道：「不……不……我意思是說因你們兩人而使杏花仙子沒有了丈夫！」

九缸道：「杏花師妹雖然經過這麼大的人生改變，但她仍然明白事理，她決定携子往找丈夫！」

「她不害怕被人暗殺？」

「她說她寧願與兒子同死於丈夫的懷中！」

杏花仙子實在是個性情中人，可惜上天一時對她太好，一時却對她無情。

「她携着孩子，怎可能找到慕容丹？」

「是的，我們被她趕了出來，她決心一人上道，可是，我們不放心，於是，我們一直跟踪着她，保護着她，希望可以為她盡一分力！」

九缸道：「結果，却被她發現了，她用最決絕的話警告我們……」

「你們便走了？」

「我們無法不走，可是，當我們想離開她的時候，這小子却病了，而且十分嚴重！」

巢居士道：「一個女子帶着一個病孩子，實在是叫人心酸的事，於是，我們兩人暗暗作了一個決定！」

「甚麼決定？」

九缸道：「我們決定把慕容曙帶走，好讓師妹專心去找慕容丹解釋！」

「你們把事情告訴杏花仙子了？」

「當然沒有，假若直接與她說，她一定不肯，我們於是暗中把孩子帶走，並寫下一張字條，叫她放心孩子，先找到慕容丹才再回來接孩子！」

雷狗兒問：「當她發現孩子不見了，又怎樣？」

「她是出奇的冷靜，她是十分信任我們這兩個師哥的，而且她也明白，帶着孩子，找到了慕容丹，也不一定能令他回心轉意，接受她的解釋，而且在途中，會有很多不可預料的事情發生，因此，她決定不再找孩子，先去找慕容丹！」

巢居士道：「這次痲煩却落在我們身上了！」

「甚麼痲煩？」

「你猜誰帶這孩子？」

「兩人一起帶？」

「不，爲了杏花仙子，我們之間早有心病，這點我不怕承認！」九缸道。

「我也是，我是師哥，我認爲應由我帶！」

「不，我認爲我的個性較爲穩定，應由我帶！」

雷狗兒道：「你們又再爭執起來？」

兩人點頭。

巢居士道：「終於，我們有了一個決定，我們每隔一年，來一次比武，誰勝了便誰帶孩子！」

九缸道：「這些年來，有勝有負，不過，近五年來，我却每次打勝！」

巢居士道：「你是用卑鄙的手法！」

九缸道：「慕容曙在這五年，長大了許多，他頭腦雖沒有甚麼進步，但身體日夕結實，十分活潑！」

「爲甚麼你會把他放在一個大缸之內？」

「你……你竟如此對待這孩兒？」巢居士怒道。

「不，因爲我這半年要閉關在大瓦缸之內，練我的九缸神功，我家中其他人等不能對付這力大如牛的小子，我只好把他放在大缸之內！」

雷狗兒這才明白，他爲甚麼會在大缸之內發現慕容曙這白痴小子。

雷狗兒又問：「巢先生，你的腿爲甚麼跛了？」

「是五年前的一次比試中，他用九缸神功震斷了我雙腿的經脈！」

九缸眼中充滿了歉意，道：「我越來越喜歡這孩子，他純眞一片，雖然不懂我們人間的一切，却有一顆赤熱的心，他對我就好像對父親一樣。」

「他甚麼也不懂的！」

「是的，不過，他看着我時的那種天生的眼神，也足以使我明白他是十分喜歡我！」

巢居士道：「那你要永遠佔住他了？」

九缸沒有說話。

巢居士突然又癱了一般道：「我們再爭也沒有用了！」

九缸道：「是的，我們命在旦夕……」

雷狗兒道：「那未必！」

巢居士道：「小子，你雖心地善良，但救不了我們，你還是快快帶走慕容曙吧！」

「帶他往那裏？」

「往找他父母去！」

「把慕容曙給回他們？」

「是的，他是他們的兒子呀！」

「他們會再要他嗎？」

「過了這麼多年，孩子也長得這麼大了，我相信……但無論如何，他一定要回到父母的身旁。」

雷狗兒聽了，心下也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決定，自己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但慕容曙有父母，雖然他的思想與生命都是空白一片，不過，他也是需要父母的。

「你們呢？」

「我們還有最後一次的比試！」

巢居士與九缸同時苦笑。

雷狗兒走近慕容曙，只見那怯生生的臉已回復了血色，呼吸十分均勻。

巢居士道：「走吧！」

雷狗兒仍想說話，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怪聲。

那是怪鳥迦樓邏的聲音，他連忙走近窗口，吹了一下口哨。

不一會，那鳥兒便站在窗前。

兩人見了這古怪的鳥兒，都有點驚異。

迦樓邏不斷的叫喊，似乎是催促雷狗兒快到外面去，雷狗兒看看慕容曙，也看看巢居士與九缸，一時之間，仍然是委決不下。

迦樓邏又再度高飛。

九缸也催促道：「走吧！」

雷狗兒道：「你們不要再比試了，讓我試試看，治好你們的病，然後一起……」

九缸道：「不，我們之間的事，便由我們去解決，你只要答應替我們把孩子送到杏花仙子的手上！」

巢居士道：「抱起慕容曙！」

雷狗兒只好緩緩地抱起慕容曙。

迦樓邏又飛了下來，用頭額上的瘤子擠着雷狗兒的面頰，十分心焦似的。

忽然，雷狗兒只覺勁風一陣。

他抱着慕容曙閃開，另外一陣勁風又起。

兩陣掌力迫使他出了屋子。

這兩掌是發自屋內兩人。

雷兒再想轉身，只見巢居士與九缸突然雙雙飛起，一眨眼之間，兩人身體撞在一起。

「砰隆」的一聲，一陣閃光。

兩人已盡了本身最後的功力，作殊死的一拚，整個樹頂彷似被狂風暴雨所震撼。

雷狗兒抱着慕容曙，幾乎站不住脚。

當他抓緊、穩住了身子之後，那小屋已開始冒煙，看來兩人除了冒着必死的一拚之外，還下決心要趕走雷狗兒，使他速離此地。

火焰已起，附近是連綿不絕的大樹林，如果再猶豫，不知能否走出火場。

雷狗兒一咬牙齦，抱着慕容曙下了樹。

而迦樓邏又再度狂叫。

雷狗兒知道鳥兒一定有所發現，他沿着鳥兒飛的方向，向斜坡而下，漸漸出了樹林。

當他回首時，那本來在外面看不到的樹屋，已冒出濃烟。

雷狗兒心裏實在不明白，爲甚麼這兩位師兄弟一定要同死於林中！

雷狗兒的人生經歷還少，而且生

性純良，機心不大，他當然不會明白他們兩人與師妹的一段刻骨銘心的單思所帶來的創痛。

他們既無能力把慕容曙改變過來，也不想再見到杏花仙子的憔悴與失望的模樣，他們早已下決心死去，不過，他們都沒有勇氣自殺，而是用比試爭强，利用對方來殺死自己！

他們各自練功，各自潛修武藝，其實是一場逃避現實的遊戲。

以前，他們沒有決心去死，是因爲慕容曙，如今他們都知道，雷狗兒是可以交托的一個人，他們的去意更堅，兩個本是武林响噹噹的人物，竟是如此痴情的漢子，實在出人意料。

情之爲物，實在難以常理推度！

雷狗兒抱着慕容曙，隨着迦樓邏的叫聲，已逐漸離開了森林。

森林仍然在冒煙。

迦樓邏又再怪叫一聲。

雷狗兒施展輕身功夫，雖是抱着慕容曙，有若乘風而去！

長途跋涉　代尋父母

當迦樓邏在半空盤旋時，雷狗兒已看到山坡之上有兩個身形。

程純！

一身純白的程純正與另一個人在谷中比劍。

雷狗兒心下奇怪，程純爲甚麼會與這個男子打鬥？看來她出劍的手法已是相當的混亂，而那男子却仍是非常有法度的出劍。

那男子的劍法，一眼看去，便知是在程純之上，可是，他完全沒有要打敗程純的意圖。

他只是用劍纏着她，既不讓她落敗，却也不讓她逃離！這男子懷的是甚麼心意？

雷狗兒感到一陣莫名的憤怒。

他放下了慕容曙。

那時慕容曙已醒來，抓着雷狗兒，不讓他離去。

雷狗兒道：「你坐着，我去救那位姐姐！」

慕容曙放開了雷狗兒。

雷狗兒兩個翻身，已來到一塊土墩之上。

程純一眼望到那是雷狗兒，她喜出望外地叫道：「狗兒哥哥！」

那男子也望了雷狗兒一眼。

雷狗兒的外貌當然引不起他的注意，反而帶來一聲輕蔑的笑聲，道：「你的小狗兒也來了！人們說愛屋及烏，我却是愛屋及狗！」

雷狗兒看到這人故意用劍纏着程純，已是怒從心上起，再聽這人語言輕薄，更是火上加油！

雷狗兒一個縱身，已從土墩上飛身撲向那人。

那人對他毫不在意。

雷狗兒連人帶掌的劈下。

這一下的力量實在驚人，那人已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從上而下，他立時以劍相迎。

可是，雷狗兒並沒有避開他的劍，反而以掌迎劍。

那人實在不相信，以血肉之軀，竟能與劍鋒相拚？他揑着劍訣，向上一刺。

這一刺，却使他的手臂有如觸電般震悚，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只能撤劍！

程純已躍開，站在一旁喘氣。

那男子臉如冠玉，唇若塗脂，竟是一個相當俊秀的年輕人。

那人怒道：「你是何人？」

雷狗兒見他無禮，故意作看他不見似的，轉向程純道：「你沒有甚麼吧？」

「只是有點累！」程純道。

「這人有何企圖？」

「他老是纏着我，說要帶我去甚麼三絕……」

「你想怎樣處置他？」

「這些人天下也容不得！」

兩人說話，似沒把那人放在心上的。

那人心下怒極，悄悄的蹲下拾劍，然後一劍刺向雷狗兒。

雷狗兒當然清楚他的一舉一動。

劍往上刺，雷狗兒一掌而下。

那掌臨近劍鋒，忽然雙指一挾，緊扣着那劍。

那人想把劍抽回，那有這麼容易？

雷狗兒稍用力一拗，那劍立時「叮」的一聲，硬生生的被扭斷了！

那人駭極，知道遇到了高手！

可是，他仍然想挽回劣勢，他又再把斷劍劈下，這次，他不是劈向雷狗兒，而是劈向程純！

程純看來不及躲開。

但當他的劍快要觸及程純之際，他突然硬生生的挺着，手臂持着劍，不退不進不動的呆在地上。

雷狗兒早已一脚踢起，踢向他右腰的「京門」，立時，他不由自主的舉劍呆站。

雷狗兒看見他的怪模樣，竟忍不住的笑起來。

一時之間，他的好玩心性又來了。

他對程純道：「他說是來自甚麼三絕的？」

「是的！」

「好，既然他來自三絕，我也要三絕！」

「甚麼三絕？」

雷狗兒手中仍持着那劍尖部份，道：「第一絕是絕髮！」他手一揮，那人的頭巾飛去，本來是束好的髮髻，已被雷狗兒削去了大部份，還有一些長髮披在他的臉上。

那人雖然看不見自己的模樣，但那斷劍一揮時的感覺，早已令他驚慌非常，着膚如刺！

雷狗兒突然又把他手中的斷劍一揮，霎眼之間，僅留在他頭上的頭髮，也被削了下來。

本來是一個俊秀的青年，如今卻像一個和尚。

那人更加氣憤，似要豁出性命，要與雷狗兒一拚，雷狗兒並不理會他，又向程純道：「這絕髮精采嗎？」

程純早恨極此人，因為他的武功在她之上，在比劍之時，語言曾經極盡輕薄之能事。

「第二絕是甚麼？」程純問。

「我看是……絕眉！」

「怎樣絕眉？」

「你看着。」

那人聽到「絕眉」，心下更為驚慌，「絕髮」既是把自己的頭髮剃光，那麼「絕眉」便是要剃掉眼眉？

他以雙手按着眼眉，後退。

雷狗兒道：「你逃不了！」

他的斷劍並不指向他臉上，而是向他腰間。

那人只感腰間一涼，褲子似乎鬆了！他本能立刻伸手拉着褲子。

而雷狗兒的斷劍又再抖。

那人只感到額際一涼，似有血淌下。

程純看着，大笑起來。

果然是絕眉！雷狗兒以上乘的手法，竟然把那人的雙眉也削去了，留下兩道並不太深的血痕！

那人既驚且懼，又知道不能逃走，一時之間，整個人變得瘋狂起來。

他突然用頭衝向雷狗兒。

雷狗兒一閃一按，又把他點了穴，固定下來。

「第三絕來了！」雷狗兒道。

「甚麼是第三絕？」

「這人好色淫邪，我要他絕子絕孫！」

那人一聽，害怕至極，整個身體也顫抖起來，可是，卻又被點穴，動彈不得。

程純為人十分清純，問道：「怎樣絕子絕孫？」

這下子，卻把雷狗兒難倒了，怎樣解釋呢？他只好道：「你看着！」

那人已嚇至臉無人色，褲襠處已濕透，還有一些水滴滴下來。

雷狗兒已笑得人仰馬翻。

這人竟然嚇至撒尿！

突然，那人不知從那裏來了力量，他並不敢再攻擊雷狗兒，而是從懷中抽出一個花炮，向天撒去。

雷狗兒當然知道那是他向附近的同伴報訊。

「啊，原來你想要更多人來看你絕子絕孫的儀式！也好，讓更多人看着！」

雷狗兒坐了下來。

程純也坐在他的身旁。

那時，迦樓邏也飛了下來，並在雷狗兒面前嘰咕的叫了幾聲，並且撲翼飛起，意思似乎是已盡了力通知雷狗兒來救程純，牠的責任完了。

雷狗兒一撫那鳥兒的肉瘤，道：「你走吧！」

迦樓邏飛撲而起，在半空盤旋了幾個圈之後，又怪叫兩聲，便向遠處飛去。

「這鳥兒倒不錯！」程純道。

「是的，牠總是在最適當的時候出現。」

這時，有十多個人在不遠之處出現了。

那人似乎十分高興，終於有人來救命了。

前來的人是一色黃衣，都是少年人模樣。

「師兄，師兄！」

那些人見到那人呆立着，紛紛大叫。

雷狗兒笑道：「你這個膿包的師兄。」

那十多個黃衣人已紛紛圍上。

雷狗兒仍然與程純談笑風生，並沒有理會那些黃衣年輕人，為首的一人呼喝了一聲。

其餘的黃衣人便蜂擁而上。

雷狗兒毫不在意地一擋一格，便把其中四個黃衣人震開十丈之外。

程純也學着雷狗兒的模樣，她的武功雖不及雷狗兒，但她也是名門之後，自有其根底，而且她的淘氣愛玩，更超乎雷狗兒之上，因此，她在有意無意之間，使的花招更多，使那十多個黃衣人對着他們兩個，顯得左支右絀。

忽然，程純似乎玩厭了，便道：「狗兒哥哥，走吧！」

「往那裏去？」

程純似乎沒有目的。

雷狗兒道：「去那裏也好，千萬不要再離開我……，回天人宮，好嗎？」

程純想了一想，道：「也好，忽然之間，我也想見見那幾個兇徒，那幾個無常！」

雷狗兒經她一提起，也非常想念這些天人宮內的前輩，對他來說，這些如今是他下屬的人，實在是令他獲益的亦師亦友。

這時又有幾個黃衣人攻上。

雷狗兒似一伸懶腰，那些攻上的人又被拋開了。

程純正要離去。

雷狗兒忽然想起那白痴小子慕容曙，道：「不，我還有一個任務。」

「甚麼任務？」程純問。

「我要送慕容曙回去。」

「回到哪裏？」

「我也不知道，不過，他父母都是名氣極大的人，一定很容易找着。」

幾個黃衣人仍然攻着。

而另外兩個年紀較大的，卻為他們膿包師兄在解穴，在亂拍亂撞之下，又居然讓那人回復過來。

那人當然知道雷狗兒的厲害，當他被點穴之後，身體雖然動彈不得，

但心意與頭腦仍然可動，聽到他們提及那白痴小子是慕容曙，他已有了一個壞主意。

他在手腳回復正常之後，便低頭與幾個黃衣人說了幾句話，那些黃衣人應命散開。

不一會，只聽見白痴小子慕容曙在大叫大嚷。

雷狗兒回過頭來，只見那些黃衣人已挾持着慕容曙，慕容曙手腳被制，無法動彈，但仍能力竭聲嘶的在嚷叫。

雷狗兒平生最恨欺負人的人，當年他在市井之地，身無武功，也曾多次看見有人被欺負，他也不理一切的挺身而出，如今見這幾個黃衣人欺負手無寸鐵、而且是個痴人的慕容曙，心下實在憤怒。

他正想躍過去慕容曙那邊。

那位黃衣人的師兄早已快了一步，站在慕容曙的身旁，手持一柄利刃，叫道：「你再多一言，我便把這小子的性命結束！」

雷狗兒不敢再動，自己遠離慕容曙，遠水不能救近火，他只好站着。

那人因為受盡了雷狗兒的凌辱，又知道在武功上不可勝過雷狗兒，於是，便利用挾持慕容曙這個機會，叫道：「你這死狗，想要回這小子也可！」

「甚麼？你叫我甚麼？」

「死狗！」

雷狗兒並不惱怒，只不過不明白他為甚麼知道自己的名字，又問：「你怎知我名字？」

「怎麼不知，你那位小美人，甚麼狗兒哥哥的叫你，如今這小子落在我手中，你也要變成死狗！」

雷狗兒望了程純一眼。

程純會意，突然一個飛身而起。

那黃衣人倒也機伶，利刃已按在慕容曙的頸上，因此程純雖然躍下，十分接近他們，卻也不敢稍動。

慕容曙不知利刃的厲害，仍然拚命的搖晃着，馬上，利刃已揩破了他的皮膚，開始滲出血來。

站在較遠的雷狗兒以為他被割了一刀，心下更急，不理一切，騰身而起。

程純也趁這個機會，撲近那黃衣人，三下五落二，已把黃衣人手中的利刃奪了，而雷狗兒也已到，雙掌同時遞出，把其他攻上的人震開。

忽然，天上有一網飛下，罩向三人。

雷狗兒警覺最快，一躍而避開了。

程純本來也有能力跳開去，但她不想慕容曙落在那羣黃衣人的手上，因此，手腳較慢，被那個從天而降的網罩着。

那個網一罩下便收緊了。

程純與慕容曙都被困在網內。

那大網不知是用甚麼材料製造，非常堅韌，雖然程純手中有黃衣人的利刃，卻無法割開大網。

大網收緊之後，兩個黃衣人雙手一送，竟然把那個大網拋向不遠之處的另外兩個黃衣人手上。

然後，其他黃衣人紛紛散開。

兩個接下大網的人，又再向後拋去。

轉眼之間，困着程純與慕容曙的大網，已被拋離相當遠，他們用接力的方法，越拋越遠。

雷狗兒本可用輕功去追截的，但看他們一拋一接，假如自己追去，一時之間又追不及的話，他們又來不及接，那麼，兩個人在網內便會滾作一團，互相碰撞，或者被拋在地上，跌在那些嵯峨的尖石上，受傷將會不輕。

他不想二人受傷。

就在這猶豫的一刻，黃衣人已離雷狗兒相當遠。

他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他飛身前去，轉過了一個山坳，面臨一處筆直的峭壁。

只見一個極大的竹簍在風中搖曳。

那十多個黃衣人，抓着大網，竟上了那竹簍，那竹簍並不是全用竹造的，而是用一些粗繩連着。

當眾人上了竹簍，那竹簍便迅速向上升去。

上升的速度實在非常快，雷狗兒稍遲疑了一下，竹簍已升上了半片峭壁之上。

雷狗兒這時不顧一切，用盡了功力，飛身上去，希望可以抓到竹簍。

可是，無論他的武功如何厲害，總有一個極限，他的手只摸到竹簍的邊緣，卻無法抓緊，人便跌下來。

那筆直的峭壁，全無抓手之地，也無落腳之處，雷狗兒甚麼也抓不到，跌了下來。

他站起來，卻已看到那竹簍已入了雲霧之間。

原來這石壁聳立參天，上面有雲霧繚繞，看不見頂，究竟這石壁有多高，上面有些甚麼，無法可以看得清楚。

雷狗兒再走近石壁，只見上面生滿了青苔，沒有青苔的地方，也是光滑異常，完全無法徒手攀爬上去。

他並不灰心，再施展輕功躍上，可是躍了兩次，只能躍到近雲霧之處，再不能多上半步。

不過，這一躍也有多少收穫。

他在上面的峭壁上，看到三個字。

三絕閣。

雷狗兒記起，這些黃衣人也曾提起過「三絕」。

三絕閣究竟是甚麼地方？他坐在峭壁之下，想了大半天，不得要領。

如果要上三絕閣救人，唯一的方法是攀上那個大竹簍，雷狗兒也不擔

心，那個竹簍定會降下來的。

黃衣人當然是三絕閣的人，那麼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於是，他便在石壁之下，找了個較為隱蔽的地方，窺伺上面的動靜。

這一等却等了兩天，上面全無動靜。

難道上面的人不用下來買糧食？

雷狗兒實在沒有耐性再等下去，如果不是為了救程純與慕容曙，他早已離去。

忽然，雷狗兒想到，假若這峭壁之外，在另一邊還有一個通道的話，那麼，他便會在這裏白等。

這個念頭一起，他不想再守下去。

這時，他已在石壁之下過了四天，人已是十分疲倦，而且衣衫襤褸，滿臉鬍子。

他決定先離開這裏，向着遠處有炊烟的地方而去，也許那裏有市集，或者有人居住，會知道這三絕閣是個甚麼地方，也許有其他通道可上三絕閣也說不定。

他施展輕功，天剛亮時，已到了有炊烟升起的地方，那地方竟然是一間小小的路邊酒家。

也許時間尚早，光顧的人並不多。

雷狗兒走入堂內，找了個地方坐下。

堂內唯一的小二無精打采的上前問道：「客官，要些甚麼？」

雷狗兒道：「拿些可以充飢的來。」

堂內只有兩個顧客。

兩個老頭子，坐在一角，正淺斟低酌。其實，這時，並不是吃飯的時候，但兩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雷狗兒一連盡了幾碗粥，兩斤牛肉。

吃過東西後，精力回復，他召小二過來，問道：「這附近有個地方叫三絕閣？」

小二道：「三絕閣？我不知道。」

雷狗兒從懷裏拿了一塊銀兩出來，道：「知道嗎？」

小二貪婪地望着銀兩，道：「三絕閣是……」

「問我吧！」

是掌櫃的聲音，這人似乎也是見錢開眼之輩，連小二的錢也想自己賺了。

小二搶着道：「三絕閣上據說有三個神仙，他們不食人間煙火。」

「不食人間煙火？他們吃甚麼？」

「他們是神仙，不用吃東西的。」

「可是，我看見上面有些黃衣人。」

那掌櫃接口道：「三絕閣上的確是住着三個人，却不是神仙。」

小二已拿了那銀兩，高興地退開。

雷狗兒道：「老闆，你認識那三人？」

「我只是個路邊酒家的小老闆，怎會認識這三個江湖高人？」

「江湖高人？」

「是的，據說這三人的武功極為高强，有騰雲駕霧的本領，因此，人們便以為他們是神仙。」

堂內兩個已吃飽的小老頭，其中一人道：「會騰雲駕霧，可能是輕功了得。」

另一老頭道：「聽說他們三人都是惡人。」

雷狗兒道：「對，是惡人。」

老闆道：「你又怎知道是惡人？」

「那三個高手我沒有見過，不過，那些黃衣人却擄走了我兩個朋友。」

老闆道：「擄走了？」他嘆了一口氣。

「怎麼樣？」

「我在這裏幾十年了，從未聽過有人被擄上三絕閣，而會有命下來的。」

那老頭也道：「我也聽過。」

雷狗兒急道：「他們擄人上去作甚麼？」

老闆道：「據說人肉的味道也不錯！」

雷狗兒急了起來，道：「他們吃人？」

老頭道：「吃人也並不是甚麼怪事。」

另一個老頭道：「據說人肉滋陰補腎，是六畜無法能及的。」

雷狗兒道：「你也吃過？」

老頭笑道：「沒有，只是聽人說過。」

雷狗兒道：「兩位對這三絕閣可認識？」

「多少。」

雷狗兒恭敬地道：「兩位老丈，請告訴我，除了石壁之外，還有沒有其他路上去？」

「上去？你是想上三絕閣？」

雷狗兒點點頭。

另一老頭道：「我看你還是回去吧。」

「為甚麼？」

「因為三絕閣上住着三個人，那三個人只要說出名字，也夠你瞧，也夠你怕！」

雷狗兒道：「我天不怕，地不怕！」

兩個老頭望着雷狗兒，笑了起來。

其中一個老頭道：「上面有三個人，第一個叫『滅絕人性』，是個沒有人性的人；第二個叫『趕盡殺絕』，只聽名字，也嚇怕了你。」

「第三個呢？」

另一個老頭道：「你還有膽聽第三個？」

雷狗兒道：「還有甚麼比這兩人更絕？」

「是『慘絕人寰』！」

雷狗兒噓了一口氣，他並不覺害怕，只想見識一下，這些人究竟是甚麼人。

老頭道：「你還不怕？」

雷狗兒道：「我不怕！」

另一個老頭說：「我看你這麼大膽，再告訴你一點，據說三絕閣上，還有另一個地方。」

「又是甚麼地方？」

「這地方更可怕，叫作『雙邪軒』。」

「雙邪？那又是甚麼？」

「據說有兩個邪惡的人，比起那三個絕人更是厲害，更是恐怖。」

「甚麼是雙邪？」

「據說，一個叫『淫邪』，另一個叫『毒邪』。」

雷狗兒搖了搖頭。

「你怕了？」

「不，我只覺得，我更要上這三絕閣不可，對了，所謂三絕，便是他們三個惡人的外號中，都有一個絕字？」

兩個老人點點頭。

雷狗兒道：「我更要上這地方，除了救回我的朋友之外，還要誅絕辟邪！」

「誅絕辟邪？你好大口氣呀，小子！」

兩個老人突然雙目精光猛露，不過，這是一刹那的改變，轉眼間他們已回復原來的模樣。

雷狗兒雖然沒有發現兩個老人的改變，但回心一想，自己的口氣也是太大了，而且沒有必要向陌生人透露，不過，他一向都是心直口快。

這時，來這路邊酒家的人多了。

雷狗兒也吃飽了，兩個老人亦快步離去，雷狗兒沿着酒樓老闆所指，進入市集，買了一些衣物，又買了一些乾糧，探明了往「三絕閣」的道路。

原來往「三絕閣」果然有另外一條路，不過，人們提起「三絕閣」，似乎不十分高興，因此他只能探得向西走三十里，那處一層一層的高崗，便是上「三絕閣」的路。

雷狗兒心內既想着程純，又想救回慕容曙，因此不再留連，直往市集外三十里的高崗。

晌午過後，他已來到一處滿布墩石的山脚，從下往上望，是一個一個的險峻山崗。

他上了半山，只見一塊懸崖的大石上，有「三絕」二字，這二字並非用斧鑿所刻成，但字蹟深入石內，並不圓滑，却是十分剛勁。

雷狗兒再走近，一顆大石竟然從天而降，他迅速避開，並喝道：「我要見你們的三絕！」

有人伸出頭來，怒道：「小子，三絕是你叫的嗎？」

「不是我叫，是你叫？」雷狗兒故意觸怒那人。

那些人一躍而出。

他們却不是黃衣人，而是一式綠衣，其中有男有女，嚴陣以待。

忽然，又有一塊巨石滾下。

石塊體積巨大，直擊雷狗兒。

雷狗兒有意一施本領，讓他們盡快回報。

他稍退，然後出一掌，這一掌雖然不是「天雷四式」，但已有「天雷四式」的五成功力。

石塊迅速滾下，而雷狗兒出掌也迅速。

「轟隆」一聲，那巨石竟應聲而爆響，一時之間，碎石紛飛。

衆人驚魂未定，那些碎石竟然反射向那些綠衣人，他們只好迅速躲開。

不過，那些較為慢一些的，已中了一兩塊石子。

碎石落下之後，綠衣人已湧出來。

雷狗兒立即施展出他的本領，用閃電般的手法，不讓他們出招，有些人被雷狗兒擲了回去，有一些却是無端被點穴，呆呆的站着不動。

十多個人中，有四五個被點中了，另外有五個被擲在地上，受了輕傷，還有三個武功較好的，已退回高崗之上。

一時之間，本是十分哄動的山頭又靜了下來。

雷狗兒好整以暇地，把他前面四五個被點穴道的人，逐一的向高崗拋上去。

那些人十分驚懼。

幸好雷狗兒並沒有甚麼惡意，一拋上半空，落在地上之際，穴道已被解開。

這時，綠衣人明白，這年輕人並非來混，已有人上山報訊。

雷狗兒見他們不再攻來，反而向上奔去。

那些人懼於他的武功，不敢直攖其鋒，只是向後退去，山上的石崗越來越多。

綠衣人各往石崗處退守着。

這時，雷狗兒已看到半山之上，有一個巨大的牌坊，上面寫着：

蓬萊三絕。

而在牌坊之前，有一個身穿黃袍的中年人站着。

此人臉白無鬚，頭上也無頭巾，只是長髮披肩，在微風之中衣袂飛揚。

這人的背後却有很多年輕小子，他們都是穿着黃衣、綠衣或是紅衣。

他們的衣服顏色雖不同，但款式却是一樣。

雷狗兒上前，一拱手道：「在下雷狗兒，敢問高人是那一絕？」

那人微笑，道：「雷狗兒，你有甚麼本領，敢來此處撒野？」

雷狗兒道：「在下並不是撒野，而是想找回朋友。」

「呀，你便是那日在山後絕崖處搗亂的小子？」

「我的朋友呢？」

「你是指那一男一女，一個白痴的低能兒和一個嬌媚的美人兒？」

「你們把他們怎麼了？」

那人突然發出一聲怪笑，道：「你說我應該把他們怎麼好？」那人又再怪笑。

在他身旁的人也跟着他怪笑起來。

「那低能兒沒有用，把他斬開一塊塊，餵我們三絕閣上的絕天鷹！」他故意頓了一頓，又道：「至於那美人兒，你要我說出怎樣對付嗎？」

在旁的人更加轟笑。

笑聲是充滿淫邪的味道。

雷狗兒怒道：「你這些滅絕人性的傢伙。」

笑聲停了。

那黃袍人上前，問道：「你知道我的名號？」

雷狗兒忽然想起那兩個老人曾告訴過他「三絕閣」上的三個人。

其中一個是稱號「滅絕人性」的。

雷狗兒道：「你便是『滅絕人性』？我看不出你有甚麼本領。」

本來，雷狗兒只想激他先出手，以便看看自己有沒有本領闖過這一關。

那人卻不惱怒，反而問道：「小狗，你曾在絕崖那邊搗亂，連我的大弟子也被你弄得灰頭土臉，看來你有本領，使出來看看吧！」

雷狗兒沒有動，只是蓄勢以待。

那人等了一會，道：「你不出手，我便出手了。」

雷狗兒道：「一齊上？」

這話反而使那黃衣人惱怒，叫道：「小狗，你站定，看你能擋得我多少招？」

話未說完，他已出招。

雷狗兒知道，這「滅絕人性」是三絕閣上的高手之一，武功當然不弱，而且在衆弟子之前，他更會出辣手猛招，因此，他不敢怠慢。

那黃袍人的招式極其怪異，而且一爪一指一掌，盡向雷狗兒的要害攻來。

不是眼睛，便是心窩，不是左右雙脅，便是下陰，那種狠毒，眞是滅絕人性。

雷狗兒退後。

這人不能以一般招式對付，他心想：「就用一招天雷四式，讓你早登極樂。」

雷狗兒突然一個越前。

他的招式已現——春雷初綻。

那黃袍人看着來勢，不經意的以雙掌護着了全身，這招「春雷初綻」竟然無聲無息的被他解了。

雷狗兒心中一凜。

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雷狗兒自出道以來，通常一招「春雷初綻」便能震懾敵人。

他從來也沒有想過，這一招竟會如此無跡無痕。

黃袍人道：「這一招叫甚麼？是小黃狗蹦蹦跳？」

衆人聽了，大笑起來。

雷狗兒不再急躁，自己懾住了心神，第二招便出。

是「旱天拔雷」。

這一招，由至靜發展到至勁。

黃袍人衣袂飄動，雙袖抖出，一片黃色閃光又護着了他的全身。

這「旱天拔雷」是極具爆炸力的一招，可是，那兩片袖袍卻像一大片風帆似的，無論風有多勁，它仍能好好的兜着，並把力量轉移。

雷狗兒只感勁風突然轉向，向着自己襲來。

他退後，一個「千斤墜」，才穩住了身子。

黃袍人又道：「這一招較好，不過，卻是『白狗偷食，黑狗擋災』！」

雷狗兒聽了，有點怒意，隨即卻笑了起來。

聽黃袍人的比喻，叫自己作黑狗也沒有甚麼，但他卻又叫他自己是白狗。

雷狗兒也道：「咱們是黃狗小狗，物以類聚。」

黃袍人聽了，也發覺自己比喻不切，沾辱了對方，也沾辱了自己。

在旁的人卻不敢大聲笑。

黃袍人道：「再來。」

雷狗兒心中已有了怒意，天下間竟有人可以連接這「天雷四式」中的兩式，這「滅絕人性」果然不簡單。

不過，他再沒有退縮的機會。

第三式已然使出。

好一招「焦雷霹靂」。

那黃袍人一個飛身，先躲過來勢，再以整個身體壓下，就以身胸來接這半去未去的巨大力量。

黃袍人不只武藝與內力高强，而且膽色過人，他以巨鷹下臨搏兎的姿勢，力壓雷狗兒。

雷狗兒根本沒有機會把「焦雷霹靂」發揮至最高境界，反而被他大無畏的打法變得反守爲攻。

這一招本來威力巨大，會發出「轟隆」的聲音，但經黃袍人的卸力去力，只能發出「叭叭」兩聲。

黃袍人見雷狗兒閃得極快，也不敢再以身壓下，當臨地之一刹，他翻身彈上，又躍開五丈之外。

他穩定了身子，笑道：「我還道一招比一招厲害，卻是一招比一招差勁，那是甚麼招式？是黃狗放屁、叭叭連响？」

衆人都大笑起來。

這話不只是對自己的侮辱，也是對「天雷四式」的侮辱和對「天人宮」的侮辱。

雷狗兒有點羞愧，也加重了他的怒意。

他已下定了最大的決心。

他不相信「天雷四式」中的第四式「雷震九天」，不可以結束這滅絕生性

的人命。

雷狗兒道：「你不用得意。」

他的第四式已出。

好一招「雷震九天」。

一時之間，果然是風雷地動，那黃袍人在猛烈的罡氣中，雙掌漫天飛舞，人似不在其中，只見一片黃色光輝，在氣流中晃動。

他身旁的人，都被這極大的氣漩所控制着，不由自主的向四方八面飛去。

這時，雷狗兒在整個漩渦之中，力量不斷加强。

突然，他感到有一股力量，似尖錐般的要刺入他這個漩渦之中，他又再運勁。

而那股力量也同時加倍。

而且是一倍、兩倍、四倍的加上。

雷狗兒越用强，那反抗的力量也同時加强，並以倍數的加强，猛撼他的罡力。

雷狗兒漸感不支。

使出這「雷震九天」的一式，已使他損耗不少內力，突然又要加勁，使他有虛脫的感覺。

黃袍人仍是黃光閃爍，力量似是無窮無盡。

雷狗兒漸感不支。

他一閃身，暫時脫開了黃袍人的力勁範圍，再一轉身，整個身體像被抛離似的。

他感到一陣暈眩。

不過，在他失去知覺之前，他覺得自己身如騰雲駕霧，人在半空，仍然聽見那黃袍人狂叫道：「這是你最厲害的一招，甚麼招式？是一招黃狗搶……」

聲音已渺，而他也彷似墮入了一個深淵，一處無聲無息的深淵。

天下間竟有如此的武功，不只可以破了「雷震九天」，還會以雙倍的力量反擊雷狗兒？

雷狗兒的心已冷。

身體更冷。

* * *

當雷狗兒感到身上有暖意的時候，他才慢慢的睜開了雙眼，四週一片漆黑。

他想動，但全身動彈不得。

他想叫，但喉間只能發出「咯咯」的聲音。

「醒了，醒了。」

竟是女孩子的聲音。

接着，是一些火石敲打的聲音，然後，一點光亮燃起，雷狗兒感到十分虛弱，連看見這一點的小光芒，也感到異常的刺眼。

他閉上眼睛。

但身邊的人似乎多了，全是女孩子的聲音。

過了一會，他又動彈，再睜開眼睛。

這時，他可以看見兩個人影——熟悉的身影。

是天人宮「四小花」的寒梅與幽菊。

「宮主，宮主！你醒了。」

雷狗兒聽到「宮主」二字，十分刺耳，才想起自己是天人宮的宮主，不過，自從他偷下天人宮去找程純之後，再沒有人叫他「宮主」。

如今又聽到有人叫他「宮主」。

他不知是喜還是憂，但在身有重傷時，能見到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倒也是一件好事。

他繼續睜開眼睛。

室中的火光又光亮了一點。

寒梅道：「宮主，你看是誰來了。」

雷狗兒循她所指，赫然看見坐着三個赤着上身的人——那是三個兇惡的男人。

三大兇神！

「凶多吉少」元空子、「窮兇極惡」柯特、「目射兇光」舒精光。

雷狗兒心頭一凜。

這三人雖是自己手下敗將，但經過了這一段時期，不知他們又有甚麼重大的進展。

他想移動身體，可是全身骨骼却像散了似的，異常疼痛。

幽菊道：「宮主，你的性命也是這三位救回來的。」

這三兇神竟會救回雷狗兒一命？

雷狗兒知道，幽菊不會說謊，他不能說話，只用力微微動了一下，指着那三人。

幽菊道：「他們運功來救宮主，看來他們都已筋疲力倦，讓他們調息一下再說，宮主，你也要好好休息。」

雷狗兒大惑不解。

不過，他也沒有再想下去，閉上眼睛，便又再昏昏欲睡。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身體似乎已回復了多少力量。

幽菊與寒梅輪流在侍候他，並且餵他喝稀粥。

不知過了多少天，雷狗兒才漸漸回復過來。

可是，却不見了那三兇神。

雷狗兒道：「三兇神呢？他們爲甚麼會救我？」

寒梅道：「其實是我們先發現宮主的，那日，我們走近那山邊，突見有一黑影從天而降，嚇得我們避開，後來發現是一個人，才接了他下來，一看之下，竟然是宮主，屬下知罪。」

「知甚麼罪？」

「咱們來得太遲，使宮主受傷。」

「那不關你們的事，後來又怎樣？」

「那時宮主傷勢極重，不省人事，我們正在傍徨之際，這三個可怕的兇神出現，他們一見宮主，沒有說話，便搶了你過去，直奔這山莊。」

「這裡是甚麼山莊？」

「據元空子說，是他的空靈山

莊。」

「是元空子的地方？」

「是的，他們三人全力把你救治，既用功力爲你注入內力，也用藥物使你康復過來。」

「他們都曾被我傷過，而且四大兇神之中的『四大皆兇』穆戈而也是我用重手震死的，他們爲甚麼會救我？」

「穆戈而以陰毒的招式殺你，你以重手對付他，是天公地道之事，我們不會怪你。」

竟是「凶多吉少」元空子的聲音。

三人已來到雷狗兒的床前。

雷狗兒道：「多謝三位救命之恩。」

「窮兇極惡」柯特道：「不用感謝，我們三人救你回來，只希望你復原之後，與我們三人再較量一次，看看這年來，我們所練的武功，能否破你的『天雷四式』。」

「甚麼？你們還懷恨在心？」

「不，我們只想切磋武功。」

雷狗兒嘆了一口氣。

「甚麼事？」

「我的『天雷四式』已被人破了。」

「破了？」三人異口同聲道。

雷狗兒點了點頭，把他與那黃袍人「滅絕人性」的一戰描述了一遍。

三兇神聽了，竟覺得極有趣味。

那是因爲他們都嘗過「雷震九天」的滋味，如今竟有人能破「雷震九天」，那麼，這個「滅絕人性」實在是一個極度厲害的人物。

三兇神竟有躍躍欲試的表情。

雷狗兒却在嘆氣。

「凶多吉少」元空子道：「聽你說來，這『滅絕人性』只是三絕閣上的其中一員，那麼，還有其他二絕，會否更爲厲害？」

雷狗兒道：「我還沒有遇上，不過，以常理推斷，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窮兇極惡」柯特道：「其實你知道那『三絕』有多少？」

雷狗兒道：「知道得並不多，只知那三絕的外號，其中破我招式的叫『滅絕人性』，另外一個叫『趕盡殺絕』，第三個叫『慘絕人寰』，連他們的眞姓名也不知道。」

「目露兇光」舒精光道：「你便這樣上山找人？」

「是的，因爲他們擄走了我的朋友程純與慕容曙。」

兩小花聽見了程純的名字，似乎有話要說，但在衆人面前却又不便。

元空子道：「程純？是那美麗的女孩子，我們也見過的！是嗎？」

雷狗兒點了點頭。

柯特道：「對，這也怪不得你，這麼美麗的女孩子，不要說是上三絕閣，便是上刀山、下油鑊也要去。」

這一說，使雷狗兒有點臉紅。

元空子道：「那麼，慕容曙又是甚麼人？」

「是個白痴小子。」

「白痴小子？」

幽菊突然插口問：「那小子仍在人間？」

雷狗兒問：「幽菊，你知道這小子的來歷？」

幽菊道：「他是『珠聯璧合』的兒子。」

「珠聯璧合？」

「那是江湖上稱慕容丹與杏花仙子的外號，事實上，他們確是珠聯璧玉的一對，可惜……」

雷狗兒也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上天永遠不容許太完美的事物留在人間。」

幽菊道：「論人品、學問、武功，慕容世家的慕容丹的確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人物，而那杏花仙子，姿容艷絕，也是難得一見，堪稱金童玉女！他們的結合，不單是武林中的佳話，也是慕容世家的聲望。」

寒梅接口道：「當他們生下孩子後，整個慕容世家是振奮的，他們都認爲這孩子必會融合了父母的美貌才智，只要加以時日的訓練，他定會成爲慕容世家的一個大希望，復興慕容世家的大希望……因此，他的名字叫慕容曙。」

雷狗兒道：「可惜他是個白痴小子……不過，說也奇怪，他倒很乖，很聽話。」

元空子道：「一對珠聯璧合的男女，竟產下一個白痴的兒子，上天倒是黃鶴焚琴！」

柯特道：「悲劇也由此開始。」

雷狗兒道：「無論怎樣，我受巢居士與九缸所托，一定要把慕容曙送回慕容世家，或者送他回父母那裡。」

幽菊道：「我看不用了。」

「爲甚麼？」雷狗兒問。

「第一，慕容世家不想有這麼一個子孫，因爲他是個白痴的孩子，對他們來說，並無希望。」

「至少，他們兩夫婦不會捨棄孩子吧？無論如何，他是他們的骨肉。」

「兩年之前，他們已失了踪。」

「失踪？我看未必，他們不想受人白眼，因此隱居起來。」

「不，據咱們天人宮一些宮奴的回報，他們兩人所住的地方，叫甚麼『人間天上』，早已成爲一個廢墟。」

「人間天上？是甚麼地方？」雷狗兒問。

「那是他們居住之所。」

雷狗兒想了一下，道：「無論如何，我也要救出程純與那小子，再替他找回父母。」

一直沒有出聲的「目射兇光」舒精光對兩小花道：「你們知道的江湖消息倒也不少，那麼，那三絕又如何？是甚麼來歷？」

幽菊與寒梅看了看舒精光，並沒有回答他。

雷狗兒道：「你們知道嗎？」

幽菊道：「也約略知道一點，這三個人，江湖上稱『蓬萊三絕』！」

「蓬萊？是什麼意思？」

「蓬萊是神仙境地的意思！」

「他們是神仙中人？」

「不，據他們在江湖上稱，要建一個蓬萊樂土，使天下寒士都得以托庇！」

「好大的理想！」

寒梅道：「說穿了却並不是那麼偉大，那麼崇高！他們三個人想建立一個大勢力，獨霸江湖！」

「好大的野心……」

「因此，他們三絕收了不少童男童女，訓練他們，使他們連綿發展下去！」

雷狗兒道：「怪不得那裡有那麼多年輕人！」

幽菊道：「那『滅絕人性』的名字是魯仁佳，據說是青城派的人，爲人冷酷非常，不理是誰，只要侵犯他的利益，他便得而誅之，全無人性！」

寒梅接口道：「另外一個是『趕盡殺絕』，他本來是個讀書人，後來因爲在鄉間被土豪劣紳迫害得太慘，在家散人亡之後，上山學藝，他學的武功極爲博雜，而且學得其中精髓，但因年輕時受人趕絕，心中滿是仇恨，一見不如意之事，他定會出手，一出手便是趕盡殺絕！」

「那是他外號的來源，眞實姓名又是什麼？」

「他姓凌，名儒雅，外號靈秀山人！」

「如果單以名字看他，也以爲他是一個讀書人！」

寒梅道：「這兩個人也不算最厲害！」

「那麼人稱『慘絕人寰』的，便是最可怕？」

「是的，他才是『蓬萊三絕』中的頭號人物，這人姓田名不名，但很多人除了叫他外號之外，還叫他田不殘、田不廢，因爲他是個雙腿有些殘廢的人！」

「一個跛子，怎能成爲『蓬萊三絕』的頭號人物？」

「這自然有他的本領！」

幽菊道：「他武功不單厲害，而且有貓的性格，他的外號也由此而起！」

「貓的性格？」

「是的，你見過貓捕鼠嗎？」

「當然見過！」

「那麼，貓是否捕了鼠之後，便立刻殺死老鼠？」

「不，貓兒喜歡把老鼠玩弄一會，讓牠在恐怖中殘存着，而田不名也是如此，他所做的事，都是慘絕人寰！」

雷狗兒道：「這三個人物以類聚，看來都是爲禍江湖之輩！」

元空子忽然嘆了口氣。

「怎麼了？」雷狗兒問。

「我以爲天下間最兇殘的，要算咱們三人了，想不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雷狗兒道：「我也以爲我學了天雷四式之後，相信再沒有武功比這更厲害，想不到……」

寒梅與幽菊異口同聲道：「天人宮天人蓋世，宮主也是武功蓋世！」

元空子道：「雷狗兒！」

寒梅與幽菊立時厲聲道：「你爲何對宮主無禮？」

元空子道：「喲，宮主……」

寒梅與幽菊才收起了疾言厲色。

元空子道：「咱們來一個協議，當你身體復元後，咱們同上三絕閣，誅殺三絕！」

雷狗兒道：「有了你們三人，加上我，相信還可以！」他頓了一頓，又道：「什麼時候去？」

元空子道：「你還沒有聽我的條件。」

「什麼條件？」

「你要用『天雷四式』，再與咱們三人比試！」原來他們仍念念不忘要與雷狗兒比拚。

雷狗兒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再過數天，雷狗兒的身體已復元，而三大兇神也回復了元氣，決定同上三絕閣。

寒梅與幽菊負責在旁打點一切。

＊　＊　＊

元空子主張來一個速戰速決。

因此，他們剛到三絕山，便以最快的速度打退了外面把守的人，一直上到三絕閣的大門。

那是一道朱紅色的大門。

上面赫然有六個大字：滅絕、慘絕、殺絕！

這三個狂人竟然把自己的外號，大字的寫在門外。

雷狗兒識字不多，看不懂那是什麼文字。

元空子道：「那是滅絕。」

雷狗兒一掌打出，那個滅字便灰飛煙滅。

「那是慘絕！」

雷狗兒一脚飛起，那個慘字也不見了。

「那是殺絕！」

雷狗兒一躍而上，右拳一出，牆壁陷入，已不見了那個殺字。

如今牆門之上，只餘下「絕、絕、絕」三個字。

這時，那個黃袍人已出現，身邊仍然有一羣穿着不同顏色衣服的年輕人。

黃袍人正是「滅絕人性」魯仁佳，他一見雷狗兒，便道：「這小狗還死不了？」

他並沒有立刻動手。

眼看門牆之上只剩三個絕字，竟然笑道：「你們上來，是要找尋絕路！」

他一眼望去，已見到三大兇神。

他當然知道他們並不是普通人，

尤其是「目射兇光」舒精光的目光一閃，已使他提高警惕。

元空子外貌雖然十分兇狠，不過，他却依足江湖規矩，拱手道：「咱們三大兇神，只是要求三絕閣放了咱們的朋友！」

「喲，原來是江湖上名重一時的三大兇神！你們要幫這小狗？」

元空子道：「他並非甚麼小狗，他來自天人宮，是天人宮宮主雷狗兒！」

魯仁佳聽了，臉露詫色，道：「原來你便是一度揚名天下的『渾小子』雷狗兒……天人宮也是個不錯的組織，那麼，你便自動納歸三絕閣之下！」

雷狗兒道：「你有力量把天人宮納入你之門下？」

魯仁佳並沒有說話，只是露出不屑的神色。

雷狗兒看在眼內，氣在心內！

他已一躍上前，以極快的手法攻向那「滅絕人性」魯仁佳。

魯仁佳早已知悉雷狗兒的武功，他只用輕描淡寫的方法來應付他。

雷狗兒心有惱怒，使出來的武功便有些浮躁，對魯仁佳絕對沒有威脅。

忽然，元空子也翻身加入戰圈。

有了援手，雷狗兒精神為之一振。

「凶多吉少」元空子一掌遞出，「滅絕人性」也同時一掌遞出。

兩掌相接，一時之間，竟然膠着。

不過，任誰也知，「滅絕人性」魯仁佳還是技勝一籌，因為他的另一隻手仍然是應付着雷狗兒。

「窮兇極惡」柯特看在眼內，知道雷狗兒所描述的「滅絕人性」魯仁佳的武功，並沒有誇張。

他看準時機，也一掌加入。

本是膠着的雙掌，加入了柯特的一掌，已成鼎足之勢，魯仁佳漸露疲態。

而雷狗兒這邊，魯仁佳所使的武功，仍是綿密非常，一時之間，滴水不能潑進。

雷狗兒突然把動作加速。

一個人畢竟很難一心二用，何況要一心三用？

他要施展「天雷四式」，他一個大轉身之後，人稍退，突然又是一掌而出。

是「天雷四式」的「春雷初綻」！

那暗湧的勁力，自雷狗兒的掌中泛起。

魯仁佳只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度，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側身一避，旁邊兩人的掌力又再加重，一時之間，他是兩面受敵，脚法漸亂，並有不支的現象。

雷狗兒的第二式「旱天拔雷」正想施展出來，魯仁佳已突然一退。

這一退，使元空子及柯特有再進一步的力量，更壓得他左支右絀。

而雷狗兒的第二式已到。

魯仁佳突然抽身而退。

雷狗兒的「旱天拔雷」已有「隆隆」之聲，一掌打出，眼看要擊在魯仁佳的身上。

可是，下接他的一掌的，並不是魯仁佳，而是一個從後面飛身而來的白色身影。

那人雖在半空，但雙掌仍然翻飛，把雷狗兒的「旱天拔雷」壓了下去。

雷狗兒身體一震。

那人也略退，然後穩站着。

而元空子與柯特，也同時分開。

那人笑道：「果是英雄出少年！」

雷狗兒見那說話的人頭帶一頂儒巾，全身是讀書人打扮，他想起這人大概是另外一絕——「趕盡殺絕」凌儒雅。

魯仁佳道：「多謝凌兄替我接過一掌！」

「以三敵一，不怕江湖人取笑？」

「你們擄人搶掠，早已不懂什麼江湖規矩的了！」雷狗兒道。

凌儒雅道：「喲，原來你便是魯兒口中的小狗，是那小美人與白痴的朋友……來來來，咱們並不是擄人搶掠，只不過見他們可憐，也就請他們入住蓬萊樂土！」

「蓬萊樂土？我看是人間地獄！」

凌儒雅擺出一副老師宿儒的臉孔道：「蓬萊樂土或是人間地獄，那要看你心境而定，」忽然，他轉向元空子與

柯特，道：「兩位也是要來一嚐蓬萊樂土的滋味？」

「我們來趕盡殺絕！」元空子故意刺激他。

「趕盡殺絕？老夫很久也沒有這個機會了，看來你三個雖無過犯，但面目可憎，正想試試老夫的手段！」

「你說什麼？」一直沒有加入戰團的「目射兇光」舒精光兇光一射。

「趕盡殺絕」凌儒雅心下也為之一怯。

舒精光道：「我們面目可憎？」

元空子道：「是的！」

「我們雖無過犯？」

「是的！」

「那我們應怎樣？」

「不知怎樣。」

魯仁佳與凌儒雅二人正奇怪他們三人在語無倫次的說話，會有什麼陰謀，雷狗兒已趁着這個機會，閃身一旁，入了牌坊之後。

原來他們早已有了約定，這次來三絕閣，第一個目的是救人，並不一定要殺死三絕。

雷狗兒見沒有人發現他，又快步入內。

內裏並無人把守，一段碎石路，直引向一個大廳。

雷狗兒在大廳前探頭一望。

廳內坐着一人。

那人一臉愁苦似的。

雷狗兒正想退後，那人已察覺，並且叫道：「進來！」他聲音雄渾，極具威儀。

雷狗兒進入廳內，忽然，有聲音自樑間傳來：「哥哥，哥哥！」

雷狗兒心頭一震，那是慕容曙的聲音。

他抬頭搜索聲音的來處。

他看見樑上有個大鐵籠，籠內是可憐的慕容曙！

雷狗兒心下一急，便要躍上去。

可是，那愁苦人不知何時，竟已在他眼前，雷狗兒一躍，他也一躍，然後向下一墜。

這一墜，力量異常大，連雷狗兒要躍向上的力量也拖了下來。

那人並沒有碰到雷狗兒的衣袂，却可以控制他的行動，這人的武功實在厲害。

雷狗兒為救慕容曙心切，一掌推開。

那人也一掌推來，登時，雷狗兒掌心發熱，身如斷線風箏的被拋往牆邊。

雷狗兒倚着牆邊，暗運勁力。

如今他已知道，自己的「天雷四式」在這三絕閣上，並不算是什麼絕招。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第一招已出。

本來，這四式的威力極大，雷狗兒向來是一招使完再使一招，但他試過一連兩次的失敗後，不敢再把手法放緩。

「春雷初綻」之後，立即便是「旱天拔雷」。

這樣使出的手法，當然更為厲害。

而那愁苦人也料不到這麼年輕的一個小子，竟有這麼大的功力，他接了第一式，感到對方力道嚴謹，立時運氣相抵，接下這一式。

但第二式接續而來，而那勁力却有增無減。

那人立刻收攝心神，左閃右避，總算暫時避開，但這大廳之內，早已有隱隱的雷聲。

雷狗兒見他避開，便飛身上那大籠。

可是，那人反應也快，同時與他一起到達籠子之上，兩人又在籠子的旁邊打鬥起來。

慕容曙在籠內，似乎看得十分開心。

他叫道：「哥哥……哥哥……打……打！」

雷狗兒攀着籠子的鐵枝，不斷游走。

愁苦人雖然年紀已大，但追逐雷狗兒的身手，仍然是矯健靈活之極。

雷狗兒心下十分焦急，心想：「先引開他，再救慕容曙！」

他突然翻了兩個觔斗，向另一處橫撲飛去，那人鍥而不捨的追去。

雷狗兒一踏穩樑木，雙掌擊出。

這次也是破例的使出「天雷四式」的最後兩式——「焦雷霹靂」與「雷震九天」。

一時之間，廳內氣流激盪。

那人千萬也料不到雷狗兒有這樣的功力，那人在樑間被勁力所震，不能穩身。

雷狗兒見屋頂有一部份瓦片已碎，立時有一個念頭，他竄身向上，破瓦而出。

那人剛落了地，却又能同時借力飛彈，就從地上一直穿過雷狗兒所穿過的屋頂。

但是，出了屋頂，却不見雷狗兒。

只聽到另外一邊有一陣破瓦之聲，並且塵土飛揚。

原來雷狗兒上了屋頂之後，早已認定困着慕容曙的鐵籠的位置，再從屋面破頂而下，所以那人出了屋頂後不見雷狗兒。

雷狗兒落在鐵籠上，雙手用力一拉，希望可以把鐵枝拉開讓慕容曙出來。

可是，那些鐵枝非常堅固，雷狗兒用盡全力，也只能拉開少許。

而那人也再飛身入內。

那人覺得雷狗兒在愚弄他，十分憤怒，他一追及雷狗兒，便向他肩頭擊下。

那擊下之力，像是尖錐的刺向雷狗兒。

雷狗兒只覺肩膊極痛，連攀着鐵枝的力量也失去了，整個人墜向地上。

那人隨着而下。

雷狗兒雙肩無力，躺在地上。

那人一脚踏在雷狗兒的身上。

雷狗兒滾動着，但那人一脚踏着他的心窩，他一用力，整個人便動彈不得。

那人道：「看你還有什麼手段？」

雷狗兒掙扎。

他又加力，力度透入他的胸膛。

雷狗兒大叫，那人又再加力，雷狗兒的叫聲更爲悽厲，那人聽着聲音，十分興奮。

眼看雷狗兒不能再忍受那痛楚，他却又把脚放鬆，讓雷狗兒鬆一口氣。

當雷狗兒稍爲恢復，他又重力壓下。

這時的雷狗兒實在可憐，他既不能擺脫他的脚尖，也不能反抗。

正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人看着雷狗兒，他的叫聲越大，表情越是痛苦，他似乎越是興奮。

「慘絕人寰」田不名就是如此的一個人。

他以看着別人痛苦而覺得快樂！

一浪接着一浪的壓力，使雷狗兒心性盡失，似乎快要死亡。

他並不想死，他一向是個求生能力强的人，否則，他也不會活至如今。

忽然，那人的力道稍減。

雷狗兒却一動也不動，也無聲息。

田不名以爲他死了，正想移開脚，突然，雷狗兒挺起，雙手反抱着田不名的脚！

他一口咬下，像狗般的一口咬下！

田不名千萬也料不到，雷狗兒竟有此絕招！只有市井流氓打架，才會用口咬的！

他痛極，一脚甩開他。

但雷狗兒那一口却盡了平生之力，牙齒深陷入田不名的腿內。

田不名一甩，甩開了雷狗兒，但雷狗兒口中已多了一片肉，是田不名的肉！

「你這無賴！流氓！」

雷狗兒有氣無力，吐了那片肉出來，才道：「我根本便是一個無賴、一個流氓！」

這時，田不名倒下來。

他只感到那噴血的地方木然痲痺。

「小子，你下毒？」

雷狗兒愕然道：「我咬你，我却沒有下毒。」

那痲痺的感覺越來越厲害，田不名是個老江湖，如何不知只有中了劇毒才有這個感覺。

他一手按着腿上的穴道，不讓血液流回心臟。

雷狗兒已回氣，坐了起來。

他見田不名不動，知道機不可失，他便撲向田不名，並且又再向他的肩膊咬去。

田不名已領教過一口，當然不想再被咬多一口，便拚命滾向另一邊。

鐵籠的的慕容曙却看得清楚，叫道：「咬……咬……」

雷狗兒聽了，立時停下來。

他感到有點慚愧，自己雖然是流氓市井出身，但畢竟是代表天人宮，自己是天人宮的宮主，怎能用口咬人，傳了出去，豈非丟盡天人宮的臉？

不過，他回心一想，其實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爲了生存而不擇手段，並不是羞耻。

生存比甚麼名譽、氣節，更爲重要。

田不名指着雷狗兒，額上汗珠晶瑩，道：「小狗，你好狠毒，用這些見不得光的手法。」

雷狗兒心想：「你這『慘絕人震』的手法又怎麼風光？」不過，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心忖：「爲甚麼我的牙有毒？」

田不名忽然呼嘯一聲。

那聲音傳出外面。

外面的二絕正與三大兇神作殊死之戰。

二絕武功厲害，但那三大兇神却是天生神勇，而且合作慣熟，因此暫時扯個平手。

但當二絕聽到那聲音，他們互望一眼，同時晃了一個虛招，騰出戰圈之外。

三大兇神知道他們並不是認輸，而是另有打算。

他們四下一望，不見了雷狗兒，知道這小子一定是另有計謀。

二絕再交換了一個眼色。

那陣呼嘯聲又起。

他們轉身，施展輕功，躍進了門場，但見那房子上面塵土飛揚，於是，他們躍上屋頂。

屋頂有兩個大窟窿。

三大兇神亦跟隨而來。

二絕不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小心攀到那大洞處，向下一望，心爲之一凜，只見「慘絕人寰」半躺在地上，雷狗兒似乎在迫問他。

屋內別無他人，只有鐵籠內的慕容曙正在不停的叫：「咬……咬……」

二絕因爲一直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因此不明白慕容曙叫些甚麼，只以爲他在胡言亂語。

二絕同時躍下。

雷狗兒但見黑影一晃，連忙使出兩掌。

掌風雖不是十分厲害，但足以嚇怕二絕，二絕冒險下來，早已護身，同時衝向「慘絕人寰」田不名。

「滅絕人性」魯仁佳道：「大哥，你怎麼了？」

「這小子下毒。」田不名叫道。

「趕盡殺絕」凌儒雅上前，一按田不名心脈，知他所言不虛，便問：「他下的是甚麼毒。」

田不名道：「他咬……」

話未說完，三大兇神亦從屋頂的兩個大洞跳下來，護着雷狗兒。

雙方對望，一時之間，衆人沒有動手。

雷狗兒不想三大兇神知道他動口咬人的事，便叫道：「快說你們把程純藏在那兒？」

田不名道：「你先交出解藥。」

「解藥？」

田不名道：「你用牙傷我，牙齒中藏毒……奇怪，爲甚麼你自己不怕中毒？」

雷狗兒並非在牙齒中藏毒，而是他體內根本上便有劇毒，有碧綠蜈蚣與墨綠蜈蚣的毒，還有朱蛤的毒……

這些毒已構成他的身體一部份，不會害及他的性命，反而使他功力大增，但他千萬也想不到，用牙咬人，竟可以把劇毒傳給對方。

「凶多吉少」元空子道：「雷狗兒，把解藥交與他，讓咱們救回程姑娘。」

「這個……這個……」

田不名見他欲言又止，以爲他在勒索，仍道：「既然你不說，那程純便要被咱們先姦……」

雷狗兒心下一急，道：「好……你先說。」

田不名爲了性命，道：「在三絕閣山後的廣寒軒前的山洞之內。」

雷狗兒聽了，並沒有答話。

田不名以爲他不相信，道：「二弟，你帶他們其中一人去。」

「窮兇極惡」柯特自告奮勇地道：「我跟他去，救了程姑娘回來再說。」

「趕盡殺絕」凌儒雅知道他大哥「慘絕人寰」田不名的性格，假若他不是在極不利的環境下，他不會作出如此妥協。

二人一先一後的走出外面。

田不名又叫道：「解藥。」

雷狗兒道：「見了程純再說。」

兩幫人在屋內僵持着，田不名雖然是止住了血液的流動，但並不是完全使血液不流，因此，部份毒氣已開始蔓延，他打坐着，試圖用內力迫出毒氣。

但是談何容易。

本來，以田不名這麼一個高手，用內力迫出毒氣並不困難，但那只是對普通毒而言，如今他中的，却是千古以來未有人中過的毒。

他越是以內力相迫，那毒氣似乎越更與血液混和。

雷狗兒身上的毒是何等的千奇百怪！

「滅絕人性」魯仁佳看着他大哥的臉色，還有少許人性，有點懇求的語氣：「狗兒哥，先給我們一些解藥吧，否則……」

雷狗兒厲聲道：「見了程純再說。」

魯仁佳氣得想動手，但兩大兇神仍在，加上雷狗兒也沒有受傷，以一敵三，魯仁佳才按捺下來。

其實，雷狗兒本身也是心下忐忑。

那裏去找解藥？

自己根本便不知自己能咬人下毒，又怎會有解藥？

他這樣厲聲喝向他們，其實只是色厲內荏，他實在不知用甚麼解藥，假若程純來了，眞不知如何交代。

他只是想盡量把時間延長。

雷狗兒忽道：「先放了慕宮曙。」

田不名並沒有異議，從懷中拋出了鎖匙。

「目射兇光」舒精光接了鎖匙，一躍而上，把那個樑間的鐵籠開啓，把慕容曙救出來。

慕容曙十分高興，他走近雷狗兒，猛叫：「哥……哥……咬……咬……」

他並且作出一個咬人之狀。

雷狗兒看着，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舒精光道：「小子似乎想吃甚麼。」

雷狗兒苦笑。

那時，外面已有脚步聲，並有女孩子的聲音：「狗兒，狗兒……」

他們果然放了程純。

程純一入室內，看見田不名躺在地上，而魯仁佳則護在一旁，她立時走近雷狗兒。

「姐……姐……」慕容曙叫道。

「咦，不見你兩天，似乎又聰明了。」

慕容曙咧嘴而笑，這個白痴小子似乎並不完全白痴，他也喜歡人稱讚。

田不名叫道：「程純已來了，還不交出解藥？」

雷狗兒道：「我當然會交出，不過……」

「又有甚麼條件？」

雷狗兒道：「我不能給你看着，否則……」

「你想怎樣，快說。」

雷狗兒道：「我要到外邊……」

「走，快走！」

雷狗兒獨自出了屋外。

可是，他那裏有解藥？

所謂人急智生，雷狗兒看到牆角處有個香爐，他立時把香爐灰倒在地上，吐了一吐口水，搓成幾顆藥丸。

口水加爐灰，便是雷狗兒的解藥。

他走進室內，煞有介事地道：「這裏有五顆解藥，快吞下。」

田不名一口吞下去。

雷狗兒心中暗笑，這次可算是報應，「慘絕人寰」田不名向來是把敵人玩殘了才殺，這次倒給雷狗兒玩殘。

凌儒雅道：「只有五顆？」

雷狗兒道：「這些解藥不能亂服，否則自誤……走！」他示意程純與慕容曙先退。

兩人出了外面，然後是三大兇神，雷狗兒反身向後退，眼看他們並無追來之意，才一躍而出。

出了門外，他們不再久留。

＊　＊　＊

回到空靈山莊，雷狗兒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衆人都愕然地看着他。

雷狗兒終於忍不住，把整件事和盤托出，衆人聽了，也笑得合不攏口。

慕容曙並不明白他們所說，只是叫道：「咬……咬……」

雷狗兒笑完，臉上有點愧色，「目射兇光」舒精光的目光最爲厲害，他一眼便看出雷狗兒心有不安，仍道：「雷狗兒，你咬他並不是甚麼羞恥之事。」

雷狗兒臉上仍有靦覥之色。

舒精光道：「你試過用拳傷人或是打人嗎？」

「當然試過。」

「拳是你身體的部份，而牙齒也是你身體一部份，那有甚麼不同？」

雷狗兒聽了，恍然而悟。

舒精光道：「其實你應該高興才是。」

「爲甚麼？」

「因爲你如今發現你牙中有毒，你以後不需帶甚麼武器，身上也永備最厲害的武器了。」

雷狗兒笑着，衆人也笑。

「不過我有點擔心，我們以後同枱吃飯，不知你在甚麼時候會下毒。」舒精光平日是「目射兇光」，其實他也是個談笑風生的人。

元空子道：「爲甚麼你只給他五顆藥丸？」

「因爲我造不了那麼多。」

「爲甚麼？」

「我用口水來造，吐不了幾口，口便乾了，才勉强做了五顆，可惜沒有水。」

「那麼，你何不撒泡尿，那便可弄幾十顆。」

衆人大笑。

柯特也道：「可能解毒功效更佳。」

十多天來積壓的愁絮，總算一掃而空。

＊　＊　＊

經過三天的休息，雷狗兒決定上路，先把慕容曙送回慕容世家去。

三大兇神本來也想陪着他們一起上路，但回心一想，「三絕閣」上的三個「絕人」未必會就此罷休，於是決定在空靈山莊守候，以防他們有甚麼動靜。

雷狗兒答應他們，把慕容曙送回慕容世家之後，或許會先回天人宮一轉，然後再來空靈山莊與他們三兇神作一次比試。

元空子强調，他們一定要與雷狗兒來一次切磋，純粹技藝的切磋。

幽菊與寒梅却明白雷狗兒的心事，他送慕容曙回慕容世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他喜歡與程純一起遊山玩水其實更爲重要。

這種既爲神功，又爲弟子之事，雷狗兒實在優爲之。

幽菊與寒梅二人決定先行探路，先到慕容世家，一方面是爲天人宮宮主雷狗兒服務，另一方面也是給予一個好機會讓程純與雷狗兒單獨在一起。

雷狗兒帶着慕容曙並不礙事，因爲他只是一個無知的小兒，好像帶着一隻小猴子上路一般。

其實，雷狗兒與程純也是滿腦子小孩子心性，沿着滿是落葉的路途走着，倒有另一番情趣。

慕容世家在甘肅，路途相當遙遠，不過，他們邊玩邊走，日子過得很快，而且日漸接近慕容世家。

在這十多天的行程中，他們發覺白痴小子慕容曙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痴呆，他雖然言語不清，天真無邪，但仍然是可教的。

旅途之中，程純極有耐心的教導他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程序，他倒也學得頭頭是道。

很多簡單的日常生活、自我照顧的方法，他也能夠好好掌握，假若慕容曙能在早期受到良好的照顧與教導，相信他不會變成一個白痴一般的小子。

那日，他們來到一個山坡，據雷狗兒的估計，下了山坡，便是慕容世家的範圍。

慕容世家本是一個武林世家，一直以來，世家的繼承人都懂得經營之道，因此家業相當豐厚，而他們的大宅也佔地不少。

他們在地方上的聲望也很高。

忽然，他們聽見一陣怪叫聲。

雷狗兒高興地叫道：「迦樓邏！迦樓邏！」

果然，那怪鳥從高空飛下，親熱地站在雷狗兒的肩膊上，並且用牠的肉瘤摩擦着雷狗兒的面頰，表示十分親熱似的，雷狗兒也輕撫着牠。

程純道：「你看，牠脚上……」

雷狗兒一看，發現迦樓夢的脚上果然縛有一個紙圈，他連忙把紙圈拆開。

紙上寫着——宮主：慕容世家不承認有慕容曙這個小孩，並且早已把慕容丹與杏花仙子二人逐出慕容世家，視作外人看待，你們不用再往慕容世家了，改道往陝西的『人間天上』吧，那是慕容曙生父母所隱居之處，下屬等先爲宮主開道。

雖沒有下款，但程純一邊唸，雷狗兒已知道是幽菊與寒梅的訊息。

這兩個小花的辦事能力極高。

紙條的後面還有一張簡圖，是指示雷狗兒往訪「人間天上」的路徑。

雷狗兒道：「看來又有一大段路程要走了。」

程純道：「遊山玩水，總好過日夕與人相鬥。」

雷狗兒當然同意，有美同行，實在是人生的賞心樂事，連慕容曙也點頭稱是。

於是，他們又改道往陝西。

完美夫婦　慘成標本

秋盡冬初，高原的冬天來得特別快，入了陝西境內，他們已見雪飄。

慕容曙從未見過雪花，看着一片片鵝毛般的白雪，竟有說不出的快樂。

程純也很高興，他們在雪花之下舞動、追逐，完全不知寒冷。

他們終於來到紙條上所繪的「人間天上」。

「人間天上」其實是一個相當隱蔽的小山崗，這地方人跡罕到，假如不是兩小花探路，要他們自己去找，相信找一年半載也未必找到。

山坡的後面是一叢叢的梅林。

這時飄雪，梅花正盛開。

穿過幽香的梅林，三人竟呆住了。

原來林內有小屋，屋子建得十分精緻，附近還有小橋流水，加上一些天然的山石，果然是有仙境的感覺，怪不得他們自稱這地方爲「人間天上」。

程純一把抓着慕容曙，道：「勿再亂跑，很快便會見到你的父母了。」

慕容曙本來不懂甚麼叫父母，但經過程純日來的教導，似乎已明白三分。

也許這是天生的情感，他竟然靜下來，他臉上出現古怪的表情。

雷狗兒走近小屋，叫道：「有人嗎？」

「沒有！」

竟是幽菊與寒梅二人的聲音。

「怎麼是你兩人？」雷狗兒問。

幽菊道：「下屬先宮主兩日而到，這地方本來是個人間仙境，可惜已是人去樓空。」

「他們都不在？」

「看來他們離開這地方很久了，我們來到之時，到處是頹垣敗瓦，我們已費了兩天收拾。」

寒梅道：「無論如何，我們先入內，避過這場風雪再說吧！」

他們入了屋內。

客廳內已收拾整齊，火爐還有烘烘烈火，不過，他們仍可察覺到這地方果然是久無人居。

他們坐在火爐旁取暖。

幽菊與寒梅爲他們預備了豐富的晚餐，經過個多月來的旅程，雖說是遊山玩水，但也有些旅途困累，如今他們相對着，竟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程純忽然怔怔地望着爐火。

雷狗兒望着她，烘烘的火光映在她的臉上，有種難以言喻的溫柔、嫵媚，也使雷狗兒怔着。

忽然，程純回過頭來，道：「你看甚麼？」

「看你。」

一句簡單的話，一句深情的話。

雷狗兒道：「我們便留在這裏好了。」

程純道：「好，這是人間天上。」

「永遠不要再離開。」

他倆沉醉着。

程純忽道：「究竟他們兩人去了那裏？」

「你是指這屋的主人？」

「是的，這地方是人間天上，他們怎會捨得離去？」

「也許是爲了找尋這小子。」雷狗兒道：「以我所知，這小子是給巢居士與九缸擄去的，爲的是妒忌他們夫婦……」

程純道：「妒忌？有甚麼……」

雷狗兒正想說話，但見程純慢慢的倒下去，他急忙扶起她，叫道：「甚麼？甚麼事？」

最初他還以爲程純是喝了一些酒，經不起酒精而醉倒了，但他小心細看，她不似是醉酒。

慕容曙一直與他們一起吃飯，却沒有作聲，原來他早已躺下。

他們二人只顧說話，沒有注意他。

雷狗兒一按二人心脈，只覺他們心脈的跳動似乎比自己的緩慢。

他大叫：「幽菊！寒梅！」

一連叫了數聲，仍沒有回應。

雷狗兒再看二人，發覺程純的臉孔在微紅之中，竟有一股暗青。

慕容曙也是。

「中毒？」他自言自語。

他立時爲二人先按了幾處穴道，假若眞的是中了毒，也不會那麼快便攻心。

「難道飯菜有毒？」

他不相信，因爲自己也吃了不少，怎麼會不中毒？不過，他回心一想，便啞然失笑，因爲他自己有一個百毒不侵的身體！

他急忙跑往廚房。

未到廚房，只見寒梅與幽菊二人已倒在地上。

雷狗兒猛推她們，寒梅似乎還有一些知覺，他立刻扶起她，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我……行囊……」

雷狗兒據她所指，拿起她的行囊，寒梅示意他打開那葯囊，並指着其中一小瓶。

雷狗兒把小瓶內的葯灌入寒梅口中。

不一會，寒梅嘔吐大作，吐出了一大灘黑色的水，神智才回復過來。

他急忙再從行囊中找出另外一些葯，餵與幽菊與程純及慕容曙吃。

寒梅有氣無力道：「快帶他們離開！」

外面風雪仍大。

雷狗兒道：「往那裏去？」

「出去再說！」

他們這時已恢復了知覺，但身體仍是十分軟弱，互相扶持着，出了小屋的門口。

一陣風雪吹來，使他們打了個寒噤。

寒梅指着另一邊的一間小屋。

那裏是個柴房，用來儲存柴木過冬，但裡面沒有太多柴木，衆人入內。

沒有了火爐，人人都覺得十分寒冷，而這柴房十分簡陋，風從木板空隙吹入，份外寒冷。

雷狗兒小心地生了個火。

衆人圍着，才恢復了生氣。

雷狗兒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寒梅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剛到這地方，便發覺這裏有些不對勁，尤其是有股發霉的味道，不過，我以爲這地方是空置太久，如今才知，這氣味其實是一種毒氣，使人中毒！」

「中毒？」

「幸好宮主你百毒不侵，才救回我們！」

程純奇怪地問：「甚麼人下毒？」

「看來並不是最近下的，否則，我們吸入了毒氣這麼久，不會到如今才倒下！」

雷狗兒道：「不會是他們兩夫婦自己下的！」

幽菊道：「我們來時，這地方一片凌亂，雖沒有打鬥過的痕跡，但似乎有掙扎過的痕跡！」

「掙扎？」

「他們是被人擄走的？」

「有甚麼人會擄走他們夫婦二人？」

「慕容世家的人？」

「不會的，慕容世家的人已不再認他們爲親人！」

雷狗兒道：「你們都是下毒能手，依你們看，江湖上有誰能下此毒？」

寒梅道：「下毒殺人並不是難事，但要下毒這麼久，而且要在空氣中慢慢散播，却是天下難事！」

雷狗兒忽道：「我聽巢居士、九缸說過，以前有一個『萬毒邪神』獨孤不毒有此本領！」

寒梅與幽菊都笑起來。

「你們笑甚麼？」

寒梅道：「這人恐怕已作古多時了，如果仍在世上的話，應該是百歲以上！」

程純忽道：「你說甚麼邪？」

「萬毒邪神！」

「我記得我被扣在三絕閣時，閣上還有一個『雙邪軒』，這件事與他們有無關係？」

「雙邪軒？」

幽菊道：「據我所知，江湖上傳聞，那雙邪是毒邪與淫邪，不過，他們很久沒有踏足江湖！」

程純好像忽然記起了一件事，道：「我記得被困在三絕閣時，也聽過有人說上面有雙邪軒……還有一些下人對他說，你也值得收入廣寒宮嗎？」

「廣寒宮？」

雷狗兒道：「看來『廣寒雙邪』是蓬萊三絕的大後盾，而三絕是爲雙邪工作……」

「雙邪一定是年紀十分大的人了，他們還喜歡做些甚麼事？」

程純道：「我們是中毒的……下毒的人是個用毒高手，而雙邪之中，有一個是毒邪，難道慕容夫婦是被他們所擄？」

幽菊也道：「那毒邪害怕有人來這地方，發現是他們下的手腳……也許他們並不是怕我們，而是怕慕容世家的人。」

雷狗兒道：「這件事看來仍然與三絕有關！」

幽菊道：「我們也不用再猜了，過兩天，待我們身體復原，再到三絕閣一查，或是直上雙邪軒，一切便水落石出。」

雷狗兒嘆了口氣。

寒梅問道：「宮主又有甚麼難題？」

雷狗兒道：「再上三絕閣已並非易事，還要上雙邪軒，更是難上更難，我一人加上三兇神，也只能勉强應付三絕，幾乎還敗下陣來……」

幽菊道：「宮主不用擔心，我們先去打探消息，假若一切如我們所料，我會知會無常叔叔的！」

「四大無常？」

雷狗兒想起這四個渾人，心中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於是，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幽菊與寒梅早日動身。

雷狗兒與程純也跟着南下，先回空靈山莊。

三兇神聽了雷狗兒的話，也覺得慕容夫婦失踪之事，定然與三絕或者雙邪有關。

在空靈山莊等了兩天，終於有了消息。

一隻信鴿自天人宮飛來，帶來的訊息是：四大無常已動身前來空靈山莊。

五日之後，四大無常到達。

四個古怪的渾人已沒有當初的模樣，因爲他們日夕在天人宮內，生活正常，人也正常得多了。

他們見了雷狗兒，自然有一番高興。

＊　＊　＊

「三兇神」本來與「四大無常」是水火不容的，但礙於雷狗兒的臉上，他們並沒有甚麼表示。

只是當「三兇神」說話之時，他們並不說話，而「三兇神」也是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們。

說也奇怪，「四大無常」却是十分喜歡慕容曙，經常在空靈山莊內的園子中與他追逐玩耍。

也許，這是物以類聚。

慕容曙傻傻渾渾，而他們四個也是傻傻渾渾，因此，一起玩耍，特別覺得有趣。

本來，有了四大無常的助陣，上「蓬萊三絕閣」已沒有甚麼問題，甚至可以直搗「廣寒軒」，可惜的是「三兇神」與「四大無常」並不肯眞正的合作。

雷狗兒正在擔心這事，程純安慰他道：「狗兒哥哥，你不用擔心，他們在這時候，不會有甚麼表示，但一遇到大難題，尤其是與你有關的，他們會自然的合作！」

雷狗兒道：「希望如此！」

寒梅與幽菊決定先探三絕閣，看看那「三絕」是否仍在三絕閣之內。

當她們回來時，帶來並不太好的消息，因爲田不名上次中了毒，吃過了虧，知道雷狗兒這班人並不易對付，因此「三絕閣」上，早已嚴陣以待。

提起「慘絕人寰」田不名，雷狗兒問道：「他好了沒有？」

幽菊道：「聽說已好了！」

「你看不到他的踪影？」

「沒有。」

雷狗兒道：「看來要多帶幾顆葯丸給他！」

衆人都笑起來。

「四大無常」見他們大笑，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便追問雷狗兒。

雷狗兒便把事情再說一遍，「四大無常」聽了，當然是笑不攏口，四人還有不同的提議，要用各種古怪的方法，弄些葯丸給田不名。

經過一番嬉笑之後，「四大無常」與「三兇神」似乎少了一些隔膜。

雷狗兒趁着這個機會，與他們商議上「三絕閣」之事，其實，那沒有甚麼可以商議的，他們只是聽聽幽菊說出山中形勢。

＊　＊　＊

翌日一早，他們便分批上山。

「三兇神」自願作爲先頭部隊。

雷狗兒與程純兩人隨後出發。

「四大無常」與兩小花押後。

這樣的安排，可以使他們前後呼應，假若有甚麼突發的事情，也可以改變對策。

「三兇神」去了一個時辰之後，雷狗兒便與程純出發，可是，慕容曙却扯着他們，要他們帶同他一起前往，他們當然不願意。

然而，慕容曙却扯着程純不放。

最後，幽菊與寒梅用盡各種方法，才騙他安靜下來，雷狗兒與程純才得以脫身。

他們急展輕功，直上三絕閣。

當他們上山之時，並沒有遇到甚麼阻撓，看來「三兇神」上山之時威風凜凜，已把所有前哨部隊嚇走了。

未到三絕牌坊，他們已聽到呼喝之聲。

「三絕」正與「三兇神」在拚鬥。

雷狗兒與程純在隱蔽處看了一會，發覺「三絕」與「三兇神」是勢均力敵，棋逢敵手。

他們都是有上乘武功之人，一時之間，倒不容易插手，於是，他們只好在旁監視。

忽然，程純却有一個主意：「我們上雙邪軒，看看那兩個邪神是甚麼模樣！」

雷狗兒聽了，也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既然在這裏暫時不能插手，而「三兇神」也沒有落敗的跡象。

兩人繞過三絕坊。

程純曾經被擄上山，因此還認得一些路。

過了三絕閣的建築物後，山勢開始陡斜，而且視野不甚清楚，因爲到處都是雲霧縹緲。

他們被寒風吹得打起冷顫來。

「雙邪」是名副其實的，陣陣陰寒邪意追襲而來。

程純道：「那邊是我被囚過的地方！」

雷狗兒循着她所指，到了那地方細看，那處是一個天然石室。

忽然，雷狗兒眼角似瞥到了甚麼似的。

他回過頭來，却是毫無所見，可是，當他與程純再指點談論之際，却又似瞥見兩個人影。

雷狗兒問：「你看見嗎？」

「看見甚麼？」

「兩個人影！」

「甚麼？」程純回頭細看，這一帶寒山寂寂，雲霧繚繞，那裏有甚麼人影？

雷狗兒知道自己並沒有眼花，他繼續與程純前行，此時，他已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兩個人影又在後面一閃而過。

雷狗兒回身便追。

程純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她的輕功較弱，一時之間，無法追得上雷狗兒。

雷狗兒沿着兩人踪影，繞過一處山坡，那兩人似在雲霧之上。

雷狗兒並不害怕，縱身上前，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那兩人。

那兩人有點面善，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

雷狗兒叫道：「站着！」

那兩人仍然飛身，前面是一個池塘，兩人竟然跳入塘中，可是，他們並沒有下水，而是站在水面上。

最初，雷狗兒還以爲他們可以站在水上，但走近一看，才知道他們是站在一片極大的睡蓮葉上。

那片睡蓮的葉子，足有一張圓桌那麼大。

雷狗兒不甘示弱，一跳也跳上相隔了不遠的一片蓮葉之上。

「好功夫！」其中一個老者讚道。

雷狗兒這時才看清楚二人，怪不得那麼面善了，原來他曾經在那路邊酒家內見過此二人。

「你們竟是這雙邪軒的廣寒雙邪？」雷狗兒問。

另一個老人道：「我們像嗎？」

這兩個老人的個子瘦削，身材也不高大，活像兩個小道士似的。

「你們定是雙邪軒的人！」

「對了，我們是服侍兩位大邪神的！」

服侍兩個邪神的人，武功已是如此了得，那麼，兩個邪神豈不是……

其中一人道：「小子，咱們倒算有緣，又再重逢，你想見見我們的主人？」

雷狗兒道：「快帶我見他們！」

那人端詳了雷狗兒一會，道：「我看你還不配，倒不如快下山，省回一條命！」

「你不帶我去，我自己會去找！」

另一個老人道：「我看此子也是形格奇特，做一個標本也不錯！」

「標本？甚麼標本？」雷狗兒追問。

那老人似知自己洩漏了些口風，道：「小子，你能否見到邪神，是你福緣所致，但你既然來到雙邪軒，倒要看看一些標本！」

「說不定你也是個標本的好材料！」

雷狗兒又再追問。

兩個老人似乎沒有興趣再回答他，兩人縱身，從蓮葉上了山坡之上，隱身入了雲霧。

這時，程純已到達。

雷狗兒索性拉着程純的手，一直闖入雲霧之內。

入了雲霧之內，却是豁然開朗，前面有一條石階，直通一處石門。

石門門口，只見那兩個老人坐着。

雷狗兒與程純走近，他們已推門而入。

雷狗兒望了程純一眼，程純道：「還等甚麼？」

兩人也推門而進。

石室之內却是奇寒，他們忍不住牙關打顫。

不過，走入了一些，溫度似乎略為提高，但仍然是冷得使人發抖。

再進入一扇門，門上掛着兩件皮裘，他們自然地把皮裘披上。

那兩個老人也穿上了皮裘，向他們招手道：「來！」

前面有一些冰塊，怪不得這石室奇寒。

程純叫道：「蝴蝶！」

石室之內那會有蝴蝶？雷狗兒正感奇怪，却也看到很多蝴蝶，但那並不是飛舞着，而是在一塊巨大的冰塊之內。

兩人忍不住讚嘆。

清澈的冰塊內，是栩栩如生的蝴蝶，蝴蝶每隻不同，有大有小，顏色繽紛，形狀奇特。

程純看着，驚嘆的叫道：「標本，好美麗的標本！」

其中一個老人道：「前面還有更多美麗的東西！」

兩人沿着石室前去。

不久，他們又見到一塊巨大的冰塊，冰塊之內佈滿了五顏六色的青蛙，不只有綠色的一種，還有七彩繽紛的，有的只是手指般大，有的大如嬰兒。

這裏不單有青蛙，還有蟾蜍、蛤等不同的蛙類，其中一隻是全身通紅的蛤，雷狗兒認得，他曾經吞下類似一隻！

「朱蛤？」雷狗兒問。

「假如是朱蛤便好了，可惜只是一隻變異的品種！」

程純道：「這些東西那能稱為美麗？實在是醜惡，形態醜惡，顏色也醜惡！」

一個老人聽了，接口道：「醜陋也是美的一種！」

程純愕然，雷狗兒也不明白。

但那兩個老人已飄去。

前面還有很多冰塊，冰塊之內有蠍子、毒蛇、雀鳥，還有不同的菇類……這些標本唯一相同的地方，都是五顏六色，十分美麗。

兩人看着，實在嘆為觀止，幾乎忘記了此行的任務。

他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較小的石室。

這石室比其他的石室更為冰冷。

兩個老人正端坐在兩張雕刻得極為精緻的石椅之上。

「看夠了沒有？」其中一個問道。

雷狗兒道：「那只是一些五顏六色的東西罷了！」

程純却道：「難道還有更古怪的事物？」

「你這女娃兒真聰明！」那老人頓了一頓，道：「你們站穩了，當水晶簾子一拉開，你們會看到天下間最美麗的東西！」

所謂水晶簾子，其實是一道薄紗的簾子，但放在冰塊之前，却是清澈透明得如水晶，但假若沒有拉動，却又可以保護那邊牆上的東西。

那水晶簾子終於慢慢的拉開了。

是一幅巨大的冰牆。

冰牆之內似是鑲有一些東西，但光線較暗，一時之間，無法看得清楚。

老人道：「你們可以走前去看看！」

兩人走前。

冰內竟然是兩個人，兩個栩栩如生的人！

他們驚叫。

老人道：「看不清楚，你們可以亮起火摺子！」

雷狗兒拉着程純的手，只覺得她的手是冷冰冰的，其實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

他們慢慢走近。

兩個人，的確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勁裝打扮，劍眉星目，器宇軒昂。

女的是一身純白的衣裙，有一張非常美麗的臉孔。

雷狗兒從身上拿出了火摺子，亮了之後，高舉看，更小心的看着冰裡的一男一女！

這實在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假若天下間有金童玉女的話，便是這一對。

男的有潘安再世之貌。

女的似是曹值筆下的洛神。

程純與雷狗兒只能心內讚嘆，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那實在是太神奇了！

忽然，程純低聲道：「這兩人的臉孔……」

「很美，美極了……」雷狗兒似着了魔。

「我說，這兩人的臉孔有點面善！」

「面善？」

忽然，雷狗兒似乎清醒起來……

「是……」

他們想說，却又不相信似的，說不出口來。

呆了片刻，兩人終於不約而同的道：「慕容曙！」

是的，這一男一女的臉孔有慕容曙的影子，最大的不同，只是兩人沒有那種痴呆的表情。

冰內的男人，臉容輪廓都極像慕容曙，而那女的，眉目鼻子與朱唇，却極像慕容曙。

兩人互望一眼，轉過身來。

火摺子已燒盡，黑灰散落在地上。

兩個老人仍坐着，看着他們，似乎十分高興，像要等着他們讚美似的。

雷狗兒道：「天造地設！」

程純道：「珠聯璧合！」

其中一個老人笑道：「對了，他們都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是珠聯璧合的一對！」

「是慕容丹與杏花仙子？」

「是的，我們兩人活了百年，閱人無數，只能揀到這無懈可擊的一對……」

雷狗兒心中一凜，原來慕容曙的父母果然是天下最完美的一對。

程純道：「為甚麼要把他們鑲在冰內？」

「我們不忍看着美麗的東西隨着時光消逝而褪色，蝴蝶如此，菇類如此……人也是一樣！」

「為甚麼你們這麼殘忍？」程純問。

「殘忍？不，我們是天下最仁慈的人，我們盡了一切辦法，把天下最美麗的事物保存下來，讓他們與日月同光，那是天下最難能可貴的心腸！」

雷狗兒道：「我實在不明白！」

「不明白？我們最初也不明白！我們以前都是十分好玩的，我是玩盡天下毒物的人，人們一看見毒蠍子、毒蜘蛛，便驚至面無人色，而我可以把這些天下至毒之物，捉弄在股掌之間！」

雷狗兒聽了，忽然想起巢居士與九缸說過，天下間有一個「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難道……

那老人頓了一頓，道：「老淫蟲，你以前最愛玩甚麼，告訴這兩個小娃子！」

另一個老人嘿笑一聲，道：「我是玩盡天下美女的人，他們叫我淫邪，其實我是不辜負天下美色……」

這是另一邪——「淫邪老怪」花無言？

那老人續道：「我們兩個甚麼也玩過了，他們都奈何我們不得……我們武功蓋世……後來，我們覺得甚麼也不再好玩！」

程純道：「於是你們便玩製標本？」

「是的，最先做蝴蝶、後來是蠍子……」

「然後是人！」雷狗兒道。

「是的，我們要搜集人，最先是這最完美的一對，然後是……我們發覺上天是不許人們太完美的，正如這一雙金童玉女，會生下一個白痴兒……」

「那你們要搜集甚麼？」

「要搜集天下千奇百怪的人！」

「好人？壞人？」

「好人也要，壞人也要，你們……」

雷狗兒驚道：「你們要搜集我們？」

兩個老人互望一眼，發出一陣古怪的笑聲。

程純道：「我們有何古怪，值得你們做標本？」

「有，當然有。」

雷狗兒忽然感到有點自豪，道：「我與她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程純望了雷狗兒一眼，臉兒竟紅了。

老人道：「不，因為你們是天下最不相配的一對！」

「怎麼不相配？」

「你臉孔醜陋，出身微賤……」

雷狗兒聽了，並沒有惱怒，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事，他是個渾小子！

「而這位姑娘，幾乎可以比得上杏花仙子，而且出身高尚家庭，父母都是名重江湖……」

「那又如何？」程純問。

「你沒有理由與這小狗在一起！」

雷狗兒望着程純。

程純道：「你們錯了，天下事物，外表並不能包括一切，你看，天下最美麗的一雙，並不能產生最美麗的孩子，最美的蛇，是天下最毒的東西！」

她深情地望着雷狗兒，道：「他臉孔不美，出身不好，但他福緣深厚，而且有一顆善良的心……」

雷狗兒聽了，竟然熱淚盈眶！從他懂事以來，從來沒有人這麼讚過他，他實在感動！

程純道：「你們這兩個老怪人，才是值得鑲入冰中，做個雙邪樣本！」

兩人聽了，有點氣怒。

雷狗兒一抖眼淚，道：「我念在你們在那間路邊酒家指點過我，而且有百歲的性命，快解散了下面那三絕閣，別再作那些古怪的夢！」

兩個老人聽了，先是一呆，繼而大笑！

其中的一個，是那「萬毒邪神」獨孤不毒，正拈鬚微笑，向「淫邪老怪」花無言道：「這小狗在說話？」

「他在說夢話！」

「怎樣對付他？」

「先迫他入冰內！」

雷狗兒不待他們先動手，已向那片藏有慕容夫婦的冰牆凌空一掌。

冰塊立時破裂。

這一舉動，立時惹惱了雙邪，因爲那是他們的心血作品，那容許別人破壞？

雙邪從石椅上飛身而起，撲向二人。

雷狗兒已使出「天雷四式」的第一式「春雷初綻」。

轟隆一聲，却對雙邪絕無影响。

他們雙腿盤膝，竟然能在半空遊走。

雙邪的武功，果然已入化境，他們白髮飄動，忽上忽下，活像兩個神仙。

雷狗兒又再發掌。

「旱天拔雷」、「焦雷霹靂」。

甚至「雷震九天」。

但對他們雙邪竟然全無威脅，只是整個石室在震撼，使冰屑飛射，冰牆塌下。

雙邪却不以爲然，趁雷狗兒四掌而出，身子未能穩定下來，不知他們使的是甚麼技倆，竟把雷狗兒整個人吸在半空，不上不下。

程純撲向二邪，但二邪的面前似有一道無形的牆，任她如何衝撞，也無法越雷池半步。

雷狗兒人在半空掙扎，却是身不由己，勁力沒有了，一切都被他們二人掌力所牽制。

天人宮的「天雷四式」和其他心法，在雙邪的眼中，竟是如此不濟。

雷狗兒一時之間，似是手足無措，程純看着他，也是有心無力。

雙邪看着，大笑起來。

他們的笑聲，震人耳膜，能使冰塊飛濺。

忽然，外面傳來人聲。

三絕先進入冰窖，追着而來的是「三兇神」與「四大無常」，看來他們已佔了上風。

「雙邪」又再坐在石椅上。

三絕走近，向雙邪道：「屬下不力！」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道：「噓，爲甚麼惹來這麼多怪人！」

「四大無常」最憎惡人家說他們古怪，因而咆哮道：「你兩個才是老怪！」

「淫邪老怪」花無言也道：「老毒物，這四個古怪東西甚合你胃口！」

「好極！你們是甚麼人？」

「生死無常」易哲也道：「咱們是天人宮的四大無常，你們是……」

「在雙邪軒上，還會有誰？」

「天下間竟有你們這對老怪物？」

「老怪物，看來我們又多一件收藏品了，四大無常啊，你們快要不再無常！」

「喜怒無常」姜天司忽然大喜道：「好極，好極，看你們快要變無常！」

他雙掌遞出，便要施展他的拿手好戲「剜心剖肺」，可是，雙邪衣袂微動，姜天司已被震出五丈之外。

姜天司立時大怒，又再撲上，突然又再被彈開，原來他碰着雙邪面前那道罡氣凝成的無形牆！

這「喜怒無常」向來都是喜怒無常，如今更是大叫大嚷，道：「宮主，宮主，快給他一記雷震九天！」

雷狗兒道：「他們連雷震九天也不怕！」

「甚麼？」

衆人都靜了下來。

在他們心目中，「雷震九天」差不多已是天下絕項的武功，爲甚麼宮主竟說沒有用？

「淫邪老怪」花無言又道：「那三個兇神惡煞的人又是誰？」

「是三大兇神！」

「啊！是三大兇神，我只聽說過有四大兇神。」

「是的，以前是，但死了一個！」

「可惜，可惜！」

「淫邪老怪」花無言問：「老毒物，可惜甚麼？」

「可惜那個兇神死得太早，否則，四塊巨冰一封，又是一件人間極品！」

三兇神聽了他們的對話，雖不明白，但聽語氣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使他們動怒。

「窮兇極惡」柯特一躍而起，撲向二人，雙邪似是瞧也不瞧一眼，只是衣袂微動。

柯特整個人飛撲在冰塊之上。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道：「有沒有摔壞？」

柯特摸着屁股站起來，氣得七竅生煙！

其他的四大無常都站了起來，作

勢欲上。

「淫邪老怪」花無言道：「小心，小心！」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道：「小心甚麼？」

「這四個怪人怪模怪樣，可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你難道不覺得珍貴？」

「對，人間極品！」

四無常聽了，怒火攻心，一齊動手，可是，那兩個老怪物居然也不把他們放在眼內！

兩個老怪物在石椅之上盤膝騰起，在半空之中，背靠着背，同時拂起雙袖，那四個本是人見人怕的無常，竟不由自主的向後空翻！

柯特也加入了戰圈。

兩個老怪物在半空中游走，四大無常各展所長，却是對兩個老怪物毫無威脅！

轉眼已是數十回合，仍見四大無常束手無策，而那兩個古稀的老怪物，衣袂略爲一動，便使他們人仰馬翻，飛撲十丈之外！

這時，三大兇神也加入了戰圈。

一時之間，戰況稍爲緊張，可是，因爲四大無常與三兇神的武功招數並不配合，而這石室的面積又不太大，很多時候各自出手，反而成了雙方的牽制。

而兩個老怪物的武功已臻化境，隨時可以利用敵人極厲害的招數，化爲他們護體兼反攻的機會，因此，兩個老怪物並沒有因對手多了而呈現敗象。

雷狗兒看見如此，也要加入戰圈。

程純在他耳畔道：「我們看準兩個老怪物的弱點才動手！」

雷狗兒仔細看着，可是，四十個回合過後，那裡有甚麼弱點！

因爲兩個老怪物的招數與一般武功迥異，只見他們衣袂微動，或是雙袖微拂，便有巨大的威力出來，根本不用甚麼大開大合的招數。

沒有招式，那裏來的弱點？

程純向來觀人於微，可是，她看了又看，仍然無法找出一點破綻！

難道天下間竟有全無破綻的武功？

雷狗兒絕不相信，程純當然也不相信。

就算是正在參戰的三兇神、四大無常也絕不相信，他們都是武功上的大行家，見多識廣，他們絕不相信天下有無懈可擊的武功！

可是，三十回合，八十回合……

雷狗兒只能出手兩次。

程純出手一次。

兩個老怪物却是越戰越勇。

忽然，石室之外傳來一陣叫聲。

這陣叫聲，對雷狗兒來說是熟悉的，那次他在九缸大宅之前，便是聽見這種叫聲才進入宅內一看。

那是慕容曙的淒厲叫聲。

衆人都被這叫聲嚇呆了，兩個老怪物却利用這一刹，飛身向上，攀坐在石室的一條橫樑之上。

叫聲更近。

雷狗兒道：「是小子！」

程純奔出，把門打開。

慕容曙立刻衝入來，後面是兩小花幽菊與寒梅，兩人似乎爲了追這小子而喘氣。

小子一進門，看見了衆人，似乎臉有得色，忽然，他朝着那面本是破裂了的冰牆走去。

那冰牆本被雷狗兒所震裂，如今部份已自動還原，不過，冰牆却顯得模糊。

但上面的一部份仍然是十分清晰。

小子奔向那冰牆，叫道：「爹……娘……」

小子竟然認得冰中兩個人是他的父母！

他抓着那冰牆，希望可以觸及他的父母，但冰封極厚，怎能觸及？

小子發出淒厲的叫聲。

在場的人，感到一陣心酸。

兩個老怪物在樑上看着。

「淫邪老怪」花無言道：「這個便是號稱『珠聯璧合』、『天生一對』所生下的兒子，他是個白痴！」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慨嘆道：「一雙璧人竟產下一個白痴的兒子，難道上天眞的不容許無懈可擊的事物存在。」

「不如把他也冰封了，他們同在冰內，再無痴、眞、愚呆之分，那豈不是完美？」

衆人聽了，都感到氣憤。

這兩個老怪物眼見此兒啼喚母的情景，不獨無動於衷，反而還想冰封那小子，實在沒有人性！

雷狗兒第一個躍起。

他在半空之中，猛然發力。

「旱天拔雷」一式，打向二人。

二人身體微微一讓，力道便從他們二人身邊穿過，傷不了他們，却把上面的一片冰打穿了！

從大洞內，透入了外面的光線。

本來只靠一些極弱的火光照耀的石室，頓時光亮起來，冰塊反射光線，一時之間，人人目爲之眩，不能視物！

當他們再睜開眼睛，兩個怪物已失其所踪，看來已穿過那大洞，而飛身出外。

雷狗兒也一躍而上，到達洞口，正想飛身出外之時，下面石室却震動起來。

他不想離開衆人，反身躍回室內。

那震動的力量似是越來越强，衆人有些着慌。

雷狗兒叫道：「小心！」

忽然，整個石室的地板塌了下去

，他們毫無選擇的隨着地板塌下。

眾人嘩叫，似是墮入了一個無底深潭！

在冰雪石塊的飛墮之中，他們似乎聽到上面有笑聲，是兩個老怪物的笑聲。

慕容曙在這個時候，一直是拉着雷狗兒與程純，因此，雖然在極其混亂的情況之下，三人似成一體。

落下的速度終於停了下來，沒有泥塵，也沒有冰塊，他們只覺到處是軟綿綿的一片。

到處黑暗，只有在不遠之處，有一個大洞，洞內透出光芒。

雷狗兒見一切都定了下來，問道：「各位，你們怎麼了？」

三兇神首先發出聲音，然後是四大無常，兩朵小花也發出了回應。

程純握着雷狗兒的手。

慕容曙依偎着雷狗兒。

雷狗兒聽到了各人的聲音後，才鎮定下來，道：「讓我先到那透光的洞看看！」

雷狗兒走近那洞，只見有一列階梯，便道：「慢慢隨我來！」

雷狗兒走着，走盡了階梯，是一道門，門是虛掩的，一推即開。

他探頭一看，却是一個雅潔的大廳。

雷狗兒先走出去，叫了幾聲，沒有人回應，便叫他們出來。

各人出來之後，向四邊打探察看，發現這大廳通往三處，三處都有設備齊全的臥房。

沒有人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雷狗兒在四周看了一遍，便對眾人說：「既來之，則安之！各人都倦了，休息過後，再作打算！」

眾人走到自己喜歡的房間內，經過一夜的疲累，一見那張溫暖舒適的床，便忍不住躺下，一躺下，便立時墮入了夢鄉。

慕容曙一直跟着雷狗兒。

雷狗兒睡了，慕容曙却沒有睡，只是坐在地上，玩弄着一塊鐵板，雷狗兒最初還以為是一些銅錢，醒過來後，才知道他是在把玩着那塊「回天令」。

這「回天令」是雷狗兒在天人宮當宮主的證明，不知甚麼時候跌了出來，被慕容曙把玩着。

雷狗兒本想要回那「回天令」，慕容曙却不肯，雷狗兒也不堅持，因為困在這兒，不知何日才能出去，而他一向也不重視他的天人宮宮主身份。

雷狗兒道：「你不累嗎？」

慕容曙搖搖頭，把回天令拋上拋下。

雷狗兒出了房間。

廳外已坐着程純，只見她似經梳洗，精神奕奕的坐在那裏，旁邊還有寒梅與幽菊。

兩小花一見雷狗兒，便袛襝道：「宮主！」

「兩位姐姐，在這裡，不用再行這些禮儀了！」

程純促狹地道：「宮主，你睡得好嗎？」

雷狗兒道：「好，四個無常叔叔呢？」

「宮主，我們都在這裏！」

四大無常也精神煥發地走出來，接着，三兇神也來了，看來精神都不錯，但神情肅穆。

眾人坐下後，雷狗兒道：「那兩個老怪物把我們困在這裏，不知有何企圖！」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可能見宮主與程姑娘是天生一對，他們要用來製標本！」

「凶多吉少」元空子也道：「你們天人宮的四大無常，也是製標本的好材料！」

姜天司怒道：「你們三兇神何嘗不是？」

程純道：「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雷狗兒道：「假如他們要將咱們炮製，咱們合力，他們便沒有動手的機會！」

「陰陽無常」畢英忽然怪聲怪氣地道：「我看那兩個老怪物的武功已達到爐火純青的階段，連宮主的『雷震九天』也莫奈之何，我看……」

「目射兇光」舒精光道：「我看未必，畢兒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看，以咱們三人之力，加上四位無常兄，再加上宮主與程姑娘，將是無堅不摧！」

雷狗兒道：「假若咱們有機會合力，當然不會怕那兩個老怪物，不過……」

「不過甚麼？」外面傳來聲音。

兩個老怪物赫然出現在他們跟前。

眾人散開，暗忖：「這兩個怪物怎能無聲無息的來到？」

兩老從容入坐。

「淫邪老怪」花無言道：「我們兩人，平生最不喜歡欺人，一定要令人心服口服！」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道：「你們仍想聯手與我們一戰？」

雷狗兒道：「你們敢？」

「淫邪老怪」花無言沒有答話，只是邪笑。

「萬毒邪神」獨孤不毒道：「當然敢，但有條件！」

「甚麼條件？」

「假若咱們敗了，咱們這處『蓬萊三絕、廣寒雙邪』，都歸你們！」

雷狗兒道：「我們要來作甚麼？」

「我不管你們用來作甚麼，不過，你們敗了又如何？」「萬毒邪神」獨孤不毒一直打量着雷狗兒。

「那我們還有甚麼話說？製標本！」雷狗兒道。

兩個老怪物大笑。

笑聲把廳內的窗簾震得飄了起來，眾人的耳膜也感到一陣不好受。

獨孤不毒道：「我的條件極為簡單，若你們敗了，其他人都可離去，獨是雷狗兒……」

花無言接口道：「還有這位程姑娘！」

眾人看見花無言那種色迷迷的樣子，無不動怒。

雷狗兒第一個按捺不住。

他使出雙掌。

兩個老怪物避也不避，只見他們衣袂微動，兩掌千斤之力，已御去於無形。

「四大無常」接着攻上。

他們接近「淫邪老怪」花無言，全力猛攻此人，他們都發揮了他們的無常本性。

而「三大兇神」也不甘後人，猛攻「萬毒邪神」獨孤不毒，也發揮了他們的兇神本色。

程純被「淫邪老怪」看得渾身不自在，心中氣惱，也加入了猛攻「淫邪老怪」！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罡風四起。

寒梅與幽菊的武功較弱，沒有機會加入戰圈。

九個人圍着兩個小老人，出盡平生所學，却對兩個老人全無威脅。

他們只是把雙袖頻頻拂起，甚麼招式、甚麼勁道，立時消失於無形。

雷狗兒想施展「天雷四式」，只覺那「萬毒邪神」一袖拂向他，他便無從發力。

程純也想打那老淫邪，一洩心頭之恨，但一接近那老淫邪，便覺被一股力量牽制着，不能從心所欲。

忽然，兩個老怪物吆喝一聲。

雷狗兒只覺眼前一黑。

程純也覺天旋地轉，倒了下來。

兩人同時雙袖一揚，只見「萬毒邪神」吸住了雷狗兒，而「淫邪老怪」却吸住了程純。

其他的人在這吆喝聲中，都被震出五丈以外。

眼看雷狗兒與程純快要被擄去。

幽菊與寒梅沒有加入戰圈，一直在窺伺着，看見這個情景，一時護主心切，不再理會自己的生死，撲了出去。

幽菊死命抱着雷狗兒，寒梅也抱着程純。

這是出於至誠的護主心懷，力量之大，出乎兩個老怪物意料之外。

他們想抖開兩朵小花，一時之間，却是無能為力！

在這一剎的放鬆，兩人已搶回兩個主人。

兩個老怪十分惱怒。

「萬毒邪神」道：「留下雷狗兒與程純，你們所有人都可以離去！」

「淫邪老怪」道：「明天這個時候，我們再來拿人，若有其他人留下，定然屍骨無存！」

兩人同時拂袖，身上似有翼般，飛出了那大廳之外，轉瞬失了所踪。

當然，沒有人會離去。

「四大無常」為雷狗兒推宮活血，而兩小花也救護程純。

不一會，兩人都醒過來。

雷狗兒道：「你們都走吧！」

兩小花立時跪下，哀道：「宮主！」

「四大無常」也跪下，無言的跪下，淚水却是汩汩而下。

本來，天人宮宮主的說話是無上的權威，下屬定要應命的，但在這個時候，他們怎會聽命。

雷狗兒實在看不慣亦師亦友，亦曾共渡患難，出生入死的「四大無常」跪在他的跟前，他只好柔聲道：「起來，起來！」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宮主不要我們走了！」

眾人立時起來。

雷狗兒轉向三兇神道：「你們走吧！」

「凶多吉少」元空子道：「雷狗兒，咱們還有約定的一戰，我們怎能走？」

雷狗兒道：「你們都已親身試過，我們九個人加起來，在兩個老怪物眼中，也是不堪一擊！」

眾人無言，因為雷狗兒說的是實話。

「四大無常」異口同聲道：「我們要與宮主共同生死！」

兩小花也道：「下屬與宮主生死與共！」

雷狗兒轉向「三兇神」道：「你們離開吧！」

「凶多吉少」元空子道：「在江湖上，路見不平也要拔刀相助，你當咱們三人是何等人？」

雷狗兒道：「你們何必作無謂犧牲呢？」

這時，房內却傳來哭聲，只見慕容曙滿臉淚水的慢慢走出來，手中拿着兩片東西。

程純上前，柔聲問道：「甚麼事？」

只見慕容曙手上有兩片鐵板。

「回天令？」

是兩片破開了的「回天令」！

慕容曙指着那兩片東西，不停的哭。

程純忽道：「狗兒哥哥，你看！」

雷狗兒道：「回天令怎麼會破的？」他上前接過那破開了兩片的回天令，又道：「小子，算了，不用哭！」

雷狗兒看着那兩片回天令，忽然，有一塊輕紗似的東西飄了下來。

那是一塊極薄而又透明的輕紗。

慕容曙忽然又狂嚎一聲，只見他滿口鮮血，原來他因為自責，自己用力咬破咀唇。

雷狗兒上前，叫道：「傻小子，我又沒有怪責你！」

那知道，慕容曙咀上的血已滴在那輕紗之上。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本是透明的輕紗，竟出現了一些圖像。

雷狗兒看着，自言自語地說道：「這是甚麼？」

「四大無常」也走近一看，雷狗兒把滴下的血塗抹在輕紗之上。

血液所到之處，便有圖像出現。

一幅接着一幅。

慕容曙見有圖畫，也止了哭泣，竟把自己唇上的血塗在紗上。

更多的圖像出現。

眾人一看，那是一種武功的演譯。

「生死無常」易哲也道：「難道這是……回天……」

雷狗兒道：「回天？回天也是一種武功？」

「陰陽無常」畢英突然興奮地道：「五天人曾說過，我們天人宮來自天上，回天，回天，豈非是天人的最高境界？」

雷狗兒小心地把血水塗在輕紗之上，轉眼之間，十幅圖畫已完全顯現。

「三兇神」知道他們發現了天人宮的至寶，那是天人宮的事，他們懂得江湖規矩，沒有走近察看。

「喜怒無常」姜天司道：「我們有救了，宮主，你有福緣，以前練的『天雷四式』，在這兩個老怪物前不管用，如今有這『回天』，定然……」

眾人也興奮起來。

雷狗兒道：「讓我試試！」

「三兇神」道：「咱們先回內裏休息！」

四大無常與雷狗兒一起研究。

十幅圖畫表示十個招式，旁邊並無說明，雷狗兒先學招式，那些招式十分古怪，不過，雷狗兒還是一學會了，並且試演了一回。

畢英道：「招式是古怪，不過，要加上內力之後，才能看到眞章！」

雷狗兒道：「好，你們讓開！」

眾人走近牆邊。

雷狗兒以「天雷四式」的內功，運用在這「回天」的招式之內。

一招使出，雷狗兒竟然站不住脚，倒在地上。

他再運勁，再使另一招。

這次勁力充沛，而雷狗兒却更快的倒在地上，結實的跌了一交。

雷狗兒道：「這些招式不能用勁使出！」

「爲甚麼？」

「我也不知道！」

雷狗兒又再試，結果仍是活生生的摔倒在地。

四大無常都是武功學識廣博之人，但他們，也不知道爲甚麼會有這種效果。

他們甚至也學了一招，以自己的勁力使出，結果也是活生生的摔了一交！

眾人都在嘖嘖稱奇，再研究了大半天，仍無頭緒，可恨這圖像旁邊並無文字解說，假若有些証明，定然可以弄出其中奧妙。

忽然，程純道：「叫三兇神出來研究一下吧，也許他們是局外人，有另一番見解。」

眾人並無異議。

三兇神出來了，一起研究圖像，雷狗兒並把自己使勁運招的感覺說出。

「凶多吉少」元空子道：「你們看出這些招數之中，全是反其而行？」

「是的，就以這招而論，目的是直接攻擊敵人，却要先迴拳，然後擊出……一切都是反其道而行。」

「沒有勁道，猶可使出這招式，一有勁力，便會自我攻擊，那是……」

「那是因爲我們的內功，都是順周天而行……假若不用內勁運招，那又全無力量……除非……」

雷狗兒急問：「除非甚麼？」

元空子道：「除非那人從未習過內功，再以反周天的方向，練那逆轉內功，我看……」

「逆轉周天的內功？」

「還有，這些招式亦是倒轉而來，假若對方反攻，我們自然會用回自己的招式，那麼，這些『回天』的招式便沒有用了。」

「換句話說，我們任何一個人，學了這些招式也無所用？」

「是的，那是因爲我們早已習武，而且有了根底，一切動作、內勁，都會自然而然的使出。」

眾人氣餒下來。

程純忽道：「有……有一個人，沒有內力，沒有武功……可惜……」

眾人都會意，望着慕容曙。

慕容曙怔着，一時之間，他屹然不動。

雷狗兒道：「好，死馬當是活馬醫，我看慕容曙身體結實，只不過腦袋空洞。」

程純道：「小子，你來！跟着我。」

小子仍怔怔的望着程純。

程純道：「狗兒哥哥，你把招式使出，我叫他模仿你……」

雷狗兒在慕容曙面前慢慢的展示招式。

最初，慕容曙仍是怔怔的不知所措。

漸漸，他也動起手脚來。

第一招足足學了一個時辰，不過，第二招却有進展，只用了大半個時辰，而且越學，越有進展。

雷狗兒沒有說錯，慕容曙的腦袋是空白的，只要教得其所，他是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機括般的動作，他是有學習的能力的。

過了五個時辰，他的招式動作已有些神似，眾人十分疲倦，竟在大廳之內睡了。

待他們醒來，只見慕容曙獨自在大廳之中舞動手脚，竟然是昨日所學的一招一式。

招式是學會了，但全無勁道，打在別人身上也只像搔癢似的，又有甚麼用處？

「四大無常」與「三兇神」經過研究之後，決定用一個最快的方法，使慕容曙得到逆轉的內功。

畢英道：「咱們四大無常以內功注入慕容曙體內，而你們三兇神以御力之法，把咱們的力量逆轉，看看能否有成效。」

元空子道：「理論上是可以的，不過，不知慕容曙的身體能否受得住。」

雷狗兒道：「這是唯一的方法了。」

於是，四大無常先坐下，手搭着肩，而慕容曙坐在當中，畢英一手搭着他的肩。

三兇神坐在另一邊，元空子以手搭着他另一肩，一聲令下，四大無常的內力慢慢透出。

三兇神亦以御力之法，把四大無常的內力扯過來。

慕容曙忍受了一會，竟大笑起來，也許因爲他從未試過有內力在他身上流動，並不習慣。

雷狗兒也坐在他的身旁，叫他遞出雙掌，並以雙掌相抵，這樣，雷狗兒從中作了一個中和者。

四大無常又再運力，三兇神亦盡力在御力，一時之間，整個大廳靜了下來。

只見四大無常頭頂上冒煙，接着，三兇神也冒煙，而雷狗兒坐在當中，也開始冒煙。

而且越冒越多。

大廳之中，似有三個蒸籠似的。

一個時辰之後，眾人都慢慢的把力道減弱，定下來後，眾人感到十分疲倦。

可是，慕容曙却似乎並無受益，雖然他的血脈是打通了，但沒有得到那逆轉的內功。

四大無常道：「咱們休息一下再試。」

半個時辰之後再試，亦是無功。

忽然，外面傳來人聲。

是一個管家模樣的人，他後面還跟了幾個僕僮丫環，捧着十分豐盛的食物進來。

那管家道：「這是雙邪君給你們的，吃過之後，下面有大門，外面有馬車，離去的便自行離去，只要天人宮宮主與程姑娘留下。」

那些僮僕放下了食物。

管家續道：「假若你們不走，不能再怨雙邪君。」

眾人沒有理會那管家，只看着那些豐盛的菜餚，一同就位進餐。

好一頓豐盛的晚餐。

也許是最後的一餐了，他們都是性情中人，沒有心情理會明天的事。

好菜餚之外，還有好酒。

四大無常餓酒已久，一嗅到酒香，早已不知人間天上，況且還有三兇神，你一杯我一杯，那會理會明天的天是否會塌下來。

雷狗兒看着，一時之間，不忍拂逆他們的豪情勝意，就是再多試一次，這白痴小子也不能領受。

他望着程純。

程純喝了少許酒，臉泛桃紅，美麗得使雷狗兒也醉了，而慕容曙却吃得津津有味。

* * *

翌日醒來，那些杯盤早已收了，大廳空蕩蕩的，只有慕容曙在當中。

四大無常出來，似乎滿臉歉意，三兇神也出來了，正想說話，廳外已站了兩人。

雙邪，是廣寒雙邪兩個邪神。

「你們都沒有走？好極，我們都喜歡義氣的人，那麼便留你們一條全屍吧！」

雷狗兒道：「你們有此本領？」

他一撲而出，迅速的使出了「天雷四式」。

可是，空中是激蕩的震動，兩個邪神却是無動於衷，仍然在氣流中穩站着。

雷狗兒本想以快打慢，來一個攻其無備，可惜，他的武功實在不及雙邪。

忽然，慕容曙走出來，步伐有些笨拙，不過他却出手。

古怪的出手，竟然左一拳，右一掌，摑在雙邪的臉上，雙邪愕然的站在那裏。

他們實在不相信，天下間竟有人可以掌摑他們。

可是，那是事實，這白痴小子可以。

兩邪大怒，同時出手，眼看便立時把這小子變成一堆肉醬。

可是，小子却笨拙地轉了過身，竟巧妙的避過兩人的掌風，然後雙手一揚，兩人的屁股又中了他一掌。

雷狗兒看不清楚，雙邪也看不清楚。

那是甚麼手法？

這回，雙邪老羞成怒。

他們互望一眼，同時出手。

雷狗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只想一手扯開慕容曙，但雙邪的力量來得太快，而慕容曙却不期然的迴身，雙掌攻向自己，然後攻向雙邪。

手法之奇特，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兩邪的脅間都被慕容曙擊中，可惜的是，這一擊是全無勁力，否則……

雷狗兒心中一動，立時把自己的勁力加在慕容曙的身上，慕容曙又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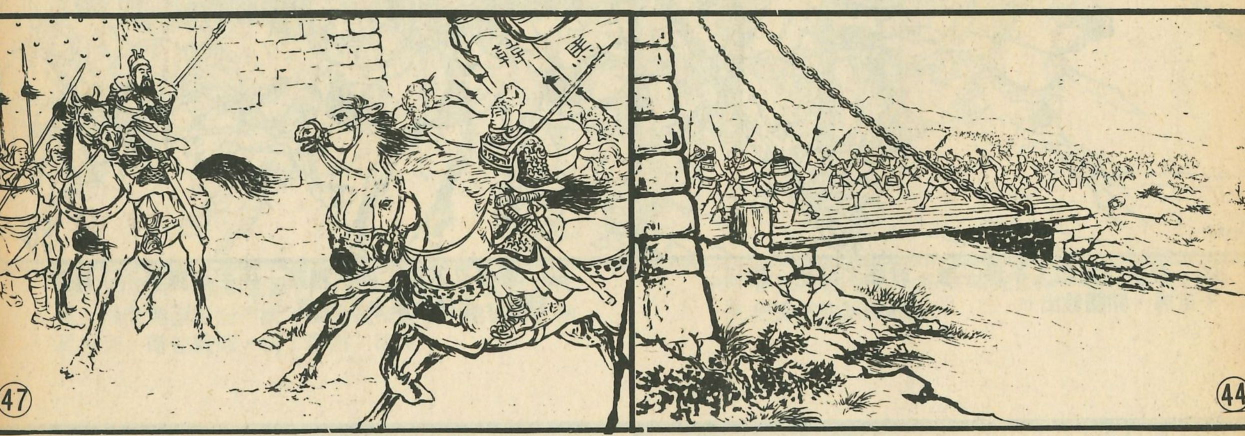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廿六

反西凉（二）

徐正・編繪

43　鍾繇也猜想這是馬超用的什麼計策，起先不敢放鬆戒備。後來探得西凉兵去遠，方才放心，大開城門，放任居民出城去打柴、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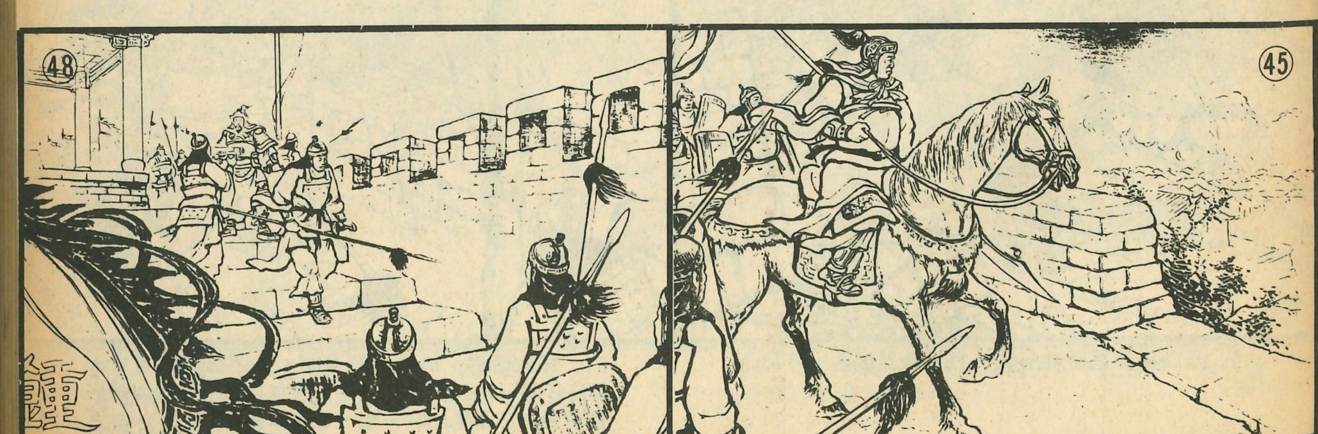
46　這時龐德已經混進城來，突然從城門邊轉出，揮刀徑奔鍾進，大喝道：「龐德在此！」一刀砍鍾進於馬下。





44　直到第五天晚上，聽說馬超又來攻城。居民們爭先恐後，奔進城裏。

47　龐德殺散守兵，大開城門，放馬超、韓遂的軍馬進城。



45　鍾繇仍下令閉城堅守，當夜三更時分，忽然西門火起，烈焰冲天。守將鍾進得報，領兵趕來救火。

48　鍾繇失了長安，退守潼關。西凉兵隨後趕來攻關。鍾繇一面防守，一面向曹操求救。

出手。

動作雖不快捷，但勝在奇特。

不是以常理而出的招式。

這一招因有了雷狗兒的勁道，使雙邪吃了一記悶棍，竄了開去。

雙邪是大行家，如何不知這是雷狗兒傳過去的勁力，假若沒有這勁力，無論那小子的招法如何精妙，也無用處，於是，他們雙雙拂袖。

這一拂的力量極大，竟把慕容曙推向大廳的另一邊，雷狗兒當然不想離開他，急忙之中，一手抽着他的腰帶，那腰帶因縛得很緊，扯住了他的去勢。

雙邪目露兇光，要先把小子置於死地。

雷狗兒無法救他，情急之下，以力傳去，說也奇怪，那力道竟能透過腰帶傳過去。

慕容曙出招，是有勁力的一招，竟把雙邪的力量止住，反手一蕩，招法是明明向着雙邪的腹部，可是，兩人却同時感到面頰一熱。

中了慕容曙有勁的一招。

雙邪退下，兇性更露。

這時，在旁的四大無常已知腰帶可以傳送功力，但因傳送力量有限，因此這臉頰的一招，無法使雙邪受傷，假若勁力足夠的話，這一招不足致命，也必然使他們受到重大傷害。

於是，四大無常互相搭着肩，而畢英也搭着雷狗兒，這時，功力傳送自然是加了四倍。

慕容曙似有神助，古怪招法又出。

雙邪當然不會害怕，雙袖頻拂，可是，慕容曙以不變應萬變，一招一招的使出。

這一招，看來打不着雙邪，却又重重的一拳擊在他們心胸之上。

這「回天」的武功實在巧妙，巧妙得令人難以置信。

三兇神見傳力可以尅制雙邪，也奔上前搭着四無常之肩，以猛力傳送。

這時，大廳之內，實在是一個奇景。

雙邪在猛鬥慕容曙，而慕容曙是被雷狗兒的腰帶控制着，後面是一大條長蛇陣，四大無常加上三兇神。

雙邪一向自負，相信世上無人能及他們。

可是，如今兩人聯手，竟對付不了一個白痴小子！

他們氣極，手下急燥起來。

但慕容曙仍是那麼從容。

十招武功本是笨手笨脚的使出，但因一用再用，熟能生巧，加上後面的內力源源而至，實在如虎添翼。

百個回合之後，雙邪已有疲態。

慕容曙突然一聲吆喝，整個人騰空而起，雙腿飛出，這一招，根本不在那輕功心法之內，只不過是他因後面的力道太勁，而不由自主的抽身飛離。

雙腿踢出，有如天神猛蹴。

雙邪吃個正着，他們沒有機會表示驚嘆，因爲雙邪的兩顆頭顱已飛了出去。

雙脚踢出，竟踢出兩顆人頭。

這實在是驚心動魄的一刻。

衆人都靜了下來，慕容曙却沒有甚麼反應，他把背後的腰帶鬆開，慢慢的走了出去。

雷狗兒坐下來，三兇神也慢慢放下了手，四大無常才鬆弛下來。

「砰……砰……」兩具屍體倒下。

這時，門外又傳來人聲。

是蓬萊三絕，他們看到兩具無頭屍體，再看屋瓦之上有兩顆頭顱，竟嚇至軟了下來。

雷狗兒道：「你們收下雙邪的屍體吧！」

三絕沒有作聲。

雷狗兒道：「快備馬匹送我們離去，你們這個蓬萊三絕閣，自行解散吧！」

三絕唯唯諾諾的退下。

雷狗兒道：「我們先去找回慕容丹夫婦的屍首，帶他們回去『天上人間』！」

一切打點妥當之後，他們由三絕護送下去。

雷狗兒被四大無常與兩小花簇擁着，要他先回天人宮，而他也想回去請敎一下「天人五老」，一個有武功的人如何能練這「回天」功法！

在山下岔路處，雷狗兒忽然想起，三大兇神仍然與他有一個諾言，要他與三兇神一戰。

雷狗兒道：「你們還想再與我一戰嗎？」

元空子道：「不用了，天下武功，根本沒有盡頭，這次你勝了，下次我們也勝，勝勝敗敗，其實是幻象。」

慕容曙跟着他們，仍然把玩着「回天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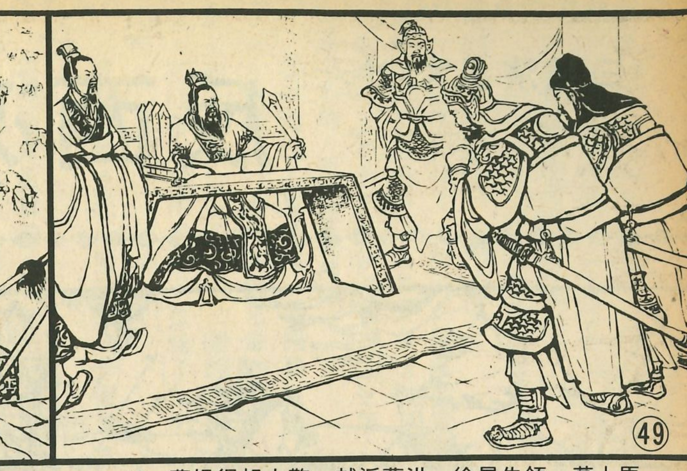
程純道：「小子最可憐。」

雷狗兒道：「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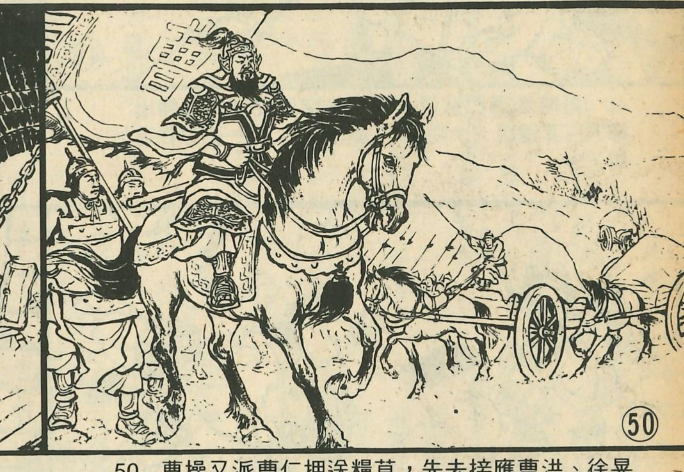
慕容曙望着他們，呆呆的笑了。

「生死無常」易哲也却道：「日盈昃，月滿盈虧，天地尚無完體……子非魚，焉知魚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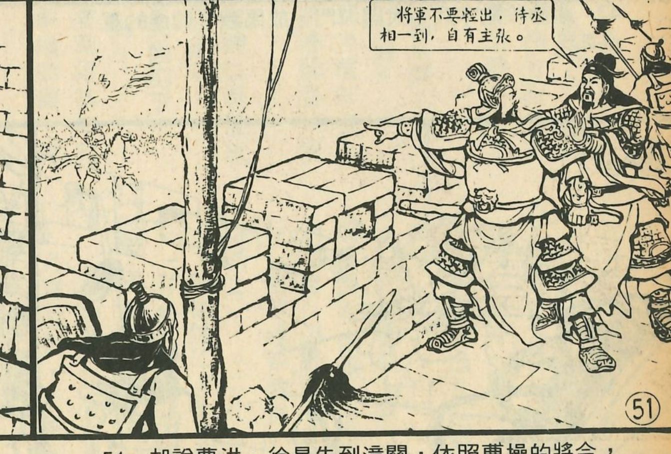
雷狗兒似明非明，似懂非懂，拖着程純，也拖着慕容曙上路。（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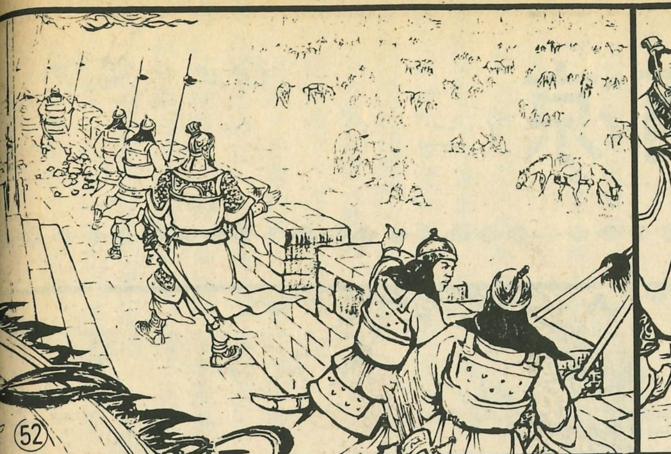
49 曹操得報大驚，就派曹洪、徐晃先領一萬人馬去接替鍾繇守關，並且給了十天的限期，如在限期內失守，按軍法斬首不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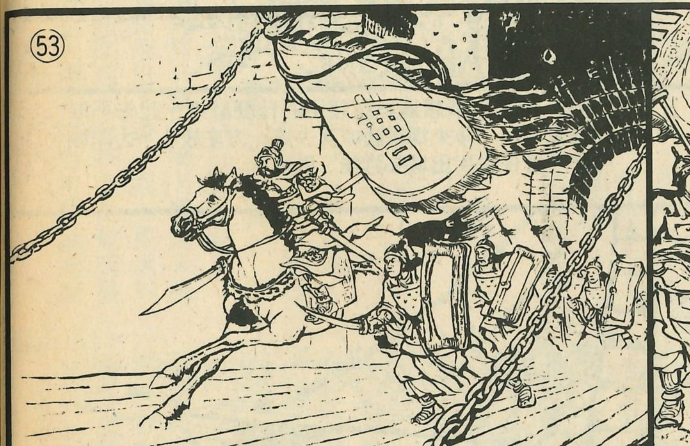
50 曹操又派曹仁押送糧草，先去接應曹洪、徐晃。隨後，自領大軍來救潼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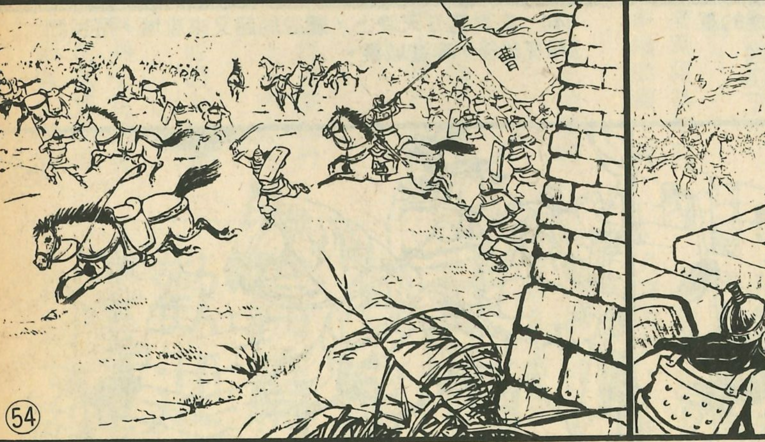
51 却說曹洪、徐晃先到潼關，依照曹操的將令，堅守不戰。馬超要激怒曹洪，故意在關下破口大駡。曹洪幾次三番要出關一戰，都被徐晃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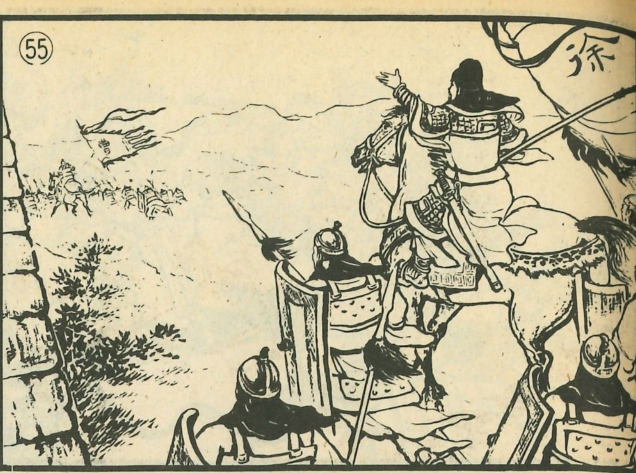
52 曹洪勉強忍耐着，直到第九天，但見西凉兵都在關前草地上休息，看樣子已經疲乏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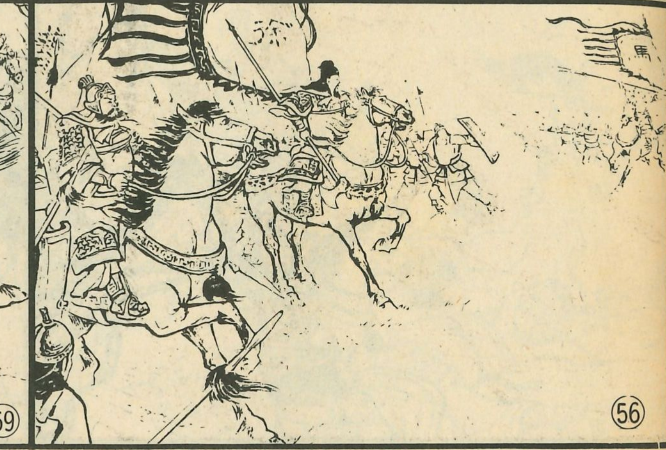
53 曹洪認爲敵人不堪一擊，就瞞了徐晃，帶領三千軍馬，開關殺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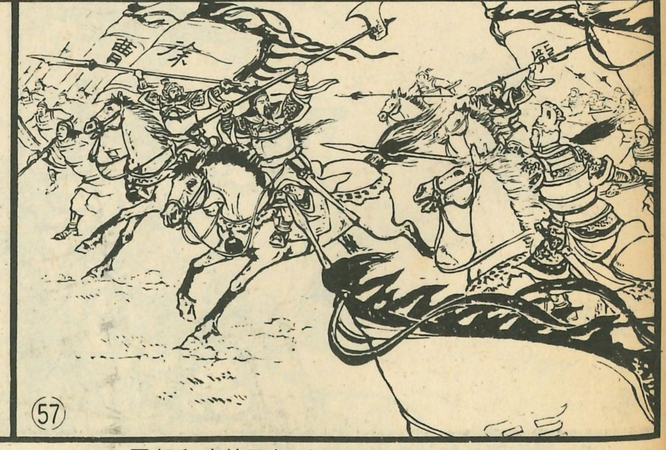
54 西凉兵見是曹洪出城，丢下軍器馬匹，不戰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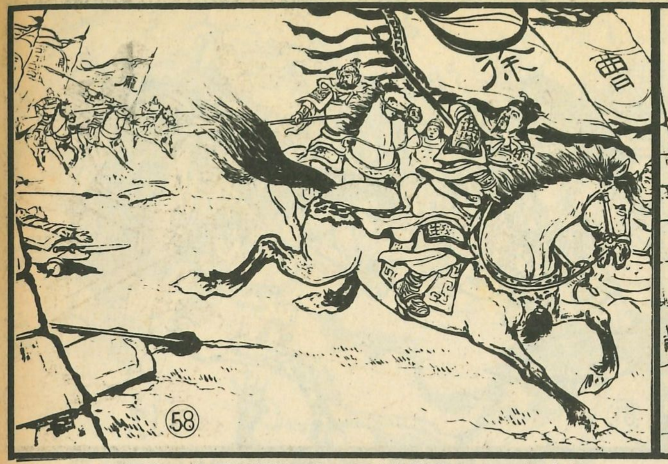
55 曹洪縱馬趕去。徐晃在關內得訊，怕曹洪有失，急出關趕來，大叫：「曹將軍，休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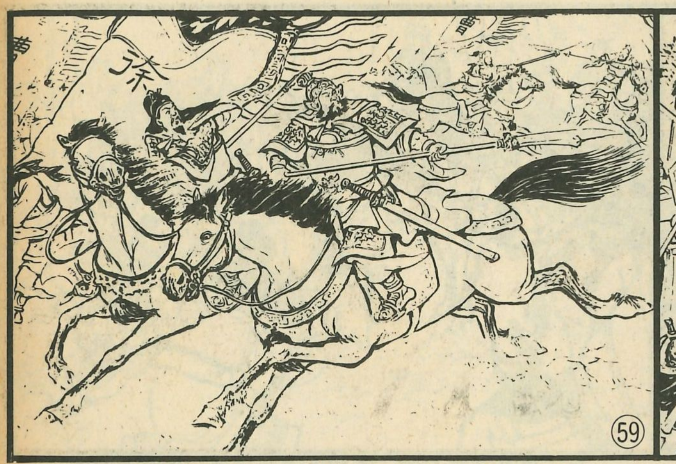
56 曹洪正想回馬，忽然喊聲大震，馬岱領兵殺到，先把曹洪的歸路截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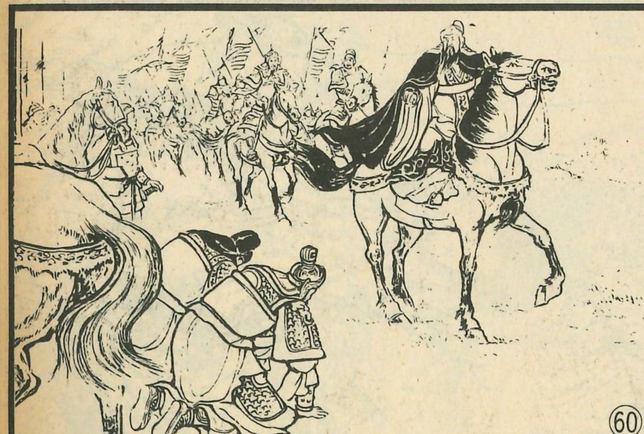
57 馬超和龐德又領兵左右夾攻，把曹洪、徐晃圍在核心，混殺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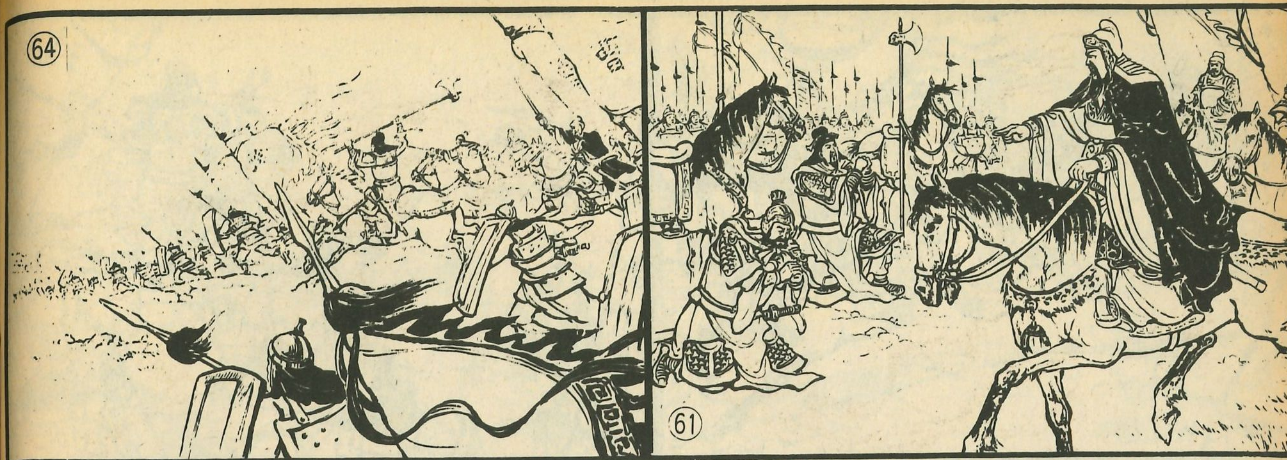
58 曹洪、徐晃抵敵不住，又怕潼關有失，拚命衝出重圍，向關內奔回，西凉兵也隨後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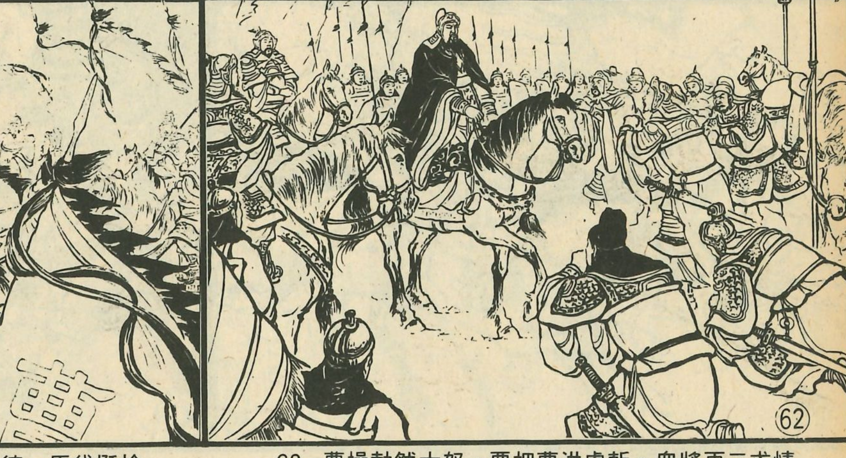
59 西凉兵一直衝進關內。曹洪只得和徐晃棄關而逃。後面龐德緊追不捨，眼看就要趕上。恰值曹仁領兵殺到，敵住龐德，救了曹洪、徐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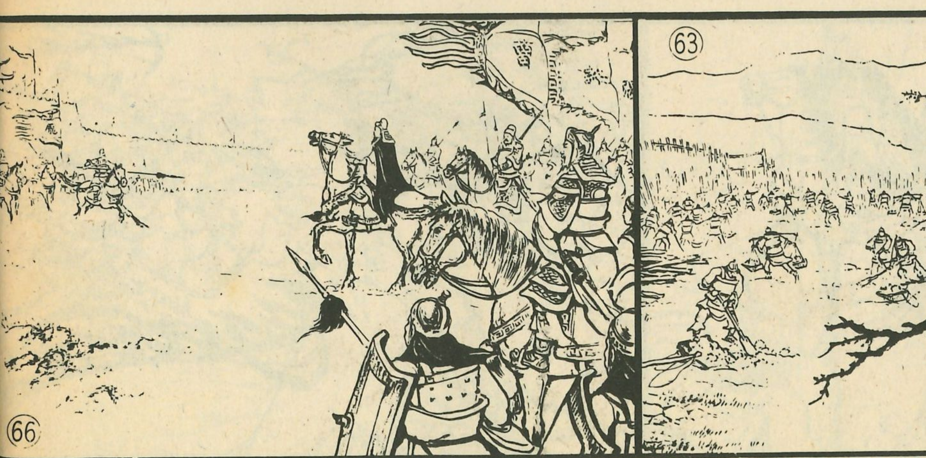
60 不一會，曹操自領大軍到來，見曹洪、徐晃在馬前請罪，就問：「怎麼九天就失了潼關？」曹洪把遇伏戰敗的事，細說一遍。



61　曹操又責備徐晃，說他是個懂事的人，怎麼不勸阻曹洪。徐晃道：「小將幾次勸阻過他，後來他瞞了小將出戰，因此失了關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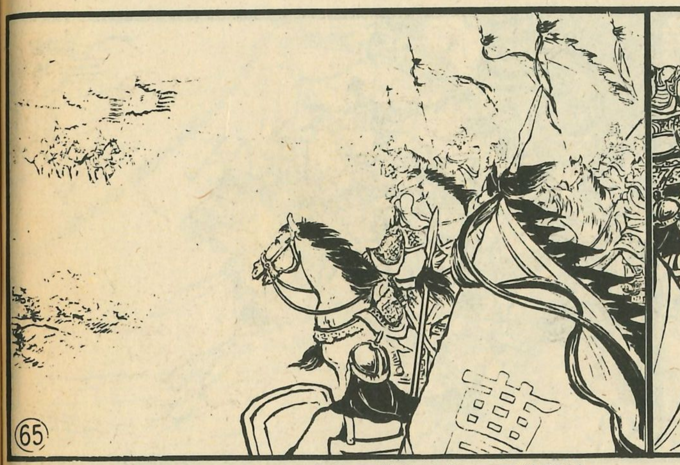


62　曹操勃然大怒，要把曹洪處斬。衆將再三求情，曹洪也叩頭服罪，曹操才饒了曹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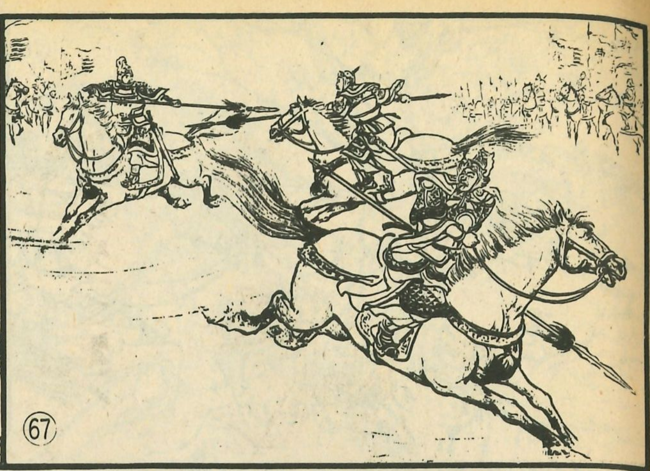
63　曹操便要下令攻關。曹仁主張先立營寨，讓兵將休息一晚，然後攻關不遲。曹操認爲有理，令兵士就地立寨。

64　當夜築成三座大寨。曹操自居中寨，叫曹仁、曹洪分居左右。第二天一早，曹操帶領大小將校，殺奔關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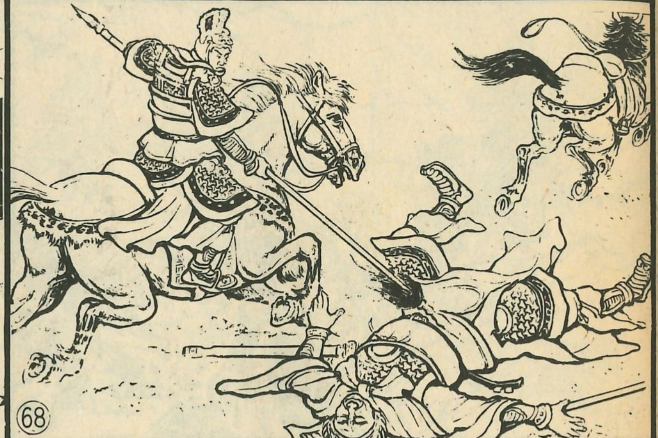


65　馬超早在關前佈好陣勢，帶着龐德、馬岱挺槍出馬，大喝道：「操賊快來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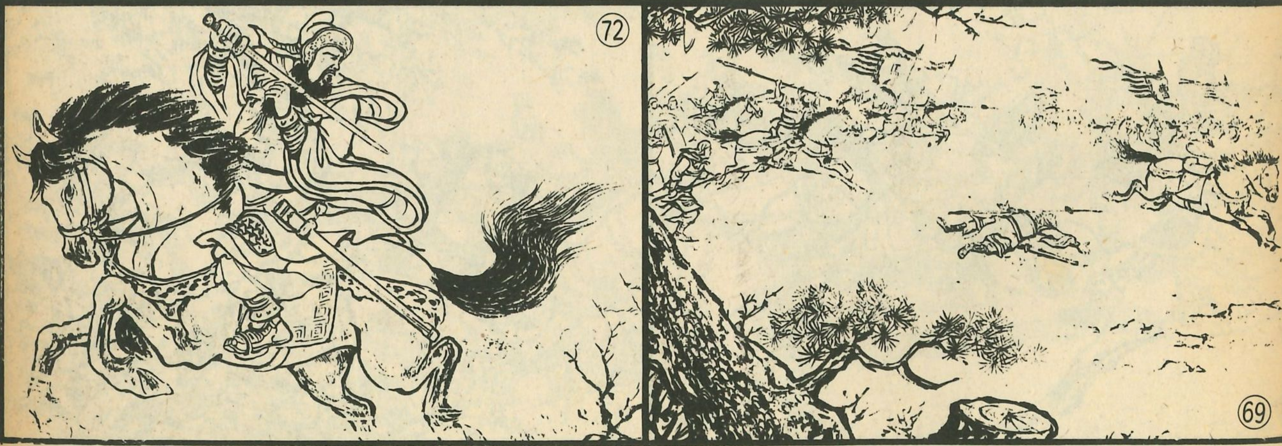
66　曹操望見馬超白馬銀槍，英勇非常，知道不可輕敵。正要上前答話，但見馬超咬牙切齒，挺槍直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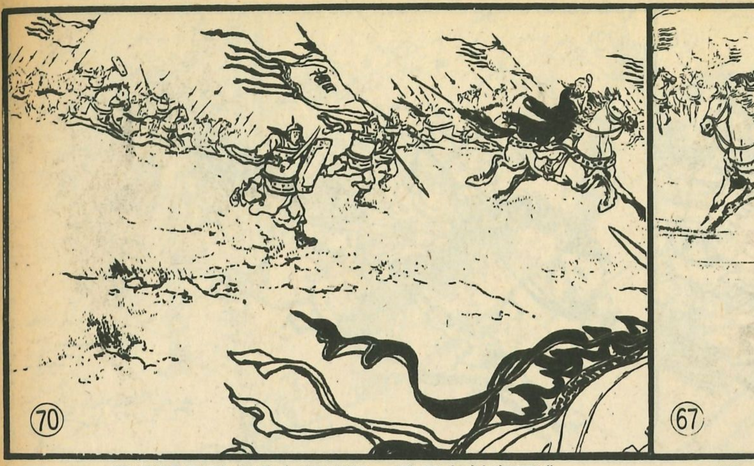
67　曹操叫于禁出馬，一交手，就被馬超殺敗。張郃上前接戰，鬥了二十多合，也敗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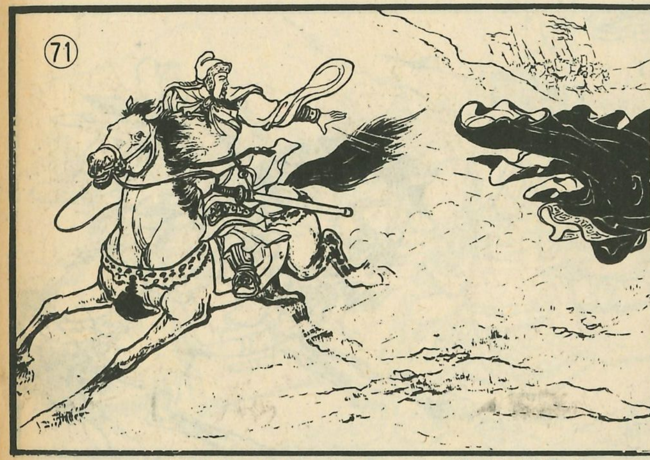
68　馬超一連殺敗了曹營的十多員上將。最後撞見李通，馬超奮起神威，手起一槍，刺李通於馬下。



69　馬超舉槍向後一招。西涼兵一聲吶喊，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直衝中軍來捉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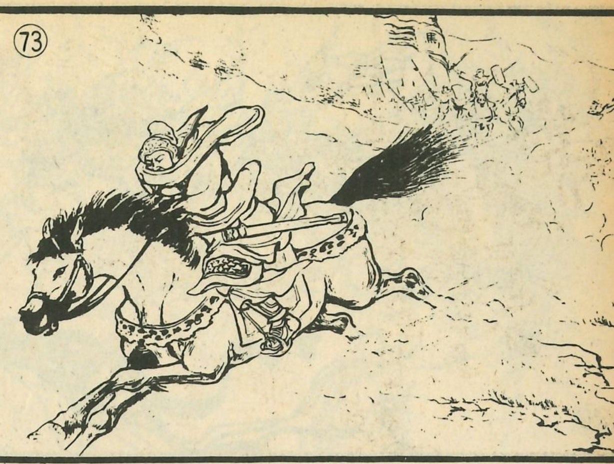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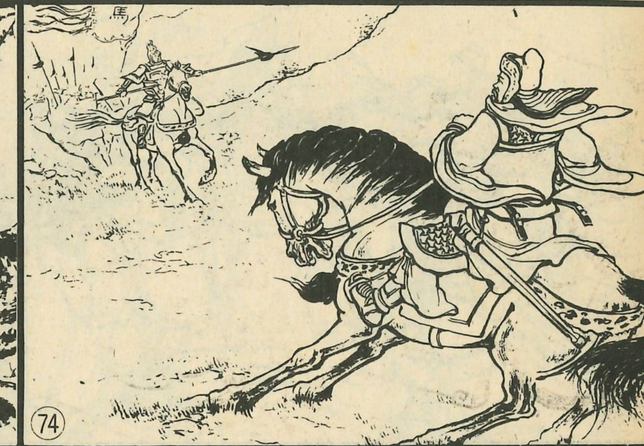
70　曹操眼見西涼兵來勢凶猛，飛馬向斜裏而逃。西涼兵怕他走脫，一面追趕，一面齊聲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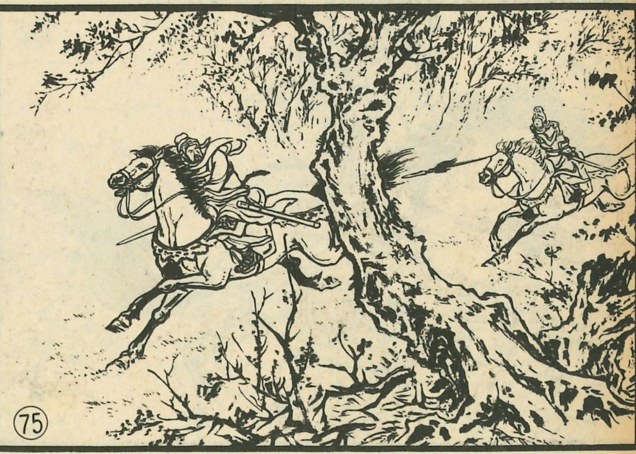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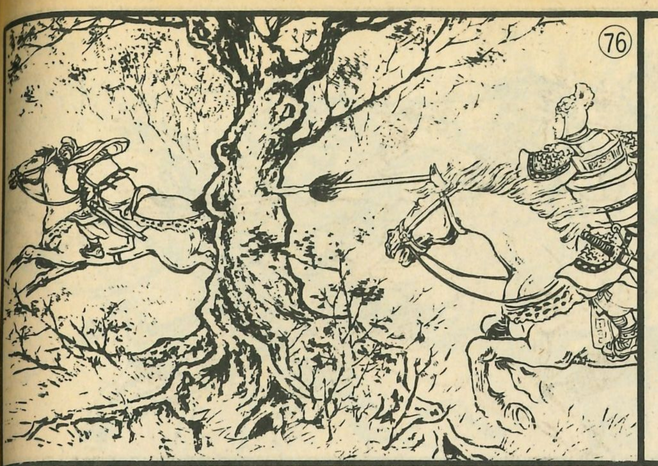
71　曹操慌忙脫下紅袍，隨手一丟，縱馬加鞭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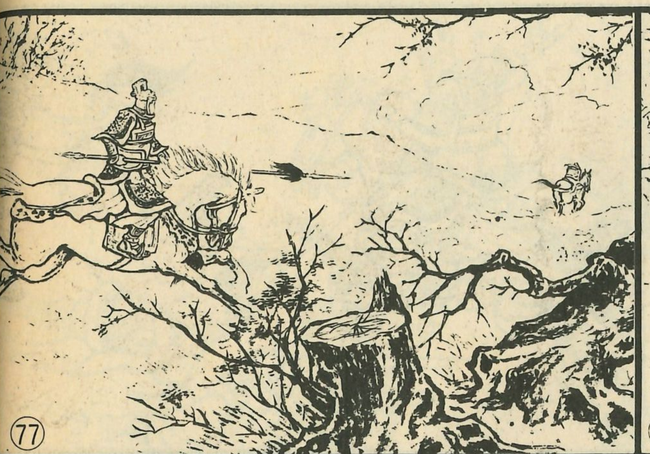
72　走不多遠，又聽得西涼兵在背後大喊：「長鬚的是曹操！」曹操驚慌失措，拔出佩劍，就把一綹鬚髯割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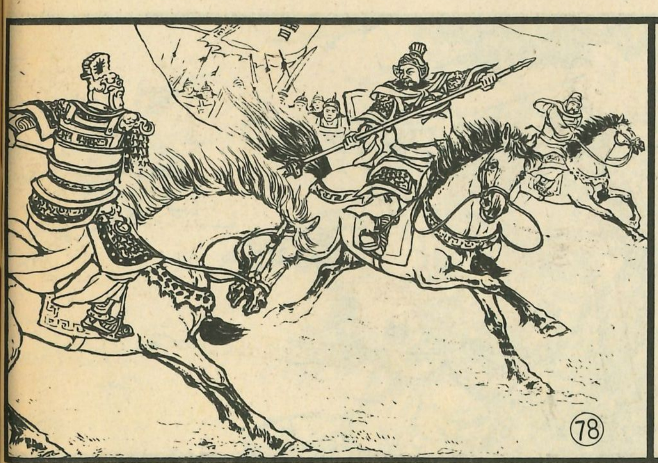

73　西涼兵又在後高喊：「短鬚的是曹操，快把他拿住！」曹操就扯下旗角，圍在頸上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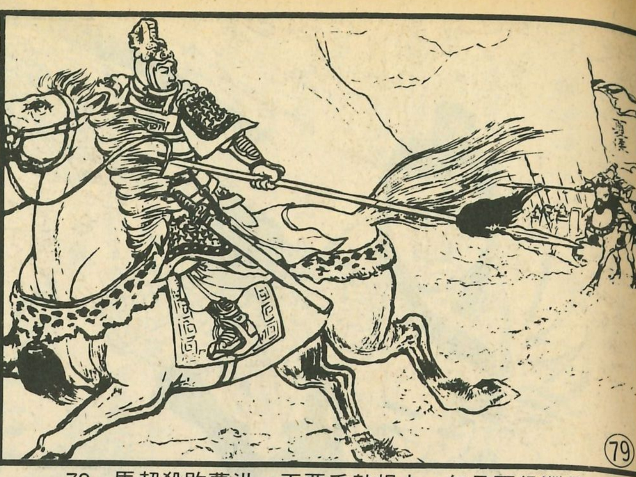

74　曹操東奔西逃，不料狹路撞上了馬超。「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嚇得曹操幾乎跌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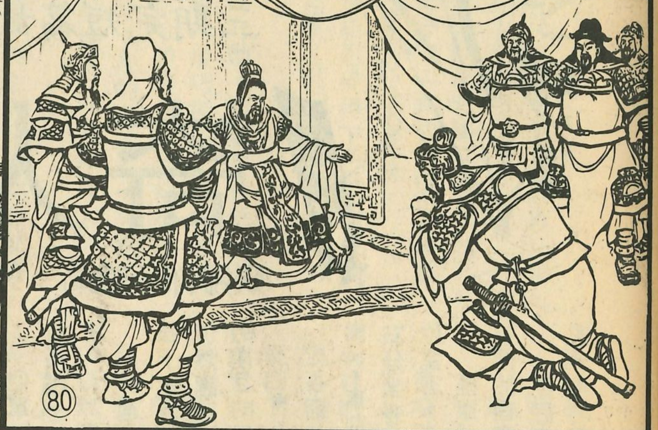

75　曹操加鞭逃進樹林，馬超也隨後趕進。曹操沒法，繞着大樹走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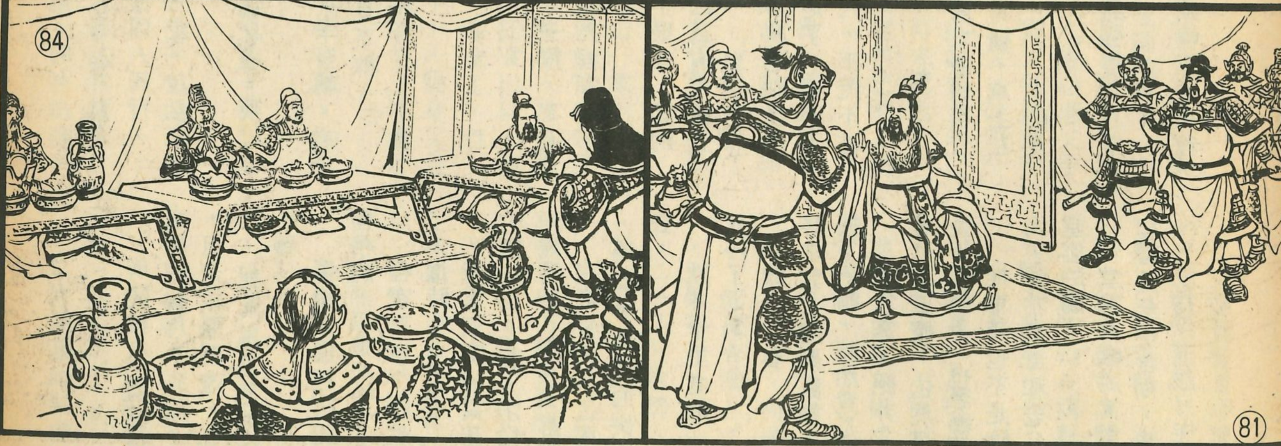

76　馬超在後面趕上，對準曹操後心刺去。不料槍尖偏了一些，深深地刺在樹幹上。


77　馬超拔出槍尖一看，曹操早已逃出樹林，連忙催馬趕去，大喝道：「操賊，不怕你飛上天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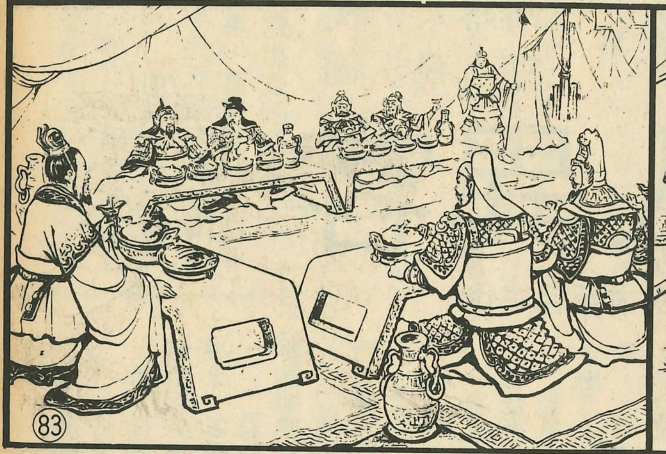

78　曹操正在十分危急的時候，幸虧曹洪領兵趕到，拼命敵住了馬超。曹操才得脫身回寨。


79　馬超殺敗曹洪，正要乘勢趕去，忽見夏侯淵帶着大隊人馬，到來接應。馬超因爲人單勢孤，就撥馬回關。夏侯淵也不敢追趕。


80　曹操逃回大寨，喚曹洪上前，重加賞賜。


81　這時帳外喊殺聲驚天動地，人報馬超又在寨前叫戰。曹仁請挑選弓弩手迎敵。曹操不許，只令堅守寨門，不得妄動。


82　衆將不明白曹操的意思，在背後議論紛紛。他們都說曹操從來用兵如神，爲甚麼這樣懼怕馬超？


83　一天，曹操探得馬超調來許多羌兵，都在關內駐紮。他心中暗喜，在帳中設宴，大會衆將，飲酒慶賀。

84　席間，衆將疑惑不定。徐晃道：「馬超屯兵關內，後防空虛，丞相可分兵渡河埋伏，襲擊馬超的後路，使他腹背受敵。」(待續)

上文提要： 樂笑天根據救命恩人所指，來至濟南風和老棧，欲救出走不得的住客，抵達客棧，果見有兩戶住客皆因當中有人生病而走不得，樂笑天心中有數，翌日，他被店小二發現病倒在床上，店家忙召來郎中替其診治，却被樂笑天揭發郎中竟是「無常鬼醫」郝虎仁，於是把他制服，命其聽他行事，直至雪冰月抵達，店家才知事敗，連忙毀店，幸樂笑天兩人及時救出被困住客……



三期完短篇故事

陌路人·文
可飛·圖

奇人異客

妖婦佈下詭局　好友反目成仇

「說吧！」雪冰月道。

「人送到地頭，就隨心漫遊，引鬼上門，這期間，我不和任何人同行，包括你，你也是獨自一人走，包括新嫂子，怎麼樣？」

「一言爲定，若她在我身邊，我眞要爲她提心吊膽。」

「以一年時間爲訂，來年今朝，咱們在你那新房裡重聚，不見不散。」

「好！你請珍重，來年今日，不見不散。」

雪冰月陪着岳青峯一家走了，目的地是徐州。

樂笑天當然是送程家一程，不過走出二十里後，樂笑天就爲程家僱了車。

他單獨和程子孝談了很久，談的是甚麼，沒有人知道，因爲有車幃遮住。

不過，從他和程子孝談過話後，程子孝就單獨一個人先走了，樂笑天依然護送着程家其他的人，不慌不忙的往目的地走。

＊　＊　＊

一輛「二把手的獨輪車」(俗稱鷄公車)，車前多一匹矯健的黑驢，車上左右分坐着兩個人，一老一少，少的是位堂客。

推車子的不高，却夠强悍，行走不慢於程家的四輪馬車。

也許是一種巧合，獨輪車走在程家馬車的前面。

二十里第一站後，獨輪車就落後了。

傍晚投宿「棗莊鎭」，獨輪車比程家的四輪馬車到晚了半步。宿店不同，但是相隔不遠，在斜對面。在三更天，程家馬車竟悄悄起程，出人意外。

獨輪車沒趕夜路，看來一整天行程相同，只是巧合了。

程家馬車少說也走出了二十里路了，這時才五更天。

五更天時，棗莊鎭的「大順店」住的獨輪車上客，才知道夜裡的埋伏，兩處暗樁，全被人靜悄悄的摸掉了。

沒敢仔細找這兩暗樁處人的屍體，獨輪車就悄而快的飛一般疾走而去。

鎭外十里處的一片獨林，獨輪車就停了下來。

雖已交春，仍是地凍天寒，柳樹林枯絮，隨風散舞，獨輪車上的老者摘下風帽，赫然竟是姬無情。

那堂客，絕非丁千金，別看緊扣着遮耳風帽，依然可以看得出比丁千金年輕得多，也美艷得多。

推車漢也不是陰氏兄弟或雷家的人，更不是風和老父子，是屬於這位堂客的屬下。

堂客冷嘲的笑對姬無情道：「陰風和雷重全不含糊，竟會落個屍骨不存，我認爲你應該另作安排了。」

姬無情雙目中射出兇光，道：「最好不要過早下斷語，別太小看了老夫。」

堂客道：「那有這種話，我對姬老爺子是有一百個的信心，怎奈事實看了叫人洩氣。」

姬無情道：「距離古城還遠呢，別心急。」

堂客道：「我可是早說好的，不跟着直下古城，到了周家屯就往回走，再說姓程的和我可沒有甚麼仇恨，我只爲對付樂笑天。」

姬無情已是忍無可忍，怒火上升的道：「聯手是你找上老夫的，想退出去，那也先得老夫同意才行。」

堂客冷冷一笑道：「姬老爺子，你可別不講理呀！」

姬無情陰陰的冷哼了一聲，沒有答話。

推車的矮漢子看也不看姬無情，恭敬的對堂客道：「門主，請下來活動活動吧！」

堂客懶洋洋抬腿下了獨輪車，一邊却向姬無情道：「姬老爺子，你的人手甚麼時候到了？」

姬無情道：「就快到了。」

矮漢子冷冷地答了話道：「最好能快些，這可不是作他娘的萬年文打，要慢慢來，否則追掉了點子，那才是大笑話哩！」

姬無情怒目的叱道：「你算是甚麼身份，也敢隨便開口？」

矮漢子道：「別來這一套，姬老頭，這一套唬不了人的。」

姬無情怒聲對堂客道：「你最好管住他，要不惹了老夫發火了……」

矮漢子接話好快的插口道：「你火再大，頂了天一香『「風和老棧』，像是喪家犬似的夾着尾巴遠走高飛。」

姬無情焉能忍受得下，霍地從獨輪車上站了起來，五指快如閃電抓向矮漢子的面門。

矮漢子沒有動，那堂客看似輕描淡寫的一伸手，恰巧抓住了姬無情的脈門，人是哈哈的笑着，話却是冷得令人發抖，道：「我的人誰也休想動他，你姬無情同樣也沒有這麼大的臉面。」

姬無情變了臉色，沒想到那堂客身懷這般高深的武功，自己脈門被制，只有收勢。

姬無情忍不下這口鳥氣，又丟不下這個臉，決心等待風和老等一行人接應到來後，再翻臉給對方一個厲害。

遠處馬踏堅冰的蹄聲傳來，姬無情雙眉不由皺起。

他聽得清楚，來的是一匹馬，而他手下有十多人，不由他不暗中奇怪。

人近了，姬無情一張臉也失去了人的顏色。

馬是一匹，坐的並不是他的那些手下，而是生寃家死對頭的樂笑天。

看到了樂笑天，堂客無形中又緊緊的扯下了那頂風帽。

樂笑天目光只掃過堂客和那矮漢子一眼，根本沒有去注意姬無情。

馬在丈外停下，樂笑天飄身下馬，笑嘻嘻的對姬無情道：「風和老父子、丁一兩父女、陰家、雷家那幾個不成材的東西，請我帶來口信，他們全想通了，遠走的遠走，回姥姥家的已經回了姥姥家，誰也不再來此地了，打更的，現在輪到你決定自己的去留了。」

姬無情才待有所舉動，那堂客以目示意那推車矮漢，矮漢突然一掌印在姬無情的後心上，道：「他剛才說了，那裡的黃土不埋人，此地風水正好。」

姬無情竟沒有躲過這一掌，他是躲了，不知何故身形却似由不得自己，就是僅僅慢了刹那，整個人被打飛了出去，碎心裂肺帶血狂噴出口，落地時已經死去。

樂笑天哈哈的笑了，一旋身又登上了馬背，道：「好掌力，只是可惜。」

可惜甚麼，樂笑天沒有說，但他已打馬飛般的奔馳而去。

矮漢子楞着，回頭望了望那堂客。

堂客那小蠻靴一跺，道：「這個死鬼，沒能瞞得他去，追！」

一聲追，她縱上了那匹黑驢，二指合拼如剪，拖繩而斷，好快的驢，像一道黑烟似的追了下去。

矮漢更絕，三把兩把拆散了獨輪車，只留獨輪，和輪中外露的尺長鋼軸，雙手猛地滾動獨輪，接着飄身而上，足踏輪外鋼軸，快過紅孩兒的風火輪，直追而去。

＊　＊　＊

陽春三月西子湖。

柳牙兒，草尖兒，水波兒，此間地靜、境雅，樂笑天一生難得偸了這份清閑。

他租的船很小，小小的一葉扁舟。

他沒有僱人，長棹、短楫、硬篙，全備有。

一几、軟墊、輕爐、松柴、瓷瓶和上等的茶葉，無所不備。

美酒三罈，佳餚是他興之所至，隨意在坊肆中買的，其餘就是臥具。

他下定了決心，要在西湖上安渡三個月的清靜日子，除非是天上眞有神仙，否則，誰也休想找到他。

他一向不易容，他認爲易容不夠光明磊落。

他只是添了幾樣東西——大笠、藍衫。

湖心垂釣，誰也認不出他。

潔泉蒸魚，美酒邀月，自得其樂。

至於他相約雪冰月，期以一年的事，他是忘不了的。

他的目的不在追索「獨孤鬼女」，

而在保護雪冰月。

他安閒地，舒適地，快樂地過了三天。

僅僅三天。

第四天一清早，湖心上迎頭碰上了另一艘小船。

駕船的是個道地的漁人，這是瞞不過樂笑天的。

船頭甲板上，趺坐着一位年已古稀的老和尚。

相隔十丈遠的時候，樂笑天已發現那老和尚直衝着他笑。

那笑意絕對沒有詭詐，但却是十分神秘。

樂笑天想不通那老和尚笑甚麼，所以立刻決定轉舵換方向，來個避之則吉。

晚了，以樂笑天的身手和駕船的本領，竟沒有看出那老和尚坐的那條小船，是在甚麼時候加了勁，轉的方向，因爲樂笑天換了方向以後，船頭幾乎碰上了老和尚的坐舟。

就像老和尚那條船，去年就泊在那裡一樣，等好的，算好的，於是樂笑天是跑不了的。

樂笑天心裡暗驚，而且十分驚恐，但是他不怕，他閱人是有心得的，舟子不是狂徒，那老和尚更不是壞人。

因此樂笑天藏起內心的驚駭，笑了。

他是衝着老和尚笑的，似是「來而不往非禮也」。

老和尚沒有開口，指指身旁，作個肅客的樣兒。

樂笑天可不信邪，也不開口，搖搖頭，也指指身旁，作個肅客的手勢。

老和尚唸聲佛號，道：「夠狂，爲了兒孫輩，說不得就試上一試。」

話聲也是剛剛入耳，那老和尚已經坐在樂笑天身旁了，依然趺坐着，兩條船沒有一條晃動過。

樂笑天大驚。

他那小舟突然飛騰了起來，可以見到船底。

大驚之下，小舟又平穩的緩緩落在湖水上，不起微波，就似是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樣。

老和尚又唸聲佛號，道：「孩子的眼力，果然不錯。」

這不是讚樂笑天，樂笑天自己心中有數。

他是用了全力，才使小舟穩穩落下，老和尚要讚，也該是一句「好本領」或是「好功力」，就算還有其他讚語，也和「眼力」驢唇不對馬嘴。

老和尚不管樂笑天心裡的感受，自言自語的接着說道：「中原老人弟子，當代百兵奇才，修爲已到了百物皆飛刃，生殺由己心的地步，二十七歲，未婚，樂笑天。朋友只有一個雪冰月，仇家却遍佈天下，不知姓名，我說的可有不對的地方？」

最後一句是問話，是問樂笑天。

樂笑天只有點點頭，答不出半個字來。

因爲老和尚比樂笑天自己還要清楚自己，而樂笑天對老和尚却是一無所知，又有甚麼話好說呢？

「人品也可以。」老和尚似是欣賞古玩珍品似的道：「狂不算太過，本領還過得去，夠沉着，好，老夫算是看中你了！」

妙語如珠，和尚而自稱老夫，有破綻。

老和尚看中了樂笑天，要幹甚麼？

樂笑天狂勁被觸發了，哈哈的大笑道：「很有意思，老先生這樣謬讚和垂青，可是在選東床快婿？」

他「老先生」三個字是刺探，「東床快婿」一句是調侃。

糟了，慣剃人頭者，今次被人剃其頭了。

老和尚也報以哈哈大笑，道：「老夫只有一個孫女，你願意嗎？」

樂笑天既然發了狂勁，豈在乎這些，道：「只要不聾、不啞、不太醜而不瞎，年紀別過二十八，當眞小姑仍獨處時，便不成問題。」

這答覆太刁蠻了，像歪詞，像邪詩。

不！最像是唐三藏給孫悟空戴在頭上的「金箍」兒。

所不同的是，孫悟空不甘心戴。

現在的樂笑天是自己找着戴。

相同的是，孫悟空沒計算清楚箇中利害。

現在的樂笑天，根本不信「箇中」還有「利害」。

老和尚又哈哈道：「十分人材、十分能幹，才二十二歲，一切全比你强，你敢要？」

樂笑天一挺胸膛道：「如此美人，求之還怕難得，怎生個不敢法？」

「拿來聘信訂婚証物。」

樂笑天始終認爲老和尚另有目的，所以毫不考慮，摘下腰間的玩飾「小巧玉如意」。

這玩意兒僅值百兩銀子，樂笑天可不在乎，順手遞給那老和尚，他想得好，反正只是一樁趣事，當眞此物一去不還，也是沒有甚麼大不了。

他遞出玉如意，嘴巴還輕狂，道：「老先生也該有甚麼給我啊！」

老和尚依然春風滿面，探手於寬袖當中，取出一物遞了過去。

「金湖神珠？」樂笑天驚呼出聲。

他臉上的玩笑神情一掃而空。

「金湖神珠」乃世上奇寶，以這樣珍貴無價之寶，換那百兩紋銀的玉如意，樂笑天如果還當這老和尚是開玩笑的，他就不是樂笑天了。

他驚呼，他變色，他已知不妥，沒待開口，老和尚突然一閃，回到自己的船上。

他要喊，正要追蹤過去。

誰知那舟子十分刁鑽，槳一順，船一斜，浪起丈高分作人字形，兩船已相距十餘丈了。

他又一驚，船已距離二十丈，眼看是追不上了。

這時，那老和尚已滿面肅穆的揚聲道：「孫女婿兒，見到中原丈人，就說我『徐布衣』問候他好了。」

樂笑天俊臉全發白了，是被「徐布衣」三個字震撼的。

＊　＊　＊

「將軍難免陣中亡，瓦罐不離井邊破。」

「終日打雁，今日叫雁啄了眼睛。」

樂笑天風流樂天，玩世不恭，結果他今朝在西子湖上，沒罪找罪受，自己給自己找了個管束自己的人。

徐布衣！

樂笑天還在笑，不同的是已非往常的開懷大笑，而是一抹苦澀的淡笑。

中原丈人也曾再三的囑咐過這個期之以人龍的徒兒，誰都可以惹，但千萬不可以惹徐布衣。

任何一家都可以放手而爲，但千萬別要找上徐家。

徐家的人，老的咱們師徒惹不起，少的更比老的辣，他是沒有忘記這份告誡，他也曾十分小心，小心十分，只因始終沒有和徐家的人碰過面，久而久之就忘記了這件事，又怎會想到西湖垂釣，那老和尚就是徐布衣呢？

不過在那淡澀的苦笑中，樂笑天多少也有兩件稍覺安心的事，一是「金湖神珠」這武林瑰寶，是天下百毒的尅星，再者耳聞徐家有女怡怡，是冠絕武林的美人。

他眼望着化爲星點的小舟，只有搖搖頭笑了笑。

這次是開朗的大笑，一笑解千愁，未來的事遠得很，去吧！去吧！

＊　＊　＊

一柄刀。

一柄切金斷玉削鐵如泥的刀。

這柄刀是隨着一封八行的信，同時送到樂笑天手中的。

這柄刀雖然是鋒利至極，可惜太小了，才僅僅四寸長。

柄長寸半，刀長兩寸半。

寬只有八分，太小了。

雖然是太小，但它殺起人來依然是十分方便，因爲它是極度的鋒利。

這要看這柄刀放在誰的手上。

如今，它是握在樂笑天的手中，樂笑天並沒有用它去殺人，因爲他面對的那個漢子，仍是恭恭敬敬的肅立着，雙目有神，是個如假包換的大活人。

樂笑天正在運用這柄鋒利萬分而小巧至極的小刀，用它來割開這一封八行的信。

八行只是俗稱，寫的只是十幾個字。

開頭稱呼就怪極了，是——愛笑的朋友。

樂笑天笑了，他憶及萍水相逢於「黑心船」的那刹間，那時候樂笑天沒有笑，幾乎想哭，因爲他幾乎把雪冰月當作獨孤黑的朋友，如果是，今朝樂笑天只怕已經是一堆枯骨了。

再看信——刀爲証、信爲憑，急盼駕臨蘇州金鏢葉府。

具名的正是雪冰月，但並非是簽名，而是用「使刀的」三個字作替。

樂笑天抬頭望望那送來刀和信的漢子，道：「要回信？」

那漢子恭敬的說道：「可以不回信，只要請你立刻起程趕去。」

「不！」樂笑天搖搖頭道：「謝謝你跑了這麼多路，請回去見了那使刀的，帶上句話，就說前約所訂，如今還沒有到期，咱和金鏢葉葆沒有這份交情，並且咱已下定決心，西湖垂釣非三個月不可，假如使刀的非要見咱不可，咱歡迎他到西湖來，再見。」

那漢子一楞，道：「樂爺你會錯意了，雪爺不是在蘇州作客。」

樂笑天冷冷的道：「總不會是葉葆小子的階下囚吧？」

那漢子竟然苦笑了兩聲，嘆道：「也不是，是……」

話還沒有說完，那漢子已砰的一聲仆倒地上，沒有再挪動一下就死了。

樂笑天是在小舟繫岸的當空，接見那漢子，那漢子也當然死在小舟上面。

樂笑天足尖輕起，翻轉過那漢子的身軀，就在這刹那間，那個漢子整個頭臉已潰爛。

樂笑天突然雙手齊出，整片船板帶着那漢子的屍體已飛上了岸去。樂笑天沒有閒着，找個靜處，悄悄的將船板、屍體埋好，臉上泛起森冷得令人打顫的寒意和目光。

他重又回到小舟上，解纜盪舟，直到目光四望，不見有其他的船影時才停下，趺坐着，沉思起來。

「這柄刀絕不會錯，的確是雪冰月的信物。」

樂笑天思忖着，他必須想清楚內情。

信柬上的字，不能證明是雪冰月的筆跡，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雪冰月的字。

送柬的漢子顯然不知自己早已中毒。

這毒極妙，正是普天之下並無分處的「獨孤黑」門中奇毒之一，名叫「穿腸化骨散」，又叫「無影無踪」，服後一個時辰之內，便會突然而死，屍體在半個時辰之內就會化個乾淨，包括毛髮骨頭和所穿衣褲，那時只留下一灘臭水，整個人從此無影無踪了。

想到這裡，樂笑天大笑了，摸摸懷中那柄供作信物而用的刀，重催舟

，再傍岸，唱着山歌進入夜影之中。

兩三盞茶的光景，樂笑天又回來了，挾着大包酒餚，哼着山歌回船，解纜，又在湖心對月自飲，起釣竿，飛銀線，等那「願者上釣」的魚兒。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天堂是從來沒有人見過，包括那首創天堂一說的人。

去蘇杭的人太多了，但總覺得先遊蘇州再到杭州，或者先到杭州後去蘇州，要想一身同遊蘇杭兩地，那是做夢了。

天堂應該是一個地方，儘管它也許大到包括了宇宙，但它一定是一個地方。

蘇杭是兩個地方，這更沒有錯。

說起來雖然是蘇連着杭，寫起來也是蘇連着杭，不過從蘇到杭或從杭而到蘇，可不是那年頭一兩個時辰就能到，這一點也是不容置疑的。

身中「無影無踪」劇毒送柬來的漢子，應該是來自蘇州的金鏢葉葆處，還有雪冰月的信件可證。

那漢子雖有一身不算低的武技功力，但差他很遠，至少遠到九成和三分之比。

以樂笑天之能耐和輕身功力，獨步天下之優，一個時辰之內，想由杭而到蘇或自蘇而到杭，那是辦不到的。

可是送柬的漢子卻辦到了。

所以樂笑天才又挾着大包酒餚，對月自飲起來了。

樂笑天辦事、一向是安全週到的。

「風和老棧」的事，郝唬人藥店中的無辜者，那怪不得樂笑天，樂笑天不是神，怎能料到雪冰月會突然來到，並且一句讒語，就送了幾條人命。

從那個時候開始，樂笑天就用上了聖人那句話——日必三省吾身。

三省不錯，吾身更對，只是樂笑天三省吾身並非己德己行，而是遇事料事推斷求理的實証。

既然蘇、杭相隔，既然那漢子絕對沒有辦法在一個時辰之內由蘇至杭，而那漢子所中的「無影無踪」，又是一個時辰內發作的劇毒，其他又何必多說，那刀是雪冰月的刀，那柬信只怕並非是雪冰月的親筆，而且不論刀、信柬，都決非來自蘇州。

樂笑天還明白另外一件事情，雪冰月和蘇州金鏢葉葆有些不太舒坦，不過葉葆是個道地的正人君子，錯只錯在一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再加上床頭人嘴碎奇臭，曾經不知說過雪冰月多少壞話，更誇稱葉葆的神威，雪冰月沒找上門去，是不願叫人看笑話，這一點僥倖樂笑天知道。

知道這件事的，還有一個人。

那漢子送來的信柬上，恰好約會地點是葉葆處。

樂笑天沒有費甚麼氣力，就找出箇中原因，樂笑天又怎麼會上這個當呢？

他目前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情要辦。

不！他現在根本就甚麼要辦的事情也沒有。

既然他沒上被誘去蘇州這個當，西湖垂釣自然是他最應該作的事了。

只要他清醒着，只要他不上當，就算雪冰月要計算他，都絕對辦不到。

所以他十分悠閒而舒坦的，對月自飲，當湖垂釣。

湖面一片平靜，十里之內不見有第二條船在湖面。

湖岸暗影深處，却是低語聲頻頻。

絕對沒有辦法看清楚說話的人是甚麼模樣，因爲他們隱伏在一株合抱大的槐樹之下，四處都是尺長的雜草，時值又是深夜，誰有那麼好興緻在冷風裡看暗影中人？

何況樂笑天人在湖心船上，距離這些低語的人更遠。

低聲說話的人這時道：「他娘的，這個小子眞機靈，咱們如何向上交差？」

另一個黑影，聲調稍爲蒼啞的道：「只好實話實說，人家不上當，這不是我們的錯。」

第三堆雜草中的黑影接了話道：「這小子曾去過那些臭棚戶，只可惜沒有人敢釘緊，否則，一定會找出他去那一家……」

「他娘的，你這個屁股放個甚麼勁？」

「不是我老二一鼻孔出氣，我說老七，這時候你提那臭棚戶算是那門子事兒？」

「哼！難怪主人說你倆是半斤八兩，眞是混蛋一對，遇事不用腦，這小子去臭棚戶幹甚麼？不用說是找他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也必然相識，要是能把這小子認識的棚戶找出來，自然有辦法誘使這小子上當。」

對！有道理，所以蒼啞嗓子的和那個開口就是「他娘的」人，全沒抬槓。

他們不敢抬槓，可是另外一堆雜草中，有人開了口道：「你說得很對，有道理，不過你沒有釘緊，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家棚戶，這和沒用的屁話有甚麼分別？」

「對！」蒼啞嗓音的人接了話道：「這下子你也是如主人所說，混蛋一個，一個混蛋了。」

他在諷嘲老七聲中，那老一直在悄悄的扯他的衣袖，可是他話在舌頭，不吐硬是不快，所以在說完以後，才再問老二道：「有甚麼事？」

老二把話聲壓到最低的道：「老大，咱們來了幾個人？」

老大是蒼啞嗓音的人，道：「我、你、老七……」

他明白了，立時全身就似是墜到冰水裡去一樣，冷得直抖，就是動不得。

老二身軀像是發現了野兔的獵犬，貼在草叢地上，輕得不出半點聲音，倒着往後面爬、爬、爬。

爬出兩丈，沒見老大和老七挪動，他就越發不敢站起來，繼續的爬……

屁股碰到了樹幹，爬不了啦！慢慢地倚着樹幹站起身來，老大和老七仍然站在那兒，一動也沒動。

老二好滑溜，一旋身轉到樹幹後面，正碰上早就等在樹幹後面的人。

老二當然要抬頭看，這人他是認識，是笑樂天。

老二轉身要跑，肩上已搭着一隻手掌，似壓上一座山似的，別說跑，站也站不直起來，直挺挺的被壓跪在地上。

樂笑天笑着，很客氣，道：「老二，我要見見你們主人。」

老二這時似是隻呆鳥，嘴巴直抖戰的，就是沒有聲音。

樂笑天重複着：「老二，老大和老七現在全不動了啦，所以你可以放心說出你主人的下落，說出來了我會放你走，不說，你只好跟着老大和老七走……」

「我說。」老二說道：「主人在五里外大路上等着你。」

「是去蘇州的大路？」

「是。」

「給我送刀、信柬的人是誰？」

「此地的一個小混混。」

「謝謝你。」

樂笑天從老二身上掏出和老大老七身上同樣的毒藥，也同樣在老二的頭上拍了一掌，人影一閃，已走得沒了影子了。

* * *

雖然是四更天，但是黑過三更。

再黑，再暗，樂笑天也看清楚了那片松林內的埋伏。

因爲樂笑天恰好就坐在松林內的一株松樹上。

坐松樹的滋味不好過，松針直扎刺屁股。

樂笑天恨得牙也發癢，他本就十分痛恨用暗算傷人的事，尤其是痛恨這埋伏設在松針扎人屁股的松林內。

一共有四個人，他認出來了兩個。

一個是那推着獨輪車的漢子，一個是那幪着臉的甚麼女門主。

另外兩個不像是江湖人，他們守着一口薄薄的白皮棺材，像扛夫，專抬棺材的扛夫。

四個人沒有一個開口，全都等着。

忍不住的是兩名扛夫模樣的漢子，左面那個臉上笑着，向「獨輪車」的大漢道：「請問死人到底還來不來？」

樂笑天幾乎笑出了聲，眞是鄉下人講鄉下話，死人若果能來，非把活的人嚇跑不可。

那推車大漢就發着脾氣的怒叱道：「聽着，你們是老子用每人十兩銀子僱來的扛夫，說好在這裡等着抬死人，等到天亮，現在天還沒有亮，你就給老子閉上你那張鳥嘴。」

扛夫本是粗人，粗人固然受不得人的過份客氣，可更受不得氣，他們兩肩膀扛個腦袋，怕甚麼，平日裡誰不惹他們，他們還要性子，使脾氣，何況現在大漢不拿他們當人看待，還說渾話，於是沒有開口的扛夫火了，道：「你小子弄清楚，一口一個老子，是誰家的老子？等是可以，就等到天亮，不過你也少開鳥口，少說渾話。」

推車大漢怒得猛揚起手掌，女門主及時叱喝道：「吳雄！」

吳雄收掌，悻悻的退到一旁，目光陰森森的注視着那兩個扛夫，獰狠的笑着。

樂笑天暗自搖頭，吳雄這個人他聽人說過，是寧、綏一帶的江湖悍匪大盜，人稱「血腥滿天」，兩名扛夫自然不知道煞星照命，十兩銀子賣了七尺之軀。

樂笑天有些動心的是，憑吳雄這樣的人物，竟然甘心聽命一個女流之輩，這女門主看來必有過人之處。

相隔不遠，但却不算近，所以很難看得清楚女門主的形態及模樣，那天在途中的獨輪車上，樂笑天也只是偶然一望。覺得對方很像，像自己料到的人，不過總沒能証實。

當時沒有証實，不是樂笑天能力不夠，而是心中不願，因爲如果証實沒出自己所料的話，那情景是十分尷尬而難以處理的。

不知道爲甚麼，現在樂笑天却有想証實那女門主身份的一種衝動。

這時，四更早過了，吳雄也有些不耐煩的煩燥起來。

突然，女門主冷冷的說道：「又失敗了！咱們走，了斷這兩個東西！」

話鋒一頓間，女門主身形突起，已疾如電掣隱於松林深處暗中，樂笑天雖然有防，竟也來不及阻截或追趕。

吳雄已步向那兩名扛夫，嘿嘿的獰獰笑着。

樂笑天趕上了是不能不管，飄身而下，恰好站在扛夫和吳雄中間，吳雄很乖巧，陡地暴退而逃。

樂笑天很少殺人，所以並沒有追趕。

兩名扛夫目見女門主的一躍而逝、吳雄的一飛數丈，這才知道自己兩人的命是拾回來的，噗的一聲欲跪在樂笑天身前。

樂笑天沒讓他們眞的跪下，一手一個攙扶住那兩名扛夫，那知道兩名扛夫空着的手暴然的抓向樂笑天，夜深林黑，樂笑天怎防到那兩名扛夫有詐，雖然雙手彈出八成勁力，生生將

那兩名扛夫摔在丈外樹上，並反震了落在地上，但他自己却也全身猛抖，接着昏死林中。

他剛剛昏倒，勁風已到，吳雄和那女門主全都站在他的身旁。

女門主吸吸嘴，吳雄奔向那兩名扛夫。

兩名扛夫的傷全都一樣，一左一右兩條手臂全都碎了，各殘其一，椎骨被樹幹彈震大力所傷，已難起立。

吳雄沒多費事，僅僅兩掌，兩名扛夫這次眞的丢了性命。

吳雄又奔向樂笑天，十指如鈎的抓下！

女門主橫臂攔住，道：「別衝動，灌他幾口『昏天黑地』抬着，按預計行事。」

吳雄從命，照令而行。

＊　＊　＊

雪冰月也在西湖。

雪冰月沒有泛舟。

雪冰月和樂笑天的喜愛不同。

雪冰月借居「靈隱寺」的「佛靜齋堂」。

佛靜堂是靈隱寺最靜的地方，雪冰月比樂笑天還早到西湖七天，因爲他是從徐州來的，比樂笑天還近。

雪冰月在深研刀法——靜刀！

雪冰月自認如果與樂笑天爲敵，死的將會是他。

因爲他還不夠「靜」！

不夠由「靜」到「無」的境界。

樂笑天習的不是「靜」，而是「歡」。

樂笑天的境界，已到了萬歡當目而「無」的境界，已自然邁過了「靜」這一關，到了「無」！

以實擊虛，以有對無，雪冰月自認非敗不可！

雪冰月從來沒想過要與樂笑天爲敵，相信樂笑天也從來沒有興過這種念頭。

不過雪冰月自認不能不如樂笑天。

雪冰月看不開這一點，所以他要靜靜的用功。

如果樂笑天在此，一定會告訴雪冰月，那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勘不破這「嗔」的一念，已胸中有物，胸中有物又如何能靜下來呢？又如何能求這「靜」的一「刀」？

不管怎樣說，雪冰月靜中苦研，也有所得，至少在「火氣」上，已斂收了許多許多。

一清早，雪冰月坐課已畢，初春、鳴雀、風香、和日，引動了雪冰月遊湖的雅興，他悄悄的出了靈隱寺。

一脚剛踏出寺門，被迎面大漢相阻。

大漢一躬身，道：「雪爺賞面嗎？」

雪冰月僅僅一點頭，目光罩定那大漢一身上下。

大漢道：「在下寧綏吳雄，人稱……」

「說出你的來意，其他的我沒興趣聽。」

「雪爺可能容我講完？」

「你要講的莫非會使我惱火？」

「可能。」

「講吧，我忍得住。」

「請移駕湖邊。」

「先走！」

吳雄在前，緩步而行。

雪冰月遊湖的興趣，已被大煞風景的客人打消了。

湖邊上，吳雄背湖而立，雪冰月站在五尺外，這對吳雄來說，是件不容易忍受的事。

因爲那强烈的刀煞，逼使吳雄要提聚全身十成功力來相抗，這才勉强的可以站立。

吳雄突然全身猛地一戰，急忙道：「雪爺留情！」

「你很不錯了，放心，現在講你那些自認可以叫我惱火的話吧。」

「是，是，雪爺認識樂笑天？」

「吳雄，樂笑天三個字，不是你這種人可以叫的。」

「是，是，雪爺。」

「嗯，我認識，並且承認他是我的朋友，怎麽樣？」

「樂爺也到了西湖……」

「他來他的西湖，我到我的西湖，要你這麽多事？」

「不不不，雪爺請容我說完。」

「沒有人攔阻你！」

吳雄道：「是，樂爺現在在『西湖別莊』的『湖峯樓』，一個人自住，不不，是兩個人同住着……」

「吳雄，那和你有何關係？」

「是和雪爺你老有關係。」

「我才多大，不配稱個『老』字。」

「是，雪爺。」

「他住在『湖峯樓』，和我有甚麼關係？」

吳雄道：「是和樂爺同住的堂客，與雪爺您有關。」

雪冰月雙目中突然射出煞威，道：「那女人姓甚麼？」

「姓溫……」

吳雄今生已不能再開口了，而雪冰月早就沒了影子。

＊　＊　＊

樂笑天的福氣滿大，在任何時候和身邊任何危厄下，都能享受太陽晒屁股的快樂，那麼舒坦、寧靜。

他伸了個長長的懶腰，發現一身功力已沒有辦法施展。奇怪的是，絕對不是失去了這身功力，而是在這個時候，無法施展功力。

他樂天知命，所以儘管這樣，仍然是懶得睜開眼。

反正落在人家手中，反正現在像個普通人一樣，縛雞無力，反正對方總會喊醒自己拷問長短，何不趁這時間多點養養神。

何況春寒蝕骨的當兒，有這能晒

暖屁股的太陽，焉有不樂得多舒坦一會兒，多享受一會兒寧靜的道理。

不過他這個念頭，在心中僅僅存留了一刹那。

一刹那是快過喘半口氣，他竟會十分恐懼畏悚的睜開眼睛。

他能動，只不過要用上全力，包括吃奶的氣力，才能側轉身子。

這已經很夠了，他喘着粗氣側過身去。

媽呀！

樂笑天從心眼深底沒出聲的狂叫着。

他一身上下光溜溜。

他身伴有個女人，他沒敢摸摸試試，其實用不着摸摸試試，他就敢打上僅有的這顆腦袋的賭，這個女人一定也是滑溜溜的。

滑溜溜的女人他見得多，是不會出奇。

不過能夠使他心底沒聲音的狂喊媽的女人，却只有一個——

就是溫若若。

他果然料到了，好惡毒的詭計。

他在剛剛安心地享受一會寧靜、舒坦晒屁股太陽時，就是突然恍悟天下絕少有這般可愛的敵人，才拚着命的轉身，像蘇州大菜包的睜着眼。

果然！果然！

還有另外必然發生的「果然」，雖說還沒有來到，相信很快就會到，也許立刻就到。

果然到了。

雪冰月像個巨無霸似的，撞毀了整個長窗，飛一般的進來。

樂笑天就在這個時候，長嘆了一聲，目光是看着雪冰月，話即似是說給自己聽，「果然來了，正是時候。」

雪冰月並未像別個深夜捉姦的丈夫模樣兒，露出憤怒到要粉碎全世界及猙獰到鬼見了就躲的神色。

雪冰月依然是冷冰冰的，如有與往日不同之處，那是今天的氣溫特別低，冷得厲害。

他，雪冰月，僅僅是掃了床上樂笑天和溫若若一眼。

溫若若羞得用被子蓋上了頭。

樂笑天却往上竄了五寸，更用盡氣力向無人的一側挪了五寸。

雪冰月緩緩的轉過身去，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你穿好衣服，我在『湖濱酒家』的樓頭等你，一個人來，咱們先喝酒。」

樂笑天竟能發問，道：「酒後呢？」

雪冰月發出一聲苦笑道：「是生與死的一戰。」

樂笑天又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雪冰月步向門口，當他拉開門的時候，步子微微一停，道：「你如果能殺了這個女人，我很感激。」

樂笑天正要想說甚麼的時候，雪冰月已走了個沒影子了。

就在這當兒，不信也得信，樂笑天一身的功力突然恢復過來。

並非因爲沉睡的原因，精神也特別的好。

樂笑天笑了，可是苦笑。

笑着，似乎是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厲害的計算，連那一刹那都不會躭誤，除了有一點你沒有想到以外，我和雪冰月可說從頭輸到底！」

沒有人接話，既然是自語，別人又怎會接得上話。

「雪嫂子，妳就這樣的走了？」

誰說不是，溫若若走了，是用條床單裹着身子走的。

樂笑天當然能留下她，當然也能殺了她，可是偏就沒有留她，當然也沒有殺她，而是任她一走了之。

＊　＊　＊

事情發生在大清早。

地點是在「湖峯樓」上。

故事是「捉姦」。

結局的前半段是「捉姦」，果然是「成雙」捉住，後半段還沒來，現在就來了。

知道這個故事的人是吳雄，但已死了。

吳雄只是那個女門主的走狗。

故事的男女主角，是雪冰月、樂笑天、溫若若。

可是整個「湖濱酒家」的酒樓內，早已座無虛席。

樓上只有兩位客人——雪冰月和樂笑天。

樂笑天自己斟酒。

雪冰月的酒也是自己斟的。

一桌菜，是上等的酒菜。

樂笑天在大口大口的吃着，邊吃邊道：「你付賬？」

雪冰月冷冷的說道：「此間主人請客。」

樂笑天搖搖頭道：「不對，眞說起來，是樓下那些人請咱們兩個。」

雪冰月沒有答話，喝了口酒。

樂笑天搖搖頭，笑了笑道：「這有點像死囚臨刑前的『告別』酒。」

「可是，是兩個好朋友彼此互敬的『餞別酒』。」

「看來你沒有必勝我的把握。」

「不錯，但是我有必勝的氣勢。」

「未必，我一向樂天知命，從來沒有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任你是如何氣勢，我都會淡然以等閒來視之。」

「心虧氣虛，別忘記。」

「錯了。」

「沒有錯。」

「你錯在沒有揭開被子看看！」

雪冰月沒有接上這句話，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捉姦的丈夫能接的話。

樂笑天又是笑了一笑，吃了一大口「香菇滑筍尖」，道：「味道眞好，吃口試試。」

雪冰月果然吃了一大口，道：「凡是經你稱讚過的，都是錯不了，眞的是好吃。」

留在樓頭、專爲侍候這兩位煞神

的店小二，就在這個時候溜了下樓去。

* * *

「小六哥，快說，怎麼樣？」

小六，就是剛才從樓頭溜了下來的店小二。

樓下近百名的食客，催問樓上的情形，話聲却不敢高，是很低很低的問。

人客雖多，但却甚靜，所以話聲雖低，小六也能聽得清楚。

小六只是搖頭，却不開口。

正中一桌的錢大爺，是杭州有名的武林大豪，「五虎斷魂刀」錢不二錢大爺，濃眉一挑道：「小六，你這是推搪？」

小六不敢得罪錢大爺，可更是不願放棄這種發財機會，道：「錢大爺您老聖明，小的怎敢說，萬一……」

錢不二低聲道：「說，聲音小點，一句話一兩銀子，在座的公攤！」

他接着目光一掃全體，道：「不願意的就請出去！」

結果，沒有人挪動，當然都同意了。

錢不二身側坐的，是名鏢頭「霹靂掌」甘獨，他接着錢不二的話對小六道：「小六，這麼辦，二十兩銀子，全聽你上下走動的傳話，幹不幹？」

甘獨是行家，攤開手掌，二十兩一錠雪白的銀子托在掌心。

「幹了！」小六一伸手，銀子入了袋中。

於是，小六把聽到的話，全都說了出來。

甘獨又催小六上樓，小六仗着胆，悄步走上樓去。

下面就立刻展開議論。

有人說這不像是拚死的酒會！

有人說雪冰月是重友輕妻，也許一場歡飲，天下太平。

錢不二冷嘲這些毫無見識的人，他獨有見地，說那番說話，已足能證明酒後生死決鬥已定了局！

抬槓的人當然有，認爲是的更不多，小六就在這當空又溜了下來。

他沒等人家問，就開口道：「剛才上面只有一問一答，問的是樂爺，說萬一我敗死，你怎麼說……」

錢不二急聲問道：「雪冰月他怎麼說？」

「雪爺說，就地埋人。」

* * *

小六再上去，竟然很久也沒有下來。

氣得甘獨直罵，當然聲音不會高，小六絕對聽不到的。

錢不二急着叫人上去，沒有一個人敢上去，包括「湖濱酒家」樓下的八名堂倌。

一位素靜淑嫻的大姑娘，走進了湖濱酒家來。

樓下已經擠得像「白肉血腸火鍋」般的「酸菜」，一位堂倌迎上去道歉。

大姑娘不苟言笑的一指樓頭道：「我上樓吃東西。」

那位堂倌越發攔阻道：「姑娘千萬原諒，樓上有兩位奇客在作生死一戰的飲宴，說好了不許閒雜人等上樓。」

大姑娘雙眼一掃樓下坐滿了的人羣。

堂倌心靈，不用大姑娘開口就答了話：道：「這些客人是專爲探聽樓上動靜而來的，請誰走也是辦不到的。」

大姑娘突然揚聲向滿座的客人道：「諸位不吃東西的，可以離開啦，樓上沒有甚麼熱鬧可看可聽的。」

堂倌急得幾乎要上去堵住那大姑娘的咀巴，錢不二對大姑娘一瞪眼，叱道：「小妮子懂些甚麼，亂叫一通。」

那大姑娘冷笑一聲道：「不信算了，樂笑天準跑了，樓上最多只有雪冰月一個人。」

錢不二才待喝罵，小六像滾的從樓上下來，人在半樓梯中，已開了口：「樂爺走了，從窗口走了！」

話聲沒完，樓上賬房先生喊聲傳來——雪爺也走了，也是從窗戶走的！

* * *

樂笑天的威望英名，一落千丈。

樂笑天成了喪家之犬。

雪冰月傳出話去，海角天涯非追殺樂笑天不可！如有人通風報信，找到樂笑天，他雪冰月除了贈這黃金萬兩之外，並願意爲這個人作一年的侍僕。

侍僕當然是聽主人的吩咐而行，這承諾大過了天。

雪冰月不久又傳出第二句話，那是針對溫若若的。

傳給天下人知的話，說他希望溫若若別再碰上他，希望溫若若能找個日日夜夜都一心一意陪她的丈夫，因爲從這話傳出去的一剎那間，他已經休棄了溫若若，溫若若不再是他雪冰月的妻子。

附帶還有句話，叫溫若若聽到會大怒，而也顯得他雪冰月不是君子的話，說如果現在有男人和溫若若睡覺，那怕有上千或萬個男人，都再也不關雪冰月的事，雪冰月已恢復了獨身——自由之身。

* * *

本來溫若若在武林中是默默無名的。

現在溫若若三個字，已經成了武林中人人知道的名字。

溫若若本來就生得美到眞能「羞花」。

現在更成了武林風流客、江湖好色之人追隨的對象。

不過眞能見到了溫若若的人不多。

當然能認識溫若若的人更少。

世上根本沒有不透風的牆——這說法十分不通。

紙裡難包得住火，在那年頭是至理名言。

雪冰月的話，總會是傳開來的，所以也就十分容易的傳到了溫若若的耳朶裡。

溫若若苦惱了！

雪冰月忽略了女人的羞怒而惱後的力量。

當然，他也忘記了那句「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的古語。

溫若若也傳出話來——

他雪冰月算是個甚麼東西，娶的是萬萬中不見得能選出一個絕代佳人出來，而他却叫她守着活寡，他只愛他的刀，那柄殺人的刀。

他雪冰月這樣的不懂風流、不知情愛，可是我溫若若仍能守身如玉，肩膊上站得住人，拳頭上跑得快馬，敢說是不愧天地。

是他雪冰月交得好朋友，是他雪冰月自己說過，欠他這朋友樂笑天一條命，不信問問雪冰月自己，這話是不是他自己說的。

樂笑天找上了我，騙我，說他雪冰月約好在我這裡相見，我能不給他招待朋友？能不留樂笑天吃一頓飯嗎？

誰會知道樂笑天狠子野心，一個手指頭就制住了我，你們大家說句公道話，我能是樂笑天的對手嗎？

結果不錯，樂笑天佔了我的便宜，可是我已受制，又有甚麼辦法？他雪冰月聽到消息，找上門來，該不該立刻動手？那怕眞當我是個淫賤的女人，一併宰殺，我也甘心情願，但是他並沒有動手，只扔下一句「湖濱酒家」相會的答話，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爲甚麼？他爲甚麼不當場動手？很簡單，他自知未必是樂笑天的對手，他惜命，他甘願戴個綠頭巾當次「王八」的。

要說我胡言亂語，好，「湖濱酒家」發生的事可以作爲証明，他和樂笑天竟能共歡飲宴，這算是甚麼人？甚麼丈夫？又故意放走樂笑天，然後爲了遮醜，竟又煞有其事的破窗追出，這還能騙得了誰？誰又是三歲的小孩子？

如今把一切過錯推在我身上，很好，他休了我，我正求之不得。

他雪冰月說，希望我最好別碰上他，這是放屁的話，誰敢說一輩子誰碰上誰？

現在請天下人代我溫若若傳出一句話，該是專傳給雪冰月聽的，我溫若若立刻要到「金陵」，要在秦淮河畔自立門戶，要接納天下男子，只要他雪冰月不去秦淮河畔，我溫若若保証一輩子和他不會碰頭。

幾千個字的話，比雪冰月先前傳出去的話快了許多，僅僅一天，就已遍傳天下。

溫若若在春末夏初時，果然到了秦淮，購下畫舫三隻，高張「溫若若畫舫」的巨旗，當眞開始作那送魏迎張的歡笑生活行當了。

* * *

樂笑天成爲了亡命客，天涯亡命，海角遁形。

沒有人知道「湖濱酒家」樓頭上，樂笑天是怎樣逃走的，因爲這絕對不是樂笑天的作風。

只要這個禍是樂笑天惹的，那怕對方是天皇老子，他樂笑天也不會退縮，一定有始有終親自了斷恩怨。

沒有人知道雪冰月是怎麼樣放樂笑天走的，因爲這更和雪冰月的作風相反。

何況兩個當事人已見了面，並且還在喝着酒。

如果樂笑天早就打定主意，一走了之亡命天涯，他不會守約去「湖濱酒家」，脫褲子放屁的事，樂笑天是作不出來的。

若是雪冰月有心放樂笑天一馬，捉姦成雙就是多餘，多餘之下又相約他在「湖濱酒家」一會，那更多餘，雪冰月平生沒作過任何一件多餘的事，何況是一連兩次多餘的事。

不管是誰，若能打聽清楚「湖濱酒家」樓頭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樂笑天怎會逃走、雪冰月怎會聽其自然、又怎會急急的追出，這人必然能在一夜之間名傳天下，並且名利雙收。

可惜，可惜的是沒有人能辦得到。

小六只是看到樂笑天走！

賬房說雪冰月像是追又不似追，好像兩個人商量好一前一後的離開樓頭。

事態的發展，沒有人能明白。

不過有人堅決相信，樂笑天不會逃，當眞是樂笑天逃走的話，雪冰月也絕不會追，如今一個先走，一個後行，看似一逃一追，誰知道兩個當事人在搞甚麼鬼？

* * *

其實，沒有人逃！也沒有人追！

逃的，只不過先一步等在靈隱寺那最爲雅靜的「佛靜堂」。

追的也是僅稍遲半刻到達「佛靜堂」內而已。

眞靜！

靜得各人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音。

「佛靜堂」後那小小的院中，一片潔淨、純幽、樸雅。

地上是落葉片片，似是淒涼，但也是甦生。

相對而立，互相距離八尺。

他們身後，各還有三尺的空檔，再後，就是正方的院廊了。

這表示他們活動的範圍，只有一丈四尺。

不錯，這個靜靜的小院，也正是一丈四尺見方。

（未完・二）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黃鼠狼破壞好事　惡少爺派員逞兇

山溝裏流水潺潺，溪水冲刷過巨岩形成一個小水漩，發出嘟瑯嘟瑯聲，很有節奏的配合着那個人的山歌。

那是個全身一絲不掛的瘦漢，其實這人並不瘦，只因爲他的一身肉都已經扭結在一起而形成栗子狀，摸一摸就好像石頭蛋一樣。

他唱山歌，那當然就是他覺着爽嘛！

挺熱的三伏天，山路上一個人也沒有，能光赤溜溜的斜坐在山溪水中，太爽了。

他唱的山歌不好聽，黃不拉脊的唱好似女人在床上的那種事。

溪流中有幾條魚兒眞作賤，不停的啃着這人的脚底板，啃得這位仁兄直想笑——癢酥酥的。

岩上放着一個小藍布包，還放着兩件怪兵刃——一根鋼棍與一把小刀，鋼棍二尺半那麼長，比個兒臂細一點，小刀也不長，一尺多一點，可眞也夠尖細的了。

這位仁兄哼着山歌洗着澡，望着藍布包還發着笑，如果要問那藍布包內包的是甚麼，吆，追的人就快要進入山中來了。

迎面山坡上忽然一陣山鳥飛上了天，山溪中的仁兄一瞪眼，他急急忙忙抬頭看，更急着抓起衣衫就往身上穿。

他本來衣衫已被汗濕了，如今和着一身水，一古腦的穿上身拔腿就往山上跑。

包袱掖在腰帶上，左手棒右手刀拔腿一躍三丈高，却不料山上也翻過四個人，四個帶傢伙的大漢圍過來了。

這位仁兄一瞪眼，他低聲罵道：「他媽的，小流球！」

莫把小流球當地名，小流球是人的名，只不過現在說也說不清，因爲從山下兩批人看來，一場全武打免不了就要在這山溝裡幹上了。

從山上往下跑，要比從山下往山上跑快得多，上下兩邊一堵，洗澡的仁兄不走了，他坐在石頭上兩邊看，臉上那股子笑模樣，就好像有人看到了一張人皮笑臉貼在他面上一樣，看來眞是笑不笑哭不哭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轉眼間來人已把這位仁兄圍上了。

雙方照上面先是一陣嘿嘿笑，這位仁兄當然也笑，只不過雙方都是在冷笑。

笑着，這位仁兄帶着鋼棒打招呼。

「嗨！各位辛苦了。」

山上下來的大漢，抖着一臉汗珠，咬牙道：「操你先人，都是拜你所賜。」

山下上來的又黑又紅粗漢更厲害的罵：「你奶奶的老皮，江湖上自從出了你這惡客黃鼠狼以後，全變了，變

得他娘的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偷搶騙成了你的家常便飯了。」

這位仁兄立刻猛搖手，道：「二位大執法，千萬別發火，火是五內，氣冲天庭，會要命的。」

黑漢又罵道：「去你娘的油嘴滑舌，不知死到臨頭。」

上面的大漢接道：「黃鼠狼，你他娘的眞是名實相符。」

這仁兄再搖手，道：「在下黃書郎，千萬別叫我黃鼠狼，書香的書，大郎的郎，書卷味很濃的名字。」

黑漢怪叱道：「只可惜你的行爲比眞的黃鼠狼還叫我討厭，王八蛋，先把東西交出來。」

他老兄伸手要東西，三尺半的長刀斜指在右下方，看來只等接過東西，他便是一刀殺了。

乾乾的一聲笑，黃書郎道：「甚麼？」

「你腰帶上的包袱。」

黃書郎拍拍腰帶吃吃笑道：「丁執法，這個包袱是我的呀！」

嘿嘿一聲冷笑，姓丁的黑漢戟指黃書郎，道：「你說說包袱裡都是些甚麼？」

黃書郎拍了又拍，笑笑道：「兩件換洗衣、一把碎銀子，就這些吧了。」

姓丁的冷厲一聲罵道：「你娘的臭皮，包袱裡乃是我們少主給文彩姑娘下的聘禮——十顆夜明珠、鑲寶石的首飾一套、外帶銀票一萬兩，你以爲爺們不知道。」

黃鼠狼大眼一翻，道：「乖，這些東西眞值錢，窮人一輩子也沒看見，只不過我的包袱沒這些東西，不相信你們看。」

他眞的取下包袱，抖開來，就是他說的衣衫兩件，還發出臭酸，碎銀子只不過十幾個，加起來也不過二兩多。

上面站的大漢猛的一抖烏皮鞭，怪叫道：「黃鼠狼我操你娘，你把東西藏到那裡了？」

黃書郎嘆口氣，道：「我冤枉！」

姓白的怒吼道：「爺們追拿你百多里才叫冤，娘的皮，昨夜二更天，有人看見是你的身法越過了墻進入黑紅門的後大院，還未曾追上你這王八蛋，你却一溜煙似的逃走了，你個狗操的是出了名的惡客，天不怕地不怕黑紅門的東西你照拿，今天被爺們兜上，你還想逃？」

「今天你們要殺我？」

「門主的交代，人頭加上你盜走的東西，一件不少的送到老爺子面前。」

黃書郎嘿嘿冷笑，道：「成，各位今天兜住我，我沒話好說，東西沒有命一條，只不過……」他說着瞟了幾人一眼，又道：「怕是你們甚麼也得不到……」

烏皮鞭一丈三，姓白的抖得叭叭響連天，道：「王八蛋，你先吃老子一頓鞭子打。」

鞭把子在東，鞭梢子却「颯」的一聲往西抽，流電似的往黃書郎的脖子上纏去。

甩肩擺頭再加上塌腰，一個動作之後，黃鼠狼的身法變得眞的像個黃鼠狼，他已躍越過皮鞭，尖刀已指向姓白的扎過去。

姓白的身後三個人，三把砍刀併着殺。

「噹噹噹」黃鼠狼的右手鋼棒猛一掃，他的人已自三人的頭上穿過去。

只不過他剛越出五七丈，另一面，姓丁的厲聲吼道：「那裡逃！」

猛回身，黃書郎怒目而視，道：「逃？」

他只不過一個字出口，姓白的皮鞭與姓丁的長刀又揮打過來了。

黃書郎躍起就是三個大空翻，便在他的翻掠中，鋼棒連着鞭梢猛一拉，姓白的上身猛一斜，黃書郎已落地旋身，他躲過斜來的一刀，左手尖刀已指在姓白的喉頭上。

他並未下殺手，但他說出的話都是咬着牙說的。

「我不殺你，白布衣，你回去轉告你們少主一句話，文彩姑娘不嫁他，銀子多是嗎？命却只有一個。」

那姓丁的，不錯，他與白布衣均是黑紅門的內堂執法，他的名字叫丁卯仁，江湖上提起他二人，多半會退到一邊站，如果提起黑紅門，那更是叫人躲得遠遠的。

丁卯仁舉刀不敢殺，他怕白布衣會先死在黃書郎的手上，當然，另外之人也乾瞪眼。

白布衣却也不含糊，黑紅門的人都是拚將，沒有怕死的漢子。

「姓黃的，你下手，老子不會皺眉頭，你仍然逃不掉黑紅門的追殺。」

黃書郎尖刀猛一刮，刮掉白布衣不少鬍渣子，他冷兮兮的沉聲道：「我歡迎，姓白的，借你的金口傳句話，我會盜寶，更會盜人頭，叫左少强少打文彩姑娘的主意。」

舉刀不殺的丁卯仁厲吼，道：「個王八操的，文彩姑娘是你姑奶奶呀！」

黃書郎淡淡的道：「她不是我甚麼，三天以前我甚至沒聽過她的名字，丁執法，我眞的不知文彩姑娘是誰。」

丁卯仁怒叱道：「你管的甚麼閒事？」

黃書郎道：「也許這就叫路平人踩吧！」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唉，這年頭想交個知心朋友可也眞難呀，我若不是被朋友出賣，各位怕是永遠也找不到我會在這大山裡洗着冷水澡了。」

丁卯仁罵道：「去你娘的，憑你這種大小通吃的王八蛋，你還會有甚麼知心的好友？早晚你小子必然是血濺五步，曝屍荒郊。」

黃書郎一眨大眼睛，道：「對，所以我也認準了，能拿的我儘管拿，該動刀子的我下，他娘的，死也要拖個

墊背的。」

他的尖刀猛一頂，一邊的丁卯仁厲吼：「你敢！」

就在他的喝聲甫落，黃書郎右腿猛一蹴，白布衣的膝蓋幾乎被他蹴裂開。

「啊！你娘的。」

黃書郎沒有住手，一鋼棒敲在丁卯仁的長刀上，他的人已彈升三丈高，好像身上長翅膀似的，斜着上身便往上掠去。

丁卯仁見白布衣痛得坐在石頭上，豆大的汗珠子往下流，便猶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快追呀，你們別管我。」

丁卯仁道：「你的傷……」

「我沒關係，你忘了當家的命令？」

是的，黑紅門當家的命令，不但要追回東西，還要加上黃書郎的人頭一顆。

丁卯仁大手一揮，吼道：「包抄圍殺。」

六個怒漢拔腿便往山上追，七個人一口氣追到山峯上面，却發覺黃書郎坐在石頭上搓着脚丫子。

丁卯仁揮刀便殺，另外六個大漢也不閒，左一刀右一刀的照準彈起來的黃書郎便亂刀殺。

果然，黑紅門的人都肯拚，兩個怒漢把刀直往黃書郎的懷裡送。

另外四個人四把刀，在空中佈了一道刀網，緊緊的罩住黃書郎的去路。

「叮噹叮噹」之聲傳來，兩個怒漢倒一雙，却也將黃書郎的一腿抱得緊。

這是不要命的殺法，這時就算刀把頭切掉，下面的雙手就是不鬆手。

「殺！」

丁卯仁的長刀掃過來了，對於這種良機，任何人也不會輕易放棄。

「噹！」

黃書郎的尖刀豎着擋，右手的鋼棒頭上掃，掃開了四把下殺的刀，「咻」！就在那重傷的大漢斷氣前，他送了一刀在黃書郎的後背上。

有一股火辣辣的感受，黃書郎知道自己受傷了。

他左手的尖刀急旋而下，「咻」的一聲割斷了摟住一腿的粗臂，就在丁卯仁回刀殺的時候，黃書郎拔空而起，半空中他七個觔斗連空翻，帶着一身鮮血一頭鑽進山林中，他不見了。

丁卯仁見死了兩個人，他火大了。

「搜，他奶奶的，姓黃的傷得極重，他逃不遠的。」

山林中發出沙沙聲，丁卯仁的吼聲又傳來。

「散開來擴大搜索面。」

只不過這片林子並不深，半里路已到了林子另一邊，從山上遙望遠處，一條人影正奔走如飛。

丁卯仁怪叱一聲，道：「快，那小子往八里莊方向逃走了。」

五個人成一行，拔腿便往山下緊追過去了。

* * *

一條丈寬的小溪，眞清爽，那麼悠悠的流過了八里莊，八里莊只是個沒有城墻的小鎭，並不是鄉間山莊，這兒住了百來戶人家，樹還眞不少，除了四週大樹外，每一戶的院子裡都會有幾棵半大不小的樹，樹蔭下不但睡着人，還有幾條老狗也把狗脖子貼在地面上，閉上狗目涼快吶。

八里莊的北頭有一家小院子，熱烘烘的太陽好像要把屋頂烤起來似的，有一片氤氳之氣從屋頂冒上天。

屋子裡有個小水池，池水還是流動的，那正是從小溪引進屋子的水，池水不太大，但也有個八尺長五尺寬，一邊放了一張軟墊，棉毛浴巾掛在一張長椅上，水聲嘩啦啦的響，唔，只見一條赤裸裸的身子斜斜的躺臥在水池一邊，秀髮緊緊的束住，嫩臉稍稍的仰起，修長的雙腿時而在水面上露了一下，彷彿兩條象牙般光滑而誘人……這光景着實有着一種下意識的遐思與幻想，譬如輕輕的擁抱，淺淺的一吻，或者……

池水中女子頂多不過二十四五吧，也許二十剛出頭，從清澈的流水中仔細看，她膚色之美，身段之佳，那眞是沒話可說，尤其是一張臉蛋上，鳳目流波，貝齒燦燦，俏鼻子就好像是特意雕刻上去一樣，說她有多美就有多美，只不過，她的眉毛會跳動，相書上說這樣的眉毛會尅夫，要不然……

大熱的三伏天能在這樣流動的溪水中洗個冷浴，實在令人爽快。

這位少婦就瞇着眼，她好像還在哼唱着，只不過她的聲音不高，也只有她一個人聽得到。

後窗下便在這時閃過一個人，那人只在窗上稍推，便見窗聲「咯」的一聲，隨之從窗戶外翻進一個漢子來。

那當然是男人，而且是個結實健壯的男人，三十不到頂多二十七八歲模樣，皮膚黑是黑了些，但却是亮紅的，略圓的面孔上一對炯炯大眼睛，疏疏落落的幾根鬍渣子，倒把他的嘴唇顯得有些厚實的樣子。

他的身上在流血，一身汗水便也把穿的青藍色衫褲也濕透了，那副狼狽相，只看他苦兮兮的喘着氣就知道了。

當他看清眼前的景緻以後，他不喘氣了，他張大了嘴巴，望着比他嘴巴張得更大的池中少婦。

池中少婦驚楞中，發出「嚶嚀」一聲叫，幾乎連頭也縮入水中了。

「姑娘，切莫驚慌，我只要在這兒躲一躲，避了風頭，妳但放寬心，要緊時刻一過，我會閉緊了眼睛，忘掉一切所見，拔腿就走人，妳多幫忙。」

「你……你怎麼亂闖，闖到我這浴池來，你知不知道我這裏是甚麼地方，我是個閉門養霉的寡婦，你……你……要壞了我的名節不是……」

那人反而笑了。

他吃吃的笑道：「別激動呀，我又不是故意的，如果不相信，呶，妳看一看我的背面上。」

他轉過身子以背示向少婦，却嚇得少婦似乎捂口發出「啊」的一聲驚叫。

那人黃書郎是也。

他露齒一笑，又道：「我親愛的好女人，我因被人追急了，才像個沒頭蒼蠅似的，那管他甚麼皇帝寢宮還是妓女院，老鼠洞我也一樣往裡面鑽。」

那女人急急的雙手掩着酥胸，道：「你快去換個地方藏一藏，請別給我惹禍殃，我們這兒鄉鄰不好惹，他們會合力活埋我的呀！」

黃鼠狼面皮一緊，道：「妳們這兒的人眞霸道，別人家的事也扯爛蛋。」

「你快快走吧，叫人發現不得了。」

「妳多多包涵，不是我不走，實在……實在妳這兒最安全，我說好女人，我若不是背上挨了一刀，就憑那幾個追我的人，哼！早就躺在山溝裡了。」

便在這時候，外面傳來嘩嘩啦啦的脚步聲。

「丁爺，我們挨家搜。」

「對，丁爺，八里莊只不過百來戶人家，一家挨着一家搜，一定能揪出那個無賴黃鼠狼。」

「先從東邊搜。」

這聲音是姓丁的，他的聲音就是命令。

稍頓，便又聞得姓丁的道：「麵缸床下，箱櫃屋樑，就算他娘的女人尿罐也要翻過來看仔細。」

「是！」

這一聲音正是發自另外四人大漢之口，緊接着，外面傳來叩門聲。

「開門，開門。」

「喂，你們找誰？」這顯然是本地人走來問。

「少管，滾開。」

緊接着發出「咯」的一聲響。

「呀，打人呀！」

「惹火了老子們還殺人。」

於是，外面又傳出叫門聲。

「丁爺，一定在這一家，我們破門而入吧！」

「轟！」

大門被撞開了，姓丁的當先撞門奔進來，身後面，四個大漢緊跟上。

這個院子是三合院，正屋裡面不見人，左面廂間是客房，右面的……小溪自屋下面流過去。

姓丁的五個人找得很仔細，轉眼間來到右廂門，一個大漢用力推，屋子裡發出一聲尖叫：「啊！强盜！」

姓丁的正是丁卯仁，黑紅門的內堂執法，他在門邊伸頭看，只見池中坐着個女人在洗冷水澡，光溜溜赤裸裸，身段美得沒話說。

「强盜！」

「別叫，爺們不是强盜，爺們在追一個人。」

「我這裡有甚麼人？你們快出去。」

姓丁的抬頭四下看，立刻陪笑臉。

「對不起，打擾妳洗澡，恕不奉陪了。」

姓丁的來這麼一句過門話，氣得少婦柳葉眉變了樣，她厲聲叫：「把我的門關上呀，你們這些色狼！」

只這麼一聲罵，外面傳來幾聲哈哈大笑。

笑聲往大門外飄去，顯然丁卯仁率領着四個大漢往第二家搜人去了。

* * *

「唔！」

水嘩啦啦地往上翻，水下面冒出個人頭來，那是黃書郎的人頭。

他的右手握着一把細尖刀，那麼閃呀閃的閃過了少婦的酥胸，他喘着大氣噴出一口冷水，道：「悶煞我了。」

少婦氣得一瞪眼道：「最好是死了。」

黃書郎嘆口氣，道：「我被妳壓在水下面，憋得我喝了幾口水，妳却希望我死！」

少婦叱道：「你還不快些滾！」

「我如果一身濕濡濡的翻窗而去，一路上就是水的痕跡，那時候有人看見怎麼辦？」

「你還打算住在我這兒？壞我的名節……」

「名節不值錢，小寡婦的日子不舒坦，今天妳算是幫了我的大忙，我黃書郎會記在心上的。」

「黃鼠狼……黃鼠狼向雞拜年，沒按好心。」

「我的心最好，別把我叫成黃鼠狼，我的名字是詩書的書，楊六郎的郎，很有書卷氣的。」

「只可惜你手上拿着刀，而且身上在流血。」

黃鼠狼眉頭猛一緊，道：「我還得快些去治傷，他娘的，在水中這麼一泡，怕是有得苦吃了。」

他躍上地面來，低頭再看向水中赤裸的俏寡婦，不由得嘖嘖兩聲，道：「是男人都會爲妳狂。」

俏寡婦以雙手捂緊酥胸，道：「快走呀，你……」

「別害羞，我已經被妳壓在水底那麼久，還有甚麼好羞的？嗯！」

「是你用刀逼我這樣做，你還有理說。」

「總也算一個池子泡過水了。」

「你走，我再也不要見你，走呀！你……」

看來俏寡婦急得快哭出來了。

黃書郎嘆口氣道：「他娘的，名節名節，有多少女人死在這名節二字之下，死了丈夫的女人就等於失掉了一生幸福，不公平。」

「你走！」

「我當然走，我也爲妳抱屈呀！」

「我……」她落淚了。

只不過黃書郎也不清楚她爲甚麼會哭，是急哭的，抑是說到她心中痛處才哭？

黃書郎搖搖頭，他推窗而落在大窗外面，外面却有一股子熱風迎面吹來。

* * *

黃書郎原打算去找一個人算賬的，因爲他常去的地方也只有這個人清楚，這個人就是小流球。

只不過黃書郎的背傷經過溪水這麼一泡，又被俏寡婦的光臀壓在水底下，不但刀口處翻捲開來，而且還泛着血紅似的像是潰爛。

他齜牙咧嘴的吸着氣，歪着身子去找一個人。

黃書郎只要遇上甚麼令他解不開化不了的困難，他總會去找這個人。

如他今受了傷，當然也會想到去找這個人。

他不能在這八里莊上找個草藥大夫醫傷，他必須盡快的走，盡快的找到他要找的人。

* * *

迎着山風，披着朝露，黃書郎痛苦的走了一個夜晚，如果他不是有着那股狠勁，換是一般人，早就挺不直腰杆的倒下了。

雖然他如今已失掉那股子神采奕奕的精神，而且一身疲憊不堪，他却仍然在嘴角噙着一個淺淺的微笑。

現在，他已到了一個山脚下面，背上已是血乾肉爛，額頭上的汗珠子有熱出來的，也有痛出來的，便也是冷熱兩種汗水不分家的濕透了他的衣衫。

轉入一條上山小道，黃書郎擧首遠處望，斷岩上正盤膝坐了一個身穿藍衫短褂怪老人，一頭灰髮偶爾飄拂一下，臉上的灰鬚是亂糟糟的，他本來是閉目迎着晨曦打坐，但當他雙目逼視向走來的黃書郎的時候，一雙眸芒就好像兩雙炬電一般，露出烱烱的精光。

黃書郎剛含笑站在他的面前，他已嗓音低沉而柔和的道：「快一年不見你了，阿郎，你還未把大叔忘懷。」

黃書郎忙陪笑，道：「大叔，我來一次，總是要攪亂你老平靜的日子，阿郎實在不忍呀！」

老人白了黃書郎一眼，叱道：「不錯，沒有困難，你是不會到水火洞找你的田大叔，可是，我老人家却希望你小子能時常來。」他看看滿身濕透的黃書郎，又道：「是怎麼了，你的氣色……」

黃書郎道：「大叔，挨刀的人就是我這種氣色嘛！」

老人一彈而起，天爺，這才發覺老人少了一雙脚，而且他的右臂也好像是……

老人暴伸左手抓住黃書郎，道：「你傷在那裡？」

黃書郎回過身背對老人，道：「田大叔，你看看我背上這一刀還眞的不算輕。」

老人五指抓住黃書郎的破衣衫，用力一抖，「嘶」的一聲抓開黃書郎的背後，不由得咬牙切齒，道：「娘的，這是誰下的手？」

黃書郎道：「田大叔，你別發火呀，這一刀原是我自己不小心，如果不是被人抱牢了我的腿，我是不會挨這麼一刀的。」

田老叱道：「雙方搏鬥，怎麼叫人抱住腿，怎麼你的武功回頭了？」

一笑，黃書郎道：「田大叔，我是、一個人對付八個，一時的大意，沒死也算不錯了。」

田老嘆口氣，道：「想當年，我和你乾爺把你從破廟門口拾回來，我二老把一身的功夫也傳了你，無非是要你繼承我二人的衣鉢，能在這江湖上做出些甚麼，如今你乾爺已下土九年了，而我又殘廢在荒山裡，指望着能看到你站在人頭上，便田大叔死也甘心了，孩子呀，你可不能拋下田大叔先走一步呀！」

黃書郎吃吃笑，道：「大叔，你又是這麼幾句老生常談的話，我早已會背下來了。」他扶着田老，又一笑道：「田大叔，我死不了，而且我越活越快活，這一回我又弄了一票，等我的傷好些了，我會去取來孝敬你老人家的。」

田老哈哈笑道：「大叔還不指望你來孝敬，倒是你有這份心意，大叔心中在高興。」他拉着黃書朗，又道：「快進，叫你嬸子先把你的傷處理好再說。」

兩個人扶扶攙攙的轉到一個山崖下面，黃書郎已高聲叫道：「田大嬸，我來看你們了。」

四方洞口忽然閃出個老太婆，她大手大脚大嘴巴，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滿口一共三顆牙，說出話的聲音像扯風箱似的噗噗響，道：「我的乖，這一年你躲到那個女人的裙子下面了，也不見你的影子……」

她衝上前用力抱，抱得黃書郎一聲叫：「我的媽呀！」

「叫我媽也行呀！」

「不是啦，妳老抱住我的傷口了。」

老太太用力轉過黃書郎的背後看，不由一聲叫，道：「天爺，這是誰砍了你一刀？」

黃書郎笑着，苦澀的道：「大嬸，是個無名小卒呀！」

「你陰溝裡翻船？」

「也不是，對方八人中，兩個乃是

黑紅門的兩大執法，我弄翻他們三個，只不過……」

「只不過你挨了一刀也不輕。」

「大嬸，這傷很重嗎？」

「你自己應該知道重不重。」

「大嬸，我看到你們，再重的傷也沒關係了。」

田老拉過一張木櫈，坐下來，道：「老太婆，別說了，咱們慢慢的給他醫傷，妳不是早也盼晚也叨的想看到這小子的臉嗎？這一回叫他住上個月兒四十天吧！」

老太婆吃吃笑了。

黃書郎却一聲無奈，道：「田大叔，別這樣，我還有很多事情等着去辦吶！」

田老叱道：「狗屁事情，陪我二老在這水火洞中多住幾天。」他好像氣咻咻的樣子，又道：「黑紅門這些年也眞的壯大了，娘的『虎頭蜂』左宗正也眞是擺譜，想當年你乾爺在世的時候，姓左的初創黑紅門才幾年，我二老就是不賣他的賬。」

他拉着黃書郎坐在一起，又道：「怎麼一回事，你惹上了黑紅門那批兔崽子。」

黃書郎却一笑，道：「清河鎭上有個美女叫文彩，她……」

田老立刻怒叱道：「又是女人，你怎麼不多想想我二老當年對你有多大的期望呀！你就只知道在女人裙下當英雄，眞沒出息。」

爲黃書郎洗擦傷口的老太太偏頭叱田老，道：「你吼甚麼，再吼他就不來了。」

田老頓足道：「我恨鐵不成鋼呀！」

一笑，黃書郎道：「田大叔，事情不是你老想像的，我根本就不認識文彩姑娘。」

田老太太道：「就算你認識也沒甚麼，年輕人找姑娘，是天經地義的事嘛！」

黃書郎道：「大叔，黑紅門少門主叫左少强，這小子呀，他的缺德事做得可不少，這一回被我碰上了，大叔你說，我是管不管。」

田老瞪着一雙斜眼，道：「甚麼缺德事？」

黃書郎道：「那小子要討文彩姑娘上他的床呀！」

田老叱道：「他討老婆管你何事？」

黃書郎道：「問題是這小子早已經有老婆了。」

田老冷沉的道：「江湖上討個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左少强有個當門主的老爹，他當然是老子有權兒有幸，這也沒有甚麼。」

黃書郎忽然哎呀一聲叫道：「大嬸吶，妳輕一點。」

田大嬸道：「這藥就是有點痛，好孩子，你忍着點。」

黃書郎痛得齜牙咧嘴，却又對田老道：「問題可不是大叔你想的那麼簡單，如果只是這樣，我也不會插手去多管了，我還沒有吃飽撐着呢。」

田老怪眼一翻，道：「怎麼的，和大叔嘔氣不是？到底姓左的那小子在弄甚麼非叫你插手管一管的混賬透頂缺德又冒煙的事情來？」

黃書郎道：「這話說來可長了。」

田老冷冷道：「你小子就切頭去尾取中間，長話短說，實話一句的說出來吧！」

黃書郎道：「大叔還是性急燥，難道說完了就放我下山走？」

替黃書郎包紮的老太太忙笑道：「你不能馬上走，你慢慢的說，你添油加醋的仔細說，說上個十天半月也不會嫌多，你說呀，孩子。」

也不知甚麼時候，她把一件軟軟的綢衫替黃書郎披在身上了。

黃書郎回頭一笑，道：「謝謝妳，大嬸。」

田老太太道：「別謝了，好孩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倒是快些說吧！」

田老道：「爲甚麼不弄些吃的叫這小子塡塡肚皮？」

黃書郎笑道：「本來是不餓的，只不過大叔這麼一提到吃，我的五臟廟便遊行示威了。」

田老太忙往洞內走，興沖沖的取來一塊大餅帶大葱，一古腦塞在黃書郎的手上，笑道：「快吃，吃飽了給大嬸講故事。」

黃書郎不客氣，大餅全部塞口裡，他伸手還想再吃，不料田老太搖頭，道：「沒有了。」

黃書郎道：「有肉也行呀！」

田老太看看田老，她沒開口。

黃書郎怔了一下，起身拔腿往洞內走。

山洞不算深，只不過六七丈，洞裡有一張木板床，另一邊堆着鍋罐之類的東西。

黃書郎掀開鍋蓋，鍋子裡面空蕩蕩，一邊有個小木箱，箱子裡放着幾件短衫。

他驚訝的道：「沒有吃的了？」他又轉回田老身邊，道：「兩張大餅我全吃掉了？」

田老點點頭，道：「你大嬸會下山去張羅的，你不用操心。」

黃書郎幾乎落下淚來，道：「上一回我送來一千二百兩銀子，想不到會……會叫你二老幾乎斷炊……」

田老淡淡的道：「還不至於餓肚子，你大嬸也會打野味，這裡有的是山果，小子，你不必爲我們擔心了。」

黃書郎道：「我眞是個混賬小子，大叔。」

田老叱道：「這些年你已經送來不少銀子了，就算是親生的兒子，也不過如此，我二老很滿意了。」

田老太道：「孩子，快說你的故事吧！」她頓了一下，又道：「每次你送

來銀子，一大半給了鎮上的大夫，你大叔一身痛，沒有古大夫的靈藥，他會痛得不自在，他每天也練功，總想抵擋那股子時常發作的錐骨痛，只不過……」

黃書郎驚道：「大叔的傷原來還會發作呀！」

田老道：「斷臂斷足我不懼，只是那留在體內的毒氣，不時往我老骨頭裡刺着，唉！」

黃書郎說道：「當初大叔受了重傷，好像沒有甚麼遺留下這種怪病，怎麼……」

田老道：「古大夫說，這是當初醫治斷足時候沒有好生處理，所以才會有這種……」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如果不是那種會突然發作的痛苦，大叔早就下山找你了。」

黃書郎道：「大叔，你放心，我會很快送來一筆銀子，可以叫二老用上個十年八年的。」

田老道：「一多半總得留給古大夫。」

黃書郎道：「古大夫？」

「是的，古大夫的藥很靈，你剛才用的，也是古大夫留下來的藥。」

田老太太拍拍黃書郎，嘆口氣道：「孩子，快說呀，你怎麼不說故事了？」

黃書郎心中眞難過，他噓着未流出來的淚水，苦澀的，也是無奈的道：「田大叔，黑紅門如今有三十六分堂，他們的勢力是不容忽視的。」

田老冷哼一聲不開口，他逼視着洞外面。

黃書郎接道：「黑紅門少門主左少强，他自己在老通城開了一家白紅院。」

田老太太忙問道：「白紅院是幹甚麼的？」

黃書郎道：「白紅院就是妓女院，是男人消遣的地方，也是人們常說的歡場。」

田老太太怔了一下，打從鼻孔裡哼了一聲。

黃書郎又道：「左少强有許多手下，他們四處打探，訪查着甚麼地方有美嬌娃，他們也打探出清河鎮上出了個美姑娘，那姑娘的名字叫文彩。」

田老道：「左少强那個小王八蛋想打文彩的主意，是不是？」

黃書郎道：「姓左的小子只要打探出美姑娘，便會命人找上門，一大包珍珠金飾送上門，指名要把姑娘娶進門，黑紅門的勢力大，很少有人敢不從，只等到那姑娘被召進了門，左少强便摟着姑娘睡幾天，等到他玩膩了，便把人家姑娘送進老通城的白紅院，他送的聘禮誰敢收，一個不少的又陪嫁回來了。」

田老猛一瞪眼，道：「他娘的，江湖上這叫做『打爛缸』，他小子一口咬定姑娘不是處子，姑娘是個爛汚貨，然後把人家送進窰子裡，姑娘的娘家也不敢吭一聲，誰會往自己的臉上貼屎呀！」

黃書郎道：「大叔，你說，我遇上這回事，要不要插手管一管？」

一邊的老太太大吼，道：「管，你管得好，娘的皮，這姓左的小子眞不是好東西。」

黃書郎站起身子晃一晃，他覺得自己的背上好多了。

田老嘆口氣，道：「姓左的在造孽了，小子呀，黑紅門的勢力大，但望你多加小心。」

黃書郎道：「大叔，自小你把我帶大，我的作風你最清楚，黑紅門的勢力大，我的膽子也不小，大家卯上拚，他娘的，且看誰的手段狠。」

田老太太道：「別說了，去床上睡一覺，記住要趴着睡，小心壓着傷口呀！」

黃書郎眞的很累，受了傷又奔行了一夜，如果不是他底子硬，武功紮實，怕是早就躺下了。

他站起身來不說話，低着頭走到木板床上。

他斜着身子躺下了。

他也看到田大嬸的手上提着一把刀，那是一把生了銹的砍刀，她的身子往外偏，好像在躲着甚麼。

但黃書郎心中明白，她老人家是出洞去弄吃的了。

只因爲二老留了兩張大餅，這日子過得也算苦，原本他以爲二老的日眞舒坦，想不到銀子却被姓古的大夫榨乾，這年頭當大夫的眞混蛋，因爲他們最喜歡別人生大病，如果幾天不見病人的面，那大夫就會站在門口看着來往行人，心中在嘀咕着：「這麼多的人，就沒有一個生病的？」

有些大夫的心腸軟，當初學醫誓願，以後看病少要錢，只不過等到他開了業，才知道銀子是多麼的令人喜歡，而病人則最好天天不斷。

黃書郎漸漸的睡着了。

他發出微微的鼾聲，田老却深深的搖搖頭，靜靜的守在他身邊，就好像老父關心自己生病的孩子一樣。

黃書郎吃得飽睡得着，這一覺睡到二更天，當他睜開眼去瞧，可眞叫他感動，他發覺兩個老人家竟打個地舖睡在他的床下面。

他乾乾的咳了一聲，果然把兩個老人家吵醒過來了。

田老太太忙起身，道：「孩子，你醒了，白天弄了一隻山雞沒有吃，留給你吃，我去拿。」

黃書郎拉住田老太太，道：「大嬸別爲我操心，今夜我下山，過一天我就趕回來。」

他此言一出，田老怒聲道：「怎麼啦！我這兒缺你吃的你就要走？孩子，少不了你吃的，你給我好生在此把傷養好。」

黃書郎道：「大叔，我總得把那包東西弄回來，大叔呀，十顆夜明珠、

一套鑲寶石金首飾，外帶十張千兩的銀票，可不能被人拿走呀！」

田老道：「他娘的，左家的手面眞夠大，的確沒有人敢收下他們的重聘。」

黃書郎冷笑，道：「所以我不等他們下聘，盜了他們的包袱就走，只不過才一天多一點，娘的皮就被他們找到我，小流球這小子眞可惡。」

田老道：「小流球不是你的人嗎？他會出賣你？」

黃書郎道：「所以我非找到他不可。」

他往洞口走，田老並未攔阻他，實在話說一句，他二老還眞的需要些銀子甚麼的，只因爲田老的骨頭痛病存的藥也快用光了，飯可以不吃，藥不能沒有。

田老太太拉住黃書郎，小心叮嚀的道：「孩子，外面行事多小心，明晚一定要回來呀！你這傷……」

黃書郎一笑，道：「大嬸，你的傷藥眞管用，我感覺好多了。」

田老太太沉聲道：「不行，你一定要回來把傷養好，要不然大嬸不高興了。」

黃書郎連忙陪笑，道：「大嬸，我一定在明晚趕回來，妳老別送了。」

黃書郎出了山洞下山崗，心中實在悲傷，這一年在外邊沒混出甚麼名堂，反而令田大叔二人幾乎斷炊，還以爲那千多兩銀子足夠二老用上三兩年，豈知都被姓古的大夫敲乾，這姓古的……

黃書郎咬咬牙，如果有空閒，倒要去消遣消遣這個混帳的古郎中。

* * *

黃書郎沒有往鎮上去，他又奔到當初洗澡的小溪邊，他一夜奔來不覺累，因爲他早就睡過了頭。

他抬頭看看天色，東升的日頭有盤子那麼大，照得他的兩眼猛一暗，這時候，他才發覺自己的肚子又餓了。

他越過小溪，躍到一片林子裡，在一道懸崖被老籐遮了大半個洞口的附近，似乎有甚麼在微微的動。

黃書郎暗暗吃了一驚，他不相信自己常來歇脚的地方會有人前來。

左手棒右手刀，黃書郎慢慢的往洞口移動着。

老籐蔓又動了，好像那被遮掩的洞口有人。

黃書郎斜着肩頭猛一掠，尖刀向洞裡戳去。

「哎唷！」

這聲音是個女子的，黃書郎堵住洞口往裡面看，却發現有個俏姑娘往他撲過來。

那女人還眞會撒嬌，她哎唷着往黃書郎懷中投來了。

黃書郎的鋼棒橫着攔，他沉聲道：「是你，小白菜，妳怎麼找來了？」

那個女人紅臉蛋，當然是胭脂塗得太多了，她拿椿站住身子，嗲聲嗲氣的道：「黃大爺，我的黃大爺，我的黃祖宗，我小白菜總算把你的俠駕等到了呀！」

黃書郎走進洞中靠邊站定，他轉着雙目察看四週，半晌，他忽然抓住小白菜的右腕，咬牙叱道：「妳說，妳的相好小流球在甚麼地方？我要收拾他。」

小白菜噓口氣，道：「我親愛的黃大俠，別這樣嘛！」

黃書郎叱道：「少來，誰是妳親愛的，妳……妳能找到來這裡，也一定是小流球那個雜種告訴你的吧？」

小白菜眨動眼睛點點頭，雙目便也眨出兩滴淚。

黃書郎火大了。

他忿怒的道：「我的面前女人眼淚不值錢，妳最好快說出妳找我幹甚麼！」

小白菜道：「黃爺，大事不好了呀！」

黃書郎吃一驚，道：「怎麼了？」

小白菜抽噎的道：「小流球快被他們折磨死了呀！」

黃書郎嘿嘿笑，道：「倒也稱了我的心，如了我的意了，哈……」

小白菜抹去眼淚，道：「黃爺，小流球可是你的忠心不二好搭檔，你怎麼幸災樂他的禍呀！」

黃書郎面皮一緊，道：「操，我有他這種好搭檔，算我倒了八輩子楣，娘的皮，差那麼一點我就完蛋翹了。」

小白菜聞言吃一驚，道：「黃爺呀，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可休得寃枉小流球。」

黃書郎叱道：「我會寃枉他？他娘的老皮。」

小白菜道：「原是約定他在清河鎮上等你的，可是他沒有等到你，倒把黑紅門的殺手等到了，他們把小流球拴進清河鎮的南後街黑紅門分堂，冷水灌頂，然後一頓皮鞭抽打，打得小流球死也不肯說，他們又把小流球弄了個倒栽葱，一碗辣椒水往他鼻孔裡灌，繡花針燒得紅紅的，盡往小流球的脚指甲蓋裡扎，我說黃爺呀，你要快去救救小流球呀！」

黃書郎一瞪眼，道：「他一定是熬不過酷刑，把我的地方吐出來了。」

小白菜急搖手，道：「沒有，小流球不是怕死的人。」

黃書郎想了想，他半天不開腔。

小白菜急得慌，一邊搓手一邊望，她急着要黃書郎快去救她的情郎。

於是，黃書郎咬牙了。

黃書郎牙咬得咯咯響，道：「不管怎麼樣，我一定先把這小子弄出來，問一問他曾對誰說過我的地方。」

小白菜道：「黃爺，你知道我是怎麼找到你這兒來的？」

黃書郎道：「我正要問妳，妳是怎麼找到來我的地方，當然是小流球告訴妳的了。」

小白菜道：「是的，是小流球告訴我的，黃爺，自從小流球被黑紅門抓進清河分堂，我就在清河鎮上打聽着怎樣能看到小流球，後來我花銀子買通一個老媽子，那個老太婆是他們後灶房打雜的，從她那裡，小流球才叫我趕快來找你，黃爺，這十兩銀子我花對了。」

黃書郎冷冷道：「妳快快先回清河鎮，就這一兩天，我會趕去的。」

小白菜高興得又流下淚。

她的淚水還眞不少，只不過仍然無法感動黃書郎，他叫小白菜快快走。

小白菜心中很明白，黃書郎乃小流球的主子，二人合作有年，也算朋友一場，就算此刻她脫光衣裳，黃書郎也不會心頭發癢，她很明白黃書郎乃眞血性漢子，平日裡小流球也常對她提及。

她相信黃書郎是俠客，而非江湖上傳言的「惡客」，因此，黃書郎當然知道「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她雖不是小流球的妻子，但黃書郎早就明白小白菜是小流球的女人。

小白菜臨去前施一禮，她幽幽的道：「黃爺，你要快去救出小流球，去得早還有命，去得晚了你可看不到他的臉了。」

黃書郎不回答，他木然的站在洞中。

他看着小白菜走後，這才一頭鑽入洞內深處，裡面灰濛濛，靠左邊一塊大石頭，黃書郎用力推開來，他又伸出雙手往地下挖，果然……

砂石下面有個小坑，坑下埋着一個藍布小包袱。

黃書郎笑了。

他抖去包袱上的灰砂——那是他由外面運進洞中的砂石，就算有人推開大石，也不知那砂石下面還有個坑。

黃書郎把包袱纏綁在腰帶上，興冲冲的走出洞。

只不過他剛站在洞口前，迎面只見三個怒漢冲着他嘿嘿冷笑不已……

黃書郎楞然看着三個怒漢，心中好一陣嘀咕。

不遠處，小白菜似哭似笑的開了口，道：「黃爺，我對不起你，可是爲了小流球的性命，我別無選擇。」

黃書郎淡淡的道：「我很清楚，小白菜，女人都是這樣，爲了自己的男人，天下的男人可以死光。」

小白菜道：「小流球眞的很慘，黃爺，我不忍再看小流球受苦，所以……所以……」

黃書郎道：「所以妳答應帶他們前來詐我，小白菜，妳眞是個不懂事的可憐人，因爲他們就算殺了我，小流球也一樣活不成，妳也活不成。」

小白菜尖聲道：「不對，他們說只要抓到你，他們答應送我一批銀子，叫我同小流球快活的過一生。」

「妳眞的相信他們？」

「我還有別的選擇？」

黃書郎轉而面對三個怒漢，他哈哈的笑了。

正中央的壯漢沉聲道：「黃鼠狼，你應該哭。」

他一頓手上的鬼頭砍刀，又道：「你竟然還笑得出來。」

黃書郎還眞輕鬆，他抱拳一禮，笑道：「我的洪大護法，我爲甚麼不笑？我樂透了。」

左面的紅面怒漢叱道：「等老子一杵打扁你這惡客，你就永遠笑不出來了。」

黃書郎果然不笑了。

他的雙目一亮，道：「唔！清河鎮黑紅門的向堂主也到了，榮幸吶！」

紅面漢子正是清河鎮上黑紅門的第二十四分堂堂主，人稱「鐵頭」向冲，他手中的鐵杵有六十四斤重，此人臂力特別大，但他的頭更厲害，曾有人見他練頭功，拿頭往石頭上撞，撞得石頭破一塊。

向冲嘿嘿冷笑，道：「黃鼠狼，你是個豬呀，黑紅門你也敢惹，我看你是老鼠舐貓屁眼——不想活了。」

黃書郎雙手一攤，道：「誰要是想死，誰就是他娘的二百五加王八，混蛋到了家。」

另一面的怒漢正是黑紅門內堂大執法丁卯仁，他的臉早就氣白了。

這時，他頓了一下手上長刀，厲吼道：「你奶奶的老皮，還不拿出來？」

他伸手就要，就好像他在山溪邊上向黃書郎要那小包袱同一個樣。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要甚麼？」

丁卯仁戟指黃書郎的腰上，道：「就是那小包袱。」

黃書郎又是一笑，道：「三位，我們打個商量怎麼樣？」

中間站的「拚命三郎」洪上天，左手托着特號鬼頭砍刀，沉聲道：「說！」

黃書郎拍拍腰上的小包袱，道：「東西我如交出來，三位是否化干戈爲玉帛，揮揮手笑哈哈，各走各的呀？」

洪上天沉聲道：「交出東西，你由我們押回涼河總堂，聽候我們門主的發落。」

黃書郎摸摸自己脖子，道：「聞得左門主喜歡砍人腦袋，是嗎？」

丁卯仁嘿嘿怪笑，道：「這一點你猜對了。」

黃書郎臉色一冷，道：「看樣子，三位今天是不放過黃某了？」

洪上天咬着牙，道：「交出東西跟爺們走。」

黃書郎拔出鋼棒與尖刀——他當然不會解包袱。

他退了一大步，沉聲道：「他娘的老皮，把你家黃大爺當泥巴人捏不是？」

「殺！」

丁卯仁第一個揮刀殺，他往洞口撲上來。

黃書郎見極光洒來，又退了一大步。

「厲害。」

他的鋼棒猛一擋，左手尖刀不出手，他疾退到洞內三尺地。

黃書郎的頭腦是一流中的一流，他面對三個强敵，當然不會出洞去，他退到洞口內，那洞不寬敞，只能容得一人進去。

此刻，丁卯仁抖閃着長刀往洞中逼殺，那股子狠勁，就好像要一刀劈死黃書郎。

洞中發出嘿嘿一聲冷笑，緊接着，洞內發出「噹」的聲響，又發出「彭」的一傢伙，便聞得丁卯仁發出一聲厲叫：「啊！」

丁卯仁的身子往後退，眼淚鼻涕一大堆，還夾雜着鮮血，像開花一樣在他的臉上流着。

黃書郎那一鋼棒，狠狠的砸在丁卯仁的鼻樑上，那股子尖酸的痛，幾乎叫丁卯仁要叫娘。

丁卯仁的身子是被洪上天把臂摟住的，否則他一定會倒在一堆老籐上。

丁卯仁坐在地上捂住面，直叫喊：「操你娘，老子非要吃你的肉剝你的皮不可，啊！」

洪上天在洞口怪叱連聲，道：「王八蛋，你還不快快滾出洞來受死。」

黃書郎在洞中也怪叫，道：「你娘的，洞裡洞外一樣得憑本事，你爲甚麼怕進來，你怕了是嗎？」

洪上天怒罵道：「出來，大家放手一搏。」

黃書郎冷冷道：「別拿黃大爺當三歲小孩子騙，想不要臉三打一不是？老子不上當。」

「鐵頭」向冲大罵，道：「黃書郎我操你娘，老子這就進洞了。」

黃書郎大笑，道：「歡迎，歡迎！」

果然，向冲雙手握着巨杵，發一聲喊：「殺！」

他那粗壯的身子如飛一般的往洞中平飛進去。

於是，洞中傳來「噹噹」之聲，緊接着一聲「打！」

聲音是向冲發出來的。

黃書郎的聲音是輕鬆的，他笑得輕鬆，然後是一聲「咚」！

誰也未發出叫喊，但黃書郎却在這時候，斜然自洞中衝出來了。

他手中的鋼棒十八打，左手尖刀七十二殺，一古腦的送上挺立固守在洞口的洪上天。

特號鬼頭砍刀左右上下連連的擋，洪上天大叫：「向堂主，你怎麼了？」

他叫，但就是不稍退，就在黃書郎一掄猛攻中，洪上天只退了半步。

洪上天大叫向冲，就是要向冲從洞中殺出來，因爲這時候乃是前後夾擊的最好時機。

洪上天叫不停，黃書郎也很急，因爲他那一棒雖然把向冲打倒在地上，可是向冲的鐵頭功也很厲害。

一念及此，黃書郎却搶攻急退，他還眞擔心向冲會被洪上天叫醒過來。

老籐邊坐着丁卯仁，他的面上鮮血正流着，一時間他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直咬牙。

洪上天擋過黃書郎的一掄搶攻，他的砍刀斜着殺，他的目的反而要把黃書郎再逼近山洞中，因爲他擔心黃書郎一旦衝出洞來，會撒鴨子逃走。

搶攻與怒殺是搏命的，雙方不肯稍讓，狂殺就會出現血腥。

就在洪上天砍刀第七次反手上殺的時候，黃書郎的鋼棒疾攻而上，他果然把敵人的砍刀擋在中途，只不過當他的尖刀對準洪上天的肚皮刺過去的刹那間，身後面勁風突起，昏過去的「鐵頭」向冲已平飛着，撞上了黃書郎的腰杆。

「轟」的一聲，直將黃書郎撞得貼着洪上天的左邊往崖下飛去。

只這麼一頂，洪上天的肚子上只被尖刀刺了個刀口，但已叫他吃一驚，如果向冲晚一步，洪上天就死定了。

山崖下面發出「轟轟」聲，向冲直叫喊：「快下去看看，別叫這小子又逃了。」

黑紅門三個人傷了一對半，但還是提着兵刃趕到了山崖下面，只不過在一大片老籐下，他們甚麼也沒看見。

向冲摸着光頭，道：「奶奶的，那一傢伙夠他受了，他還能逃不成？」

丁卯仁嗚嗚呀呀的說不清，急得直跺脚。

洪上天忿怒的道：「那個爛女人呢？」

爛女人當然說的是小白菜。

小白菜早就嚇跑了。

丁卯仁叫出的話似乎稍爲清楚了。

他指着左右兩邊叫，道：「分頭去找，不能叫這狗操的再逃掉。」

他說着話，口角還滴着血，但見他以袖拭抹，眼珠也紅光冒火，只因爲他的鼻子好像斷裂了。

洪上天左手按在肚子上，他雖未被尖刀刺進肚子裡，但鮮血也流了不少，抖着滿面大鬍子，就好像要吃人一樣吼吼叫：「他娘的，這個狗娘養的，洪大爺要喝他的血。」

「鐵頭」向冲躍到東又掠到西，跕起脚來遠處看，口中嘿嘿道：「老子頭上雖挨了一棒，嘿……可也回了他一傢伙，他逃不遠的。」

三個人並未分開來，只不過找了半天也沒找着黃書郎。（未完・一）

上文提要： 文匡宋、江虹安全抵達蓉城，暫住在梧桐居內，江虹的爺爺和她的護理人、又是師父的金眼鵰陪住他們，還有那醉菩提瘋和尚，二人便將艾芙的去向說知。巴鼻道人已來蓉城，文匡宋辭別衆人去和師父相會。江虹被瘋和尚一語提醒，和尚早已走了，江虹隨後也走了，她追趕和尚，來到浣花溪畔，杜甫草堂，却找到了胡姬，和尚也出現了……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衆俠密謀對策　韃子暗藏重兵

和尚忽然縱聲大笑，道：「女娃娃，就像你現刻一樣，是不是？」

江虹一怔，可不是她情不自禁，也在胡姬懷裡打起滾來，想來姊姊在魔婆懷裡，也就是這般如此，登時羞得臉兒紅彤彤。

胡姬却把她摟得好緊，她那會曉得，胡姬把她當作艾芙了。眼裡噙了淚，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只聽那先生——當然是南郭先生，說了，話聲是那樣情意輕柔，道：「恭喜你，胡姬，不枉你疼了小芙兒這麼多年。」

和尚却對妖眼有興趣，叫道：「妙哇，又多了個女娃娃。」

胡姬眼裡雖噙着淚，薄紗裡却藏着笑，道：「當眞妙得很，你這和尚裝死裝鬼，嚇過我的小芙兒，今天又嚇壞了小虹兒，遇上了妖眼，你和尚就知厲害。」

「當眞，」南郭先生道：「妖眼，妖眼是誰啊，怎生叫這名兒。」

江虹可得意了，提起妖眼，登時心花怒放，叫道：「賊和尚、死和尚、殺千刀的鬼和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自然要加上今天這一樁兒。」

和尚笑呵呵，說：「妞兒報仇，就在眼前，是不是，我和尚就會會這妖眼。」

「姊姊、妖眼、和我，咱們是一根線兒的……」

「螞蚱，」和尚樂呵呵，說：「螞蚱小妞，和尚就會會你們這三個螞蚱。妙哇，三個螞蚱，併肩子一塊兒上，妙哇，妙極。」

胡姬嘆了口氣，說道：「和尚，你要不吃魚頭，也不知道厲害。」隨轉面對南郭先生道：「原諒我瞞了你這麼多年，崆峒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以崆峒法者，亦是自然，是以無門無派，亦就是以自然爲派，你們必然懂得。」

原來胡姬從未提及過崆峒，出身來歷，一直諱莫如深，現在再無隱諱的必要，也不能不說了，當下說崆峒，說崆峒老人，再說到她師傅鳩盤婆，即使醉菩提與南郭先生曾略有所聞，亦聽得目瞪口呆。

從未嚴肅過的和尚，也肅容道：「我明白了，鶴鳴山上夜演道，那妙玄道姑所稱的老神仙，即是崆峒老人，小芙兒果然有緣，竟也得聆大道。」

江虹道：「鬼和尚，你也知道怕啦，而今姊姊已列門牆，那妖眼更是尙在襁褓，就被老神仙帶上崆峒，列其門牆了，問你怕不怕。」

和尚瞪大了眼睛，道：「螞蚱小妞，你說，你那螞蚱姊姊三五日內即會回來？」

胡姬笑着嘆了口氣，道：「和尚，大概你永不知道甚麼是寶相莊嚴，連說正經，也是正經不起來的。」

江虹道：「是呀！三聖一元大會不就要召開了麼，姊姊怎會不在期前趕

來，當然也有妖眼。」

和尚骯髒的臉上竟也透紅光，說：「對呀！一根線兒上的螞蚱，自然跑不了螞蚱妖眼。」

江虹突然格格笑，說：「師傅婆婆，你猜，妖眼叫姊姊甚麼？叫小哥哥。」

胡姬幪着面紗，只露出眼睛在外，那眼兒也笑了，說道：「我明白，因爲妖眼初見小芙兒，是扮的小子，就聽其自然，改不過口兒來了。」

和尚興奮得滿面通紅，道：「我也明白了，窮酸，咱們再不用發愁了，小芙兒必是奉老神仙之命，前來爲我們護法，螞蚱小妞呀！」

「鬼和尚，你是該殺千刀的死和尚，敢是怕啦。」

和尚說：「說話算數，我和尚再不裝鬼嚇你了，不過好歹說多些兒，把你所見所知的，一股腦兒說出來，你若仍不消氣，抽我幾鞭又何妨，我和尚絕不皺一下眉頭。」

胡姬又一把將江虹摟在懷裡，柔聲道：「和尚說的是，從頭到尾，說給師傅婆婆聽。」

「不准鬼和尚聽。」

和尚慌忙用指頭兒塞住耳孔，說道：「螞蚱小妞，我甚麼都聽不到了。」

江虹這才把初遇妖眼，以及夏王明玉珍、宋王韓山童，册封艾芙爲后之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說到未央前殿萬道霞光湧金橋，白蓮教的四嫖嫦和那聖母相繼現身，只聽得在座的先生和尚，連同胡姬，也駭然動容。

南郭先生道：「白蓮教雖說妖言惑衆，但既能惑數十萬衆，自不等閒，天外天，人外人，實是非妄，我這徒兒有此仙緣遇合，的是可喜。」

和尚一瞪眼，道：「窮酸，你可知害臊兩字怎生寫，論早，數我和尚，論傳授功夫之多，首數胡姬……」

「不錯，玄門論奇，奇在遁甲……」

都聞聲回頭，只見巴鼻老道大踏步走進門來，後面跟定文匡宋。

老道繼續說道：「那小妞傳我玄門的不傳之秘，也就是我的弟子。」

和尚跳起來，嚷道：「你胡說，金剛禪指，無相神功，不但小芙兒已窺禪宗秘奧，若然還不到家，那只是年幼功淺，但換位移形，輕功已臻上乘，你這雜毛老道，休想和我爭奪。」

南郭先生莞爾道：「慚愧，我傳她的，却只得一個字兒，只不過天下古今，『仁』者無敵。」

說得胡姬也笑出聲來了，道：「唯有他不爭，你們誰也不能和他爭，甚至天下也莫能與之爭。」

隨着她的手指處，只見岷江漁隱滿面堆笑，走了進來，說道：「我算計你們已聚在一起了，你們不用爭，凡是恩典過我那小芙兒的，也都是師傅，小芙兒也是衆人的徒兒。」

一時間，都沒言語，三聖互望了一眼，和尚首先跳了起來，叫道：「不行，老漁兒，你豈不成了衆人的爺爺，你想佔咱們的便宜，那可不行。」

岷江漁隱呵呵笑道：「和尚，你錯啦，不是我要佔便宜，而是你們硬要把便宜送到我老爺爺腳下來。」

「還有我，」胡姬的面紗無風自顫，顯然因强忍住笑，以致身子也顫抖起來，可不是那帶笑的聲兒也顫抖了，道：「無端端的，我也成了衆人的婆婆。」

南郭先生在莞爾，靑虛虛臉的巴鼻老道，臉兒總是綳得那麼緊，笑不成，只不過那山羊鬍裡，休想再能藏得住笑意。

笑啊，如何不該笑，兩月來，自從小艾芙不告而別後，就愁鎖的眉頭，而今已喜上眉梢。

南郭先生道：「漁隱來也匆匆，喜步輕快，笑逐顏開，必有緣故？」

岷江漁隱道：「先生運籌帷幄，妙算玄機，果然瞞不過你，好教各位得知，城中的韃子兵騎，又復和一月前相同，全已撤出城外去了。」

胡姬首先顫聲道：「莫非……我那孩兒，又重掌了兵權？」

南郭先生搖頭道：「特穆爾好不容易才奪得的兵權，豈會拱手送還給霍爾王子，必另有緣故，胡姬，失也非失，得也非得，爲何你仍如此執着。」

胡姬嘆了口氣，道：「我倒希望他不是王子，但若掌得兵權，保得蜀中的一方安寧，蜀中之人不受暴政之苦，得免流離顛沛，不也是好事麼？」

和尚道：「老漁兒，你不知道究竟？吳桐君不僅有千里耳，更有千里眼，想必知道緣故。」

岷江漁隱道：「今日你們離去後，我和金眼鵰好不躭心，那耶律郡主和她的女兵騎有了傷亡，豈肯甘休，只怕梧桐居就會有事，吳桐君表面上若無其事，我知他不過不願形諸於面罷了，不但出去吩咐關了鋪門，而且遣走了酒樓中的夥計。吳桐君可是有身家的人，我和金眼鵰好生不妥，不料，突然得報，城中的韃子兵騎，反倒撤出城外去了，行宮那面，亦無動靜，那吳桐君亦曾即刻向官府方面打聽，敢情連韃子的官兒，亦不明其故。」

南郭先生負着手，在窗前踱步，都拿眼來望他。

那窗外細雨濛濛，比前更大了些，當眞是風也蕭蕭，雨又瀟瀟，秋雲低壓，使浣花溪也在一片迷茫裡。

都沒言語，那先生忽然轉過身來，道：「若我判斷不錯，這是外弛內張。」

先生的目光落在文匡宋身上，點了點頭。

文匡宋慌忙站起身來：「先生若有差遣，便請吩咐。」

和尚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忽然大笑呵呵，道：「小妞呀，你們可有

件兒了，眼前可不是又有一根綫兒，拴了兩隻螞蚱，呸！你們一個老酸，一個小酸，打甚麼啞謎兒？」

那先生不以爲忤，道：「若我猜得不錯，他們表面放鬆了戒備，其中必有陰謀，要知究竟，文公子去走一趟，再好不過。」

文匡宋道：「先生說得是，特穆爾的大軍入川之前，早已派了無數鷹犬前來，就我所知，霍爾王子身邊，倒有一大半是特穆爾的人，而且不少是武功出衆的，霍爾王子雖借艾姑娘的鳳凰鞭，我的長劍，除去了不下十個之多，但陸續又增派了不少鷹犬前來。」

岷江漁隱點頭道：「不錯，那增派的先頭人馬，便有四個成了我釣竿下的亡魂。」

南郭先生道：「這般人或明或暗，對我們的行踪，全都瞭如指掌，自那天都上人來到蓉城後，已全部聽命於這國師。」

文匡宋道：「只有我，一直在暗，何況這兩月來，我不在蜀中，前輩先生可是這緣故，有所差遣？」

南郭先生點頭道：「正是如此，若我猜得不錯，武侯祠必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却先在城中由張而馳，不是韃子放鬆了戒備，倒是要令我們放鬆了戒備。」

和尚道：「我明白了，這就叫做欲擒故縱，好教前來與會的武林中人，放心前往武侯祠，投入他佈下的天羅地網，於是，到時一聲令下……」

「一網打盡。」岷江漁隱鬚眉皆張，道：「好個歹毒的特穆爾。」

南郭先生道：「我不過是猜想而已，爲了要讓韃子知道，一元大會正大光明，連同前來與會的天下武林中人，也行動光明，以示並無抗元對敵之意，但特穆爾和那國師却不這麼想了，視我們爲眼中之釘。」

那一直未開口的巴鼻道人也開口了，說道：「天下大亂，處處烟塵，前來與會的武林中人，莫不廣有徒衆，或爲一門一派之掌，散處一方，已廣有號召力了，而今聚而在一堂，如何不視爲洪水。」

南郭先生道：「是麼，一元大會期近，韃子反倒鬆了戒備，可知大有文章了，唯有文公子是他們所不識的人，前去一探究竟，再恰當不過了。」

文匡宋忙道：「先生放心，任他們佈下了地網天羅，甚至銅墻鐵壁，大概也難不倒我。」

江虹躍起來，叫道：「我也去。」

和尚一瞪眼，道：「胡說，你這小妞壞事倒有餘，今晨你尚遠在數十里外，城中的韃子已得報了，耶律郡主已率領六十四女兵騎趕往攔截，還敢以爲韃子無人。」

江虹道：「那是他們錯認我是姊姊了。」

「你們却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不用猜，韃子必已傳達下了密令，小妞，你一擧一動，都有千百隻眼睛在跟着你。」

江虹嚇得一楞，不自覺回頭望，眞像暗中有千百隻眼睛在盯着她，無處不在。

胡姬摟着了江虹，道：「和尚，不許嚇她，別怕啊，有師傅婆婆。」

和尚道：「對了，把這壞事有餘的妞兒交給你，從今以後，半步也不許她離開。」

不由江虹不怕，千百隻眼睛呀，教她如何不怕，何况這千百隻眼睛後面，還有一個天都上人，當然還有耶律郡主和她的六十四個女兵騎，再加上風雨雷電四姨，那可是她領教過，知道厲害的，今日若不是一對面，人家不是便認出她不是艾芙，即使能逃得過劍陣，可也逃不脫箭陣。

武林三聖，提起天都上人，尚且不敢輕敵，何况是她，那還敢再言語。

那邊巴鼻道人已在對文匡宋點頭道：「你眼前這位先生，比起那前輩的諸葛先生，不遑多讓，今後聽從先生吩咐，不用問我了。」

原來文匡宋因有師傅在座，不敢不倚立在側。但當着南郭先生，又不便請示，只有拿眼來望他師傅。

南郭先生笑道：「敢情胡說的不僅這小妞，你這老道也胡說，若說澹泊以明志，倒也是比得的，論寧靜以致遠，我怎能比得前輩先生，你去吧，還有你們，漁隱請轉告吳桐君，前來與會的武林中人，請他放心接待，一如以往，老道仍歸青羊宮，唯有你這邋遢和尚，大廟不收，小廟不留。」

醉菩提呵呵笑道：「醉菩提自然歸醉鄉。」

和尚端的賊滑，搶了桌上的那壺醉芙蓉就跑。

南郭先生笑道：「不錯，芙蓉春不醉芙蓉，而今醉菩提了。」

胡姬也笑道：「不用擔心，我早已瞧見和尚溜進來，就知賊和尚賊性不改，偷不到手也會搶的，却不知他搶的，原就是替他備下的。我這籃兒裡，不是還有三壺，但不會厚此薄彼。」

胡姬果然從籃裡又取出三壺來，道：「却是芙蓉春這名兒，何如醉芙蓉大雅，去年我一時動念，吩咐我那孩兒，芙蓉花開時，爲我收集得來，月前閒着無事，特地釀得這酒，分贈各位品嚐，可惜的是，香味濃冽了些。」

當下把酒分贈巴鼻道人與岷江漁隱，江虹却感到被冷落的悲哀，道：「喂！還有我呢？你們都不理我啦。」

南郭先生呵呵笑道：「你這淘氣的小妞，自有師傅婆婆懷中可歸，更有文公子爲伴，若還不願時，回去你那師傅叔叔金眼鵰身邊，那也使得，有勞漁隱，携着醉芙蓉，休忘了也帶着這淘氣的小妞。」

急得江虹跳了起來，也喜得叫了

起來，道：「我願意呀！誰說我不願了。」

文匡宋忙道：「晚輩先走一步了，入夜必有稟報。」

只見他走到門邊，只一滑步晃身，便已去無踪影，南郭先生讚道：「玄門上乘功夫，的是非同凡响。」

巴鼻道人捋着山羊鬍，道：「此子若非上佳資質，我也不携帶他回山了，可惜非我玄門中人，但若非心懷家國之憂，豈能在短短十數年間，便已達此境界，漁隱，我們也該走了，早晚無事，何不去找那青羊宮盤桓。」

漁隱也站了起來，道：「若然道亦可道，正要請道長演道，道長請。」

兩人却是緩步而出，任那毛毛細雨濕衣裳，漁隱的銀髯在風中飄洒，巴鼻道人衣袂飄飄。南郭先生點頭道：「胡姬，你且看來。」

胡姬怕冷落了江虹，拖去窗前，道：「小虹兒，你見到了甚麼？」

江虹道：「和尚道人，何嘗出世，老爺爺笑傲煙波，又何嘗入世。天上沒有神仙，原來神仙在人間。」

南郭先生呵呵笑道：「胡姬，你又有了一個小芙兒了，當眞是：天涯何處無芳草。」

* * *

入夜，那毛毛細雨仍下個不停。

當眞是：四壁秋蟲夜雨，更一點，殘燈斜照，南郭先生在憑窗夜讀，小江虹在師傅婆婆懷裡睡着了，可憐的小江虹，兩日夜來，僅在梧桐居小睡了片刻。師傅婆婆的懷裡多溫暖啊，這溫暖的愛的懷抱中，長大了小艾芙，而今，甜甜地微笑，又浮現在江虹的小嘴邊。

那江中岳奔走國事，爲復宋而廢寢忘餐，金眼鵰又那有啞婆婆的溫暖懷抱，正因啞婆婆有口不能言，只能用身體的語言來傳達她的慈愛，是以，那懷抱中，也就有了更多的溫暖，和更多的愛。

現在，小江虹就在這溫暖的愛的懷抱中，沉沉地甜甜地睡去了。

而且，那是多安全的庇祐，無懼也無恐。

無懼也無恐的，不僅是小江虹，數十年來，日以繼夜，無時無刻不提心吊膽的胡姬，也初嚐那無恐與無懼的鬆弛的寧謐，眞難相信，她那桀戾殘暴的師傅鳩盤婆，竟被小艾芙一陣搓揉，就消除了對她的毒恨。

不，她相信的，如何會不相信，小芙兒那麼可愛，人見人愛，她曾親眼見到，她那個身上流着蒙古人血液的孽子霍爾，不是也不能勸告她的小艾芙麼？還有甚麼不相信的，而且她更明白，當情痴成狂時，甚麼邪惡的事也做得出來的，人性也成了獸性，有如霍爾的生父，那該死的精吉木太子。

無懼又無恐，在愛的懷抱中的小江虹，甜甜地、沉沉地睡去了，但無懼也無恐的胡姬，却睜大了眼睛，毫無睡意。

她知道夜讀的南郭先生在等待甚麼，風聲颯然，是文匡宋的聲音，朗朗說道：「秋燈更兼夜雨，夜讀挑燈，先生的是大雅。」

南郭先生的聲音喟然輕嘆，道：「半生吟嘯，無情更添歲月，又豈僅暗消年少，請看，而今我這白髮又添愁多少。秋風更兼秋雨，夜深聽寂寞秋聲，往事能不縈繞。」

不是無情歲月，而是無情更添歲月，也只有胡姬才聽得出個中悲楚，和那無限的悽愴，能不也黯然一聲悲嘆，嘆出了無限恨，更多無限愧。

南郭先生難道不是等待文匡宋的歸來？竟不詢問，反而是文匡宋忍不住了，道：「本當入夜即回，遲至深夜，有勞先生久候了。」

南郭先生道：「遲遲久不歸，必有緣故，也必如我預料，又何必問。」

文匡宋道：「果如先生所料，那武侯祠內外，靜謐更勝往常，表面看來，數里之內，並無韃子兵騎出沒。」

南郭先生道：「能瞞過別人，却不能瞞過你的一雙智慧的眼睛。」

「先生過獎了，虛者實之，韃子縱橫兩大洲，先敗俄羅斯聯軍於前，繼敗歐羅巴聯軍於後，建立四大汗國，果非偶然。」

「豈是等閒，」南郭先生道：「耶律楚材之後，忽必烈固一世之雄，他不傳位太子精吉木，而重用特穆爾，也就可知這特穆爾便不强爺勝祖亦非等閒了，善於用兵的特穆爾，豈會以兵騎對天下武林羣雄。」

文匡宋道：「先生判斷果然不錯，他撤退城中兵騎，示我以無備，却在武侯祠內外佈下了地網天羅，若我猜得不錯，人馬皆從久已歸服韃子的漢軍中挑選而來，令我駭然的是，韃子老謀深算，早在半年前，已遷徙了武侯祠左近的居民，而由那些挑選來的漢軍入住，是以乍看無異原居民，蒙古人善馬戰，馬戰以弓弩爲先。」

南郭先生道：「必是那左近凡可隱蔽之處，皆暗藏强弓，化身爲居民的漢軍，皆身藏勁弩了，這原在我意料之中，武侯祠右側，幽篁深處，地上更落葉堆積，你可曾前往行走？」

文匡宋必是一臉肅客，說道：「這麼說，先生早已注意到，更有闃無人居的廢棄房屋，破敗不堪，但門窗雖破却無蛛網，屋內傢具不塵封……」

南郭先生接口說道：「而且，那廢棄的房屋散佈於林內林外，不僅一處。」

「恰合七星之數。」文匡宋必也肅然而生敬：「那房屋雖破敗，但破敗顯然並非年久，亦非無人居而廢棄之故。」

南郭先生道：「好好，我就知你不會虛此一行，若然那房屋中、地上堆積的落葉之下，滿藏炸藥，密佈火線

，那數以百計的與會天下羣雄，雖然盡皆武林精英，連同和尚、道人和我，一聲轟然爆炸，是否皆化爲飛灰……」

「便有僥倖不死的，能逃得出武侯祠，亦逃不過那有如漫天飛蝗的硬弩强弓。」

是文匡宋的聲音，聽得胡姬也心驚魄動，懷中的小江虹鼻息咻咻，香夢沉沉，幸好，這女娃娃睡熟了，未曾聽到。

只聽那文匡宋顯然欲言而又止，因爲南郭先生說道：「有話，爲何不直說出來？」

那文匡宋這才說道：「先生說城中韃子盡撤，是示我以無備，先生，我懷疑，也許另外尚有緣故。」

「說來聽聽！」

「晚輩已在長安之時，佈下一路遙相呼應的奇兵，約定一元大會期前十日發動，先生在秦嶺，必也聞聽過丹鳳五傑之名，原來皆投到了明玉珍帳下。」

文匡宋當下把長安城中，在酒樓與丹鳳五傑初相逢，以及未央宮外相助脫險之事，說了一遍，道：「是晚輩忽然靈機一動，丹鳳五傑當世豪傑，既知這五人難逃逍遙公子的毒手，豈可不救，何況這五人極得明玉珍重用，明玉珍必也言聽計從，若能在大會期前，發動明玉珍的大軍佯攻襄陽，豈不是令特穆爾重兵不敢西顧。」

南郭先生一拍桌子，那麼不輕易激動的南郭先生，顯然也興奮得忘了形，道：「好好，是了，是了，我原也在疑惑，示我以無備，又爲何在頃刻之間，這必是明玉珍的大軍發動了，特穆爾不得不調回入川兵馬。」

文匡宋道：「那明玉珍以往之所以按兵不動，是怕韓山童的人馬乘虛攻他隨州，而今既知白蓮敎入陝的人馬全軍覆沒，且皆精英，連那聖母與四嫘嫦也僅以身免，元氣大傷，已是後顧無憂，而那特穆爾本是其勁敵，既又知其兵分而弱，如何不把握這一大好時機。」

「好好！」南郭先生大讚：「你和芙兒雖然不在蜀中，都無時無刻不心在大會，有徒如你們，能不大慰。」

「還有。」

「有話只管說來。」

文匡宋道：「江姑娘所說的妖眼，姓秦名娥，小小年紀，已是神出鬼沒，武功已高不可測，必隨文姑娘連袂而來，晚輩之意，城中前來與會的武林羣雄，若讓彼等知道武侯祠已滿佈殺機，豈僅有損大會莊嚴，亦有損武林三聖望重德高的形象，徒令他們心懷憂懼，我的意思是……」

南郭先生接口道：「武林……三聖……」

胡姬聽得出來，南郭先生未說已先笑，分明是在自嘲，但文匡宋話聲嚴肅，忙道：「形象不立，如何服衆，既是以德服人，先生豈可過謙。」

南郭先生道：「這且不去說了，適才你提及妖眼秦娥，必還有話說。」

文匡宋倒長長地先嘆了口氣，道：「慚愧，好教先生得知，晚輩非是狂妄，但確也少有人如那妖眼，令我折服的，厲害如那鳩盤婆，亦奈何她不得，令人覺得，任對方武功有多高强，她永遠勝人一籌，先生，天下間，竟有這樣的功夫，簡直是敵强愈强，但不多，就只勝人一籌。」

南郭先生見他眼睛發亮了，那雙總是重有憂戚的憂鬱的眼睛，竟發亮了。那就像他老道師傅一樣繃緊了臉，也鬆弛了，而且唇邊有了笑意。

他的眼睛不但發亮，而且深遠，又道：「其實天眞未鑿，一點兒也不妖。」

他一定是想到了秦娥戲耍江虹，想到了她口口聲聲小哥哥，顯然艾芙也像江虹一樣，惱不是，笑又不成。

「但怎麼叫她妖眼呀？」

南郭先生大感興趣，文匡宋搔着頭，道：「先生，這早晚，你就知道了，你必須見到才知道……我說不上來。」

胡姬在莞爾，因爲她也想到了妖眼，本是黑暗的房中，胡姬也閉上了眼睛，忽然覺得江虹在懷中一動。

已不知有多少年月，笑意已不出現在她自毀的醜臉上了，其實醜臉上又何能出現得了笑意，不過是出現在她心中，不自覺，又把鬆開了的臂，環抱着江虹。

咦！小江虹溫暖的身子，怎會冰冷！怎會突然間變得冰冷！直覺得恐懼，令胡姬不僅一怔，而且心頭一震，因爲她想到死亡，難道小江虹……死了？懷中是江虹的屍體？

她本能地一縮身，但她的身子往後一挪，冰冷的江虹，那冰冷的屍體，竟又貼上來，饒他是胡姬，竟大駭，嚇了胡姬一大跳，更令她驚嚇的是，她竟然不能脫身，掙也掙不脫，因爲被冰冷的屍體抱住了。

茅屋三兩間，不過是薄薄的木板，草草的間隔而成。外面是甚麼人？是武林三聖之首的南郭先生，後起之秀的文匡宋，胡姬雖未驚呼出口，但那急促的呼吸聲，以及那床發出的聲響，已被兩人聽到了。

那又是甚麼時刻，是與韃子劍拔弩張的時刻，兩人一聽聲響有異，不約而同，跳了起來，好一個南郭先生，早已把桌上的燃燭抄在手中，那燭焰不過輕微晃動。

南郭先生飄身搶到門邊，右掌貼着房門，只一托，那板門便已無聲開啟。

文匡宋已搶到了南郭先生身側，門一開，已當先一脚踏入！

不料南郭先生一翻腕，低喝道：「小心，地上有人。」文匡宋差點踏在地上躺着的人身上。

燭光已照見嚇得呆了的胡姬，那胡姬雖是黑夜，也不除下面紗，只露出一雙瞪大了的恐怖的眼睛，躺在床上，像是嚇傻了，又像是不能動彈。

文匡宋咦了一聲，南郭先生關心的當然是胡姬，門開後的第一眼，自是瞧床上，而文匡宋縮回脚來，當然也看見地上人了。

地上躺着的是江虹，雨夜的泥地，如何不潮濕，江虹蜷曲着身子，毫不動彈。

和胡姬相同，刹那的意識是：死！死了！活生生的江虹，忽然間死了！

南郭先生看見了，但疑惑的眼睛却瞟向胡姬。

胡姬顯然在燭光照耀下，也發現了躺在地上的江虹，薄紗下的臉色，顯然也劇變了，那雙睜大了的睛，更露出極度的恐怖。

胡姬在做甚麼？她那能動彈的手，指着覆蓋在身上的被褥，當然是被子下面。

南郭先生那敢怠慢，飄身到了床前，霍地把胡姬身上的被褥一掀，不由長長吸了一口氣。

同一時間，把地上的江虹溫暖的身子抱起來的文匡宋，壓着嗓門兒，發出了一聲哈哈，其實等同無聲的哈哈。

胡姬眼中的恐懼消失了，那懸在被褥外的手，迅速落在面紗上，但仍然發出一聲噗嗤的怪笑聲。

床上，一個姑娘，緊抱着胡姬，甜甜地，酣睡不醒。

現在，輪到南郭先生瞪大迷惑的眼睛，胡姬在笑，文匡宋也在笑，這是怎麼回事，胡姬懷中的姑娘又是誰？

胡姬輕輕的、輕輕地，把那姑娘握着她的手扳開來，輕輕又輕輕地下了床，不等到胡姬示意，文匡宋已把江虹抱了過去，輕輕的輕輕放落在那姑娘身邊，只見那姑娘似有所覺，但並未睜開眼來，顯然仍在夢中，微一側，就把江虹抱在懷裡了，胡姬忙把被褥替兩個姑娘蓋上，揮手示意兩人退出。

胡姬迅速披了衣裳再也忍不住了，笑得渾身也抖顫起來，甚至拘謹的文匡宋，笑得合不攏嘴來。

南郭先生望望胡姬，再望望文匡宋，道：「你們且慢告訴，讓我猜猜看，她可就是……妖眼秦娥。」

胡姬嘆出那口長長地吸入的氣來，總算把笑止住了，但眼中仍噙着歡笑的淚。

南郭先生並未在等待兩人的答覆，眼中充滿了無限的愛憐與柔情，多久？多少多少年了，胡姬何曾這樣開懷的笑過。

在他痴痴的情愛的眼中，毀了容的胡姬，仍是絕美可愛的美嬌娘，即使無情歲月，也不能在幪面的薄紗上，留下無情的遺痕。情愛的記憶，是永遠與春同在的。

胡姬懷中的江虹，竟換上了妖眼秦娥，簡直匪夷所思，駭人聽聞，不，不是聽聞，而是在眼前發生的事。而且就發生在胡姬懷中，這是胡姬呀！武功不在武林三聖之下的胡姬！

而從胡姬先前眼中的恐懼看來，顯然是懷中人暗中偷換，若不是偷換無所覺，亦是無從抗拒的，南郭先生又能不驚嚇？

敢情文匡宋倒是個多情種子，也許是見多不以爲怪了，說道：「可憐的妖眼，可憐的江姑娘。」

「可憐？」南郭先生怔道：「怎生可憐了？」

「如何不可憐，江姑娘兩日不眠，奔走近五百里，若非倦極，豈會被人搬到泥地上，仍熟睡不醒，可憐的妖眼秦娥，不也如此麼，只怕奔走已在千里外了。」

胡姬已緩過那口氣來，却又搖起頭來，說道：「了不得，不怪這妖眼面對着我師傅，也毫無懼色了，若不是已窺崆峒玄微，豈能把小虹兒從懷中換去，我竟也不覺，若不是我忽然發覺懷中人渾身冰冷……說來眞慚愧，我竟以爲小虹兒突然……」

「死了！」文匡宋說：「妖眼在雨中奔來，濕透了衣裳，如何不冷，還幸這是絲絲秋雨。」

三人互望了一眼，胡姬的面紗掩藏不了她眼中的笑意，已不知多少年未出現過的微笑，也燦然在南郭先生臉上，文匡宋也笑了，那鬱結在眉頭的重愁也一掃而空。

燭影在搖紅，照見兩個甜甜酣睡的妞兒，臉色也紅紅，唇邊的嬌花也更璀璨，胡姬一再示意，兩人才跟着她，退出房來。

那房門才在胡姬身後掩上，南郭先生竟一聲呵呵。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的南郭先生，竟然一聲呵呵，那還能道貌岸然得起來。

胡姬瞟着他，反而不笑了，道：「道統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具造化玄微之理，陰陽動靜之機，是道之可道，非常道了，你若明白：儒者，不過散之在理，便也無所愧了。」

文匡宋顯然亦明白南郭先生的笑是苦笑，胡姬爲何作如是言，不禁也肅容道：「先生，不瞞先生說，劍俠傳，言劍俠，晚輩一直以爲是小說家言，而今始知所言非妄。」

南郭先生道：「來來，你且坐下了，把你們這趟長安行，再說來聽聽。」

文匡宋知道南郭先生要聽的是崆峒老人，道：「艾姑娘奇緣曠世，可惜我與江姑娘皆無緣拜識老仙翁。」

南郭先生轉望着胡姬，道：「多年來，你也一直諱莫如深，明知你有一身超絕的武功，却任怎麼也看不出你的門派，甚至看來又身無武功，現在

該不用再隱諱了。」

胡姬一聲長嘆，道：「道隱無名，大衆無形，無形無名，道在其中。佛家的幻空無相，倒有幾分近道了。若必言武功，則通於武功，亦只得一個字，也就是『無』，你可說是武功的最高境界，亦即佛家所說的上乘，你自去體會吧。我師傅雖是崆峒一脈相傳，却在背道，何況我在師門的日子不多，又豈敢言道，小芙兒就快來了，也許已經來了，你留待去問她吧。」

文匡宋竟忽然跳了起來，道：「當眞，妖眼與她同行同在……」

他四外張望，南郭先生也不禁四外張望起來，只見胡姬笑道：「不用望了，芙兒天性敦厚，若來了，最先現身的，就不是妖眼了，但已到了蓉城，那倒是可斷言的，我們何妨挑燈以待……」

言尚未了，驀然蠟影搖晃，乍暗還明，只見胡姬懷中已多了一人！

但無人驚駭驚呼，人在胡姬懷中，既然入她之懷亦不驚呼，南郭先生與文匡宋即使驚駭，也不會驚呼了，只見胡姬倍常溫柔，不但緊摟着懷中人，目光凝視着懷中人，無限憐愛地輕輕搖晃。

傍邊的兩人舒了一口氣，其實也早已看得明白了。

是妖眼秦娥。

「可憐的孩子。」胡姬輕輕說道。

妖眼睜開妖眼了，睨着胡姬嫣然一笑，說道：「原來你懷裡多溫暖啊。」

妖眼又閉上了，頭兒在胡姬懷裡直鑽，倒像是找奶吃的嬰兒。

南郭先生也忍不住，又呵呵笑了，文匡宋不敢笑，却莞爾，笑得胡姬臉也紅了，看不見面紗下的臉，但連那露在面紗上的額也紅了。

那胡姬却更把妖眼摟得緊了些，她當然知妖眼的身世，那秦娥之名的由來。

可憐的秦娥，眞不明白，爲何人家都叫她妖眼，她也自認是妖眼。

却不料妖眼突然睜了開來，把胡姬嚇了一跳，只不過那眼皮子重有千鈞，睜了兩睜，又閉上了，那知南郭先生與文匡宋都啊了一聲，同時退了一步，也都把眼睛睜大了。

「你們……做甚麼？」

「妖眼！當眞是……妖眼。」

胡姬明白了，說：「別裝睡啦，原來是你這小淘氣嚇唬他們。」

原來南郭先生正呵呵大笑，陡然間，眼前出現了兩點綠光，一雙發綠光的眼睛，懸在他面前，竟把這個人稱武林三聖的南郭先生也嚇了一跳，啊了一聲，那文匡宋也相同，饒是明知秦娥詭譎絕倫，身法施展開來似幻如虛，但是，秦娥躺在胡姬懷裡，就在面前呀，是以嚇了一跳。

秦娥仍然閉着眼睛，躺在胡姬懷裡，說道：「誰教他們笑我。」閉着眼睛，大大打了個呵欠，又道：「還有，你不是要知道，人家爲何叫我妖眼嗎？」

胡姬一怔，也不禁駭然，她心裡說，並未說出口呀？這秦娥怎會知道？

「你嘴裡不說，眼睛却對我說了。」秦娥話聲含糊起來：「那容易，讓他們告訴你吧。」

話聲低得幾乎不能辨聽，頭兒鑽了兩鑽，又睡去了，不動彈了。

胡姬道：「喂，你醒醒，我有話問你。」

秦娥已是鼻息咻咻，不動也不言，顯已熟睡了。

文匡宋道：「我有個法兒，你把她放下來，她立刻就會醒。」

胡姬反而把秦娥摟緊了，道：「可憐的，她必是如你所說，倦極了，讓她睡吧。」

南郭先生嘆口氣，道：「不錯，妖眼，眞是妖眼，只是，我仍不明白……」

怎麼嘆着氣，又笑了？

胡姬忽然也笑了，道：「我知你爲何笑，這番瘋和尚有了對手，有得苦頭吃了，是不是？」

終年不見笑容的南郭先生，笑開了，就兀自含笑，說道：「和尚不正經，不僅這小江虹，連小芙兒也一再被和尚戲耍，而今來了這妖眼，還會不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說得胡姬與文匡宋也笑了。

胡姬道：「何用這妖眼，你們等着瞧吧，你們再見小芙兒時，必會大吃一驚，那瘋癲和尚已有得苦頭吃了……」

言尚未了，三人才那麼一怔，茅屋外，籬門忽然一聲响，却已早聽茅屋的門被打得震天價响，南郭先生站得最近，才伸手拔出門栓，一股冷風已暴捲進來，胡姬一翻掌，用眞力遙空消滅了那風勢，才把燈護住了，不致熄滅。

當然來的是友非敵，是敵豈會拍打屋門，風未止，來人已現出了。

來的正是瘋和尚，醉菩提。

不料瘋瘋癲癲，專會作弄人的醉菩提，竟也會變顏變色，更令三人都不禁愕然的是，和尚不但瞪大眼睛，眞令人難信，那眼中竟會有恐懼之色。

正說和尚，和尚就來了不說，竟然怕成這個樣兒，泥臉上竟也變顏變色。

胡姬早樂得面紗也顫動起來，南郭先生已大笑呵呵，文匡宋必須大力咬着嘴唇，才能把笑忍住。

和尚一眼瞧見坐着的胡姬懷中有人，他本是站在三人之間，見三人一見面就大笑，忽然間，和尚眼中的恐懼消失了，光亮了起來，似乎有些明白了。

胡姬先開了口，說：「和尚，你可

是見了鬼？」

正因三人正說到和尚，而妖眼已到，小艾芙與妖眼既然同在，却不現身，而今失魂少魄的和尚却來了，還有甚麼不明白的。

胡姬不待和尚笑言，對着窗外叫道：「和尚已吃夠了苦頭，小芙兒，還不出來。」

和尚登時明白了，跳起脚來，罵道：「原來是你這該死的小妞作怪，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我和尚和你不完不休。」

南郭先生笑呵呵，說：「你不是三十老娘，却是終朝打雁，今日被雁啄了眼啦。」也叫道：「小芙兒，出來啦。」

那知沒應聲，風仍蕭蕭，雨仍蕭蕭。

文匡宋心中一動，道：「聽，你們聽。」

聽到了，隔着板壁，傳來了起落的微微的鼾聲，若僅是小江虹一人，鼾聲怎會有起落。而秦娥在胡姬懷中。

被文匡宋一言提醒，可把胡姬樂得眼裡見了淚，南郭先生捋起青鬚，笑道：「和尚，這就是謂作弄人者，人亦作弄之，你把脚跳斷了也沒用，小芙兒已會周公去也。」

隨向胡姬的懷中一指，又道：「和尚，我可提醒你一句，若待胡姬懷中的女娃娃醒來，可有得你更大的苦吃了，你可要當心點。」

和尚把滿頭糾結在一起的寸多長的亂髮，抓得更亂了，望望胡姬，又望望南郭先生，道：「你們是說，作弄我的是小芙兒？我不信，崆峒武學再玄微，但據這小子說來，不過月前才分手，不又是同一天，先後脚到來，小芙兒當眞能一夜成了仙？」

胡姬道：「和尚，你錯了，不是一夜間，甚至不只十日八日，但有半月時日，便可得傳崆峒玄微，若然你以一般練功來衡量崆峒，也就不能稱之爲玄微了，何況小芙兒自在秦嶺山中，入我懷來之日起，也無異入我崆峒門來了。」

和尚瞪大了眼睛望着胡姬，分明既驚且疑，道：「你懷中這女娃娃，又是何人？」

從來不苟言笑的文匡宋，也不禁搖頭，笑了，說：「大師可是今晚被艾姑娘嚇破膽了，既已知拴着艾姑娘的那根綫兒上，還有一隻螞蚱，還用問麼。」

和尚竟也會退了一步，若然小芙兒半月從師，便已判若兩人，那麼，這妖眼從小已在崆峒門下，那還了得！

南郭先生道：「阿彌陀佛，大和尚竟知道懼怕了。善哉！善哉。」

和尚道：「我仍然不信，且進去瞧瞧，房裡是否眞是小艾芙。」

其實，屋裡的三人，雖然信了幾分，但不過仍是猜測，亦想眼見。

當下南郭先生在前，掌了燈，開門進去一看，可不是被褥覆蓋着兩個人，兩個熟睡的女娃娃，臉兒紅紅，鼻息咻咻。一個是江虹，另一個果然是艾芙。

進屋來的人，連大氣也不敢出，即使仍惱怒恐懼在心中的和尚，那惱怒與恐懼，當那景象一入眼簾，也化爲烏有，早雲散煙消了。敢情，美，竟會有這樣大的魔力。

是的，魔力，只有用魔力，才能說明那床前各人心中，那瞬間的震撼。

胡姬輕輕地，把懷中的妖眼放在床上，經過這一陣笑鬧，妖眼也未醒來，這番是眞睡熟了，可憐的妖眼，但艾芙和她同行同止，再又與……

胡姬不自覺睨了和尚一眼，想到再又與和尚胡鬧了一陣，可憐的小芙兒，一定累壞了，眞想把小艾芙摟在懷裡，忍不住，撫着艾芙的秀髮，親了又親。

南郭先生道：「種瓜的得了瓜，種豆的，自然也會得豆，胡姬，不枉你疼了小芙兒這麼些年，現在我可明白了，爲何小芙兒能化解你們師徒之間的仇恨，和尚，今晚小芙兒不知你冤了她的小妹子，否則你必有更大的苦頭吃了。你可要小心點，一旦這三個女娃娃醒來……」

和尚說：「你們放心，我和尚還有厲害的法寶沒使出來，難道不會脚底下擦油。」

胡姬噗嗤一聲，說：「上天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宮，和尚，大概你還不知甚麼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兩個女娃娃抬不動你，難道三個也不成，早晚準教你這邋遢和尚歸茅坑。」

和尚瞪眼道：「原來，你都曉的。」

「不是曉得，」胡姬說：「是親眼見到。」

和尚的眼睛睜不能再大了，說：「原來……」

胡姬道：「不用原來了，你忘了，小芙兒原來也算是我的徒兒，而今更得到了她的師祖的垂青，你這黃雀捕蟬時，却那知獵人在後。」

「原來，」和尚說：「原來你一直隱瞞了你的來歷不說，還隱藏了你的功夫。」

南郭先生再不能把嘴閉上了，道：「不用原來了，休要吵醒了三個娃娃，胡姬，你出來把門帶上，別忘了，這裡還有一個要安頓的。」

當下把文匡宋帶去他房中，道：「你竟無倦容，可見玄門功夫的是不凡。」

文匡宋說了聲慚愧，也不客氣了，倒頭便睡。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因爲中原三怪証明了小莊和高興都不是正宗狐步門人，於是二人聯手偵查誰是正宗，以便在武功修正，暗中追踪三怪的行踪，小莊却無意中查出二師叔狐堡堡主高鴻健在沒有死，也發現師叔裴元度仍活在世上，二人發現了「捉龍」組織的首領是柳倩，她是高興的表姐，她也是追查狐步的事而查到了很多旁証，二人有必要偵查裴蒂，追查她父親的行踪……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可飛・圖

狐步歲月

極樂寺險遭毒手　小鎮集巧遇親人

裴蒂有「一切全交給你了」的意思。

小高抱起她進入內間。

當高興的衣服才脫了一半時，回頭一看，她已經全裸了，竟然比他脫得還快，小高不由一噱。

裴蒂會叫床。

這和小高的高超「技術」有關。

快結束時，小莊站在床前。

裴蒂羞怒之餘，忽然有所警悟。

這兩個小子是計劃好的，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

一個和她上床，另一個在窗外看戲，然後進來捉姦。

裴蒂想通了這一點，表示不在乎，反而主動出聲，道「小高，再來一次如何？」故意氣小莊。

「還要？」

「是啊！一次還不能盡興！」

小高道：「不成，我恐怕不成了。」

小莊上前制住裴蒂的穴道。

小高大怒，道：「你這是幹甚麼？」

小莊道：「想教訓這個爛女人一頓！」

「她又不是你的甚麼人，你少管閒事！」

「至少他是師叔之女，爲本門敗壞門風！」

「滾！我的事不要你管！」

小莊道：「我要你滾，我看到你就嘔心！」

小高不下床，小莊就去拉他，二人在屋中動武，而小高還是赤裸的。

床上的裴蒂道：「小高打倒他！」

小高道：「裴蒂，不穿衣服動手，我不大習慣！」

「身上沒衣衫，不是更輕快嗎？」

「不！渾身涼颼颼地眞別扭！」

打了一會，小高不支，抓起衣衫就逃了出去。

現在小莊站在床邊，望着裴蒂。

因爲裴蒂也沒有穿衣服。

剛才他們玩畢，都未穿衣，而小高正要穿衣，撩開了被子和小莊打起來，所以她的胸胴也露了出來。

小莊道：「裴蒂，妳是不是以爲我想入非非。」

「怎麼？你是柳下惠重生？」

「那倒不是，只不過是審美觀嚴苛了點。」

「怎麼，我的身體還不夠美？」

「在高興那貨色眼目中，妳是美人一個，他沒見過世面嘛，在我看來，妳的缺點甚多。」

「我那有甚麼缺點？」

「比喻說，妳的脖子稍短而粗些？」

「你胡說……」其實是眞的。

「妳的腦部左大右小不平衡，天長日久，由于左邊重些，身子會向左邊偏。」

「你放屁！」

「好好！我們找位公正的人來証明一下，至于妳的肚臍眼突了出來，這既不美觀！在相法上也不好……」

「你還懂相法？狗屁！」

「笑話，甚麼柳莊相法，以及蔴衣相法等等，我都深入研究過。」

「肚臍凸出有甚麼不好？」

「有所謂肚臍深不求人，肚臍淺求滿口。」

「你少在這兒賣弄！」

「另外，妳的腿短，也就是上下身的比例差不多，甚麼是上身長下身短，女人的身材最好是纖腰長腿！」

「你……」裴蒂本以爲自己十全十美，經小莊一說，果然是缺點太多，一無是處，幾乎想哭。

小莊把她的身子翻了一半，看看屁股。

「怎麼？你要撿便宜？」

「撿甚麼便宜？」

「爲小高『涮鍋』？」

「妳眞有勇氣，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像妳這種破『鍋』我會有興趣？」

裴蒂大聲道：「快解了我的穴道。」

「不要急，好戲還在後頭呢！」

「你是一個缺德的下流胚子！」

「不知我們二人誰最配用這句形容詞？」小莊道：「妳的屁股扁平，可以說沒有屁股，穿上衣衫還看不出來，脫光了看來像一隻青蛙。」

青蛙是沒有屁股的。

中、老年人脫光，很多像青蛙的。因爲中、老年人肚子大了，屁股卻未加大，看來很像青蛙。

裴蒂的臉都泛紫了。

「現在應該談談女人身上最重要的一部份了，古人說道：這兒要『白軟紅緊鼓』，五字要俱備，缺一則不能算是完美。」

裴蒂不出聲。

「而妳這部位太低下了，這叫着『吊襠』。生孩子較方便，與子宮成一直線，但男女交媾可就不方便了，必須墊高。」

裴蒂五臟翻騰，從未想到自己有這麼多的缺點。

「至于陰毛，妳幾乎沒有，所謂：好淫老，牝上不生毛。這是說好淫的女人陰部不生毛。」

「妳的脚沒有脚弓，也就是脚掌平如木板也沒有足根，站立不穩，夭壽之相也。」

「不要說了。」她嘶呼着。

「還有一點，我不能不說，妳的腿很彎，可以稱爲甘蔗腿——」他摸摸她的後腦，又喟然道：「其實妳的最大缺點是腦後有『反骨』！」

裴蒂哭了。

她是極不願在小莊面前哭泣的，但她畢竟是女人。

小莊道：「我要把妳交給『捉龍』的組織。」

「甚麼？」

「雖然妳的缺點很多，『捉龍』還湊合。」

「你別作孽，再說，我爹畢竟是你的師叔！」

「現在妳終於承認這一點了？」

「我一直承認這一點！」

「那麼師叔在何處？」

「人死了還會在何處？」

「好吧，原來妳是不在乎『捉龍』了，對妳來說，也許很夠刺激。可以見識種類繁多，款式不同的傢伙！」

他提起裴蒂就要走。

「小莊你的心是甚麼做的？」

「我的心很好，妳的心却不知是甚麼做的？我要見見師叔，談談師父之事，妳却是裝聾扮啞！」

「你就這樣帶我走？」

「放心，這家客棧中，就有『捉龍』的人，我把妳帶給他品評一下，看看夠不夠『捉龍』的料子。」

小莊往外走，裴蒂道：「小莊，放下我。」

「爲甚麼要放下妳？」

「我可以告訴你！」

小莊又把她放在床上，爲她蓋上被子。

「你要發誓，我說的話不告訴任何人。」

「可以！」

「發誓吧！」

「我已在內心發了！」

「你不誠實！」

「誠不誠實不是這樣判斷的。快說吧！」

「你怎知家父未死？」

「我見過兩次。」

「你既然見過，怎不打招呼？」

「試問，他在『捉龍』，我能打招呼嗎？」

「高師叔你也見過？」

「當然！」

「爲甚麼不打招呼？」

「他和你的寶貝爹爹一樣，也在『捉龍』。」

「我不信！」

「要証實這一點並不難，可千萬別正面問他們。」

「會惱羞成怒？」

「當然，再卑鄙的人他們也要表面上的尊嚴，況且，武林中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對高、裴二位師叔有不佳的風評！」

裴蒂道：「我爹爹的落脚處是三十里外山坡上的極樂寺。」

「爲了証實你的話不是謊言，我要帶妳一起去！」

「千萬不要。」

「爲甚麼？」

「我爹如果知道是我洩的秘密，他會殺了我的，我說的絕對的確，只不過他不會永遠在那極樂寺中，有時也會外出。」

「是眞的？」

「有一字不實，不得善終。但我勸你白天去，因家父怕人發現，多是夜

晚行動，白天睡覺。」

「那極樂寺內沒有僧人？」

「有，那兒一共只爲一個住持、五名小和尚，住持是家父的至友。」

小莊去了。

他估計裴蒂自解穴道要一個時辰。

他們在一個時辰內可以奔出三十里。

當然，他是和小高一起去的，剛才向裴蒂逼供，小高就在窗外，他們是計議好，演雙簧的！

事實上不演雙簧也迫不出她的實話來。

「小莊，對付裴蒂，你這一手很有效！」

「事實上她幾乎是軟硬不吃！」

「你以爲她最怕的是甚麼？」

「她怕的未必是『捉龍』，因爲她見得多了。她怕的是你說出了她爹未死及一切眞的事實！」

「包括裴元度『捉龍』的事在內？」

「對，她知道你不是瞎咋唬的人，說幹就幹！」

「大概沒錯。」

「你以爲裴元度眞的隱在那小廟極樂寺內？」

高興道：「也許有八成！」

小莊道：「我也以爲有七八成！，但必須特別小心，落入他手中會如何？」

這工夫二人身後有人道：「加上姐姐怎麼樣？」

二人回頭望去，竟是柳倩。

小莊道：「加上倩姐當然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了！」

柳倩道：「我並沒有那麼高吧！但至少在他一個人的情況之下，我們三人聯手，不會有危險。」

高興道：「對，但也要提防那寺中的和尚。」

「哪個寺？」

「極樂寺！」

「不遠，那小廟我知道，好像那住持不會武功，或者會也不高。」柳倩道：「當然，就怕看走了眼。」

高興道：「表姐，到時候我去看看那住持。」

「我和莊弟對付裴元度，但你也要快來，我們二人對付不了他！」

極樂寺在望，自楓林中露出飛簷一角。

「住持住在後面西廂房中。」柳倩道：「我以爲裴元度果眞在此的話，必然住在東廂中。」

三人分派好了，各自叮囑小心。

此刻大約是午時末光景。

有些人也許午覺還未醒來。

三人同時行動，高興逕奔西廂後窗外。

小莊和柳倩在東廂後墻上，覺得此廟太靜了。

既然有一住持和五個和尚，怎麼一點聲音也沒有，難道都在睡午覺？

世上可沒有那麼舒服的和尚吧！

此刻高興往西廂後窗外一貼，弄破窗紙向內望去，不由心頭一震。

一個中年和尚伏在桌上，背上有一柄匕首，深入一半，地上有一灘血，寂然不動，八成已經死了吧！

高興推窗而入，抓住和尚的袈裟領子一拉，那知和尚是詐死，左肘向他的「乳根穴」上撞去。

突如其來，未曾提防。

這當然就是所謂經驗不夠，警覺性不高了。

這一撞之下，小高雖然全力閃避，畢竟事出突然，還是被撞中，但力道不大。

此穴是極重要的穴道之一，高興退了兩步，這和尚一掌砸下，小高連呼叫也來不及而倒下。

此刻東廂後的柳倩和小莊在後窗外望進去，果然有人在睡覺，由于此人面向外側身而睡，在後窗上看不到他的臉。

這一會工夫，二人也不知小高得手了沒有？

二人又不便繞到前窗去向內看。

要是在前窗內視，在西廂中的人可以看到。

小莊以手示意，他要進入看看。

這是因爲，在雲床上午睡的人是俗裝。

此人的年紀也在五十左右。

這一切都和他的師叔裴元度很相似，況且身材也差不多。

小莊要進去，柳倩示意，她進去較好。

她的意思是，她是女人比較沾便宜些。

小莊却以爲遇上惡人，女人更糟，他堅持自己進去。

輕輕地推開後窗，小莊落入屋內，眞有如四兩棉花。

雲床上的人還在打鼾，只是鼾聲不太大。

由他的均勻鼾聲聽來，還在熟睡。

這當然也是小莊敢進來的原因。

這人一直在打鼾，沒有停過，只是有高有低而已。

小莊戒備着走到床邊，探身一看。

這一看不由大駭，因爲此人本就睜着眼。

睜着眼打鼾。

世上眞有這種人，睡熟後還睜着眼？

只不過此人睜着眼，眼珠子還會轉動。

小莊的反應比小高快得多。

他瞬間就作了防禦措施。

以目前他站的位置，以及此人在床的卧姿，要攻擊他，最近最便捷的位置那就是中盤一帶。

所謂中盤，是指胸部以下，臀部以上。

他估的沒錯。

一邊防禦，一邊急退，而且他看出，這人根本不是他的師叔裴元度，是個未見過的陌生人。

儘管他的動作夠快，還是慢了一步。

這人看來並未攻擊他，只是坐了起來，但是，此人忽然把枕頭擲向小莊。

小莊聰明，他知道，這枕頭可能有危險。

他不去掃格枕頭，而向一邊閃去。

事實上閃與不閃，擋與不擋都是一樣，此刻突然「錚錚」聲大作，枕頭內分明有很多機簧。

不少於三十枚銀針射了出來。

小莊雙袖交拂，拂動之下內力很足。

若換了一般的暗器，一定可以震落，可惜此人這一種針細不着力，可以透過內力而入。

這工夫柳倩已指住了這個人，道：「你是裴元度？」

這人道：「我爲甚麼會是裴元度。」

「小高……小高……」連叫數聲沒有反應，二人知道高興已落入對方之手。

看來這小廟眞不簡單。

柳倩道：「莊弟，你怎麼樣？」

小莊道：「倩姐，他的針上可能有毒！」

「那你快走，不要管我，我應付得了！」

小莊道：「姐，這兒相當凶險，我怎能丟下妳。」

「快走，我說有辦法就有辦法！」

小莊還在磨蹭不走。

柳倩厲聲道：「快呀，你要三個人都陷在這兒？」

小莊只好聽話。

只不過他一迴身，一個中年和尚一攔道：「施主光臨本寺，何不請到西廂待茶，令友也在西廂品茶呢！」

小莊疾撲而上。

那知用力過猛，打了個踉蹌！

此刻他清楚得很，想跑也辦不到了，葯力已經發作。

這和尚一閃，似乎不想動手，準知道他不久就會自動倒下的。

此刻柳倩和這中年人動上手，試了六七招，他知道，能捱過五六十招也就不錯了，她以爲，這人既非裴元度，而這人及這和尚都早有準備，分明已事先獲得通知他們會來的。

看看後面小木屋頂上的鴿籠，也就知道了。

八成有人以信鴿先通風報信說他們要來。

這個人十成十是裴蒂。

此刻，小莊已經不支倒地了。

柳倩全力施爲，已落下風。

這中年人專門攻擊女人最忌諱的部位，就可以証明絕不是正派人物。

在這不利的情況之下，柳倩更不會拖得太久。

大約是五十招左右，柳倩中了一掌時，這時忽然屋上瀉下一人。

此人蒙面，掌力深厚，未出兩三招就把中年人逼退，只能看出此人的頭髮粗硬，幾乎根根豎立。

加上柳倩，這中年人立刻就不穩了。

此刻那住持已抱起小莊，弄到西廂去了。

把小莊丟在床上，小高在地上，又點了小高一穴，準備出來協助中年人，却發現中年人把二人引到寺外去了。

住持不放心，也來到寺外，見三人在疏林中動手。

住持叫大寂，自然是佛門敗類，他也撲了過來。

怎奈這中年人在這蒙面人及柳倩合擊之下已受了傷，所以住持大寂還未撲上，他先溜了。

大寂一看他溜了，自己怎麼成，只好退回寺中。

他以爲此時此刻，也許兩個年輕人有利用的價值。

至少以兩小的生命威脅這二人可以自保。

那知進入西廂一看，兩小一個也不見了。

這下子不由大爲震驚。

沒有兩小，他得馬上逃命。

果然這工夫聽到院中有衣袂聲，他只好由西廂後窗外越牆而去，事實上這兒沒有一個和尚。

蒙面人和柳倩進屋一看不見了兩小，遍找不着，十分焦急。

蒙面人道：「女士別急，八成是那和尚弄走了他們，以他的功力挾着二人逃去，絕不會太快。」

「對，我們先到屋頂上看看。」

二人上了屋頂，却看不到人。

蒙面人道：「下山只有兩條小路，一東一西，我往西妳往東，追出六七里，不管有無，再回到此處來！」

柳倩道：「你貴姓？」

「這已不重要，去吧！」

二人分頭追下去了。

挾着兩小逃下山的是個少女。

以她的功力挾着兩人穿林而行，才奔出三四里，累得汗流浹背，呼呼牛喘了。

這工夫她停下來休息。

小莊仍然昏迷，小高雖被制住兩個穴道，人却是清醒的，然而，他却不認識此女，看到此女十分注意小莊，似乎很愛慕的樣子。

高興乾焦急却不出聲。

如能說話，他會告訴她趕緊設法救小莊。

這少女喝了些山泉，又挾起二人奔行。

此刻天已黑了下來。

她聽到奔掠聲在她旁邊數十步外奔過去了。

其實那正是柳倩。

一個人在奔行中，由于風聲及自己的衣袂聲之故，很難聽清附近其他的聲音，柳倩錯過了機會。

少女再奔二三里進入一個小鎮。

她稍後進入一幢民房，這兒有個老奴及一老嫗。

她放下兩小，立刻開方子叫老奴去抓葯。

然後她又叫老嫗去準備洗澡水，要很熱才行。

這工夫，少女點了小高另外兩個不重要的穴道，却解了他原先的穴道。

小高能說話了，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怎知要救你？」

「要不是姑娘把我們救來此處，只怕……」

少女道：「我把你們弄到這兒來，主要是不許別人殺你們，要由我來折騰你們！」

「折騰我們？」

「對，慢慢把你們折騰死！」

「我們和姑娘素昧平生……」

「你和小莊是朋友？」

「是啊！」

「那就夠了！他是我的仇人！」

「姑娘貴姓？」

「我就是塞外雙魔巫天寶的女兒！」

高興一聽，這下子可就高興不起來哩。

眞正是剛離狼窩，又入虎口了。

高興道：「姑娘，只怕你找錯了對象。」

「沒有錯。」

「至少我和妳無仇。」

「可是你是小莊的朋友。」

「這又不是皇上抄家滅祖，株連九族。」高興道：「據我所知，小莊頗爲欣賞妳！」

「你胡說！」

「我要是有一字不實，就叫我死兩次！」

人那有死兩次的？

巫素素早就欣賞小莊了。早在小莊在「狐堡」作馴狗師時，她就有點意思了。

小高爲人機伶，剛才就看出，巫素素看小莊時的眼神跳躍着火花。

在目前，只有這條路可以救命。

巫素素道：「他有了女友！」

「對，是有個女友裴蒂，可是裴蒂是小莊的師門之敵。」

「這怎麼會？」

「令尊和酈雲，號稱『塞外雙魔』，冒充了『狐步』門的高鴻和徐起，且被殺死。」

「對。」

「妳知道這是一個陰謀？」

「甚麼陰謀？」

「是『狐步門』的高、徐、裴三人與令尊巫天寶及酈雲定計演戲。」

「演甚麼戲？」

「由令尊和酈雲殺死『狐步』門的掌門人令狐慈，再對外宣傳令狐慈失踪，大概是以一堡一莊爲酬謝，然後他們再殺了令尊和酈雲。」

「是利用他們除去自己的師兄？」

「對，加之巫、酈二人很像高鴻及徐起，就一直冒充了好幾年。」

「眞的是這麼回事？」

「當然，要不，爲甚麼令尊本名巫天寶，却冒充『狐堡』堡主之名，『狐堡』上下都稱他爲高堡主，妳不也改姓爲高素素了。」

「可是我不知道這些，只知道我本就姓高。」

「不對吧！巫姑娘，令尊和酈雲佔據一堡一莊並不是太久之事，妳本姓巫後改姓高，怎會不知道自己的眞正身份呢？」

巫素素當然知道，不過是不願承認而已。

小高道：「現在高鴻和徐起，以及裴元度等人都要殺小莊，因爲必須滅口，而小莊又不會與他們妥協！」

巫素素點點頭，道：「小莊的確不是那種人。」

小高道：「巫姑娘，在目前，妳和小莊是一條線上的，都是被害人，該同仇敵愾才對！」

巫素素道：「可是他是我的殺父仇人！」

「這一點沒錯，可是策劃這陰謀，叫令尊冒充他們的却不是小莊，而是高、徐等人。」

「我的仇人是他們？」

「我想這答案妳該知道。」

這時老奴抓葯回來，立刻煎葯。

老嫗的熱水也燒好了。

巫素素道：「我先把他救醒，瞭解一下再說。」

「姑娘會祛毒？」

「哼！我爹也是使毒能手。」

小高內心大叫「天助」。要是未遇上巫素素，他們眞要完蛋了，他道：「姑娘可否爲我解開穴道。」

「不急！」

巫素素雖然不能算是淑女，却還是個處女。

她叫老嫗把池中之水調得很熱。

只不過溫度是使人能忍受的程度。

然後遣走老嫗閉上門窗。浴室內有一根巨燭跳躍着火燄。

巫素素爲他脫衣，一邊俯下身子在他身上吸了幾口氣。

她以爲小莊身上的男人氣味都不一樣。

小莊全裸時，她伸出手，又縮了回來。

她想去撥弄他那硬大的東西，但手抖得很厲害。

畢竟她還是個處女。

一個處女也許見過男人的「東西」。

只不過像這麼硬大粗壯的却還是第一次。

終於她握住了這個既硬大而又軟，且極有勒性的東西，她的身心都在震動中。

然後，她抱他下水。

她只脫下褲子。

猶豫了很久，才以「天地人」的救人吸毒法爲他吸毒。

「天地人」和「三竅合」雷同。

天爲口，地爲臍，人爲陰戶或陽具。

這三處交合，雙方內氣流通，再以內力把毒逼下，由陽具中洩出，當然，要是女人中毒，也可自陰戶中流出。

這要方家才能行，其中有很大的技巧。

比喻說，要以巧妙的內力，使男方配合眞氣交流，但下面交接(未插入而只是接觸在一起)却不能「走馬」。

所謂走馬，也就是洩身。

女方吸毒心法與口訣並重，下面的技巧也許更重要，要吸收男方之毒，而不是蠕動，有如交媾時的吸吮動作。

反之十之八、九會使男方洩身。

女方如係處子，也會開苞。

果眞如此，非但救不了人，病情會更加沉重。

第一次，男女相擁，男全裸，女方下身全裸。

使男之陽具接觸女之門戶。

就在這一觸之間，有如電殛。

她立刻後退，全身的熱血比池中的水更熱而有如沸騰。

她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好久，才又緩緩地接近，在接觸的瞬間，又是全身巨震。

幾乎忘了是救人的而想更密切貼緊。

這種祛毒救人之法絕對不能入港，所以她在一陣類似暈眩之後，逐漸收攝心神，穩定下來。

她不敢看他。

一看他下面就會蠕動，一旦蠕動就會放浪而抱緊他使之貫入。

這是性的基本問題，絕不是她輕狂。

忍耐是人性的考驗，是要有極大耐力的。

最敏感的部位處被那硬大的東西堵在門口，而她還要運功吸吮。

巫素素的功力不高，怎會有如此高深的祛毒之法呢？

這不但要具有至深的醫理，還要有道家的基礎才行。

道家的「陰符經」能以數句而把「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對待、流行說盡。也就是言簡意賅。

「道德經」能以數句將天、地、人、物之根挖盡。「參同契」能以數句將金丹火候一網打盡。

「入藥鏡」只有數百字，能將先天、後天、內、外二藥，雙修全旨全盤托出。

「悟眞篇」令人耳目一新。

大約兩個時辰，小莊已逐漸醒來。當他睜開眼仔細一看是她時，眉頭皺了下來。

「小莊，你中毒不輕。」

「怎麼會是妳？」

「在那極樂寺你中了那中年人枕頭內毒針的毒，十分厲害，只要一個時即無救，尚幸我會此祛毒之法。」

「妳一個姑娘家，怎麼會此邪術？」

「小莊，我不以爲這是邪術。」

「不是邪術，我們在幹甚麼？」

巫素素說了「天地人祛毒法」，小莊雖領情，却有點輕視她，這是不是先入爲主的意念作祟。

小莊匆匆穿衣外出，解了高興的穴道。

高興大喜道：「想不到她這兩套不比『女扁鵲』花旗差些。」

小莊道：「這女人不大正派。」

高興道：「怎麼哩？」

巫素素在門外道：「大概只是因爲我用『天地人祛毒法』爲他祛毒，他有點瞧不起我吧！」

小莊不出聲。

高興道：「小莊，你這就不對了，若非巫姑娘，咱們早就完了。」

小莊道：「我也沒有表示不領這份情。」

巫素素冷冷地道：「我不需要你領情，你請吧，我是個下流的女人。」

小莊道：「我會報答妳的。」

「我永遠也不要你報答。」

小莊和小高走了。

出了門，小高抱怨，道：「小莊，你這就不對了。」

「你不知道，我本就討厭她。」

「可是咱們被她救了呀！」

「我會報答她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是那麼回事。」

「說給我聽聽嘛！至少，男女交媾是治不了病，也祛不了毒的。」

小莊說了一切。

高興道：「小莊，你錯了。」

「我錯了？」

「你大錯特錯了。」

「怎見得。」

「試問有幾個人能在觸而不洩之下完成祛毒過程？又有幾個不是意亂情迷。」

「我不懂。」

「這很好懂。正因爲是觸而不交，這更難。她的難處比你更甚，因爲她清醒而你却無知覺，甚至乎她還要在你有了知覺之後而不使你走馬洩精，這是難以作到的。」

小莊不出聲了。

「她如果是個淫賤的女人，在緊要

關頭，只顧她個人的情慾而需索，不管你死活，你現在還會在此和我講話?」

小莊仍不出聲。

「其實她不必蓄意害你，只要當時稍稍地意志不堅，或者說救人之心不夠堅强，你都無救，據我所知，中毒極深的人只要一洩身就無救。」

小莊仍不出聲。

高興道：「要不要回去道歉一下?」

「下次遇上再說吧!」

「小莊，你眞是牛脾氣。」

「小高，要回去找倩姐。」

「我表姐在你的心目中的份量很重?」

「我喜歡她。」

兩人到小廟去找人沒有找到，就在附近鎮上過夜。午飯後上街，逐家客棧問了一下，也沒有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住店。

深夜，兩小已經睡了，忽被兵刃聲驚醒。

聲音來自後院。

這後院並非此客棧後院，而是民房的後園。

兩小立刻整衣下床，伏在後牆上觀戰。

這民房後院大概是一家醬園子。

所謂醬園子就是做醬油及醬菜的工廠。

兩個蒙面人在一些大缸上蹦蹦跳跳奮戰不已。

小莊低聲道：「矮的蒙面人頗似我師叔徐起。」

高興全神貫注而不出聲。

停了一會小莊道：「小高，你以爲另一人是誰?武林中用短拐的高手不多，而且也會『狐步』。」

高興還是如同未聞。

小莊以肘撞了他一下，道：「你怎哩?」

高興低聲道：「小莊……怪事……眞是怪事……另一個人很……很像已去世的家父。」

「甚麼?高登?高老伯還健在?」

「本來是去世了!這不是像你師叔們都去世了而又活生生地出現一樣?」

「對，但是你仔細看看，沒有看錯?」

「好像沒錯，家父用短枴，而且是紫銅打造，武林中獨此一家，其次家父頗高而有點駝背，第三，家父的招式我也能看出來。」

「這麼說是錯不了囉?」

「錯不了，小莊，如果這人眞是家父，你幫誰?」

小莊道：「我要問問看，那人承不承認他是師叔徐起，如不承認，我就幫高大叔。」

「小莊，你眞夠意思。」

「小高，我只是看穿了一個陰謀而已。」

「看到沒有?」小高道：「不知他們打了多少招，估計沒有超過六七十招，似乎家父稍落下風。」

小莊道：「我們現身如何?」

兩小落在後院中。

打鬥的兩人同時望過來，似乎都不由一怔。

只不過他們還在繼續打鬥。

小莊躬身道：「這一位可是徐起師叔嗎?」

矮的蒙面人不出聲。

小莊道：「晚輩應該不會看走眼，這位八成是徐師叔。」

蒙面人還是不出聲。

小高道：「高的一位可是我父親嗎?」

高的一位一窒，也不出聲。

小高道：「爹，您連兒子也不認了?」

兩個蒙面人都不出聲。

小莊抱拳道：「高老伯，請問和你動手的這位是不是家師叔徐起，你不可能不知道和你動手的人是誰吧?」

蒙面人又打了三五招，一個往東一個往西越牆而去。

兩小毫不猶疑地左右一分，小莊去追矮的。

小高則追那個高的蒙面人。

以小莊的輕功，要追上蒙面人自然很難。

但是，追出鎮外，當他發現追丟了，正要回去看看小高時，忽然發現身後七八步外站定一人。

這人正是那個矮的蒙面人。

由於一種潛意識的判斷，小莊以爲此人不懷善意。

要是當衆不便承認，此刻就可以承認了。

「是徐師叔嗎?」

「你在愛管閑事了。」

「果然是徐師叔，連師姪也不認了。」

「你知道多管閑事會有甚麼收場?」

「認長輩叫多管閑事，要是不認，是不是大逆不道了呢?」

「你不該跟來的。」

「這麼說我猜對了?」

「你猜到甚麼?」

「當年你和另外幾位師叔神秘失踪而被冒充，而家師父却眞的失踪了，這是個大陰謀。」

「甚麼陰謀?」

「家師失踪，諒已被害。」

「被誰害了?」

「被誰害了?大家心照不宣。『塞外雙魔』也很幼稚，你們之間大概有甚麼承諾?利用『二魔』殺了家師，就把一堡一莊送給他們，結果也只是被廢物利用了而已。」

「你說我們利用『二魔』殺了你師父，暫把一堡一莊由『二魔』冒名接收，然後再利用你之手除去他們?」

「對，你比我說的還詳細些。」

「你很聰明。」

「謝謝師叔謬讚。」

「可惜聰明有時也不是甚麼好事。」

「這麼說，師叔要殺我了?」

「我不殺你，別人也會。」

「徐師叔說的別人是指另外二位師叔?」

「也許。」

「我想徐師叔要殺我，我八成是逃不掉的，但在死前，我想知道一件事。」

「說說看。」

「家師是否只是失踪，或者已經被害去世了?」

他低笑了幾聲，道：「希望他還活着，不過這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

「請問，殺家師的人必爲『塞外二魔』，幾位師叔有未參與?」

蒙面人不回答這問題，就出了手。

這是不是暗示他們也參與過?

幫外人殺自己的師兄，只是爲了奪產，得到一莊一堡嗎?

當然，一堡一莊並非那麼便宜，(像小莊在賭上以數百萬兩押了)，事實上，堡與莊四周還有良田千頃，總值都在一千萬兩以上，還是很吸引了。

＊　＊　＊

小莊的武學根基很紮實。

他的「狐步」也下過工夫。

只不過他和這蒙面人差了一級，也就是差了一輩。

此人已可證明是徐起，是他的長輩。

不管他學得如何用功，如何認眞，總是不及。

四十招左右就被蹴了一脚。

小莊道：「徐起，昔年幫外人向自己師兄下手，也包括裴元度師叔嗎?」

「大家有志一同，有甚麼不對。」

「聽口氣，恩師有對不起你們之處?」

「他研成『狐步』藏技自珍，事實上他的『狐步』也不全是他自己研出的。」

「你說謊。」

「就算我說謊好了，本來這種事也沒有對你說的必要……」奇特的一掌，把小莊砸了個踉蹌。

此後每下愈況，小莊更是漸漸不支，而守多攻少。

十招內又挨了三掌。

徐起的「狐步」精妙，有時一轉一扭就到了他的身後。

而現在這一扭加上一掌，小莊無法應付而中掌。

他退了五步還沒有站穩，徐起已跟上。

甚至徐起已揑住了他的左肘關節。

小莊自知必死，道：「告訴我，你們爲甚麼要如此作?」

「告訴你這秘密也要帶入地下。」

正要下殺手，忽然背後傳來了一聲冷笑。

由於太近，徐起只好鬆手迴身。

來人正是小高認爲是他爹高登的那個高個子蒙面人。

此人算是光明正大，並未在徐起背後出手。

待他迴過身來才出了手。兩人打了起來。

小莊受了內傷，坐在一邊調息。

兩人打了七八十招，又來了一個蒙面人。

小莊只好暫時放棄調息，因爲這個人看來頗似高鴻，也蒙了面。

此人一出手，高個子蒙面人馬上就不支了。

在道義上，小莊非出手不可。

只不過他以內傷之身動手，也幫不了大忙。

不久，兩人都開始失招挨打了。

這時小高也來了，立刻動上手。

他認爲高個子蒙面人是其父，動手之下自然不留餘力。這麼一來，雙方的實力就差不多了。

如果小莊不受內傷，雙方實力的確差不多。

時間一久，這邊還是落了下風。

尤其小莊支持下去內傷會越來越重。

此刻高鴻向小莊砸來一掌。

小高往上一貼，寧願替小莊挨這一下。

可是高個子蒙面人受另一人(徐起)的壓力很大，仍然往上疾貼，似想爲小高挨這一下了。

這本是電光石火的一瞬。

「啪」地一聲，高個子蒙面人被高鴻砸了一掌，他也砸了對方一掌，只是他挨的重得多。

這情況越來越糟，最危急的是小莊。

小莊危急，小高就不顧自身危險護着他。

他護着小莊，高個子蒙面人就護着他。

就在這危急檔口，又來了一人。

三人一看，心頭一凉。

這蒙面人大概是裴元度了，一來就出手。

雖然是三對三，雙方的實力却差得很多。

三個人不停地挨打，此刻反而是小高和高個子蒙面人挨的最多。

小高先躺下，接着是小莊。

高個子蒙面人一邊挨打一邊苦戰。

小莊道：「這位前輩……您快走吧!您爲我們犧牲了……是不值得的。」

就在高個子蒙面人也即將倒下時，忽然來了七個人。

其中有兩個少女，和五個老者。

這幾個老一輩的人自然認識，這是「青城五老」。

他們是異姓兄弟，名字都有個海字。

老大趙海。

老二錢海。

老三孫海。

老四李海。

老五周海。正好是百家姓的前五姓。

五人終生不離開，五人要上就齊上，對方一兩個人是齊上，三四十人也是齊上，一上就用陣法。

以單挑來說，他們的身手不能算很高，五個齊上，同心合力，非同小可。

兩個少女道：「五位老前輩，這四個年紀大的蒙面人之中，有三個是我們的客戶。」

「客戶？」趙海道：「甚麼客戶嘛？」

少女道：「我們是『捉龍』的……」

老四李海最是童心，最愛開玩笑，大笑道：「我只聽說有『捉龍』這回事，居然是眞的？怎麼個捉法？」

少女道：「前輩，只要舉一反三一想就知道了。」

老二錢海道：「三個人是那三個？」

少女看了一下一指道：「最矮的三個。」

老五周海道：「他的尺碼如何。」

少女見多了，也不在乎道：「他的個子最矮，尺碼却較大，另外二位，有一位人老心不老，我們邊爲他『捉龍』，他一邊亂摸。」

老四李海道：「妳們知不知道他們的身份？」

「不大淸楚，後來師父說，他們三人可能是『狐步門』的人。」

李海大聲道：「以後不要叫『狐步門』，乾脆叫他們『捉龍門』算了！或稱之爲『龍門派』！」衆人一陣暴笑。

少女道：「那個高個子蒙面人沒有『捉龍』。」

這工夫三個矮蒙面人哼了一聲離開了現場。

第一，他們不願再聽這些話了，其次，他們也未必能接下去高個子蒙面人及「青城五老」等人。

況且兩個少女也未必不會武功。

「青城五老」道：「三位要不要協助？」

高個子蒙面人道：「多謝！剛才五位不來我們已遭毒手，五位已幫了我們的忙，容後面謝。」

錢海道：「尊駕何人？」

蒙面人道：「由於目前還不便顯示身份，五位仁兄務請原諒……」抱拳一揖，挾起兩小疾馳而去。

在山中瞭望草屋中，蒙面人先爲小莊運功療傷。

小高的傷很輕，自己調息。

大約兩個時辰後停止，小莊睜眼一看，蒙面人已經在草屋外十丈以外了。

「前輩……前輩請留步。」

只不過蒙面人頭也不回地去了。

小高也站了起來，道：「小莊，不必叫了！我爹必然有暫時不便露面的苦衷，也不必難爲他了。」

小莊道：「救命大恩非同小可。」

「以後再說吧！」

小莊道：「那三個蒙面人正是我三個師叔高鴻、徐起及裴元度，絕對錯不了，我全猜對了。」

「他們和『塞外雙魔』串通害死令師的。」

「十之八九如此，只不過其目的只爲了奪產，似乎理由牽强了些，必還有原因，却想不出來。」

「一定還有重大原因。」

小莊道：「令尊的『狐步』不遜我的三個師叔。」

「是的，眞想不通，當年到底是誰先研究創始『狐步』？」

* * *

高個子蒙面人的行踪很秘密，還是被人跟上了脚印。

當然就是那三個蒙面人。

這高個子蒙面人正是高登。

高登不死，他們的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非洩露不可，所以他們必須殺他，而且還要儘快了。

現在高登易了容在小飯鋪子吃鍋貼，三個中年人在門口堵住。

高登不慌不忙，把鍋貼吃完，付了帳走出來，道：「甚麼地方？」

高鴻道：「由你選個風水特佳之處。」

「那裡的黃土不埋人？就是鎭東那處的大宅廢墟中如何？這光景不會有人去的。」

「走吧！」徐起帶路，高、裴兩人在後監視。

到了廢墟中，高鴻道：「高登，你要是自絕，我們會送你上好的棺木，隆重爲你營葬。」

高登道：「我不會自裁。」

裴元度道：「那就要死得慘烈一點了。」

「能死得慘烈一點，也不枉學武一場，莊嚴被你們困在何處？」

徐起厲聲道：「你敢胡說八道。」

高登道：「咱們心照不宣……」已撤下了紫銅枴。高鴻、徐起及裴元度一色用刀。

當然，高登不是三人之敵手。即使僅兩個聯手也不成。

才三十招左右，就挨了高鴻一脚。

這工夫忽見廢墟斷垣上蹲了兩人，似在看熱鬧。

一個是「窮仙」范禹。

另一個是「武林當鋪」主人余大有。

余大有道：「老范，你看要多少招？」

范禹道：「他支持不了十招。」

余大有道：「高登，要不要援兵。」

高登道：「臨危援手，在下領情。」

「我們不賣人情，授手的價碼是紋銀十萬兩。」

高登道：「高某一生不好斂聚，不要說十萬兩，就是一萬兩也拿不出來，兩位請吧！」

余大有道：「你眞是命該如此了。」

這工夫高登又中了徐起一刀。

只不過這一刀傷了腰臀部的皮肉。

這工夫又來了一個文士和兩個少女。

接着又來了十一二個之多，這些人有老有少，雖不是甚麼頂尖高手，却也是在江湖上常來常往之人。

中年文士道：「『窮仙』，余大有。」

范禹道：「這位是……」

中年文士正是柳倩女扮男裝道：「請兩位立刻出手相助高登。」

余大有道：「如果不愛管這閑事呢？」

中年文士道：「立刻當衆宣佈兩位的私秘，包括尺寸和形狀在內。」

她連拍三掌，立刻出現了兩個美貌少女。

余大有和范禹面色一變。

中年文士道：「兩位攷慮好了沒有？」

余、范兩人實在不願被人牽着鼻子走。

只不過看來這個文士似乎知道他們的秘密。

他們是「武林三怪」，輩份不低。

兩個少女之一道：「那一個胖的，他的東西像個喇叭。」

另一少女道：「那個姓范的東西亦彎彎曲曲，好像……」

范禹大聲道：「好，咱們就賣這份人情了。」

余大有道：「以多欺少，這算甚麼？」

兩人嚷嚷着躍下牆頭，就動上手。

「窮仙」范禹用竹杖。

「武林當鋪」主人余大有是七節鞭。

這麼一來，三個對一的局面就變成三對三了。

就算「狐步門」三師兄弟仍佔少許上風，也不是五七十招所能有結果的。三人作個手勢離開了廢墟。

高登抱拳道：「多謝余、范兩位大俠援手。」

范禹道：「高兄何必客氣？老朋友嘛！」

高登不知兩人被「捉龍」的少女威脅，要不出手就會揭他們的瘡疤，這叫着打鴨子上架。

須知這兩人是很勢利眼的人。

他們自不願得罪「狐步門」的人。

只不過他們要維持虛名，非插手不可。內心却十分窩囊，狠狠地瞪了中年文士一眼，抱拳欲去。

中年文士道：「兩位有興趣，隨時連絡。」

少女之一道：「最近『捉龍』的技巧已改進了些。」

另一少女道：「加了一項『含玉』，也就是『吹笛子』的節目，娛樂性很高，有些人樂此不疲。」

「吹笛子」又稱吹喇叭，玩家當然懂。

這當然是一種「口交」的別稱。

余、范兩人很想弄淸楚一切，但在高登及中年人面前不好意思，抱拳道：「以後再談。」

兩人走後，高登道：「不知范、余兩人所說的交易是……」

中年文士「哈哈」一笑道：「高大俠眞乃是正人君子也。」

「不敢。」

「這幾乎是所有成年男子都知道的事。」

「噢……噢……原來是指那箇。」

「高大俠會不會輕視這一行？」

高登道：「這一行自然不高尙，但若另有目的，自然又當別論。」

中年文士道：「高大俠乃是公允之論，我們主持這一行，自然不是自甘下流而另有目的。」

高登道：「不知目的何在？」

「武林中正義不彰，邪惡橫行，而且有個大陰謀正在醞釀，我們接近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以便探其虛實。」

「佩服，佩服……莫非這三個『狐步門』下也捉過龍？」

「當然，我們稱『捉龍』又稱『捉泥鰍』或者『摸魚』！高大俠不輕視我們，我們很感激。」

「不顧別人的批評，而爲武林犧牲，這才是了不起的事，聽口音，這位八成是一位女士。」

「我叫柳倩。」

「久仰，久仰，希望以後在下能爲柳女士作點事，以報今夜援手之恩。」

「高大俠不必客氣，也希望以後部下的女孩子有難，大俠能予以援手。」

「當然！當然！在下就此告別。」

柳倩道：「高大俠，小女子可否冒昧問句話？」

「能回答的一定回答。」

「到底誰是眞正的『狐步門』？」

高登道：「至少本人不是，大概剛剛那三位也不是。」

「謝謝高大俠。」

* * *

小莊和小高又在賭場中晃蕩。

「小莊，再贏了，不能捐出那麼多。」

小莊道：「不捐那麼多我就不賭。」

「好好，聽你的，這簡直是白忙嘛！」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吟雪以江楓作餌，成功地知道了敵人的目標是奪取天下，不過仍然無法避開鷹、犬之追踪，張四姑遂安排了一個獵殺計劃，可惜失敗，於是又再根據吟雪的主張，來一次誘殺行動；張四姑派出青鳳及江楓進行誘敵，打死及活捉了兩名敵人，經過刁鵬的嚴刑逼問，未死的一人自稱是天通院中使者，專責訓練鷹、犬，張四姑一聽，連忙追問他該個組織的情況……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探敵情潛隱泥沼　幪面人端坐堂中

「追踪，我們十二個神行使者，直接聽命院主，」馬龍道：「我們都具有絕佳的輕功，也學習過追踪之術。」

「你們經常都是追踪在鷹、犬之後麼？」張四姑問。

「不，我們很少出動，但憑鷹、犬之力，已使敵人無法遁形，即使我們運供飼料，也是遠落後數十里外。」

張四姑點點頭，馬龍已自動接口，道：「但諸位用硬弓長箭，獵殺鷹、犬，使牠們不敢低飛接近，所以，院主派我們追踪偵察。」

「只是這樣麼？」張四姑臉色一沉。

「提供給天馬堂的堂主，作爲佈署拒敵之用。」馬龍急急接道：「在下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你說天馬堂堂主來了？」刁鵬道：「除了堂主之外，還有些甚麼人？」

「確實的內情，在下並不清楚，」馬龍道：「只知道隨行的人數不少，好像有副總堂主、福壽院中的樓主、院主等。」

刁鵬呆了一呆，道：「院主和六大樓主都來了麼？那是精銳盡出，傾巢來攻了。」

「大概，這一戰是天馬堂的總堂主夏天同爲前鋒指揮，」張四姑道：「羣魔聚集，但也只是尸居餘氣，前導卒子，甘爲人用，眞不知他們的魔焰豪氣都到那裏去了。」

「果然是可悲得很，」江楓接道：「沒有天王門、天后宮補助作戰，天馬堂只有盡出精銳了。」

張四姑雙目轉注在馬龍身上，道：「答覆我最後一個問題，天通院院主是誰？叫甚麼名字，是不是中原人氏？」

「金律亮，說得一口京片子，有兩個女助手幫他，據說他能通鳥語，但無法證明，」馬龍道：「我們見他的機會不多。」

「好！你可以走了。」張四姑十分溫和地說。

但馬龍却站着不動。

「老弟，讓你走了，聽到沒有？」刁鵬冷冷說道：「難不成要我們派頂八人大轎送你？」

「我一走必死無疑。」馬龍道：「我無法避過鷹、犬，金院主也絕對不會放過我。」

「你的意思呢？」

「張姑娘如肯留用我，馬某願意效命。如是姑娘無法相信在下，只求讓馬某死個痛快。」

「梅花、青鳳，幫馬龍敷藥包紮，」張四姑微微一笑，道：「以後你可留下來，也可以隨時離去，我相信你，也願意留用你，但是却無法保障你的性命安全，我們以寡抗衆，生存的危機很大。」轉身離去。

嬌美絕倫的青鳳、梅花，輕手細緻的替馬龍包紮好傷勢，頷首一笑，退了開去，馬龍立刻有着一種自由舒

暢的感覺，對她們十分感激。

「要不要來一次誘敵伏殺？」張四姑召集了羣豪商議，而且，連馬龍也不避忌。

他雙耳被割，紗布重裹，但仍隱隱可以聽到一些內情、語聲。

「和尚贊成讓他們受次大創，挫其銳氣。」

「也許還可以使一些心生覺悟的同道投靠過來，」鄧飛接道：「像我鄧某一樣，心中早已瞭然，正自走向不歸路，但却又別無去處。」

「吟雪，妳有甚麼看法？」張四姑道：「妳們姐妹和江楓是伏殺敵人的主力，豈可一言不發？」

「誘敵伏殺的計謀雖好，但敵人首腦如是不肯涉險一拚，我們的收穫就不大，」吟雪道：「如能在伏殺之後，再主動出擊，當可出敵意外，除掉一些天馬堂中精銳和首要人物，這一股力量，縱不瓦解，也必元氣大傷。」

「好極了，就這麼辦。現在，我們就佈置伏殺，乘敵受挫之亂，直搗中樞，襲殺敵人首腦。」張四姑似是早已成竹在胸，立刻展開佈署。

* * *

這是緊鄰嵩山的虎嶺，山崗起伏，荊棘叢生，嚴格來說算不上是山嶺，但地形複雜，雜樹亂草，蔓延橫生，樹不高，草却很深，隱入深草叢中，雖然鷹目犀利，也難發覺。

靈犬雖然久經訓練，但在熟悉牠們特性的馬龍指點之下，追踪而來的十隻靈犬，全被獵殺。

鷹、犬追踪的消息，突然中斷。

天馬堂堂主夏天同以羣豪折轉的行進路線，研判江楓等一行的目的是嵩山少林寺，在要道上設伏以待，但却久久不見江楓等一行出現。

藏身在雜樹草叢中並不好過，幸好張四姑配製的雄黃藥酒發揮出極大的功能，使草叢中的蚊蠅蛇鼠走避，張四姑帶領羣豪隱藏在這一片縱橫數里的荒草雜樹叢中。

這些人大都是終南山一場惡戰中的虎口餘生，心中明白敵勢的强大、高手衆多，一旦再入陷阱，老命絕對難保，耐心奇强，無蚊蠅侵擾之苦，佈好警戒，倒可分班休息，苦的是無法好好吃喝，只能以乾糧充飢。

這一潛隱入伏，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但江楓和歐陽吟霜却在潛入草原之夜，就易容而出。

吟雪沒有隨同出動，她是留在荒原中的重要力量。

雪、霜二女都不是藏私的人，她們已從傳眞記上的武功，選出了一些立即可派上用場的，傳授給張四姑和梅花、青鳳，借這草原中幾日小息，梅花、青鳳都廢寢忘食地苦練武功。

歐陽昭和五個弟子日夕聚於一處，商討劍陣的演進變化。

終南山中之戰，劍陣發揮出絕大的威力，有如擎天柱，力撐危局，這就使歐陽昭受到了强大的壓力，感受到在這場決戰中責任重大，臨陣磨槍，日夜和五個弟子守在一起，苦練劍陣。

羅蘭却是一直在默然靜坐，原本熟記於心的天狐武功口訣，一一在腦際閃過，面臨着生死關頭，羅蘭已不再顧忌，開始習練起天狐武功了。

吟雪望望凝目沉吟的張四姑，低聲道：「張姨，他們去了三天，怎的沒有一點消息？」

「江楓的武功，究竟到了甚麼境界？」張四姑道：「會不會被人困住？如果身落陷阱，吟霜也該傳出萬里飄香啊。」

「應該不會，」吟雪道：「江大哥的武功到了甚麼境界，我說不出來，但以吟霜的成就，可以力鬥四個時辰而不用休息。」

「四個時辰之後呢？」張四姑問。

「那就需要一點時間，喘口氣調息一下，」吟雪道：「有四個時辰的光景，她要殺掉多少人呢？霜妹眞的光了火，全身技藝出籠，殺傷力的强大，可比江大哥還要厲害，我相信以霜妹的機靈和江大哥的成就，絕不會被敵人困住。」

「那妳還擔心甚麼呢？」

「情不自禁嘛！」吟雪道：「我心裏藏不住秘密，想到了就說出來，青鳳和梅花姐，却都把焦急窩在心底！」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過了午時，如果還沒有他們的消息，我們就要改變一下佈署。」

如何改變，張四姑沒有說下去，吟雪也未追問，但凝神偷聽的梅花、青鳳，却稍鬆了爲郎焦慮的心情。

* * *

江楓和吟霜也正以高度耐心，花費三日夜的辰光，等候這重要的時刻到來，準備行動。

原來，兩人潛出荒原之後，吟霜以已具心得的易容手法，冒險直進，化裝成敵人，而且兩度更易身份，才混入了八十里外的敵人總部「蔡家祠堂」。

一次黃河潰堤，使這規範宏大的祠堂四週之田園流失，但祠堂本身因建築牢固，地勢又較高，損壞不多，可是祠堂四週却被洪水旋流冲積成一片沼澤，無法重建。這座蔡家祠堂就成一座唯一矗立在沼澤中的建築物，也成了牛鬼蛇神聚會所在，事實上，一般人也不敢輕易的到祠堂來，因流沙陷阱四佈，沒有兩把刷子的人，還眞的不敢涉險。

但現在，蔡家祠堂中，却雲集了很多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負責守衛的是一色黑衣的劍士，人數竟有四十八位之多，八人一組，分成六組，兩組一班。

那是說，任何時刻，都有十六位黑衣劍士，分佈在蔡家祠堂內外，嚴

密監守。

吟霜和江楓就潛身於泥沙中，凝注着蔡家祠堂。

「江大哥，害你受苦了，這地方實在找不出可以遁身所在，只好借泥沙掩身，幾個時辰之久，你受得了嗎？」

「全身隱入泥沙中，自然是不太好受，不過却很值得，已經有四五批人進入了蔡家祠堂，看他們飛渡沼澤的身法，竟然如履平地，」江楓道：「每個人都已具『登萍渡水』的絕佳輕功，天馬堂中的重要魔頭，似是已大舉出動，盡集於此了，今天，可能有一次重要會議，也許來人不止是天馬堂中人。」

「希望他們的重要會議，入夜之後再行開始，」吟霜道：「他們戒備嚴謹，大白天潛進去，我心中實在無把握，但眼看你像個泥人一樣，我心中又好難過，姐姐知道了，一定很心疼。」

「妳呢？吟霜，難道不難過麼？」

「張姨的五行遁術，就是要隱伏潛踪，借用萬物，溶爲一體，有着特別呼息方法，所以，我可以忍受，但你沒有練過啊，我知道，你是爲了我，才忍受這些苦楚。」

江楓微微一笑，道：「爲甚麼妳會這樣想呢？」

「我相信你可以殺他們一個劍士，換上他們的衣服，混入他們之中，而不被他們發覺，但我恐怕不行。」

「吟霜，就算我有這個能力，但也不能施用，因爲，我們無法避開他們換班時的一關，我們最重要的是探聽他們的行動計劃，確定他們的身份，」江楓道：「所以，非得借用妳的方法不可，這可是命中註定的一場辛苦了。」

吟霜聽得心中高興，嬌聲說道：「我會報答你的，以後，不會讓你再忍受痛苦。」

「痛苦？」江楓一時不能會意，奇道：「我會有甚麼痛苦？」

吟霜眨動一下眼睛，道：「到時候，你就會明白了，其實，我和姐已商量了好幾次，看到你被我們鬧得那種無可奈何的神情，眞想不顧一切的滿足你，我推給她，她推給我，結果，都沒有嘗試，我想，你和青鳳、梅花姐在一起時，就不用忍受這些折磨了。」

江楓終於明白吟霜在說甚麼，笑一笑，沒有回答，這實在是一件很難回答的事，只好轉換話題，道：「吟霜，剛才妳看到的那個紫衣女人，帶着兩個丫頭，可知道她是誰麼？」

「金鳳凰申雪君，對麼？聽說她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本領，叫作十鳳齊飛。」

「妳怎麼這樣清楚？」江楓有些大感意外的道。

「申雪君去過洛陽居，我們見過她，江大哥，你應該知道的啊，我和姐都有過目不忘之能，見過一次面的人，三五年內不會忘記。」

「緊隨申雪君身後的人，看到了沒有？」

「看過了，」吟霜說：「那個穿着長衫、留着三綹長髯的人？」

「對！知道他是誰麼？」

「是不是天馬行空司徒藝，天馬堂中最具權勢的副總堂。」

江楓不得不佩服了，點點頭，道：「對！妳怎麼知道的？」

「這要拜姐姐之賜了，她和張姨研究强敵，張姨口述，姐姐繪製圖像，並試圖列出他們的名字，梅花、青鳳來了之後，再由她們查看修正，後來老叫化也加入口述，這些資料，不是很完整，」吟霜道：「也只能用於天馬堂中人，天王門和天后宮中人就要依靠青鳳、梅花提供了。張姨已收藏了一本書簿，但沒有把握，只能留作參考，不便拿出來。」

「唉！張大姐果然是細緻得很。」

「江大哥，留下張姨好不好？我和姐都有一種感覺，江湖底定之後，張姨會悄然而去，那怎麼辦呢？」

「這就要妳和吟雪幫忙了，我也會全力求她。」

「好！過去，我一直認爲自己比姐姐聰明，現在，我終於明白，很多事都是姐存心讓我。」吟霜笑道：「她是大智若愚，小事情，故意要我出風頭。」

「如論機變之能，妳不在吟雪之下，」江楓道：「你們各有所長，這次偵察敵情，責任何等重大，妳們張姨就請妳出馬了。」

「所以呀！查不出一點眉目，如何向張姨交代？拖你陪我受罪，好生不安，」吟霜道：「看他們那麼多高手雲集，我也感受到前途荆棘重重，這一戰有不得任何錯失，只不知那個總堂主夏天同是否也到了。」

「應該到了，吟霜，你是記得有一批進入祠堂的人物，有一個全身黑袍、戴一頂大毡帽，又圍了一條黑色圍巾、只露出一對眼睛的人？他舉步如常的渡過了一片沼澤？」

「對！但他爲甚麼故作神秘呢？在最親近的屬下面前，也要遮頭掩面，」吟霜道：「這等藏頭露尾，豈不更容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想他是另有苦衷，」江楓道：「今夜，如是有機會，我們就揭開他的苦衷瞧瞧。」

太陽下山了，但西天濃密的雲層，掩住了絢燦的晚霞。

吟霜很需要這一份提前而到的黑暗，牽着江楓，走到二里外一處小溪中，跳了下去。

這時沼澤滲出的清流，水勢不小，吟霜協助江大哥洗去了一身泥沙，笑道：「恐怕無法生火烤乾衣服了，江大哥只好忍耐一下了。」

江楓微笑不語，看她忙得像一個小媽媽似的，幾乎要失聲而笑，但他忍住了。

吟霜也洗淨本身的泥沙，嬌麗盡復，突然低聲說道：「江大哥，這裏難得有一溪清流，要不要脫光衣服，好好的洗個澡？」

「不行，敵情瞬息萬變，我們不能躭誤時間。」

吟霜躍登岸上，笑道：「至少除去衣服上的積水，才能行動啊！」口中說話，雙手已然動了起來。

江楓沒有爭動，吟霜很順利的剝下了江楓的外衫、長褲，連靴子、襪子也一齊脫了下來，用手擰乾，又替江楓一一穿好，低聲道：「你替我瞭望啊！我也要脫衣服了。」

江楓點點頭。

吟霜更乾脆，一下子全脫光了，但她動作快速，很快便把衣服、靴襪上的積水處理完畢，低聲道：「江大哥，幫幫忙啊！幫我穿衣服。」

江楓沒有法子，只好動手幫忙。

小狐女的軀體已很成熟，天狐武功有駐顏、修身的作用，小丫頭嬌軀玲瓏，凸凹有緻，每一寸都充滿着少女的誘惑，一雙天足，也是細膩纖巧，瑩白如玉。

「江大哥，你好可憐啊！青鳳、梅花、雪姐和我都是大脚丫子，沒有一個是三寸金蓮，我要和張姨商量，給你找個小脚女朋友，好不好？」

「吟霜，現在是甚麼時刻啊，妳還有心情說笑？」

「這是苦中作樂啊！何況，我說的不是玩笑，江大哥才子風流，沒有一個標緻的小脚娘子伺候，豈不是美中不足？」

「江大哥不是才子，也不風流，有妳們幾個如花美女日夕相伴，江大哥早已經心滿意足，再有妄念，那就天不容我了。」

吟霜玉足微挑，江楓已身不由己的跌了下去，正好跌在吟霜的嬌軀上，被吟霜雙臂一摟，緊緊的抱住，櫻唇輕送，堵上江楓的嘴巴！

眞是大敵在側，危機四佈，吟霜還不忘享受這一刻溫存。

一刻後，吟霜挺身而起，道：「走！咱們進祠堂去，隨機應變，必要時，就殺人易裝，我由左側混入，你從右面入祠。」

江楓以絕世輕功飛掠而入，借夜色掩護，一飛入祠，隱入一處牆角。

只見大廳燭光輝煌，四個黑衣劍士佈守在廳門外面。

大部份人都在庭院中兩廊廂房，離中廳尚有一段距離。

只要廳中人聲音不是太大，就聽不到大廳中人的說話聲音。

江楓細查形勢，除了門口後窗處，各有守衛人員之外，大廳屋脊上，也有一個黑衣劍士在守護瞭望。

要避開這麼多重重監視，實非易事。

江楓思索了良久，決定施展豆粒打穴之技，一舉制服門前的四個黑衣劍士，然後，再潛入廳前，隱身在屋椽之下。

那是一處很妙的地方，可以隱身聽到廳中人的談話，也可以伸頭探望一下廳中人的面目。

要擊中這些人，並不太難，難的是要擊中他們一定的穴位，使他們暫失知覺，還不能摔倒在地，發出聲響。江楓盡量潛近廳門，四顆細小的沙石脫手飛出，人已同時飛躍而起。

他選的時機，正是那屋脊上監望的敵人轉頭他顧的時候。

江楓的身法奇快，一個受擊的黑衣人穴道稍偏，人已向下倒去，幸江楓及時而至，扶住了他的身子，暗道了一聲僥倖，再在暈穴上補上一指，移靠在廳外的門柱之上。一提氣，全身升起，橫貼在大門椽下的門楣上面。

四個黑衣劍士，仍在雄赳赳的守在廳門外面，但他們已失去了知覺。

江楓探首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黑袍，脖子上圍着一條寬大圍巾的人，端坐在中間一張太師椅上，週圍的坐座，都是長條木櫈，不用費心去猜，那人的身份，定是首腦人物。

司徒藝、申雪君、一魄招魂萬方坐在右側，一個鬚眉皆白的青衫老者坐在左側，依序坐了四位老人，其中之一，是在長安城外動過一次手的一品刀梁魁，福壽院的六大樓主之一。

（未完．四十五）

上文提要：唐郎與陸漫漫假扮食客混進張府，擄走赴宴的令旗幫副幫主冷逢春作人質，贖回卜十二，可惜卜十二却身受重傷，只好沿途求醫；唐郎依照原定計劃，駕駛馬車前赴金京，經過十天，卜十二的傷勢大致復原，可惜却遇上官兵攔路截查，由於馬車上有兵器，引起官兵注意，唐郎不得不發難，與官兵頑抗，官兵中一名姓楊的漢子武功高强，唐郎與他剛過招，已知他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太監頭陀劍

三殺手難敵羣兵　神秘客協助解圍

那楊姓的大漢手腕一翻，刀落至唐郎腰際，刀刃向內，竟能橫削！

這一招又叫唐郎嚇了一跳，唐郎要回劍招架已來不及，只好把長劍加速送前，直指對方心窩！

姓楊的也不想死於唐郎劍下，當下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後退開，一退即進，又鬥在一起，唐郎因心處險境，出劍又疾又密，眞是一招緊過一招。

姓楊的吃不住他這番急攻，有點手忙脚亂，不斷後退，口中呼道：「你們還不上來助我！」話音剛落，旁邊突然傳來一道「蓬」的巨响，唐郎轉頭望去，只見馬車連馬兒都摔倒地上！

唐郎見狀，大吃一驚，趁金兵尚未圍上來，虛晃一招，向旁掠去，姓楊的來不及阻擋，急忙呼道：「百夫長，小心！」

唐郎幾個起落，已趕至馬車旁，因爲陸漫漫和卜十二還在馬車車廂內，他必須先趕開守在車廂外的金兵！發起神威，一口氣殺了四個金兵，其他金兵見狀，一哄而散，唐郎呼道：「快出來！」

陸漫漫和卜十二便自窗口鑽了出來。百夫長下令放箭，數十枝長箭急射而至，唐郎連忙揮劍護住他們。那姓楊的道：「輪番發射，只須將他們圍住，時間一久，他們終有疏忽之時！」

這是實情，唐郎心頭大急，他跟陸漫漫還要保護卜十二，而百夫長又站在遠處，他目光一掠，道：「三十妹，你先帶十二弟到車後！」他長劍一圈，盡量擴大範圍，護住他們。

陸漫漫和卜十二終於跳至馬車後，這才定下神來，「十一哥，你也過來吧！」

唐郎不退反進，揮劍殺進人叢中，呼道：「擋我者死！」他順手又再抄起一柄大刀亂砍，向百夫長迫去。

姓楊的站在百夫長身前，冷笑道：「姓唐的，今日是你們三個之死期，困獸猶鬥，只徒增痛苦！」

唐郎一怔，脫口問道：「你認識我？」

姓楊的臉色微微一變。「天下著名的殺手唐十一郎，認識的人不多，但久仰大名的却如恒河沙數！」

「閣下若不認識我，又怎會知道唐十一郎是我！」

「你雖不報名，但他們却喚你十一哥，天下排行十一的不少，但使用軟劍的却只有一個！」

唐郎道：「好，我便再領教一下！」他軟劍急刺，姓楊的學了乖，只守不攻。

那百夫長見失了十多二十個手下，心中又驚又怒，又指揮其他手下去圍攻卜十二及陸漫漫！卜十二施放暗器十分準，幾乎例不虛發，不過也有用罄之時。「三十妹，你出去引開他們，愚兄自有辦法應付！」他邊說又邊把長箭拿起來，把箭杆拗斷一截。「這是甩手袖！」

陸漫漫道：「不行，你身子未復原，小妹離開，你便危險了！」

「你不去助十一哥，他如何能抓得了那百夫長！不抓到他，咱們根本沒法脫圍！」

話音剛落，百夫長身旁又閃出一名金兵來，用流俐的漢語道：「你們根本沒有機會突圍，不如趁早投降吧！」

卜十二甩手拋出一枝箭，那人舉刀一格，長箭登時落地。「你們尙有甚麼本領！上！」他率先衝過去，把卜十二的箭格開。卜十二甚爲乖巧，放過了他，改射他旁邊之金兵，雖然讓他射倒一個，但亦讓他們衝了過來，雙方展開短兵相觸。

陸漫漫見那金兵使的是中土之刀法，便上前將他敵住，卜十二一手撐住馬車，一手持刀擋格，他用力稍猛，胸膛便發痛，鬥了一陣，已滿頭大汗。「三十妹，你們逃走吧，不要管我了！」

陸漫漫道：「十二哥，你再堅持一下……咱們生死與共！」

那金兵大笑：「正該生死與共！」

唐郎又取得了上風，但對方又支使金兵上前助戰，他始終沒法迫近百夫長，那百夫長見已方已控制了局勢，又高興地大笑起來。

笑聲未了，猛覺馬腰微微一沉，正不知發生甚麼事，脖子上已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刀，隨即聽到一個漢家女子的聲音：「趕快下令收兵，否則取你狗命！」

百夫長又驚又怒，他當衆受辱，拚命一肱向後一撞，不料手肱尚未撞及對方，猛覺一麻，一條胳臂已經不能動彈：「姑奶奶要取你狗命，當眞易如反掌！你還要不要試試？」

百夫長趁她說話分神，左臂又向後一撞，這次却讓對方的手掌捏住，姆指及食指扣在穴道上，同時右手微微用力，刀鋒已割開脖子上之皮膚，百夫長脫口呼道：「且慢！有話好說……」

背後那女子道：「沒有甚麼好說的，我殺了你，仍可救走他們！我數三聲，你再不下令，便勿怪我無情了！」

百夫長沒奈何，只好下令收兵，那些金兵早已恨不得他下令了，是以迅速退後，只餘姓楊的和另一名金兵仍與陸漫漫及唐郎苦鬥。

那女子冷冷地道：「兩位先把走狗殺了再說！」這句話提醒了那兩名金廷走狗，頓時心生怯意，跟陸漫漫苦鬥的那個終於找到機會退開；但與唐郎搏鬥的那個則難若登天了！

百夫長忙道：「喂，你也得講道義，我已下令不殺他們，他也不能讓他殺了我的人！」話音剛落，唐郎已一劍將那姓楊的左臂削斷，慘叫聲中，唐郎飛身後退。

那女子道：「快走！」

陸漫漫見她臉上戴着一個布袋，只露出一對眼睛，看不到容貌，但聽其話音，估計她的年紀比自己大，是以道：「姐姐也跟咱們一齊走吧！」

那女子低聲對百夫長道：「你送咱們一程！還有，要你送咱們三匹馬！」

百夫長如肉在俎上，只有答應之份兒。那女子雙腿一挾，催馬往北行，唐郎三個騎上馬背，馳在前頭。百夫長越走越擔心，喃喃地道：「如今已走了五六里路，放了我吧！」

「好，下去吧！」那女子一掌將百夫長推下馬背，揚鞭催馬向前，接着撥轉馬首向路旁小路馳去。

唐郎急道：「女俠，你要去何處？」

「往那裡來，便往那裡去！後會有期。」

陸漫漫更急，忙道：「姐姐，你救了咱們一命，請受咱們一拜！」

那女子道：「彼此同門，互相幫助乃應爲之事，何須客套！」

陸漫漫輕啊一聲，「是如來佛着你暗中助咱們的麼？」

那女子不置可否，只道：「快走吧，否則金兵又追上來了，記着，這些馬匹有烙印的，金兵會認得，只能用來逃命！」言畢頭也不回，拍馬馳去！

唐郎呆呆地望着其背影。卜十二道：「十一哥，你又非不知道咱們黃蜂殺手有許多顧忌！她不願意留名和不願意與咱們同路而行，必有原因！」

唐郎喃喃地道：「但愚兄覺得她有點面熟……」

陸漫漫失笑道：「十一哥，你別笑死人，她全身包得緊緊的，只剩一對眼睛，你怎會覺得面熟！」

唐郎一本正經地道：「就是覺得她一對眼睛及背影似曾相識。」

卜十二笑道：「同門兄弟姐妹，以前曾經見過也不奇怪！小弟便無此感覺！十一哥，咱們如今如何？」

唐郎道：「依計劃，仍去金京，殺金希凡！」

* * *

三人馳了二十多里之後，把馬趕往樹林，便徒步而行，這次專擇小徑。陸漫漫見唐郎默不作聲，忍不住問道：「十一哥，你還在想她是誰？」

「不是！你不覺奇怪，那姓楊的爲何能一口叫出我之身份？」

「他不是已經解釋過了麼？」

「你也相信？我只覺得這彪人馬，完全是衝着咱們來的，若非有人搭救，咱們早已死了！」

陸漫漫呆呆地望着唐郎，唐郎吸了一口氣，續道：「愚兄懷疑有人洩漏了咱們之行動！」

陸漫漫吃了一驚：「十一哥，你認爲是誰洩漏了咱們之秘密？」

唐郎微微一笑。「人在江湖，有時候，除了自己之外，甚麼人也不能相信！」

陸漫漫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是的，以前小妹也是不相信任何人，但自從跟十一哥，及十二哥在一起後，

便有了很大之轉變……十一哥說得有理，不過小妹最少還相信十一哥您！」

「多謝，」唐郎道：「晚上睡覺時要格外小心，他們明的不行，也許會來暗的！」

* * *

過了幾天，三人便到了大名府。卜十二之傷勢已大有起色，唐郎道：「咱們分開居住，裝作不認識的，不致於太過引人注目，反正還是到永升客棧投宿，咱們來此，可能要住上幾天，先準備一些應用之物，再北上金京。」

卜十二及陸漫漫均會意，當下分頭住進永升客棧，唐郎則獨自一個到處走了一匝，只覺大名府內之漢人，比他以前來時少了許多，其他的則沒有甚麼變化。

他閃進一條小胡同，走至一扇朱漆木門前，先留意了一下附近之情況，見無人留意自己，便伸手去敲門。他敲得很有技巧，輕重快慢有致。一連敲了好一次，方聞裡面有人問道：「誰啊？」

「我找黃楊木，不知他是否出去了？」

「你是誰？他沒有出去，不過有病在家，不願見客！」

「你告訴他，說他遠房侄子來看他，請他開個門！我叫黃山枕，是屬虎的！」

木門倏地拉開，開門的是位五十多歲的漢子，人倒也不覺難看，只是一副黃澄澄的牙齒惹人討厭。「原來叔叔在家裡！」

敢情開門的就是黃楊木本人，他見到唐郎，不由一怔，唐郎道：「叔叔記不起侄兒來啦？我在家排行十一！」

黃楊木這才「啊」地一聲，側身讓他進內，隨即又把門關上。這宅子雖用朱漆大門，但裡面面積既不大，而且已顯得頗爲破舊。

黃楊木引他至廳上坐下，問道：「十一郎，你已退出江湖，怎地還跑來找我？」原來這黃楊木也是「黃蜂」的成員，不過他不是殺手，而是協助如來佛訓練黃蜂殺手，他教授的是暗器！

黃楊木當然是化名，他眞名無人知道，甚至黃楊木這三個字，也只有黃蜂殺手才知道。他不但擅於發射暗器，而且精於打造和設計。

唐郎在接受訓練時，甚得黃楊木之疼愛，因此當他退出江湖時，特別把家裡之地址告訴他，七年前，唐郎到大名府時，曾經來探望過他，至於如來佛爲何這般相信他，任由他安安樂樂地活着，那就不清楚了。

黃楊木獨身不娶，家裡只有他一個人，但唐郎却發現桌上有兩個杯子，乃問道：「黃大叔，剛才有人來過？」他邊說邊伸手去握杯子，入手微溫，分明那人才離開不久。

黃楊木微微一笑。「適才來了位棋友，剛走後不久，你便來了，十一郎，你素來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上門，必有原因，何不明言？」

唐郎道：「誰不知道大叔之長處，是次侄兒再出江湖，主要是爲了報殺妻之仇，只是此去京師，金廷高手如雲，不能不有所準備！」

「你要老夫之暗器？要多少？甚麼款式的？」

「以精爲主，最好是奇巧一點的！」

黃楊木想了一下，方道：「好吧，老夫便花三天，替你打造幾件精巧的暗器！三天後你再來！」言畢長身而起。

唐郎知他已有送客之意，也忙長身，黃楊木邊走邊道：「你無事不來爲佳，免得連累了老夫！」唐郎連聲應是。黃楊木關好了門，返回廳內，桌前已多了一個蒙面女子，正是在金兵叢中打救唐郎的那位神秘女子！

* * *

卜十二每天均關在房內運功療傷，陸漫漫十分無聊，以前全沒有這種感覺，如今老想跟唐郎在一起，偏偏唐郎有言在先，而且他自己也不跟卜十二及陸漫漫打招呼。這三天之日子十分難受。

三天後之晚上，唐郎才去找黃楊木。黃楊木把油燈剔亮，打開一隻小木箱，道：「你早點來，我還未打造好哩！」他邊說邊掏出一隻「蟬」來。「看清楚，這是老夫今生之傑作！」

唐郎仔細看了一陣，見那蟬鏢，除了一對翼十分薄、邊緣又利之外，看不出有甚麼特點。黃楊木接了過去，脫手將那隻蟬拋出去。

那鏢一到半空便似活的一般，一對薄翼伸長了幾分，在半空中迴旋升降，倏地射在一塊木板上，耳中又聞一陣輕微的「篤篤」聲。唐郎走過去，拔出蟬鏢，只見木板上釘着四根細細的金針！

「如何？」黃楊木洋洋得意地道：「莫小看這四根金針，射中血管，它會隨血液流通，屆時會怎樣，不問而知，不過這種鏢十分難打造，而且要經過一段日子苦練，方能百發百中！過來，咱們再看第二種！」

第二種鏢是蜂鏢，體積比眞正的黃蜂略大，設計基本一樣，但却是由蜂尾處發射金針的，發射之手法便更加複雜了。

黃楊木續道：「後天你來取貨，老夫每款只替你打造三隻，最好在危險之際才使用！」唐郎連忙致謝，並長身告辭。不料黃楊木又道：「老夫爲了替你趕製這兩件暗器，還未吃飯……」

唐郎道：「我請你到酒樓裡吃一頓！」

黃楊木道：「不，老夫已弄好飯菜，你就留下來，陪大叔喝幾杯，吹，你這副裝束，大叔跟你出去吃飯，還不惹人注意！」

唐郎哈哈笑道：「在家裡吃，那就

更好！」黃楊木遂把酒菜搬了出來，居然有四五個菜和一瓶白干。「哈，黃大叔燒菜的手藝還眞不錯！」

「退出江湖之後，無所事事，整天不是下棋、種花，便是鑽研烹調術，別光看表面，你眞正嚐過後，便知大叔所言不虛了。」

唐郎挾了幾箸，果然讚不絕口，黃楊木替他先斟了一杯酒，再為自己斟一杯，兩人你一杯我一杯，覺得十分愜意。「大叔，待我報了殺妻之仇後，來與你一起住，如此大家有個伴兒，日子也較好過，你看如何？」

黃楊木搖搖頭：「大叔喜一個人獨居，不過准你常來串門子。」一頓又問：「你妻子是誰？」

「柳十八及白十七。」

「你眞好福氣，一口氣把如來佛手下最好的兩名女將全娶走了，十八丫頭她也死了麼？」

唐郎仰脖又喝了一口酒。「不但她，連我的兒子也沒有了。」當下乃將當時之情形說了一次。

黃楊木沉吟道：「你未親眼看到她之屍體，也許她還未死，最少還有一線希望。」

「若十八妹尚在人間，為何她不來找我？」

黃楊木失聲道：「你是男人，你自己有去找她否？」唐郎不由默然。

黃楊木又道：「以大叔之見，十八丫頭不是短命之相，也許她尚在人間，你不妨多方打聽打聽，金京去不去倒是其次。」

「侄兒已答應如來佛，便不能反悔，而且殺了金希凡之後，他也要退出江湖，則同門們都可以恢復自由，我不為自己，也得為同門兄弟着想。」

黃楊木想了一下，喟然道：「大叔早看出你是位外冷內熱的人，果然沒有看走眼，大叔也不再相勸，隨你主意。來，咱們再乾一杯！」不久，那瓶白干已喝得朝天，桌上之菜亦已吃得七七八八了。黃楊木道：「大叔要睡了，你回去吧！」

* * *

唐郎離開黃楊木家，他已很久沒喝過這麼多酒了，此時酒氣湧上來，便敞開衣襟，洒開大步回客棧，夜風徐吹，酒意漸消，眨眼即至客棧。

小二帶他到房外，把鎖打開，唐郎一閃進房內，立即覺得房內有異。

門一關上，唐郎立即把燈點燃，只見桌上有張白柬，上面寫了幾個字：老金不在京城，緩緩出發。信未畫了個彌勒佛。

唐郎心頭一跳，把信柬收起，走去敲卜十二之房門，不料房內竟無人應，唐郎吃了一驚，再去敲陸漫漫之房門，同樣無人答應。唐郎這一驚非同小可，遂由走廊跑至過道，再去敲窗子，不料窗子一敲即開，他鼻端立即嗅到一股淡淡之異香，心知有異，連忙閉住呼吸。

唐郎跳進房內，只見床被凌亂，卻不見一人，他旋又躍了出去，一翻身便上了屋頂，放眼望去，遠處屋頂似有人影，乃猛吸一口氣，急馳而去。

到得跟前，只見卜十二和陸漫漫正和幾名蒙面漢苦鬥，那四個蒙面漢的武功不弱，竟可與卜十二及陸漫漫鬥個平手。

唐郎抽出軟劍，向一位攻向卜十二的蒙面漢刺去，不料劍至中途，手腕一抖，卻改刺圍攻陸漫漫的其中一位！這一來，那兩人立即撤掉原來之對手，改攻唐郎。

唐郎正要他們如此，他以一敵二，仍能佔了上風。卜十二傷勢未痊癒，以一敵二，本甚艱辛，此時方能鬆一口氣，反而陸漫漫比他輕鬆得多。

唐郎控制局勢，問道：「你們是甚麼人？」那些蒙面漢一聲不吭，唐郎怒道：「你們不開腔，難道某便束手無策麼？」

他心頭大怒，冒險急攻一劍，一位蒙面漢堪堪避開，卻料不到唐郎使的是軟劍，只見他手腕微微一抖，竟在其後肩拖了一道口子。

另一位見形勢不妙，呼道：「風緊，扯乎！」

唐郎軟劍一圈，將他倆緊緊困住。「要逃跑，可沒那麼容易，除非你們肯跟我們合作。」旁邊傳來一聲悶響，原來陸漫漫也將對手砍傷。

忽然，其中一位蒙面漢呼道：「暫停！」唐郎手上稍慢，但仍不住手，那蒙面人道：「閣下苦苦相逼，未免過份，須知困獸猛鬥，對你也沒好處。」

唐郎收劍道：「好，在下暫且相信你們一次！快說，你們施放迷魂香，目的何在？」

「當然是要擄走你們！」

「廢話，是誰派你們來的？要擄我們去何處？你們又怎樣查出咱們的下落？可知道咱們的身份？」

其中一個蒙面漢哈哈大笑：「若不知道你們是黃蜂殺手，咱們也不會來冒險，以前有人派你們殺人，如今也有人僱咱們殺你們，這叫做天理循環……」他話說至後來，身子不斷晃動，似乎已站立不穩。

唐郎心頭一動，標前一步，左手一翻，已扣住其手腕，右手扯下其蒙面巾，那漢子大概二十七八歲，五官端正，不帶絲毫邪氣，但一張臉已泛上黑氣，忍不住驚問道：「你們服了毒藥？」

「砰」地一聲，那些與陸漫漫苦鬥的蒙面人已摔倒屋瓦，把瓦片都壓碎了好幾塊，這一個嘴角泛着慘笑：「你已慢了一步……可恨！」

「可恨？你們自討苦吃，恨誰？」卜十二恨恨地道：「到底是誰僱請你們的？」

「這是秘密，咱們四兄弟均孑然一身，無所牽掛，死亦無所懼，只恨不

能親手為民除害。」

他話說畢，又有一個毒發身亡，滴溜溜地由屋頂滾落街上。唐郎冷靜地說：「唐某不敢說你們做錯，只怕你們受人利用！咱們黃蜂殺手殺了許多貪官污吏、漢奸走奸，你可曾知道？咱們為河北義軍暗殺了多少金將金官，你又是否知道？眞正出錢派你們殺我們的，很可能就是金延。」

那漢子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錯了，像你們這種人，即使人家不出錢，若有機會，咱們也會動手。不過今次失敗不打緊……天下間想殺你們的人多的是……終有一日，你們也會……得到應得之報應……」他說至最後，喉底發出咯地一聲響，經已斷氣，剩下的那一位，也緊隨他身亡。

「天理循環」這四個字，就像四個焦雷般，在唐郎三人頭頂上炸響，一時之間，腦海裡一片空白。艮久，唐郎方緩緩張開手指，那蒙面人的屍體，自他指間「滑」下，滾落街上去了。

大名府是個大地方，一下子死了四個人，可大可小，是以下面已圍了許多人，一陣夜風吹過，唐郎猛然一醒，急道：「快回客棧再說！」

三人由屋後跳下去，在胡同中穿插，再躍墻進入永升客棧，直抵唐郎房內：「你們發生了甚麼事？」

卜十二首先道：「咱們吃飽飯後，分別回房休息，小弟正在練功，忽聞外面有三十妹的叫聲，連忙推窗躍出去，便見幾個蒙面漢圍攻三十妹，小弟自然拔刀相助，後來咱們怕驚動店內的人，便躍上屋頂去了。他們似乎不想再戰，邊戰邊逃，咱們不甘心，邊戰邊追，後來你便來了……」

唐郎目注陸漫漫，陸漫漫說道：「小妹飯後無聊，點燈看書，因倦便吹燈上床……大概因為剛看了書，睡不着覺，未幾即發現室內有異香，知道被人做了手腳，便抽刀拍開窗子，見到兩個蒙面人倉惶而退，乃喝問他們……後來驚醒了十二哥，他也追出來了。」

唐郎嘆息道：「今後咱們更須小心，咱們要去中都(金廷首都)殺人，人家也要殺我們，前有令旗幫，今又發生這事，說明咱們左右、腹背受敵。」

卜十二亦嘆息道：「不錯，這是出乎咱們意料的。」他苦笑道：「眞是一生打雁，終被雁啄了眼，今日也教咱們嚐嚐被人暗殺的滋味！」

陸漫漫道：「只可惜不知道是誰想殺咱們。」

唐郎道：「這已無甚重要，重要的是咱們以後必須更加小心，時刻提防，方可再活下去！」

陸漫漫又道：「不知如來佛是否知道咱們之處境？」

「這同樣不重要，靠人不如靠自己，今後連飲食也得小心。」

卜十二及陸漫漫聞言，身子均是一震。唐郎取出如來佛之留言，讓他倆看。卜十二道：「既然如此，咱們便毋須去金都冒險了，他為何沒有指示咱們的行動？是否要咱們留在這裡，等候他進一步指示？」

陸漫漫道：「此處還能再住下去麼？那四人是受人指使的，如今雖然死了，但幕後人仍可再僱人來殺我們。」

卜十二反問：「咱們離開此，如來佛又怎樣跟咱們聯系？又有何處可去？是分散還是一道行動？」

唐郎想了一陣，道：「明天便離開這裡，一個月後再在此見面，各自行動，以免暴露。」

卜十二頷首。「離開時，最好先易過容，明天小弟先走。」

唐郎忙道：「不必顧慮，誰要先走遲走，悉隨尊便。好了，早點休息吧！」

* * *

次日一早，卜十二便換了裝束，準備離店，他來至唐郎房門外，貼耳聽了一下，隱約聞到鼻鼾聲，便快步離開。

他前腳離開，唐郎也離開了，不過他是由窗子那方出店的，他料不到的是，陸漫漫亦隨他走了。

卜十二出了客棧，四顧無人，一頭扎進一條小胡同，快步走到一扇木門前，伸手敲門。木門「呀」地一聲拉開，他立即閃了進去。

這一切都逃不出唐郎的雙眼，他站在屋頂上，居高臨下，發覺卜十二進去的那棟宅子頗大，門後還有座庭院，他略一猶疑，便縱身躍過去。

他點塵不驚地躍落地上，抬頭一望，廳裡不見一人，眉頭一皺，走到一扇窗子下面，運功凝神靜聽，裡面果然傳來卜十二的聲音：「這些錢你拿去吧，愚兄也不知道是否有命享用它！」

另一個男子的聲音道：「表哥，你自己留一點吧，路上好用，再說，小弟自小便糞土為金錢，你給我這許多金錢，也不知如何作用途。」

「傻氣，你不用，不會先替我保管麼？我身上還有錢，足夠花用兩三年，萬一我能活下來，再來找你要回來……便當替我保管幾年，但假如愚兄不幸，這筆錢便任你使用。」

「表哥，你還要幹那種營生？」

「不許亂說。」卜十二的聲音突然深沉起來：「有些事，即使你知道，也不能說。我走了，你不必相送。還有，先借我兩套衣服，最重要的一點……」

那男子截口道：「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承認你我之間的關係，甚至不能對人說我認識你。」

卜十二噓了一口氣：「你總算沒有忘記，你姐姐那裡，也不許透露一丁點。」唐郎放下心頭大石，悄悄離開，走到小胡同外面。

「想不到卜十二居然能找到自己之

表弟，換而言之，他必已知道自己之身世，我却一無所知……我見他行動鬼鬼祟祟，尚以為……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唐郎等了好一陣，都不見卜十二出來，信步繞過去，才知小胡同另有出口，料他由另一個出口走了。

「永升客棧已不安全，我去何處？」唐郎心念一轉，決定仍先回永升客棧，最低限度，得先拿了包袱再走。

唐郎進了房，把包袱取了出來，先把外衣脫下，再將包袱打開，取了一件外袍，揚了一揚再穿上身。奇怪，他剛把衣服穿上去，突地打了個噴嚏，猛覺雙臂十分痕癢，心知有異，忙把長袍脫下。

說時遲，那時快，窗戶突然碎裂，自外射進一位抱劍之漢子來。

那漢子身材頗為健碩，動作十分敏捷，人未落，劍尖已指向唐郎，唐郎來不及抽劍，只能後退。

那漢子臉上木無表情，分明戴了人皮面具，他一劍落空，第二劍又至，劍芒一起，罡風油然而生，似波濤般一浪急過一浪，唐郎一直沒法抽劍，一退再退之下，已至門後，他一急，用力向後一撞，連人連門板飛出走廊。

那漢子再一劍刺過去，「刷」地一聲，在唐郎脅下刺了一記，但如此一來，唐郎的軟劍亦拔了出來。

兩人在走廊上翻翻滾滾地鬥了幾招，把客棧內的住客及店小二都引來了。唐郎喝道：「刀劍無眼，快回房去，免生池魚之殃。」

唐郎雙臂痕癢之感越來越强烈，至此，他已深信那長袍必是被人洒了藥粉，而下藥粉之人，必就是眼前此人。那人長劍招式十分剛猛，但剛中有柔，是故攻勢得以連綿不絕，這是他平生罕見的敵手之一，他甚至懷疑，若在五年前，自己早已死在其劍下了。

唐郎的軟劍最講究功力，致命之招式，往往需要以陰柔之力振動，方可發揮得淋漓盡緻，不過他目前雙臂痕癢，却往往使他不由自主的做出自己不想做之動作，高手比武，差之毫里，謬之千里，這是極端危險之事。

唐郎心頭十分焦慮，他邊戰邊退，已退至走廊外，後花園佔地較為寬廣，却更利對方劍法之發揮。

「閣下下藥在先，偷襲在後，算得那門子好漢！」

那人冷笑道：「對付你這種人，尚要講道義，無異與虎謀皮。」

「如此，閣下也請早報上大名，好教唐某死得瞑目。」

「像你這種人，本該千刀剮，為何要讓你死得瞑目！」那漢子說話時，長劍絲毫不慢。

唐郎無計可施，又見他咄咄迫人，心頭不由大怒，說：「唐某若非着了道兒，今日何須吃你熱諷冷嘲。」他想振作一下，奈何雙臂不聽使喚，不由又忖道：「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跟他爭這口閑氣作甚！」

他主意打定，雙脚一頓，躍上小亭頂，再用力一踹，向屋頂飛去。

那漢子反應不慢，標前幾步，也飛上屋頂，但一上屋頂，已失去唐郎之踪影，他不由向另一邊躍下去。

伏在屋脊後面之唐郎暗舒了一口氣，忙躍回後花園，再急竄向過道。忽聞有人呼道：「頭兒，那厮在這裡。」

唐郎吃了一驚，正想躍進房內匿藏，忽然一扇窗子打開，陸漫漫向他打手勢，唐郎毫不猶豫，一躍而入。

這房本不是陸漫漫之客房，此刻唐郎也來不及問，向陸漫漫打了個眼色，雙雙躍上橫樑。這時候，暗廊及過道均有人聲及步履聲。

陸漫漫附耳道：「十一哥，他們來了不少人，咱們上去匿一匿！」她指一指承塵，輕輕推開，首先鑽了上去，唐郎緊接而上。

他一鑽進去，方發覺承塵上店家已放了不少雜物，空間極少，正想下去，下面已聞那個刺客的吆喝聲：「快把所有的門打開，跑了欽犯，唯你們是問！」

唐郎打消原意，與陸漫漫身貼身地躲在薄板上，一動也不敢動，黑暗中，突見一對閃亮的眸子瞪着自己，唐郎對這種目光已十分陌生，此刻乍見，頓覺一股溫馨之感升起胸懷間。

閃亮的眸子倏地隱去，陸漫漫似乎含羞地閉起雙眼。由於側身而卧，面對着面，彼此呼吸可聞，一股淡淡之幽香，直往唐郎的鼻孔鑽進去，頓覺雙臂更是痕癢，他忍不住輕輕移動雙臂，在陸漫漫之身上磨擦。

猛見那對閃亮之眸子又呈現，她噴出來之氣熱得炙人，呼吸也轉急了。唐郎附耳在她耳邊道：「輕……他已在下面。」

陸漫漫「嚶哼」一聲，雙眼又閉上，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唐郎心無別念，把耳朵貼在木板上靜聽，如此一來，口鼻都幾乎觸及陸漫漫了。

陸漫漫只覺一張臉燒得快焦了，心頭癢得十分難受，眞恨不得唐郎那强壯有力的雙臂，緊緊地擁住自己。

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聞唐郎長噓了一口氣，接着微微轉動身子，伸手用力抓臂，陸漫漫輕聲問：「十一哥，你……」

「愚兄着了道兒……啊，癢死我了，你剛才去了何處？」

「小妹出去……吃早點，回來時，見多了許多練家子散佈在客棧內外，知道不妙，等了很久，才找到機會進來客棧，誰知房內已有人，是以只好到此躲避，却料不到十一哥先找回來。」陸漫漫一頓，又問：「十一哥，跟你鬥劍的人是誰？」

「一位可怕之對手。」唐郎雙臂痕癢不止，又怒又驚：「他們還不走。」

「十一哥，你忍一忍，別把皮也抓破了，萬一藥粉有毒，那可就糟了。」

唐郎吃了一驚，猛覺一對又香又暖又軟的玉手握在自己之手臂，輕輕地揉着，他有點受寵若驚，要掙脫，陸漫漫却溫聲道：「別動，下面還有人。」

唐郎一時覺得痕癢全消，一時又發覺比適才更癢，但心頭却十分好受。

過了好一陣，他才輕輕地道：「他們已走了。」他想起身，又被陸漫漫拉住：「還未走遠。」

唐郎心頭泛起一陣異樣之感，這種感覺，他已多年未有過，今日又逢之，但覺心頭亂糟糟的。忽然一個念頭升上來：「我害死了兩個妻子，至今妻仇未報，怎地又胡思亂想起來？怎對得起十七妹及十八妹？」

他强行站起來，慢慢移動身子，空出一個位置來，如此一來，兩人之身體貼得間不容髮，好不容易才推開木板，唐郎首先鑽了下去，一眼見到架上有盆洗臉水，不管三七二十一，躍了下去，把雙臂浸在盆內。

他仔細洗了雙臂，那痕癢之感覺才逐漸消失，揩乾了雙手，扣好軟劍，輕輕拉開窗子，探頭到過道望了幾眼，不見人影，便「颼」地一聲躍出去，再振衣跳上牆頭。

舉目望去，不見那個刺客，他緩緩跳到街上，跑到成衣店，買了兩套衣服，然後再回客棧，待到適才那間客棧，已不見了陸漫漫，却料不到她坐在他的房內等他。

她轉着尚未完全褪色之粉臉迎着他：「十一哥，你準備去那裡？」

唐郎道：「沒有定處，到附近跑跑吧。」

「小妹跟着你。」

「不好，這會連累你的。」唐郎怕傷害她的心，忙加上一句：「我是個不祥的人。」

「誰說的？十一哥，你怎會相信這種無稽的說法？」

「這不是無稽，我深深相信！你也趕快走吧，我可要離開了。」他邊說邊易起容來，俄頃，已換了一副面貌，道了聲後會有期，躍窗而走。

陸漫漫痴痴地望着窗子，最後才換了套衣服，也離開了永升客棧。她深信唐郎不會走遠，是以她僱了一匹馬，放馬馳出郊外，却到處閒逛，到日落時，遂進林又換了一套衣服，然後棄騎進城。

她先到小飯館內飽餐一番，再到街上閑逛，沿途仔細觀察，知道無人跟踪自己，再在華燈初上時，住進永升客棧附近的好景客棧。

* * *

唐郎與她一樣，邁步出城，找了座樹林，好好地睡了一覺，待他想離開時，却無意中見到陸漫漫進林換衣服，他是君子，連忙將頭別開，待他再轉頭過去時，已不見了陸漫漫。

唐郎直等至天色已黑，才在城門臨關時進城，他不投店，直奔華陀廟，在那裡借宿，他是頭陀，住在廟內乃天經地道之事，而且十分安全，因此也不搬走，因為他還得去黃楊木家。

他在華陀廟內住了兩天，整天關在房內練武，暫時拋却了煩惱和思緒，至晚上，他才悄悄地離開小廟，去黃楊木家。

黃楊木還未睡，坐在廳內等他。

「老夫就知道你不會失約，除非你在這三天內被人殺死！」

唐郎苦笑道：「差一點便見不到你！目前脅下之劍傷剛合縫！大叔，我問你一個人，近來江湖上有……」

黃楊木截口道：「且慢！你別跟我談江湖上的人和事，否則如今便請吧！」他自盒子裡拿出三隻蟬鏢、三隻蜂鏢來。「幸不辱命。」

「尚請大叔指教發射手法。」

提到暗器，黃楊木精神便來了：「這個老夫當然要教，你先看老夫發幾次再說。」

這兩種鏢果然不容易發射，技巧亦極難掌握，唐郎跟他練了一個多時辰，方僅僅可以掌握。黃楊木又給他一盒金針。「回去還得經常練習，否則枉費老夫一番心血，嗯，你如今住在何處？」

「住在華陀廟內。」

「哦，那明天才回去吧，今夜咱們叔侄好好聊一聊！」黃楊木到灶房泡了一壺熱茶。「來，先喝杯茶，十一侄啊！你春秋正盛，孑然一身，何不再找個陪兒？」

唐郎道：「曾經滄海難為水，侄兒早已心如止水了！何況，我已得到過兩位最好的妻子，雖然時日不長，但已比很多人好多了。」

黃楊木哈哈笑道：「人家白首到老，你還比人好？」

「白首到老又如何？很多夫婦都是湊合過日子，這種夫妻，即使共同生活五十年，也不如咱們五個月！咳，你未成過親，男女私情你是很難了解的。」

黃楊木冷笑道：「誰說老夫不了解？我雖未成過親，但我有過一位心愛的女人，但……為了去調教你們，白白丢失了，老夫與你一樣，認為再也找不到可以跟她比美的，是以寧願孑然一身。」

唐郎喜道：「原來咱們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來，以茶代酒乾一杯。」

黃楊木喝了口茶，問道：「假如你找到十八丫頭……我是說找到像十八丫頭那樣的好女子，你還會……」

唐郎截口道：「除了她之外，誰都不娶，不過，這有可能麼？大叔，我走了！」放下茶杯便走。（未完・六）

上文提要： 王桂武聽從王俊之計假死，引得兩名青衣人前來試探，兩人假裝拜祭，以掌力傳入棺內，務使棺中人必死，王俊等人看在眼內，派出蕭飛燕跟踪兩人來至一座宅院外才折回；經過王桂武解說，金燈門雖知道欲逼死王桂武的敵勢非常龐大，但對他們的動機却不解，只好喬裝僕役，留在王府繼續監視，第二天，顏如風及趙志英前來憑弔，要求瞻仰遺容……



四君子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卧龍生·文
可飛·圖

為替故友報仇　日以繼夜奔波

王貴道：「我知道趙爺、顏爺和敝東主的交情，不過，趙爺您看棺上指痕……」

趙志英、顏如風同時把目光轉注到棺木前面那兩個清楚可見的指痕之上，臉色瞬時大變，道：「這是……」

王貴黯然接道：「昨天有一位來歷不明之人，祭過靈堂之後，就在這裏拍了一掌，當時咱們也未留心，昨夜老夫人要看小東主，啓棺之後，才發覺面目有傷，老夫人悲痛之下，傳諭釘棺，不許任何人再見遺容。」

顏如風咬牙出聲，道：「好惡毒的手段，連屍體也不放過。」

趙志英道：「顏兄，咱們走吧。」

顏如風怔了一怔，接道：「到那裏去？」

趙志英道：「盡出咱們兩家鏢局中的人，調查他們的來處，找上門去和他們拚了。」

顏如風道：「對！咱們如不能出這口怨恨之氣，如何能對得起死去的王兄弟。」

王貴低聲說道：「趙爺，敝東主臨去之前，交代過在下一番話，要小的等顏爺和趙爺來時告訴兩位。」

趙志英道：「甚麼事？快些說。」

王貴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兩位請隨我來。」

這是廂房中一間雅室，小童獻上香茗後，悄然退去。

王貴早得王俊指示了一番說詞，又起身抱拳一禮，道：「敝東主臨去之前，告訴小人，說兩位義薄雲天，決意助戰，連累兩位身受暗算，他心中極為不安……」

顏如風接道：「不怪貴東主，只怪咱們太大意，這就是終日打雁，竟被雁啄了眼睛。」

王貴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敝東主告誡小人，如是兩位不能夠來此奠祭，不許我去找兩位。」

趙志英接道：「為甚麼？桂武兄這做法，豈不是瞧不起我們了？」

王貴道：「敝東主知兩位情意深重，兩位只要傷勢好轉，定會前來，如是不來，那就證明兩位傷勢未癒，就算告訴兩位，也是……」

顏如風接道：「王總管，我們和貴東主道義論交，老實說，他自絕而死，也是為了我們的性命，死者已死，我們活着的人，不能不替他報仇。」

王貴道：「敵勢強大，兩位又是吃鏢局的飯，不宜和他們結怨。」

趙志英說道：「顏兄和我都已決定辭去了總鏢頭的職位，決心替王兄弟討還血債，也算替自己報仇，我們心意已決，你不用再勸阻了。」

王貴沉吟了一陣，道：「顏爺、趙爺兩位如此豪情，小人也不敢勸了，但敝東主臨去之前，也有了一些安排。」

顏如風道：「甚麼安排？」

王貴道：「聽說是重金禮聘了一些高手來此。」

趙志英道：「來了沒有？」

王貴道：「很快就會趕來，不過，他們可能只暫時在暗中助拳。」

顏如風道：「重金禮聘而來，只在暗中助拳，此事不可靠，不用指望他們了。」

趙志英道：「不來也就算了，來了更好，但我和顏兄已決心留此，先辦完王兄弟的喪事，再設法找那人算賬。」

王貴道：「唉！敝東主遺命在下，兩位如是堅持留於此地，要小的聽命兩位吩咐，再說，對江湖中事，小人也知曉不多，還請兩位主持其事。」

顏如風道：「王兄既有遺命，咱們也不推辭了。」

趙志英道：「目下府中的情形如何？老夫人現在何處？」

王貴道：「老夫人觸景傷情，太過悲痛，小人已把她送往一位親戚處暫住幾日。」

趙志英道：「那地方是否安全？」

王貴道：「是的，敝東主臨去之際，也交代過了這件事情，妥為安排老夫人，所以，小人把她送到了一個很隱密的親戚家中去。」

趙志英道：「送老夫人的車夫呢？」

王貴道：「也隨同老夫人留在那裏！」

趙志英笑一笑，道：「王總管，看來你是一個很會辦事的人。」回顧了顏如風一眼，道：「顏兄，王總管，蛇無頭不行，鳥無翼不飛，咱們之間為了統一號令，也必須推舉一個人出來，作為首腦，以便於行事。」

王貴道：「顏爺、趙爺，小的不堪擔當重任，這首腦人物，也就在兩位之間，推舉出一個來就行了。」

趙志英道：「顏兄深謀遠慮，比兄弟穩健多了，這件事，就由顏兄出面主持大局了。」

顏如風道：「不，還是趙兄主持的好。」

趙志英說道：「顏兄不用推辭了，不論甚麼人主持其事，都是一樣，咱們都會全力以赴。」

顏如風道：「趙兄如此說，愚兄也只好承擔起來了。」目光一顧王貴，接道：「王總管，府中有多少人？有幾個年富力壯的可以派上用場，用來對敵的？」

王貴道：「上下僕從、丫頭廚師，一起算上，大約有三十多個人，但年輕的男子、長工，年富力强可以和敵人動手的，有十八人。」

趙志英道：「這些人現在何處？」

王貴道：「分守在前後院和大門處，四個武功較好的待命西廂，準備隨時接應各方。」

顏如風道：「安排得很好。」

王貴道：「可要小的去召集他們來此，引見一下顏爺，要他們以後聽從顏爺之命？」

顏如風道：「不用了，王總管下令給他們，也是一樣。」

王貴正想接口，突然見一個中年男子快步走了過來，一躬身，急急說道：「啓稟總管，有一位姑娘，青衣勁服、手捧鮮花，說要祭奠東主，小的因見她來路不明，攔阻她不准入靈堂，却不料那位青衣姑娘就在靈堂外面鬧了起來。」

王貴一皺眉頭，道：「有這等事？你問她姓名沒有？」

那中年男子皺起眉頭，道：「問過了，但是她不肯說。」

王貴目光轉注到顏如風的臉上，接道：「顏爺，你看應該如何？」

顏如風道：「咱們去瞧瞧。」

靈堂門前，一排橫立着三個王府的長工，攔住了一個青衫、青裙，手捧鮮花的少女。

那少女長得很美，粉臉上，却滿佈着淚痕愁容。

顏如風冷笑一聲，道：「姑娘，在下顏如風。」

青衣少女霍然回頭，望了顏如風一眼，道：「顏總鏢頭……」

顏如風怔了一怔，道：「妳認識我？」

青衣少女道：「鼎鼎大名的顏總鏢頭，濟南府中，有幾個人不認識你？」

顏如風說道：「恕我顏某人眼拙，不識姑娘。」

青衣少女道：「因為，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顏如風道：「姑娘，咱們在那裏見過？」

青衣少女道：「濟南府一品樓，王大爺、趙大爺，還有你這位顏大爺都在場。」

趙志英哦了一聲，道：「姑娘就是那位賣唱的？」

青衣少女一躬身，道：「風塵淪落薄命花，趙爺、顏爺見笑了。」

趙志英道：「姑娘還在濟南府？」

青衣少女黯然說道：「是。」

趙志英道：「姑娘還在賣唱麼？」

青衣少女道：「自從那次得三位相助脫險之後，賤妾才知風塵遊行，終非善策，因此洗盡鉛華，托身豪門，作一婢女，也强過弦音清歌，賣唱江湖了。」

趙志英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在下也許問得多了一些，如是姑娘有不便於回答之處，盡可不答。」

青衣少女黯然說道：「趙爺請問，只要小女子可以奉告，必將據實而言。」

趙志英道：「姑娘托護於那一家府第？」

青衣少女沉吟了一陣，低聲道：「趙爺有問，賤妾不敢不答，賤妾由一位花婆引薦，托身於吳府之中。」

趙志英哦了一聲，道：「現在濟南知府的吳大人公館？」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賤妾得知昔年恩公王學人突然棄世，設法偷得半日假期，趕來憑弔一番，稍盡一番心意。」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賤妾托身吳府，易名春蘭。」

聽說是來自吳府中的丫頭，趙志英等人也不敢心存輕視，有道是宰相的門房七品官，別瞧她身份卑下，但一兩句讒言加害，就可能使人吃不了兜着走。

點點頭，顏如風緩緩接道：「姑娘，府台大人也知道了這件事麼？」

春蘭道：「知道了，聽說大人也要親來致奠。」

顏如風道：「甚麼時間？」

春蘭道：「這就不知道了，今天不來，明天一定會來的。」

顏如風本想告訴春蘭，這王學人就是爲了當年救了她之事，結下了仇恨，鬧成今日的結局，但語到口邊又嚥了下去。

想她一個柔弱女子，縱然知曉了這件事情，又能如何？

當下吁一口氣，改口說道：「難得姑娘有這番懷念故人之心。」回顧了王總管一眼，低聲道：「要他們讓開去路。」

王貴一揮手，擋在廳門口的三個大漢閃到一側。

春蘭款步入廳，獻上鮮花，在靈前大拜三拜，才站起身子。

顏如風、趙志英一直站在旁側，冷眼觀看，並未勸阻，也未多言。

春蘭以汗巾拭去了臉上的淚痕，想了一想，道：「顏爺、趙爺，賤妾不能久停，我要先走一步了。」

顏如風道：「有勞芳駕，顏某不送了。」

春蘭道：「不敢有勞。」

目睹春蘭背影離去，趙志英低聲對顏如風說道：「顏兄，你看這位春蘭姑娘，可有甚麼可疑之處？」

顏如風道：「她步履穩健，似乎是練過武功的人。」

趙志英道：「當年她賣唱江湖，學一點拳脚用來防身，倒也沒有甚麼，兄弟懷疑的是她托身吳府之中，用心何在？」

顏如風道：「她流落風塵，賣唱酒樓，受盡了別人欺凌，托身豪門，也可免去再受人欺侮之苦。」

趙志英沉吟了一陣道：「顏兄，我總覺得她有些不對，但卻無法說出她那裏不對。」

顏如風接道：「當年王兄弟救助過她，總是不錯，無論如何，她總不會恩將仇報，幫助敵人。」

趙志英道：「但願兄弟沒有看錯，她是眞眞正正的賣唱女子。」

王貴雖然沒有正式面召僕從，替他們引見顏如風和趙志英，但卻已暗中吩咐了下去。

王府中人都知道濟南府兩家大鏢局的總鏢頭，主持了這場喪事，壯了不少膽，同時，也覺着事態嚴重，自然對兩人也生出了敬重。

有了顏、趙兩人主持，金燈門中人不用再分人防護靈堂，也有了更多的人手和行動上的方便。

表面上，風平浪靜，內在則波濤洶湧。

金燈門中人的行動雖然匆忙、緊張，但卻隱藏得十分深沉。

再加上王貴的口風奇緊，這就使得兩個老江湖也被蒙在鼓裏，未瞧出一點破綻。

事實上，兩人也把大部份的精神，貫注在外來憑弔的客人身上。

午時不久。

濟南知府吳大人親來致祭，八抬大轎，數十從人，浩浩蕩蕩而來。

靈前獻花之外，居然還倒身一拜。

這就叫死後哀榮。

一身重孝、面垂白紗的王夫人，親自向吳知府施禮道謝。

吳知府點點頭，說幾句安慰之言後，就打道回府。

王夫人沒提告訴，民不舉，官不究，吳知府也沒有細問王武學的死因。

王夫人不是不想替夫報仇，說出王學人是被人逼死的事，但王總管一再稟告，說老夫人交代下來，這件事，不能舉官，一則是找不出被人逼死的證據，不能舉官；二則，一舉告官，難免有一番開棺驗屍的手續，使死者不安。

事實上，開不得棺，一開棺驗屍，造成的風波，比起王學人突然而死，還要哄動百倍。

但街坊間仍然有很多的流言，說是王學人撞了煞神，也有說王學人是被仇家派人暗殺死亡。

不同的流言，在坊間流傳，但每一個流言，都有很多人相信，最妙的是有些人居然會同時相信了兩種不同的流言。

不論流言如何傳播，但王學人的死，總是一件震動濟南府的大事。

開弔之日，祭奠者摩肩接踵，王家有錢又有勢，自然就有遠親、近鄰、好街坊。

顏如風、趙志英一直留心着憑弔的客人，未見到一個可疑人，更未見到那日動手的人。

一連三天的大祭，王府中就未斷過人，車如流水馬如龍。

趙志英、顏如風仍然很留心地觀察每一個來人，但他們一直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第六天是出殯的日子，長長的行列，一直擺了二里多。

殯葬在濟南郊外大明湖畔。

這是極盡豪華的一場葬禮，紙人、紙馬、錫箔金紙，足足燒了兩三個時辰之久。

入土爲安，埋葬了王學人，王府

的囂鬧突然平靜下來。

顏如風、趙志英仍未離去，兩位是血性朋友，決心要守在王家，準備替故友復仇。

但他們的舉止很小心，每次外出都是結伴同行。

顯然，他們怕碰上暗算。

金燈門中人一直沒有現身，王貴也未洩露出去。

又過了三天時間。

這三日之中，忙得趙志英和顏如風團團轉。

蕭飛燕冷眼旁觀，看得有些不忍，低聲對王俊道：「王兄，這兩個人好像很夠義氣，咱們要不要和他們聯絡一下？」

王俊道：「我也看得有些不忍，但不能告訴他們，更不能暴露咱們的身份。」

蕭飛燕道：「他們這樣匆忙、熱誠，難道還會有詐不成？」

王俊道：「他們不會，但他們對咱們有着掩護作用，我相信，他們的活動，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下。」

蕭飛燕歎息一聲，接道：「大哥，你對江湖上的事似乎是知道得愈來愈多了，不過，對顏如風和趙志英的處境，你想過了沒有？」

王俊道：「哦，五妹有甚麼高見呢？」

蕭飛燕道：「他們人單力薄，既在强敵監視下，只怕隨時會遭到殺身之禍。」

王俊道：「這樣嚴重麼？」

蕭飛燕道：「不錯，我們如不援手，他們很快就會出事的。」

王俊道：「這個我倒沒有想到。」

蕭飛燕道：「事實上，咱們暗中幫助他們，也就是幫助咱們自己。」

王俊道：「怎麼說？」

蕭飛燕道：「咱們利用他們作餌，引誘對方現身，咱們也可以找出他們存身之地了。」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吧！我會吩咐四弟，要他暗中保護他們兩位。」

蕭飛燕點點頭，狡黠一笑道：「我早和四哥談好了，但大哥不下令，我們不敢行動。」

王俊笑一笑，道：「好啊！五妹，你對大哥也用起心機了。」

蕭飛燕道：「情非得已，還望大哥多多原諒。」

王俊笑一笑，道：「這幾天，對方一直按兵不動，大概也在觀察甚麼了。」

蕭飛燕沒有答話，低聲道：「大哥，我和四哥一道去，好吧？」

王俊點點頭，蕭飛燕轉身而去。

蕭飛燕離去不久，黃媚低聲說道：「大哥，你想通了沒有？」

王俊道：「想是想通了一些，只是還談不上甚麼通達。」

黃媚說道：「哦，大哥可不可以說給我聽聽？」

王俊道：「正要向六妹領教了。」

黃媚道：「大哥，別這樣說嘛！我是聽大哥的高見。」

王俊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他們殺死王武學，似乎並不完全是個人的恩怨了。」

黃媚點點頭，笑道：「大哥對江湖事務的觀察，似乎越來越深刻了。」

王俊笑一笑，接道：「所以，我覺得咱們應該繼續的觀察下去，能瞭解他們眞正的用心之後，才能防患於未然。」

黃媚道：「嗯！小妹也是這樣的想法。」

王俊道：「好！我們還繼續忍耐下去。」

黃媚道：「大哥，四哥和五姐可能會忍耐不住出手，我去招呼他們一聲。」

王俊點點頭，道：「六妹，小心一些，無論如何也不能暴露了行踪。」

兩人在室中談話，大廳中也同時有變化。

原來，兩個身着黑衣的中年大漢聯袂進入王府。

兩個身穿黑衣的中年大漢，聯袂進入王府時，守門的仍是齊子川。

這位老江湖打眼一瞄，已瞧出了情形不對，立刻傳出了暗號。

王貴匆匆迎了出來，一抱拳，道：「兩位找甚麼人？」

兩個黑衣大漢相視一笑，道：「找王學人王桂武。」

王貴呆了一呆，道：「兩位眞的不知道麼？」

左首大漢應聲道：「甚麼事？」

王貴道：「敝東主已經死去，而且出了殯，埋在大明湖畔，這件事，濟南府無人不知，兩位竟未聞得？」

左首黑衣人道：「咱們是外地來的人，不知道王學人這麼短命。」

右首大漢接道：「死了算啦，王家的人沒有死絕，總該有個管事的吧？」

王貴說道：「王老夫人心懷喪子之痛，身體不適，目下在這王府之中，就由在下管事。」

左首黑衣人打量了王貴一眼，道：「就是你麼？」

王貴道：「正是區區。」

右首黑衣大漢道：「就憑你這一副德性，承繼了王家大業？」

王貴臉色一變，道：「朋友，你不能這樣出口傷人哪。」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出口傷人又如何？弄不好，咱們還要出手打人呢！」

王貴怔了一怔，說道：「你們難道不講理麼？」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王學人都死了，你還是這麼一副奴才相。」

王貴的臉色鐵青，冷冷說道：「反了，反了，這是王學人的家，你們當是酒館飯廳麼？隨便可以呼喝的麼？」

右首黑衣人道：「王舉人的家？王舉人呢？他到那裏去了？」

王貴接道：「敝主人死了。」

右首黑衣人道：「怎麼死的？」

王貴皺皺眉頭，道：「你們是幹甚麼？再要糾纏下去，當心我要把你們送到衙門去。」

右首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就憑你小子這點份量麼？王武舉活的時候，我們尚且不怕，何況他已經死了。」

王貴冷冷一哼，說道：「你是誠心來找麻煩的了？」

右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不錯，咱們正是找麻煩而來。」

王貴忿然怒聲道：「好啊！你們欺人欺上門來了！」

右首大漢突然一伸手，抓住了王貴的右腕，道：「你這死心奴才，在王府中是個甚麼的身份？」

王貴道：「總管身份。」

右首大漢冷笑一聲，道：「咱們連王舉人都不放在心上，還在乎你這個奴才總管？先教訓你一頓再說。」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放開手，武舉府豈是任人撒野的地方？」

右首大漢抬頭看去，只見一人滿臉怒容，冷冷說道：「顏如風。」

兩個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仍由右首黑衣人冷冷接道：「四海鏢局的顏總鏢頭。」

顏如風嗯了聲道：「朋友認識在下？」

黑衣人道：「不過聞名罷了。」隨手放開了王貴。

顏如風出了面，王貴就未再多言，向後退了五尺。

兩個黑衣人却緊隨着進了大門。

顏如風一揮手，防守門房的齊子川突然掩上大門。

兩個黑衣人相視一笑，道：「顏總鏢頭，準備好了。」

顏如風冷冷說道：「兩位假若沒有一個明確的交代，今日就別想離開此地。」

右邊的那個黑衣人似是這兩人中的老大，笑一笑，道：「顏總鏢頭，如若兄弟沒猜錯，羣英鏢局的鐵臂神猿趙志英似乎也在這裏。」

顏如風道：「嗯！」

黑衣人道：「王武舉府中，有十幾二十個長工，也都會幾招莊稼把式。」

顏如風道：「兩位打聽得很清楚。」

黑衣人道：「咱們兄弟如若沒有幾下子，也不敢輕易來此。」

顏如風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事情既然挑明了，兩位似乎也不用裝作了。」

黑衣人道：「顏兄的意思是……」

顏如風道：「兄弟走了幾十年的江湖，總不能被兩位蒙住，所以，兩位也不用再演戲了，取下人皮面具，報上眞實姓名，咱們好好的談談。」

黑衣人笑笑道：「就在這裡麼？」

顏如風一拱手，道：「請！」把兩人請入了大廳之中。

黑衣人一伸手，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眞正的面目。

兩張淡黃色的臉，黃得像是生了黃膽病，不見一點血色。

但顏如風却似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動，臉色一變，道：「酆都二鬼！」

右首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不錯，兄弟焦老大焦通。」

左首黑衣人道：「焦老二焦鵬。」

顏如風已經鎮靜下來，淡淡一笑，道：「兩位一向在川東道上，想不到竟然跑到山東濟南府來。」

焦通伸手摸摸顎下短鬚，道：「顏兄想不到的事情很多。」

顏如風道：「兩位到此，可是專程爲了找我顏某人麼？」

焦通道：「顏兄很高明，兄弟看在江湖同道的份上，特來拜會，順便想和顏兄談談。」

顏如風道：「四年前，兩位在川東道上放了兄弟的一次交情，顏某人至今還一直存於心中……」

焦通打了個哈哈，接口道：「小事情，何足掛齒，但顏兄還記着這檔子事，咱們就好談了。」

顏如風聽出了口氣不對，未敢接言。

焦通笑一笑，接道：「咱們當家的知道兄弟和顏兄有過香火交情，特地派兄弟來，和顏兄叙叙舊誼，談幾句肺腑之言。」

顏和風道：「兄弟洗耳恭聽。」

焦通道：「王舉人已經死了，人死情絕，顏兄既非是王家請的護院，也沒有收過王家的求保銀子，似乎用不着再替王家賣命了。」

顏如風皺皺眉頭，仍未答話。

焦通道：「咱們當家的很歡迎顏兄合作，但如顏兄不願意，咱們也不勉强。」

顏如風心中一動，道：「合作甚麼？」

焦通道：「這個，兄弟也不太清楚，顏兄如是答應合作，咱們當家的自當面告。」

顏如風道：「顏某如是不願意呢？」

焦通道：「我說過，決不勉强，不過，要顏兄賞給我一個薄面。」

顏如風道：「請說。」

焦通道：「請顏兄離開濟南三個月，三個月之後，顏兄再回來，仍然作你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兄弟可以擔保貴鏢局生意興隆，綠林道上的朋友決不會動你們四海鏢局的鏢。」

顏如風淡淡一笑，道：「焦兄，可惜的是兄弟已經辭去了總鏢頭之職。」

焦通道：「千里去做官，只爲吃、喝、穿，顏兄當四海鏢局的總鏢頭，也不過是爲了賺點銀子，顏兄只要肯避開三個月，不妨開個價出來。」

顏如風道：「好叫你焦兄失望了，

兄弟已經受僱於王府。」

焦通臉色一變，冷冷說道：「顏兄不賞臉？」

顏如風道：「焦兄來得晚了一步。」

讓二鬼進入大廳時，王貴並未隨入，大廳中只有二鬼和顏如風等三人。

焦通回顧了焦鵬一眼，道：「老二，你看，這檔事該怎麼辦？」

焦鵬道：「格老子顏兄不賞臉，咱們如何向當家的交代？」

顏如風道：「虧欠兩位之情，兄弟日後會想法子補報，咱們橋歸橋，路歸路，不能混爲一談。」

焦鵬道：「顏如風，吃酒有兩種，一種是敬酒，一種是罰酒，顏兄不吃敬酒，就叫咱們兄弟爲難了。」

顏如風道：「賓不奪主，兩位不覺得這話有些過份麼？」

焦通道：「王武舉已經死了，你顏兄也算是死裏重生，人貴自知……」

顏如風冷冷接道：「這麼說來，兩位也和王舉人之死有關了？」

焦鵬道：「姓顏的，就算是有關吧，你能怎樣？」

顏如風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濟南府是有王法的地方！」

焦鵬接道：「龜兒子！王法，王法多少錢一斤？王武舉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就算咱們兄弟想試試王法，也是沒有罪證入罪。」

顏如風略一沉吟，一抱拳，道：「兩位，話不投機半句多，看在昔年兩次放鏢的份上，兄弟也回報一次，我斗膽作主，放兩位離開王府，但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兩位可以走了。」

焦鵬冷笑一聲，道：「顏兄說得太輕鬆了。」

顏如風道：「閣下準備……」

焦通道：「顏兄，咱們來此之時，當家的曾經吩咐過咱們兄弟，如是能勸說你顏兄和趙總鏢頭和咱們携手合作，那是上上之策，如若是無法勸服兩位，那就請兩位暫時離開濟南府。」

顏如風道：「咱們不允加盟，也不離開濟南府呢？」

焦通道：「上、中兩策如若都不能實現，咱們只有採取下策了。」

顏如風道：「下策又如何？」

焦通道：「下策是除掉兩位！」

顏如風道：「殺我之外，還要殺那一位？」

焦通道：「趙志英。」

顏如風笑笑道：「就憑你們兩兄弟麼？」

焦通道：「看來顏兄還未把咱們兄弟放在眼中了？」

顏如風道：「貴兄弟在川東道上的名氣很大，霸主一方，何等威風，爲甚麼要到濟南府來，參與逼死王武舉這檔事情？」

焦通冷笑一聲，道：「顏如風，本來你也要死的，焦某人念在咱們過去一段交往之情，一力擔保，咱們兄弟已經打聽得很清楚了，閣下和王舉人並無深厚交情，只要姓王的一死，顏兄至少也該賣咱們兄弟一個面子，暫時離開濟南一段日子，想不到你竟然是這樣不夠交情！」

顏如風心中一動，忽然放下臉，微微一笑，回顧了兩人一眼，低聲道：「焦兄，如是兄弟放手此事……」

焦通接道：「自然有你顏兄的好處了。」

顏如風道：「兩位肯離開川東，趕到濟南府來，事情似是不太尋常啊！」

焦通道：「看來，顏兄是想開了。」

顏如風道：「事實如此，兄弟想不開也不行了。」

焦通點點頭道：「顏兄，你應該明白，能使咱們兄弟離開川東，趕到濟南府來，事情自然不簡單了。」

顏如風道：「所以，兄弟想了一想，覺得事情很嚴重，焦兄，我可以退出濟南一段時間，不過，兄弟想瞭解事實眞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王舉人是一個正正當當的人，就在下所知，他沒有可能捲入江湖恩怨之中，爲甚麼會和江湖上結下怨仇？」

焦通道：「顏兄，我只能說一個大約的情形，這一次，我們來了很多的人，老實說，顏兄就算召集了濟南府中所有的武林高手，也難以和我們抗拒。」

顏如風道：「哦？」

焦通道：「逼死王舉人，只是我們計劃中的一部份。」

顏如風道：「焦兄，兄弟就是想不通這一點，你們大批人馬，趕來濟南府幹甚麼？爲甚麼要先逼死王舉人？」

焦通道：「顏兄，這和你沒有關係，最好不要多問。」

顏如風道：「焦兄，當年你們對我的那份交情很深厚，兄弟不得不奉勸你一句話。」

焦通道：「請說。」

顏如風道：「濟南府是有王法的地方，而且駐有重兵，諸位來了大批人手，只怕瞞不過他們的耳目，一旦被他們發覺了，豈不是挑起一場紛爭？」

焦通道：「這個顏兄可以放心，就憑六扇門那些鷹爪子，能夠找出咱們的底細，那豈不是大笑話麼？」

顏如風忖道：「焦老大也是老江湖了，想從他口中探出一些甚麼，只怕不是容易的事。」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焦兄，我如暫時離開濟南府，不知道對兄弟個人有甚麼好處？」

焦通哈哈一笑道：「對！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有顏兄這麼一句話，咱們就好談了。」

顏如風道：「焦兄請指教一下，兄弟應該如何？」

焦通道：「這樣辦吧！兄弟可以致贈一份厚禮。」

顏如風道：「甚麼禮？」（未完・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山神廟埋伏强手　金令主暗裏助拳

上文提要：谷飛雲替金母用驪龍珠消解體內劇毒，請她仍扮作昏迷，以便查出主使陸碧梧的幕後人，繼而將母親和她的師妹一一救起，來到精舍先將平半山救起，繼而齊漱雲。聽平道長說暫不給華山尹長生解毒，忽然莊主傳話召見，懷疑是通天教教主四弟子孟時賢，他約谷飛雲去山神廟有事。谷飛雲和金母先將陸碧梧捉住，將母親扮成她的模樣，然後詐說與師聲討華山派……

陳康和笑道：「沒關係，令妹巾幗英雄，年輕人咯，逞强好勝，就是英雄本色。」

祝秀珊道：「誰逞强了？」

陳康和道：「好，好，其實咱們身在江湖，一大把年紀了，還不是在逞强好勝？」

荊溪生莞爾笑道：「老弟那來的一大把年紀？」

陳康和急道：「老伯別在這時候揭穿好不好？」

祝中堅聽得奇怪：「荊伯伯，陳總管……」

荊溪生含笑道：「其實我並不是荊溪生，他也並不是陳康和……」接着，就把此行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祝中堅連忙拱手道：「原來是谷伯父、丁兄。」

祝秀珊聽說丁易年紀和自己差不多，不覺盯了他一眼，紅着臉，沒有作聲。

「賢兄妹知道了就好。」陳康和笑道：「目前兄弟還是陳康和。」

祝中堅低聲問道：「今晚谷兄……」

荊溪生笑道：「飛雲不會有事的。」

* * *

時間差不多快近初更！

山林間一片黝黑，只有一條盤曲在山麓下的小徑，還依稀可辨！

這時，正有一條人影，循着小徑起落如飛，奔行而來！

突然從右側松林間閃出另一條人影一下攔在路中間，沉聲問道：「來人止步。」

從小徑上奔行而來的人影看到有人攔住去路，只好脚下一停，剎住身形，黑夜之中，閃着兩點亮如寒星的眼睛，打量着攔路的人，這人身材不高，頭戴毡帽，身穿一件寬大的黑衣，因爲他帽簷壓得很低，看不清他的面貌，當然也不認識此人，這就問道：「兄台攔住在下去路，不知有何見教？」

黑衣人沙啞着聲音問道：「你是谷飛雲？」

停下來的是一個身穿青衫、腰懸長劍的頎長少年，點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谷飛雲，兄台如何稱呼？」

黑衣人沒有理會他，問道：「谷少俠要去那裡？」

谷飛雲笑道：「兄台好生奇怪，在下問你是誰，你不肯回答，却問在下要去那裡？」

黑衣人道：「谷少俠問在下是誰，在下沒有奉告，是因在下說出來了，谷少俠也未必知道，但在下要問你要去那裡，是在下受人之託，守在這裡，特地等候谷少俠的，所以非要問清楚不可。」

谷飛雲問道：「兄台受何人之託？等候谷某，不知有什麼事？」

黑衣人道：「谷少俠還沒回答我要

去那裡？」

谷飛雲只覺此人不但故意壓低帽簷，不讓自己看清他的面貌，甚至也故意壓着喉嚨，把聲音說得沙啞，那是爲了怕自己聽出他的口音來。

如果是不認識的人，何須如此裝作？一面思索着這人究竟是誰，一面含笑道：「在下是應一個朋友之約來的。」

黑衣人道：「谷少俠的朋友不會來了，你請回吧！」

谷飛雲奇道：「兄台怎麼知道我朋友不會來了呢？」

黑衣人道：「他不會來，就是不會來了，谷少俠去了也找不到人，所以谷少俠還是回去的好。」

谷飛雲道：「兄台知道約我的朋友是誰嗎？」

黑衣人道：「我自然知道。」

谷飛雲問道：「你也知道地點？」

黑衣人道：「你們不是約在山神廟嗎？」

谷飛雲道：「你既然都知道，那我朋友約了我怎麼會不來？」

黑衣人道：「他眞的不來了。」

谷飛雲道：「就算他眞的不來，在下也要到山神廟去看看。」

「不！」黑衣人急道：「你不能去。」

他心裡這一急，本來壓着喉嚨說話的沙啞聲音，就變得尖脆了許多，一聽就知道是少女聲音。

谷飛雲跨上一步，目注黑衣人問道：「兄台究竟是什麼人？」

黑衣人不覺退了一步，依然壓着聲音說道：「我……是受人之託來告訴你的，你的朋友眞的不會來了，你不用再去了。」

谷飛雲又逼上半步，含笑道：「在下先想知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又退了半步，說道：「你不認識我的……」

谷飛雲笑道：「我一定認識你，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想阻止我前去山神廟，對不？」

黑衣人道：「我是受人之託，話已經捎到了，請你相信我，無論如何，你不能去。」

谷飛雲道：「我看得出來，因爲你是我朋友，所以很關心我，才勸我不要去山神廟的，你既然是我朋友，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你是誰呢？我也看得出，你臉上戴了面具，你怎不把面具取下來給我瞧瞧？」

黑衣人情急的道：「我……沒有……」

谷飛雲走到他身邊，柔聲道：「你就是不肯取下面具來，我也知道你是誰了。」

黑衣人依然退後半步，說道：「我眞的不是你的熟人，我只是受人……」

谷飛雲已經一把握住黑衣人的手，他握住的是一隻柔如無骨、軟綿綿的玉手，而且在這一瞬間，他可以發覺這隻玉手還在顫抖，心中更加証實，含笑道：「辛姑娘，妳怎麼還不承認呢？」

黑衣人任由他握住左手，另一隻手忽然摘下毡帽，披下一頭如雲秀髮，同時也從臉上揭下一張面具，一下撲入谷飛雲懷裡，咽聲道：「谷少俠，飛雲……你……相信我，眞的不能去……」

她果然是辛七姑。

谷飛雲攏住肩頭，柔聲問道：「爲什麼呢？」

辛七姑把一顆頭埋在他胸口，幽幽的道：「因爲四師兄對你恨之入骨，他……今晚約齊了高手，山神廟是一個陷阱，你去了就……就很難全身而退……」

谷飛雲問道：「他約了什麼人？」

辛七姑道：「你聽說過崆峒守山四老嗎？」

谷飛雲點點頭道：「在下見過他們，還有呢？」

辛七姑道：「還有兩個更厲害，一個是藍公忌，人稱藍煞君，練的藍煞掌，中人無救，另一個是鹿長庚，人稱鹿翻天，他練的翻天掌，據說比大手印還要厲害，這兩人原是教主敦聘來的，本來要他陪同去桐柏山的，他却利用這一機會，約了他們今晚來對付你，所以你千萬不能上山神廟去。」

谷飛雲道：「就是這六個人吧？」

辛七姑緩緩抬起頭，眨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幽怨的道：「你好像不相信，這六個人還不夠嗎？」

谷飛雲望着她，含笑道：「妳說的，我自然相信……」一顆頭漸漸低了下去。

辛七姑一雙眼睛也一霎不霎的看着他，她好像無處可以躲避，也不想躲避，終於嬌羞的緩緩閉上眼睛。

她只感到有兩片熾熱的嘴唇一下合上了自己的嘴唇，心頭小鹿也起了一陣激烈的狂跳，一個人幾乎快要窒息、昏眩、飄飄然飛起！

兩個身軀緊密的擁抱在一起，除了可以互相聽到對方的心跳，已經聽不到身外的任何聲音！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辛七姑才輕輕把他推開，幽幽的道：「時光不早了，我該走啦，你也可以回去了。」

谷飛雲柔聲道：「妳只管走好了，我還要到山神廟去看看，不過，妳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辛七姑聽得身軀一震，吃驚道：「你還要到山神廟去？」

谷飛雲又把她摟着，柔聲道：「請妳相信我，我眞的不會有事的，妳只管先回去，我再說一遍，七妹，我不會有危險的。」

辛七姑凝視着他，問道：「你有幫手？」

谷飛雲道：「妳不用問，反正我不會有事的。」

辛七姑昂起頭，堅決的道：「你一定要去，我就和你一起去，我……我也豁出去了……」

她說得極爲堅決，但眼中却含着淚水，就因爲他這聲「七妹」，叫得她下了決心。決心者，決定跟他走了。

「這又何苦？」谷飛雲雙手緊握着她的肩膀，含笑道：「我說過，我不會有事的。」

「我不管。」辛七姑道：「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去。」

谷飛雲沉吟了一下，道：「好，我答應妳，但妳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辛七姑點着頭，柔順的道：「好，我答應你。」

谷飛雲道：「不論發生什麼事情，妳都不用管。」

辛七姑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說不要我插手，對嗎？」

「對極了。」谷飛雲笑道：「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說話之時，忽然右手手指像按琴鍵一般，一連點了她三處穴道，然後雙手抄起她的身子，閃入林中，找了一棵高大而又枝葉茂密的大樹，拔身而起，把她放到枝柯交結之處，在她耳邊輕輕的道：「我會很快來接妳的。」

說完，長身而起，施展雲龍身法，從樹梢飛掠而過，瞬息工夫，就落到山神廟前二十丈左右，才飄然朝廟門口走去。

山神廟對他並不陌生，這時廟中不見一點燈火，也不見一點人影，黑越越的只像是一座荒廟。

谷飛雲暗暗冷笑，瀟洒的走近山門，才脚下一停，朗聲道：「閣下既然約我前來，何用躲在廟內裝神弄鬼？」

話聲甫落，只聽有人朗聲道：「谷飛雲，你既來赴約，怎麼沒有膽子進來？」

「笑話。」谷飛雲微哂道：「天下之大，還沒有谷某不敢進去的地方。」隨着話聲，果然舉步跨進山門，朝小天井中走入。

也在這時，大殿上已經有人點燃起兩支兒臂粗的紅燭，登時燭光螢螢，照亮了整個大殿，迎着谷飛雲站在階上的是一個藍衣青年，神情倨傲，臉上帶着冷峻的笑容，說道：「閣下果然敢來，倒教兄弟好生佩服。」

他，果然是孟時賢。

殿上，正中間，兩把木椅上端坐着兩個鬚眉花白的老人，看去都在七旬以上了。左首一個禿頂，國字臉，臉上生有幾塊白斑，頦下留一撮蒼鬚，身穿藍布大褂，緊閉着嘴唇。右首一個中等身材，臉瘦顴突，下巴極短，下面留了長約寸許的短髭，也都花白了，但却修剪得極爲整齊，身上穿一件長僅及膝的黃衫。

這兩人中間，還有一張茶几，几上放着兩盞白瓷茗碗，泡的當然是上等香茗。也由此可以看出這兩個老人的身份了，他們當然就是通天教教主敦請去的藍煞星藍公忌和鹿翻天鹿長庚無疑。

「哈哈！」谷飛雲大笑一聲道：「在下還當約我的是誰，原來竟是孟兄。」

說到這裡，忽然笑容一斂，目射精芒，沉聲道：「孟時賢，當日在華山祖師殿，谷某手下留情，放你離去，不料你又在隴山一帶興風作浪，暗中勾結幾個門派的敗類，成立了什麼西路總令主，今晚當眞不能再放過你了！」

孟時賢被他說得俊臉通紅，手中摺扇一指，切齒道：「谷飛雲，你死在眼前，少冒大氣！」

谷飛雲冷哼道：「孟時賢，憑你還不配說這樣的大話，谷某聽說你還邀約了幾個助拳的人，谷某既然來了，你就把他們叫出來吧！」

他分明看到殿上坐着兩個老人，却要孟時賢把助拳的人叫出來，這就是沒把兩個老人放在眼裡了。

這話當然也把兩個老人聽火了！

坐在左首的藍公忌乾嘿一聲道：「年輕人好狂的口氣，難道沒見到老夫二人坐在大殿上嗎？」

谷飛雲哦了一聲才道：「看到了，原來二位就是給孟時賢助拳來的了？」

右首的鹿長庚閃着一雙冷厲的目光，冷冷說道：「你難道沒聽師長說過老夫二人是誰嗎？」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江湖上小有名氣的人，不在少數，家師那會和在下說這些。」

孟時賢大聲喝道：「姓谷的小子，你死到臨頭……」

鹿長庚朝他搖了下手，道：「孟少兄，老夫有話問他。」

孟時賢連忙應了聲「是」。

鹿長庚冷森的目光望着谷飛雲問道：「年輕人，你師傅是誰？」

谷飛雲含笑道：「家師已有多年不在江湖走動。」

鹿長庚道：「老夫鹿長庚，總聽你師傅說過吧？」

谷飛雲輕哦一聲道：「對了，在下剛才在路上曾聽人說起，孟時賢奉他師傅之命，邀約了兩個厲害人物，一個叫藍煞星，一個叫鹿翻天，本來要他陪同去桐柏山晋見通天教教主去的，孟時賢却藉機約在下到山神廟來，大概就是想請二位作他的幫手了。」

說到這裡，轉臉朝孟時賢道：「對了，在下聽說孟兄恐怕這二位還奈何不了在下，不是還約了崆峒守山四老嗎？他們人呢？」

藍公忌嘿然道：「年輕人，在老夫二人面前，你少用些心機，挑撥是沒有用的，孟少兄確實還約了崆峒守山四老，他們就在山神廟外，你年輕人如果能在咱們兩個老不死的掌下逃得出去，就會遇上他們，不過你遇上他們的機會只怕微乎其微。」

遇上他們的機會微乎其微，就是說不可能有逃出去的機會。就算能從

他們二人手下逃得出去，廟外還有守山四老守着，難怪辛七姑一定不肯讓自己前來赴約，後來自己一定要來，她就要和自己一起來，還說她也豁出去了。

原來孟時賢果然非要把自己置之於死地不可！也由此可以想見辛七姑堅決要和自己同來，就有以死相從，含有殉情之意，這份情意，該是多麼的可貴！

谷飛雲想到這裡，不覺仰天大笑一聲道：「很好，既然如此，二位就一起上吧！」

藍公忌目射藍芒，緩緩站了起來，沉笑道：「小子，你說什麼？」

谷飛雲神定氣閒的站在階前，微笑道：「是你自己說的，在下要在二位手下逃出去的機會微乎其微，自然是二位一起出手了。」

鹿長庚也跟着站起，嘿然道：「年輕人，你連老夫兩人中的一個，只怕都接不下來，咱們兩個一起上，你會死得更快。」

谷飛雲道：「不然，二位既是助拳來的，自然遲早總要出手，在下只有一個人，車輪應戰，在下豈不是吃了大虧？」

藍公忌看了他一眼，覺得這小子似乎有恃無恐，心中暗暗忖道：「此人的師傅不知是誰？」

鹿長庚大笑道：「這樣狂傲的年輕人，老夫眞還是第一次遇上，好，你亮劍吧！」

谷飛雲刷的一聲，從身邊抽出紫文劍來，橫劍當胸，抬目道：「二位也請亮兵刃了。」

鹿長庚看他抽出來的長劍，形式古拙，黝黑如鐵，不帶絲毫鋒芒，心中暗暗一怔，忖道：「這小子的長劍看來有些古怪！」一面說道：「老夫從不使用兵刃。」

藍公忌也道：「老夫一生也從不使用兵刃。」

谷飛雲瀟洒一笑，緩緩把紫文劍還入鞘中，說道：「二位既然不使兵刃，在下也就以雙掌奉陪好了。」

鹿長庚聽得不期一怔，天底下眞的會有這樣不知死活的年輕人？一時霎着一雙精芒如電的眸子，望着谷飛雲道：「年輕人，你赤手空拳，如何是老夫二人的對手？」

谷飛雲含笑道：「二位只管出手，在下接不接得下來，那要動上手才知道。」

鹿長庚看了藍煞星一眼，偏頭問道：「藍兄意下如何？」

他們總歸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要他們兩人聯手對付一個年輕小伙子，究是有失身份之事。

藍公忌道：「咱們不妨每人先試他一掌，看他接不接得下來再說。」

鹿長庚點頭道：「藍兄這話不錯！」

兩人果然隨着話聲，緩步走下石階。

谷飛雲雙手一拱，說道：「二位請賜招好了。」

鹿長庚微哂道：「你和老夫二人動手，只怕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口中說着，右手揚處，一掌拍了過來。他這一掌雖然只是出手相試，使了五成力道，但手掌這一揚，就有一股強猛無比的力道應手而生，朝前湧撞過來。

谷飛雲早已聽辛七姑說過，鹿長庚的翻天掌比密宗大手印還要厲害，一見對方掌風迎面擊來，立即身形一晃，避了開去。

他本來的師父孤峯上人，教他的「劍遁」，原是專門閃避劍招的身法，後來又學會「紫府迷踪」，各具玄奧，自可互通，谷飛雲練成佛道兩門身法，可說獨步天下，已無人能識。

他這下閃身而出，正好一下到了藍公忌面前，藍公忌連人影都沒看清，谷飛雲已到面前，心頭止不住暗暗一驚，急忙右掌一側，一股凜烈勁風朝谷飛雲身側襲來。

谷飛雲連看也沒看，肩頭一側，左手同時朝外揮出。他這一記使的是「金剛掌」，但掌勢出手，人已閃出。

藍公忌劈出一掌之後，眼前人影已杳，突覺一團掌風直逼過來，砰然一聲，兩股掌力互擊，震得自己上身微晃，心頭暗暗一驚，忖道：「這小子使的極似少林『金剛禪掌』，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鹿長庚拍出一掌之後，谷飛雲的人影忽然不見，耳中却聽到砰然輕響，顯然他已和藍公忌對了一掌，不覺沉笑道：「年輕人怎麼不肯接老夫的掌勢？」

口中說着，突然欺身過來，雙臂一振，從大袖中露出一雙鳥爪般的手掌，向空連劈，一連劈出了八掌。他因谷飛雲身法奇特，因此這八掌不但攻勢快捷，幾乎已把谷飛雲左右前後的退路一齊封死，使他非接不可！

谷飛雲沒有練過掌法（金剛掌是掌功），他平日練劍之餘，只是把乾坤八劍以手代劍，練得極爲純熟，此時聽鹿長庚說不肯接他掌勢，不由朗笑一聲道：「在下那就接閣下幾掌試試！」

話聲出口，這回不再避讓，右手捏了個劍訣，以指代劍，施展乾坤八劍，以攻還攻，朝前劃出。

要知乾坤八劍乃是昔年崑崙老人把崑崙派原有的六十四劍濃縮而成，可以說集劍法之大成，實有神鬼莫測之機。他這一展開劍法，立即把鹿長庚左右前後密集攻來的八掌一齊擋了回去。

鹿長庚自然不信憑自己的功力，劈出去的掌勢會被一個年僅弱冠的小伙子悉數逼了回來，尤其這小子使的非掌非指，自己竟會連他一點路數都看不出來。

這下眞把鹿翻天鹿長庚看得又氣

又急，口中大笑一聲，雙掌翻飛，繼八掌之後，又是八掌疾劈而出。

他方才的八掌，只是因谷飛雲身法古怪，要逼着對方非接不可，是以掌勢以攔擊爲主，對着他左右前後發掌，使他避無可避。這回因自己劈出去的八掌被人悉數逼回，心中有氣，這八掌却完全朝谷飛雲直接發攻，威勢自然和方才的八掌不同，這也眞正顯示出他掌上的功力來了，但見掌勢如同開山巨斧，記記帶起强烈嘯聲，掌風勁直，力貫千鈞，威猛絕倫！

谷飛雲身歷其境，也看得心頭大爲驚懍，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對方的對手，只是全神貫注，以指代劍，一記接一記劃出，但有一點他可以體會得到的，那就是不論鹿長庚掌勢如何凌厲猛惡，只要自己劍招劃出，就可迫得鹿長庚中途收勢。

漸漸谷飛雲對自己有了信心，以指代劍使出來的乾坤八劍就算勝不了他，也足可自保了。

藍公忌方才只在谷飛雲閃出之時劈過一掌，就不曾再行出手，那是他試出谷飛雲的佛門金剛掌，功力不在自己之下，以他多年江湖經驗，在沒有摸清楚谷飛雲武功路數之前，再也不肯貿然出手，此時只是站在邊上，凝立不動，炯炯目光看着兩人動手。

不，他究是旁觀者清，漸漸發現谷飛雲以指代劍，劃出來的指風，竟然含蘊着森寒凜烈的劍氣，心中暗暗詫異，忖道：「方才和自己對過一掌，練的明明是佛門金剛禪掌，這回他這小子使出來的竟然會是劍氣，難道他練成了玄門劍炁功夫？以他這點年紀，不可能會精通佛道兩門神功的。」

片刻工夫，兩人已經打出三十幾招，鹿翻天空有翻天之名，雙掌翻飛，每次都被谷飛雲奇奧的招式迫得中途收勢，施展不開，這二十幾招，自始至終未曾硬拚過一掌。

這一戰，眞是鹿長庚出道江湖，幾十年來從未遇上過的事，心頭既驚又怒，雙掌疾攻兩招，後退了一步，沉喝道：「住手。」

藍公忌提着雙手跨上一步，問道：「鹿兄可是要讓兄弟上場了嗎？」

鹿長庚道：「非也。」

谷飛雲聽到對方喝出「住手」，自然也及時收勢，說道：「老丈有何見教？」

鹿長庚道：「年輕人，你能和老夫打出三十招，江湖上已不多見，但老夫自信可在五招之內取你性命。」

谷飛雲微微一笑道：「老丈是說，方才多蒙你手下留情了？」

鹿長庚道：「老夫是因爲你使的手法極爲眼熟，你快告訴我，尊師究竟是甚麼人？也許是老夫舊友。」

原來他打了三十招，還是看不出谷飛雲的家數，但至少說明了一點，這年輕人必然是大有來歷的人，如果對方師長是個十分難惹的人，自己何苦爲一個還未謀面的通天教教主，和一個空洞的通天教供奉，給自己招惹痲煩？

所以才要停下手來，問谷飛雲的師長是誰，一面也表示他不是無法勝他，因爲他師長也許是他的朋友。

老江湖都是善找台階，而不至有失他身份。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這個老丈只管放心，家師告訴過在下，他老人家多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根本沒有半個朋友，你老五招之內，可取在下性命，在下正想試試，老丈不用顧慮甚麼，只管使來。」

鹿長庚雙目冷芒如電，怒哼一聲道：「年輕人，你先接下老夫這一掌，就知道了。」

右手一揮，迎面劈出一掌。這一掌，使出來的當然是「翻天掌」了，果然和方才搶攻的掌勢大不相同！

方才只不過是巨斧開山，掌力勢道凌厲；但這一掌出手，不但掌力重如山嶽，直壓過來，還好像把一丈之內的空氣都被壓迫出去，使人立時有窒息之感！

谷飛雲心中暗道：「原來他的翻天掌果然有些門道。」

右手一抬，朝前拍出，這一記毫無招式，只是硬接對方一掌而已，兩道掌風乍然一接，就發出「波」的一聲輕響，兩人功力悉敵，各自站立不動。

鹿長庚臉上閃過一絲獰厲之色，徐徐說道：「老夫翻天掌下，從無五招之人，你再接我兩掌。」

掌隨聲發，又是一掌迎面拍來，右手未收，左掌又隨着劈出。這兩掌掌勢，自然比方才的一掌又加重了許多，翻天掌已經使出了九成力道。

谷飛雲接下他方才一掌，試出翻天掌也並不見得如何厲害（這是他練成「紫炁神功」，自己並不覺得而已），朗笑一聲道：「老丈只管放手施爲，看看在下接得下 接不下？」

同樣右手一抬，硬接對方一掌，左手也跟着迎擊出去。

鹿長庚已把掌力提高到九成，兩道掌勁宛如黃河天上來，但和谷飛雲迎擊而出，不見絲毫掌風的暗勁乍接，立時被阻遏住了，爆出「蓬」然一聲大响，依然平分秋色，谷飛雲面不改色的接了下來。

這可把鹿翻天看得臉色大變，陰笑一聲：「很好！」

「好」字出口，雙手突然朝上揚起，這一下，他本來瘦小的身形，忽然間好似增高了許多，人隨掌進，倏然直欺而來，上提的雙掌，也隨着劈擊而下。

這一招上，他已用出了十二成力道，翻天掌挾着一股震力奇强的掌勁，像排空狂飈，石破天驚般席捲過來，威勢之盛，至爲驚人。

谷飛雲看他這一掌竟有這等聲勢

，臉上笑容也霎時盡斂，立即微微吸氣，運起「紫炁神功」護住全身，他因崑崙派武學中沒有掌功，只有「縱鶴擒龍」中的「縱鶴」是朝前推出的。這時，他手掌上已經凝聚了「紫炁神功」，右手立即上揚，迎着對方掌勢推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鹿長庚運起十二成掌功，人隨掌發，剛欺到谷飛雲身前五尺光景，就已感到不對，因為谷飛雲身前宛如張着一道無形的氣網，到了這裡，就再也衝不過去。

不！自己掌力受到強大的阻力，再也發不出去，這同時，谷飛雲的右手已經推出，他這一推，就有一股無形潛力像潮水般湧來，不，連同自己劈出的掌力，都被逼得反向自己回撞過來，這一刹那，連呼吸都透不出來了。

心頭不由猛吃一驚，急忙往後疾退，已經來不及了，一個人被一股大力推得離地飛起，直摔出一丈多遠，再也站立不住，砰然一聲，摔倒地上，竟已閉過氣去。

也就在此時，谷飛雲右側也同時有人悶哼了一聲，砰然跌坐下去。

谷飛雲聽得奇怪，急忙回頭看去，只見跌坐地上的竟會是藍公忌，在他面前，已經多了一個身穿青緞道袍、一頭銀髮、臉色紅潤的老婦人，不是金母還是誰來？

谷飛雲怔得一怔，慌忙抱拳道：「會是聖母！」

金母藹然笑道：「老身早就來了，在你全力對付鹿長庚的時候，藍公忌意然施展藍煞掌，想出手偷襲，已被老身制住了。」

谷飛雲躬身道：「多蒙聖母援手，晚輩謝了。」

金母微笑道：「其實是老身性急了，翻天掌擊到你身前五尺，已被你護身眞氣擋住，藍煞掌自然也傷不了你。」

孟時賢因有藍公忌、鹿長庚二人出手，他自可放一百二十個心，因此只是站在階上觀戰，此時乍覩金母現身，一下就制住了藍公忌，這下幾乎使他如遭雷極，那還猶豫，立即悄悄退下，身形一晃，朝東首圍牆撲過去。

就在他堪堪撲上圍牆頭，牆上忽然多了一個手持竹杖的老人，揮手一掌拍了過來，喝道：「回去，此路不通。」

這人正是守山四老中的竹杖翁竺天佑。

孟時賢吃了一驚，急忙閃開，叫道：「竺老丈，是在下。」

竺天佑沉聲道：「甚麼人都不准出去。」

孟時賢駭然後退，雙足一頓，身化長虹，疾如閃電，朝北投去。

他人還未到，北首屋脊上已經出現了一個高大人影，正是霸劍祁浩，大聲道：「老夫這裡也不准任何人出去。」

孟時賢被逼落天井，金母揮手道：「你隨老身到桐柏山去吧！」

她話聲甫落，天井中已翩然飛落兩名青衣少女，那是青風、青雨，她們不待吩咐，一左一右押着孟時賢退下。

金母含笑朝谷飛雲道：「好了，你快回去吧！」接着嘴唇微動，又以「傳音入密」說了一陣。

谷飛雲躬身道：「晚輩遵命。」說完，雙脚輕點，人已激射而起，朝廟外投去。

轉眼工夫，已在一片松林間瀉落，找到辛七姑藏身的大樹，飛身上樹，抱着辛七姑落到地上，右手一拂，解開她背後三處穴道。

辛七姑雙眼一睜，口中咦了一聲道：「你這是做甚麼？」

谷飛雲在她臉頰上親了一下，含笑道：「時間不早，妳可以回去了。」

辛七姑眨動眼睛，懷疑的道：「你剛才解開我穴道，那是已經過了不少時光了，你去赴約回來了？」

谷飛雲道：「妳快回去吧，在下也要走了。」

辛七姑道：「你還沒告訴我經過情形呢！」

谷飛雲道：「我沒遇上孟時賢，所以很快回來了，這樣吧，今天時間不早，明晚初更，我在這裡等妳，到時再告訴妳，好了，我要走了。」說完沒待辛七姑再說，人已長身掠起！

辛七姑叫了聲：「谷少俠……」急忙跟着掠上松林，但見谷飛雲一道人影劃空飛逝，轉瞬之間，就已消失不見，她想不到谷飛雲一身輕功，竟有如此高明，心中也不禁暗暗高興！

* * *

再說谷飛雲施展輕功，趕回隴山莊，在第一進東院瀉落之時，臉上早已覆上面具，又變回副總管徐永錫了。

陳康和就在中間起居室等着，看到徐永錫回來，就迎着道：「谷兄回來了？」

徐永錫道：「剛才金母要我回來，我們不用再假扮下去了。」

陳康和道：「她要我們怎麼辦？」

徐永錫道：「這裡由兄弟改扮他們莊主，家父和丁兄，還有祝中堅兄妹此刻就趕去山神廟和金母會合，兄弟還要把陳康和、徐永錫、荊溪生三人解開穴道，再去放了青雯等四人，由徐永錫領她們到山神廟去。」

這些就是金母以「傳音入密」和他說的話了。

陳康和道：「這為甚麼呢？」

徐永錫道：「據金母推測，孟時賢也一定會趕到華山去，等華山事了，大家都要去桐柏山了，不能把人再留在這裡了。」

陳康和道：「這話不錯，我馬上去找谷伯父和祝兄去。」

谷飛雲道：「你們快些走吧，我還有很多事呢！」

他匆匆回到房中，掩上房門，迅快揭下面具，一面從懷中取出紫銅扁盒，他目能夜視，不用點燈，就在自己臉上易起容來，不過盞茶工夫，就已扮成孟時賢模樣，再取出一張面具覆到臉上，現在他已變成紫面濃眉的隴山莊莊主了，又換過一身衣衫，然後從床下拖出被點穴的徐永錫，一手打着千里火筒，用脚朝徐永錫身上踢去。

徐永錫穴道乍解，口中「啊」了一聲，立時睜開眼來，他穴道被制，已有三天，一時手足酸痲，坐在地上站不起來，但目光一抬，發現站在面前的會是莊主，心頭一慌，忙道：「莊主……屬下……」

谷飛雲道：「你着了人家的道，先活動一下手脚再說。」

說完，舉步走出，來至對面陳康和房中，把穴道受制的陳康和、荊溪生兩人從床下拖出，同樣在他們身上踢了兩脚，解開穴道，沒待兩人開口，就沉聲道：「你們快運一回氣，我在外面屋子裡。」

返身退出，就在中間起居室中一把木椅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不多一回，徐永錫、陳康和、荊溪生三人各自從房中走出，陳康和、徐永錫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屬下陳康和、徐永錫叩見莊主。」

荊溪生沒有見過隴山莊莊主，方自遲疑。陳康和低聲道：「荊護法，這位就是咱們莊主，還不快來見過？」

荊溪生眼看陳康和、徐永錫都自稱「屬下」，也連忙躬下身去，恭敬的道：「屬下荊溪生叩見莊主。」

「你們眞是些沒用的東西。」

谷飛雲打鼻孔裡哼了一聲，問道：「究竟是甚麼人制住你們的，知道嗎？」

陳康和囁嚅的道：「屬下該死，眞的一點都不知道。」

徐永錫、荊溪生二人也不敢開口多說話。

谷飛雲一手摸着八字髭子，霍地站起身來，哼道：「方才還是陸仙子告訴我的，她四個門下弟子也被人制住了，以李代桃僵的手法，換出荊月姑等四人……」

荊溪生吃驚的道：「小女等人都被人救出去了？」

陳康和道：「這人會是誰呢？竟有這麼大的本事，從咱們這裡把人救走。」

谷飛雲哼道：「大概就是谷飛雲了。」

荊溪生道：「這小子……」

谷飛雲瞪了他一眼，荊溪生連忙住口。

谷飛雲道：「你們兩個給我留在這裡，徐永錫，你隨我來。」

徐永錫惴惴不安的跟在莊主身後，來至第二進東廂。谷飛雲脚下一停，吩咐道：「你下去，把荊月姑四人帶上來。」

徐永錫應了聲「是」，開啓地窖，走了下去，一回工夫，果然領着四人走了上來。

徐永錫一指谷飛雲，說道：「妳們快去見過莊主。」

青雯等人被改扮成荊月姑四人之時，早已服過歸心丹，只知服從，果然依言躬身道：「見過莊主。」

谷飛雲也在徐永錫領着她們上來之前，取出洗容劑，這時隨手遞給徐永錫，吩咐道：「這是洗容劑，要她們放在掌心，雙手輕輕搓勻，再往臉上抹去，即可把易容藥物洗去了。」

徐永錫雙手接過，再教了她們用法。

荊月姑等四人依言在臉上抹了一陣，很快就把易容藥物洗去，現在呈現在面前的已不是荊月姑四人的面貌，而是青雯、青霜、青風、青雨四人了。

徐永錫看得暗暗驚詫不止，說道：「這姓谷的小子果然厲害，幾時把青雯姑娘等四人換進來的？」

谷飛雲嘿然道：「幾時？你和陳康和、荊溪生三人如何會被他們制住的？有你們三人的身份在隴山莊活動，還有甚麼事不能做的？」

徐永錫嚇得那裡還敢作聲。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 徐不凡和黑衣人交換文件之間，得師父無根大師的協助，魂還軀殼，便去玉女峯找神尼追查常小琬的生死下落，從旁得知小琬未死，因替血魔王送信給神尼，惹起當地司徒世家誤會操刀，幸解釋無事。血轎停在山東一個城隍廟裡，發現肆虐五柳莊仇家的血債册上少了一頁，是上官堡主上官嵩，有關他的罪証均不翼而飛，証明是上官姑娘孝心驅使偷去……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報血仇不惜犧牲　算舊賬以人作餌

徐不凡忙出聲喝止王石娘。

古月蟬怒聲說道：「怎麼？你答應了？」

徐不凡道：「我只是不願意鬧得太不愉快，並沒有說答應。」

突聞廟門之外有人接口說道：「能夠讓家師他老人家用大紅帖子請的人，普天之下，恐怕還沒有幾個，不要不識抬擧。」

說話中，走進一個頭戴壽字帽，身穿八卦衣，年約五旬上下的道士來，徐不凡拱手說道：「這位道長是……」

高天木一眼就認出他的身份來了，道：「主人，他叫張半仙，是火眼眞人的徒弟，鍾玉郎的師父，膿得很，當年差點被奴才與石娘揍死。」

古月蟬雙眉一挑，道：「姓高的木頭，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我張師兄坐關十年，已成正果，不再是以前的張半仙了。」

王石娘冷哼一聲，道：「龍就是龍，蟲就是蟲，還沒聽說過蟲變成龍的。」

這話說的太刻薄，張半仙方要發作，徐不凡適時說道：「道長來的正好，火眼眞人究竟有何相約，尚祈明示一言，不是不凡有意違逆尊師盛意，實情非得已也。」

張半仙道：「是甚麼事貧道也不清楚，這要問家師才知道，你最好不要不吃敬酒吃罰酒，辜負了本教教主的一番好意。」

高天木道：「哼，我看火眼老道是黃鼠狼給鷄拜年，八成沒有安好心。」

張半仙雙目一瞪，道：「高天木，貧道與你家主人說話，少打岔。我想問徐公子最後一句話，到底是去，還是不去？」

「尊師厚愛，理當赴約，只可惜瑣事纏身，恐難踐諾。」

「你是說不去？」

「請道長包涵。」

徐不凡雖然拒絕得很委婉，還是惹惱了張半仙，猛的大吼一聲：「給我拿下，押到玄武觀。」

一呼百應，牆上、屋頂的道士皆一躍而下，齊向血轎逼過來。

徐不凡仍圖作最後努力，道：「張道長，家師與火眼眞人，雖然前後有九十九次的爭戰，但那是以武會友，必然會傳爲武林佳話，請勿將事態擴大，貽笑江湖。」

「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別扯淡！」

「抱歉，我不能去！」

「那就押你去！」

張半仙動作飛快，左掌護胸，右手疾探，一招「海底撈月」，施展得維妙維肖，徐不凡還沒有決定如何應付這個窘迫場面，張半仙已攻到面前，眼看就要扣住徐不凡的腕部脈門。

古月蟬的動作也不慢，從側翼攻來，而且心存一石二鳥之計，抓不住徐不凡，隨時可以轉而搶奪血劍、血書。

王石娘、高天木睹狀大怒，怒吼聲中，雙雙電縱而出，截下古月蟬、張半仙，鬥在一起。

其他的人也沒閒着，戰火一起，勢成燎原，火焰教仗着人多勢衆，黃、紫巾道士相當於四衣衛的金、銀衣使者，都是一流高手，一交手便佔盡上風，二老八駿相形見絀，疲於奔命。

張半仙果然不是等閒之輩，進退自如，攻守有序，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高天木輕敵之心頓斂，全力以赴，却始終是個半斤八兩的局面。

王石娘、古月蟬打得最快也最慘烈，後者眞不愧爲是一代傑出女傑，三十招一過，便已取得優勢主動，一路猛攻猛打，看那樣子，大有非置王石娘於死地不可的樣子。

猛聽一聲慘叫劃破長空，八駿中的老么騰身追打一名紫巾道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另一名紫巾道士從身後偸襲得手，一條左臂立被齊肘斬斷，痛得他嗚哇大叫，翻滾而落。

「納命來！」

「納命來！」

吼聲中，紫巾道士挺劍追殺，决心要八駿老么的命，徐不凡的吼聲比他大，速度也比他快，紫巾道士的劍剛剛刺穿八駿老么的夾衣，血劍已自空中電掣而下，卡察！一劍連斷雙臂，順勢飛起一脚，紫巾道士摔出三丈以外，終因失血過多而亡。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徐不凡忍無可忍，挾怒出招，一出手就斃了一名紫巾道士，更激發了火焰教的萬丈殺機，張半仙振臂一呼：「奪下他的血劍來！」第一個衝向徐不凡。

古月蟬也將王石娘甩掉，道：「去搶血書！」嬌軀一擰，是第二個撲向徐不凡的。

接着，又有二名黃巾道士一湧而上，徐不凡頓成四面楚歌的局面。

王石娘大驚失色，想去馳援徐不凡，被另一名黃巾道士堵住。

高天木也是同一心意，却受阻於兩名紫巾道士。

另一名紫巾道士刁鑽得像地鼠，神鬼不覺的摸向血轎，血書已在他伸手可及之處。

張半仙、古月蟬、二名黃巾道士攻勢猛銳，一上來就採取近身肉搏的戰法，逼使徐不凡無法盡情施展，企圖將血劍强行奪下來。

徐不凡眼見血書危殆，驀的拔起三丈，凌空飛渡，兩名紫巾道士彈身攔截，徐不凡情急之下，劍化「龍飛鳳舞」，硬往前闖，血光與劍影交織之下，一個開腦，一個破喉。

「大鵬展翅」，身形三閃，落脚處已在血轎丈許之內，徐不凡正欲揮劍制止搶書之人，二名黃巾道士已從頭頂掠過，橫在前面。

「找死！」

徐不凡氣怒極，殺機滿面，「開天闢地」，第二血劍絕招又告出手，二名黃巾道士當場一死一傷。

可是，此刻距血轎尚有七尺，紫巾道士正在伸手摘血書，禍不單行，徐不凡也被張半仙、古月蟬追上了，根本無從搶救。

事已及此，善了已絕無可能，徐不凡心一橫，「龍飛鳳舞」、「開天闢地」、「旋轉乾坤」，血劍三絕招一氣施出，决心與張半仙、古月蟬拚一個生死。

紫巾道士已伸手拿到血書，轉身就走，血轎之內突然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聖書、聖劍乃武林至寶，惟有德者居之，你不怕燙了手？」

噗！一股指風如錐似箭，穿心而過，那紫巾道士連對方是誰都沒有看清楚，便已氣絕身亡，血書也脫手落下。

斷腸人閃身而出，接住血書，照準張半仙、古月蟬就是兩招「綿陰掌」。

前有徐不凡，後有斷腸人，血劍三絕招與綿陰掌，又都是蓋世無雙的絕技，張半仙、古月蟬衡情度勢，心知再打下去必有苦頭吃，當下互換一個眼色，趁對方掌劍未到，猛的貼地一個大迴旋，脫困而出。

「撤！」

張半仙令出如山，火焰教的人紛紛退出城隍廟，古月蟬將大紅帖子往地上重重一摔，道：「徐不凡，家師請你是看得起你，別給臉色不要，這個約你要是不踐，休想有好日子過。」

話落人起，轉眼便消失不見。

先給二老八駿療傷服藥，然後才對斷腸人說道：「謝謝姑娘一再賜助，在下眞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才好。」

斷腸人將血書還給他，蒙面巾上面的一雙大眼睛望了徐不凡一眼，迅即移開，道：「謝倒不必，這麼重要的東西，希望今後別再公然張揚，自找麻煩就好。」

說着，就要擧步離去了，徐不凡急忙上前攔住，道：「請留步，徐某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

「斷腸人。」

「請問芳名？」

「斷腸之人，何須名姓。」

「敢問何事斷腸？」

「生老病死，滄海桑田，何事不斷腸？」

「向姑娘打聽一個人好不好？」

「我認識的人很少。」

「這個人叫常小琬。」

「常小琬？我聽都沒有聽說過。」

斷腸人一問三不知，徐不凡上前三步，想揭她的蒙面巾，斷腸人見機得早，退後四步，徐不凡道：「請原諒我冒昧直言，我倒覺得你很像小琬。」

「常小琬是你甚麼人，值得你這樣關心？」

「是我的未婚妻。」

「失蹤了？」

「是的，聽說還毀了容。」

「那大概是因爲她太難看，不敢見你。」

「我們情深如海，絕不計較容顏的美醜。」

「她可能不這樣想，怕始亂終棄，噬臍莫及。」

「妳還沒有說，你是不是小琬！」

「你是不是開玩笑，我怎麼可能是你的未婚妻。」

「妳會綿陰掌，對不對？」

「對。」

「也會穿心指？」

「也對。」

「如此，妳是眇目神尼的高足？」

「不對，我與這位老師太毫無關係。」

徐不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眇目神尼只有一個徒弟，她就是常小琬，綿陰掌與穿心指又是神尼的獨門絕技，在在都表明了妳就是常小琬，妳對自己的師承作何解釋？」

斷腸人一再逃避着徐不凡的眸光，道：「我不作任何解釋，但願告訴你一個事實，會綿陰掌、穿心指的另外還有一個鍾雪娥。」

這也正是徐不凡解不開的一個謎團，一時竟無詞以對。

「姑娘，有一件事在下怎麼也想不通，妳我既然毫無關係，妳似乎沒有理由一而再的捨命幫助我。」

「別鑽牛角尖，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如此而已。」

「難道妳不想佔有血劍、血書？」

「懷璧招災，自古皆然，我不想自尋煩惱。再見！」

嬌軀一擰，去勢如風，動作之快，令人咋舌，徐不凡想追也追不上。

* * *

在當今武林之中，一提起上官堡來，沒有不翹大拇指的，不論南七北六，黑白二道，它一直居於領導地位。

上官堡主上官嵩人緣極佳，更是武林巨擘，江湖翹楚，被人視作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江湖上的任何大小紛爭，只要上官嵩一句話便可迎刃而解。

可是，近日來上官堡却籠罩在一片慘雲愁霧之中。

因爲，血轎主人徐不凡的血旗、血帖已經送到上官堡。

自從血轎出現江湖以來，凡是接到血旗，血帖的人，至今沒有一個倖免的，褚鵬舉是惟一的例外，也不過僅僅多活了一段時間而已。

上官嵩的弟弟上官嶔，女兒上官巧雲，急得像熱鍋裡的螞蟻，原打算撒下英雄帖，召朋呼友，以圖自保，却被上官嵩嚴詞拒絕了。

胞弟上官嶔不忍見自己的親哥哥坐以待斃，上官巧雲更想爲父親作最大的努力，暗中還是連絡了不少武林同道，江湖知己。

三才會的柳清風會長率衆趕到，願在上官堡佈下天羅地網，助上官嵩將徐不凡一舉殲滅，永絕後患，被上官嵩拒絕了。

雙劍會的神州一劍王坤元、玉劍追風姚夢竹夫婦，遠道而來，願共襄盛舉，被上官嵩拒絕了。

東方堡主東方霸、黑虎莊主趙跛子、白水莊主馬白水等各門各派，也都曾派人出面，願傾力相助，皆被上官嵩一一拒絕了。

甚至，四衣衛的鍾玉郎，火焰教的古月蟬，亦曾找上門來，欲以上官堡作爲陷阱，誘捕徐不凡，搶奪血劍、血書。上官嵩却不假詞色，依然一口回絕。

眼看七天的時限已到，上官嶔快要急死了，道：「大哥，那個殺人魔王徐不凡馬上就要到了，大哥究竟作何打算？」

上官嵩顯得很平靜，慢吞吞的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還能有甚麼打算？」

「爲甚麼不聯合各派，給他個迎頭痛擊？」

「二弟，別說傻話，五柳莊的慘案已屬大不幸，愚兄何忍再見往事重演，冤冤相報。」

「大哥的意見是想五柳莊血案的責任，一肩擔下來？」

「愚兄本來就有責任，現在是該負起責任，也是該了結的時候了。」

上官巧雲的心情極端矛盾，一方面因不願父親慘遭殺戮，另方面又難眞正忘情於徐不凡，道：「爹，你老人家有沒有考慮，暫時避一避，可能是最佳的解決方法。」

上官嵩輕撫着愛女的秀髮，慈祥可親的道：「傻孩子，躲得過今天，躲不了明天，要來的遲早總會來，爲父的一時糊塗做錯了事，就應該付出代價。」

上官巧雲忽然哇的哭出聲來，伏在父親肩頭說道：「爹，這些事你老人家爲何不早說，女兒要是早知道，也就不會和他來往了，害得人家心裡好痛好苦。」

雙手扶正女兒的面頰，上官嵩鄭重的說道：「巧雲，妳如果眞喜歡不凡這孩子，就勇敢地去愛吧，不必以爲父的死生爲念，即使爲父的死在他手下，不凡也沒有錯。」

上官巧雲已哭成淚人兒，張口欲再言語，門外有人進來通報：「血轎已經到了。」

「爹，快走，我去擋他一陣！」

上官巧雲飛身奔出堡門，血轎就停在門外，徐不凡已走下轎來，上官巧雲理都不理他，對守門的家丁說道：「把大門關起來，誰要是亂闖就放手去殺！」

回過頭來，惡狠狠的對徐不凡吼道：「你來幹甚麼？」

徐不凡歉然的苦笑一下，道：「妳已經曉得了，又何必再問。」

「你找我爹尋仇，拿証據來。」

「証據全被妳拿走了，我那裡還有。」

「沒有証據就滾，滾得愈遠愈好。」

「物証雖然沒了，罪狀我却記得清清楚楚。」

「你是說非找我爹尋仇不可？」

「我很抱歉！」

「一絲一毫也不能更改？」

「請姑娘諒解！」

上官巧雲氣極了，雙手叉腰，當門而立，咬牙切齒的道：「好，算我瞎了眼，算我倒了八輩子的霉，交上你這種無情無義的朋友，你上吧，先把我殺掉吧，我上官巧雲但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走進我上官家的門。」

徐不凡當然不會殺她，但也不會退走，道：「巧雲，原諒我，五柳莊上百條的人命，我必須有所交代，事畢之後，我寧願賠妳一條命，也不能過門而不入！」

給八駿使個眼色，叫他們將血轎抬到一邊歇着，領着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越牆而過，踏進上官堡。

徐不凡主僕動作好快，上官巧雲在後面拚命的追，當她追進大廳時，不該來的來了，該走的却沒有走，上官巧雲見父親換上一套新衣服，正若無其事的坐在太師椅上，撲上去叫了一聲：「爹……」

以下的話，全化作淚水，再也說不下去了。

上官嵩上上下下打量一下徐不凡，道：「你就是五柳先生黃天德的徒弟徐不凡？」

徐不凡表情全無的道：「是！」

「好，好，黃天德有徒如你，應該可以含笑九泉了，哈哈哈！」言畢，一陣哈哈大笑，神態悠然，毫無殺伐之氣。

在徐不凡的想像中，上官堡必然羣英畢至，龍騰虎躍，故將二老與天木、石娘都帶來了，及見廳堂之內，除上官嵩父女外，僅有上官嶔一人，已有三分意外感，再聽他的語氣，更加詫異不已，抱拳說道：「上官堡主，看在巧雲姑娘的份上，我不想再數說你的罪狀，在下只想問你一句話，血帖上的記載，是否屬實？」

上官嵩欠一下身子，道：「黃宏德是我殺的，老夫也是主謀之一，這一切全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上官堡主可還有甚麼辯解？」

「事實俱在，老夫無話可說。」

「如此，就請拔劍吧。」

「老夫金盆洗手，已封劍六年。」

「甚麼？你已經封劍了？」

「封劍之後，就不能再用劍，這是江湖的規矩。」

「你該不會是異想天開，以爲這樣就可逃過一死吧？」

「老夫絕無此意，更清楚凡是接到血旗、血帖的人，絕無偷生的機會。」

望了就在上官嵩身旁，架在香案前的寶劍一眼，徐不凡道：「你知道就好，在任何情況下，我皆不允許有例外發生。」

提足一掌眞力，豎掌如刀，大踏步的向上官嵩走去。

生死關頭了，上官嵩依然鎮靜如恒，笑道：「少俠怎麼不拔劍，莫非老夫的這一顆人頭不值得你用血劍？」

徐不凡道：「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我從不動刀動劍，但憑這一隻肉掌就足夠了。」

話未出口，才進得二三步，上官巧雲倏的挺身而出，橫在面前，手中劍緊抵住徐不凡的心口，厲色說道：「站住，你再動一動，我就要你的命！」

徐不凡面不改色的道：「妳殺了我也無法改變既定的事實，徐某但有一口氣在，就必須完成使命。」

上官嵩道：「巧雲，他沒有錯，不要爲難他，種甚麼因，就得甚麼果，一切皆爲父的咎由自取，等這一天已足足等了六年，早一天結束，正可以早一日解脫。」

徐不凡鐵青着臉，撥開上官的劍，仍自繼續前行，巧雲姑娘見硬的不行，又改用軟的，噗通一聲！跪倒在他面前，聲淚俱下的道：「不凡，求求你，饒了我爹吧，自從五柳莊事發後，家父一直悔恨交加，自責甚深，難道你對一個已退出江湖，風燭殘年的老人也不肯放過？」

「不是我不肯放過，而是天理難容。」

「徐不凡，你好沒有良心，有好幾次，我差點爲你死掉。」

「巧雲姑娘對我恩重如山，我一輩子都會感激妳。」

「我不要你感激，只求放我爹一條生路。」

「恩歸恩，仇歸仇，抱歉，我不能接受。」

提足猛一縱，越過上官巧雲，橫掌斬過去。上官嶔虎吼聲中揚劍上來攔截，被王石娘堵住了。上官巧雲嬌軀旋飛，挺劍就刺，被高天木的乾坤圈震歪五六寸。

徐不凡出手如電，招發即到，陡然發現上官嵩並沒有還手的意思，忙又將掌刀硬生生的撤回來，道：「你爲甚麼不還手？」

「待罪之身，但求速死。」

「既有贖罪之心，何不自作了斷？」

「老夫是怕少俠未能手刃師仇，引爲憾事！」

「令嬡對我不薄，我不想斤斤計較這些。」

「如此甚善，咱們來生再會。」

上官嵩一代宗師，身手果然不凡，雙掌豎立如刀，不但摘下了自己的腦袋，而且還以手背，托送出一尺多。

「大哥！」

「爹！」

上官嶔、上官巧雲一見上官嵩居然親手結果了自己的性命，一時悲從中來，撲上去痛哭不止。

徐不凡自出道以來，所遇見的仇家，都是千方百計的陷害他，保護自己，引咎自戕的人，他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碰上，不禁呆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天叟丁威老薑辣，道：「公子，此地不宜久留，咱們快走吧。」

徐不凡驚「哦」一聲，如夢初醒，轉身就走，上官巧雲怒叱一聲：「別走！」人已追上來，徐不凡很悲傷的說：「請姑娘節哀！」

「徐不凡，你少說風涼話，一報還一報，一命抵一命，這是你徐不凡的規矩，也是我上官巧雲的規矩。」

「上官姑娘，大家有目共睹，令尊是自殺身亡。」

「你爲甚麼不說是因你而死？」

「事實上他是爲自己的行爲負責而亡。」

「我不管，我爹是你逼死的，我要你償命。」

越說越氣，挺劍就刺，而且一下子就是三劍。

盛怒之下，出劍近似瘋狂，也失去了平常應有的準頭，一劍刺中徐不凡的大腿，一劍將左側肚皮刺穿，一劍在右肩上劃了一道血口子。

誰也沒想到，徐不凡會不閃不避，任由她去刺，待發現情形有異，想要攔阻時，大錯已成。

王石娘手執風火劍，跨步而上，道：「上官姑娘，妳別不知進退，再亂來，小心我活劈了妳。」

劍鋒一偏，就要出手進招，徐不凡連忙喝止道：「石娘，由她吧，只要巧雲姑娘高興，我願意賠上一條命。」

上官巧雲這時才從瘋狂的狀態中醒過來，見徐不凡滿身血污，哇的一聲，又撲倒在父親的遺體上大哭起來。

徐不凡自知久留無益，跨出廳門，地叟毛奇道：「少主，上官嵩的人頭……」

「不要了，給他留一個全屍吧。」

主僕五人一路疾奔，飛越堡牆之外，到達停放血轎的地方時，不由皆大吃一驚，血轎不見了，僅僅留下獨臂的，八駿中的老么一人在現場。

徐不凡一楞，道：「這是怎麼搞的，他們人呢？」

八駿老么垂頭喪氣的道：「被人家擄去了。」

「是被誰擄去的？」

「火焰教的張半仙、古月蟬，還有很多黃巾、紫巾道士，他們不但人多勢衆，而且還用了『迷魂砂』，不然，我們即使拚了命，也不會做俘虜。」

地叟毛奇罵了一句：「卑鄙無恥！」徐不凡道：「你是怎麼能夠逃出魔掌？」

「說來慚愧，屬下是古月蟬故意留下來的。」

「留你下來幹甚麼？」

「有幾句話，她叫我轉告公子。」

「甚麼話？」

「古月蟬說，火眼道人之約必須踐履，公子如果不去，她就要殺八駿，毀血轎！」

「胡纏好毒辣的手段，看來，玄武觀咱們是非去不可了。」

古月蟬就隱身在一方山石之後，聞言大步而出，洋洋得意的道：「這還像句人話，這才像是一個識時務的人說的話。」

徐不凡臉一沉，道：「古月蟬，妳好大的膽子。」

「怎麼說？」

「妳不怕我宰了妳？」

「笑話，憑你徐不凡，還不見得能把我怎麼樣，再說，有八駿在我們手裡，你也不敢。姑奶奶是來帶路的。」

「少耍嘴皮子，快說八駿在那裡？」

「他們已經先一步上路了。」

「咱們快追，我要確知八駿安然無恙，確知血轎裡的東西完整無缺，否則休想我跟妳上玄武觀。」

「哼，八駿在我們手裡，你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

「起碼我得換一套衣服，這樣污七八糟的成何體統。」

「衣服可以到市集去買，順便也該吃點藥，姑娘我可不希望弄到玄武觀的是一個死徐不凡。」

「放心，藥已服過，死不了，還有足夠的力氣鬧一鬧玄武觀。」

到達玄武觀，已是翌日的落暮時分，徐不凡的傷已大致復原，也換了新衣，寬大的風衣迎風招展，益顯得格外英挺俊拔。

古月蟬命大家停在一棟高樓外面，獨自跨步而入。

王石娘上前正容說道：「主人，想當年灰狠就是在此地拜張半仙爲師，火眼老道也是從此地，一直追我們追到崑崙天柱峯，與師父展開第九十九次的決鬥，這個牛鼻子的脾氣暴躁得像一盆火，依奴才看，今天的這個局面，又無法善了。」

徐不凡的目光從大家的臉上一一掃過，鄭重的交代。「八駿的安全第一，大家務必要盡量忍耐，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皆不得輕舉妄動。」

一陣步履之聲傳處，樓內走出一個雙眼暴凸，血紅似火，身材高大魁梧，像是一座小山似的老道來，正是大名鼎鼎的火眼眞人。

古月蟬緊隨在後，替雙方略作引見，火眼眞人在徐不凡面前丈許處停

下步子，徐不凡深施一禮，搶先說道：「末學後進徐不凡，見過火眼前輩。」

火眼眞人腰幹畢直，仰看望天，連正眼都沒瞧徐不凡一下，冷森森的聲音說道：「徐不凡，你好大的架子，貧道下帖子傳都不到，心目中可還有前輩武林人物？」

徐不凡力持謙和的道：「在下實在是因爲分身乏術，同時古姑娘他們又不肯說是甚麼事，所以未便接受，還望前輩海量見容。」

火眼眞人的眸中突然射出二道懾人魂魄的精芒，道：「那你現在爲甚麼又來了呢？」

「晚輩是來探望敝屬八駿的。」

「八駿？八駿怎麼了？」

「八駿被令高足設下圈套，誘捕來此。」

「胡說，貧道數日並未離觀一步，從來沒見過甚麼七駿八駿的。」

「此事乃令徒古月蟬親口所言，並非在下信口捏造，在沒有見到八駿以前，晚輩決定不答覆任何問題。」

古月蟬望了火眼眞人一眼，道：「徐不凡，我們走的是山徑小路，他們可能走官道大路，是以來晚了，相信很快就可以到達。」

徐不凡略一尋思，道：「八駿既然不在，在下就告辭了，等敝屬到了以後再來。」當眞掉頭邁步而去。

火眼眞人暴跳如雷的道：「站住，玄武觀豈是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的地方！」

隨着他這一聲怒吼，火焰教的教徒已如潮湧而出，將徐不凡主僕的退路堵死。

徐不凡忍着滿腹的怒氣，道：「前輩還有甚麼指教？」

火眼眞人以問案似的口吻說道：「說，你一共殺了本教的幾名弟子？」

徐不凡默默計算一下，據實說道：「前前後後，一共四名。」

「不對，是五名。」古月蟬搶先糾正。

「另一人係死在斷腸人的穿心指下，並非在下所爲。此事古姑娘亦在場目睹，應非虛言。」

「你與斷腸人乃一丘之貉，這筆帳自然算在你的頭上。」

「這四位朋友，不是心存貪念，企圖搶奪血書、血劍，就是偷襲暗算，有違武林規範，可謂死有餘辜，怨不得誰。」

火眼眞人的眸中殺機陡現，道：「殺人償命，本教主要你們五個人來抵命。」

徐不凡據理力爭道：「凡事皆有因果，望前輩勿倒因爲果。」

火眼眞人怒氣沖天的道：「我老人家只問結果，不問因由，一命抵一命，乃天公地道的事，說，你們那一個先死？」

徐不凡見這個態勢，眼看火眼眞人不可理喻，似要決心蠻幹到底，當先挺身而出，面善語冷的說道：「如果別無選擇，在下願先承教，而且殺人的是我徐不凡，願一人承擔。」

火眼眞人眞是個怪人，徐不凡的態度轉趨强硬，他却反而變軟了，發出一陣刺耳的怪笑，道：「好小子，看不透你還有一副硬骨頭，這樣吧，咱們放手拚搏三招，三招完後，你如果還能幸而不死，這一筆帳我老人家就不討了。」

徐不凡聞言大喜，道：「前輩說話可要算數。」

火眼眞人道：「貧道從來不打誑語，你大可放一百二十個心。」

「如此，請！」

「小子請！」

火眼眞人名頭太大，與師父無根大師不相伯仲，徐不凡可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嗆郎郎的拔出血劍，再也顧不得血劍一出，無血不歸的禁忌，一出手就施出了三絕招中的第一招——「龍飛鳳舞」。

「龍飛鳳舞」乃寓攻於守，可攻可守的招式，藉漫天飛舞的劍影亂人耳目，有隙則攻，無隙則守，爲下一招製造機會，一招之內共有三個變化，攻向三個不同的方位。

火眼眞人眞不愧爲是高手中的頂尖人物，根本無視於血劍的銳利鋒芒，袍袖一抖，風聲大作，立有一股强勁無匹的力道撞上去，隨着這股力道，火眼眞人的右手疾探，以迅雷之勢猛抓血劍。

登時勁風貫耳，劍影全斂，火眼眞人的手指頭幾乎就要抓住徐不凡的手腕，不由心頭大駭，擰腰翻腕，「開天闢地」，招式立換。

火眼眞人變爲劈，一掌橫斬過去，徐不凡用盡全力，却絲毫也奈何不了他，這時候才注意到，火眼老道身周有先天眞氣護體，堅如鐵壁銅牆，根本攻不進去。

只好放棄攻擊的念頭，全力防守，在身前佈下重重劍幕，以圖自保。

惡鬥驚險萬狀，殺機四伏，王石娘等人爲徐不凡捏了一把冷汗，然而，這種頂尖高手過招，瞬息萬變，外人只有乾着急，想插手也插不進去。

火眼眞人的確厲害，一路猛追猛攻，毫不容情，徐不凡第三招「旋轉乾坤」甫出，火眼眞人的第二掌已撞上身來，急忙轉身疾縱，詎料，半步之差，風衣已被火眼眞人抓住，用力猛一拉。

徐不凡心知要糟，回劍斷衣，呼！火眼眞人猛劈一掌，徐不凡雙腳不穩，立刻蹬！蹬！蹬的退下去，連退一丈二三，才將馬步拿穩。

火眼眞人用力太猛，一時收勢不住，也跟着衝上來。

二老等人心頭駭然，迅速護在主人身前，王石娘劍已出鞘，怒目而視，道：「牛鼻子，你說話算不算數？」

火眼眞人道：「當然算數，說不殺，就不殺，這一筆濫帳就此結束了。」

徐不凡沒好氣的道：「結束了就好，咱們走！」

突覺胸中一陣翻滾，張嘴吐出一口鮮血來，忙服下一粒丹丸，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等人貼身守在四週，以防不測。

火眼眞人嘿嘿冷笑道：「小心，吐一口血，換一條命，在如今武林各派中，能夠接下本教主之掌的，恐怕以你爲第一人，好好的坐下歇會兒吧，動則傷身。」

話完，就在徐不凡主僕的四週，畫了一個圓圈，在圓圈外面，又畫了許多符咒。

高天木看得一呆，道：「你在畫甚麼？」

火眼眞人道：「畫地爲牢。」

「畫地爲牢？你以爲這樣鬼畫一通，就可以困住我們主僕？」

「不信你們儘可一試。」

徐不凡當然不信，他此刻已將胸中血氣穩住，挺身就往圈外衝，做夢也想不到，馬上就碰上一道冷冰冰的、無形的牆，縱身而起，同樣天衣無縫，有翅難飛。

丁威、毛奇等人皆大吃一驚，掌劈劍斬，一陣猛打，却始終攻不破這道無形的牆。王石娘、高天木施出法力，照樣脫不出這個小圈圈。

火眼眞人陰惻惻的笑道：「省點力氣吧，普天之下還沒有人能破得了本教主的符咒大法。」

王石娘忍不住破口大罵道：「不要臉，你說話根本不算話。」

「我老人家幾時食言背信？」

「你說濫帳業已結束，爲何又將我們圈起來？」

「只是圈起來，貧道並未動手殺人。」

「一樣，時間久了，餓也會餓死。」

古月嬋姍姍的走過來，神氣活現的道：「不會的，在你們餓死之前，家師會賞你們一碗鹽水飯。」

徐不凡怒容滿面的道：「將徐某囚禁在此，想來必有所圖，你們究竟在打甚麼歪主意！」

古月嬋神秘兮兮的道：「好說，家師是想以你們爲餌，釣一個人。」

「釣誰？」

「無根！」

「我師父？」

「不錯，這也就是家師下帖子請你們來的主要原因。」

王石娘肺都氣炸了，罵道：「你們好卑鄙，如果我師父不來怎麼辦？」

火眼眞人陰沉着臉，吐字如刀：「無根一天不來，就關你們一天，一年不來，就關你們一年，直到他來到玄武觀爲止。」

索性命人拿來一隻椅子，就在樓前石階上喝起茶來。

天色已黑，早有人持起燈籠，始終沒有無根大師的消息。

却見張半仙領着一羣門下弟子，返回玄武觀。張半仙的身後，另外還跟着一個人，是鍾玉郎。

古月嬋向後望一望，沒見八駿與血轎，甚覺詫異，道：「咦，師兄，八駿與血轎呢？」

張半仙雙手一攤，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道：「別提了，丢了！」

火眼眞人從椅子跳了起來，道：「是怎麼丢的？」

張半仙一字一句的說道：「昨天晚上，由於折騰了半天，大家都很累，一住進客棧，便上床大睡，僅僅留下二名紫巾弟子看着八駿與血轎，半夜醒來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應該去檢查一下血轎裡的東西，這才發覺，血轎與八駿都不見了，二名紫巾弟子早已一命嗚呼。」

火眼眞人罵了兩句：「混帳！混帳！」

古月嬋道：「兩位紫巾弟子怎樣死的？」

「一指穿心而亡。」

「是穿心指？」

「嗯，又是斷腸人的傑作。」

「後來呢？」

「後來，愚兄叫醒所有的弟子，四處追趕，搜遍了週遭三十里的地方，再也沒有發現八駿、血轎，只好回觀覆命。」

這時、古月嬋才注意到鍾玉郎的存在，道：「於是，師兄就順手牽羊，將鍾玉郎抓回來，好讓師妹我消口氣？」

張半仙一楞，道：「消氣？妳與玉郎有仇？」

古月嬋氣虎虎的道：「氣可大了，這小子處處與我爲敵，在大行山我們還打了一架呢。」

張半仙笑道：「這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來，我給你們介紹，這個鍾玉郎，就是愚兄以前向妳提過的，那個狠徒弟，這是你師姑。」

鍾玉郎馬上謙恭有禮的叫了一聲：「師姑。」

一聲師姑，叫得古月嬋心花怒放，過往的仇隙早已拋到九霄雲外。

鍾玉郎是個馬屁精，隨又衝到火眼眞人的面前，口稱：「師祖！」接連磕了三個響頭。

直磕得火眼眞人眉開眼笑，連說：「好，好，你被無根一掌打下天柱峯後，是怎麼得救的？」

「徒孫命不該絕，被叢樹擋住，另一位伙伴却粉身碎骨，孫兒在峯底又苦修了十年，重出江湖後，暫時在四衣衛當差，就是在領着四衣衛的高手追殺徐不凡途中與師父不期而遇。」

「四衣衛何以追殺徐不凡？」

「主要是爲了一批重要的文件。」

（未完・十七）